

彭公案

清 贪梦道人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宋

彭公案

第一卷

(清) 贪梦道人 著

主要人物表

- 彭 朋 名定求，更名彭朋，字友仁。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初任三河知县，后任知府、巡府、兵部尚书。一生为官清正，受民称颂。
- 李七侯 顺天府三河县人氏，江湖侠士，人称白马李七侯。彭朋任三河知县后收为办差官。后归隐。
- 黄三太 江南绍兴府人氏，以保镖为业，使一口宝刀和金镖，人称南霸天金镖黄三太。在京都大红门镖打猛虎救下圣主康熙而闻名于江湖。
- 窦二墩 山东人氏，有名的绿林豪杰，绰号人称独霸山东铁罗汉。
- 杨香武 河北乐亭人氏，练得一身上等轻功，使一口宝刀和熏香。别号赛毛遂。三盗皇宫九龙玉杯，与黄三太在江湖上齐名。
- 欧阳德 嘉兴人氏。人称小方朔，善避刀枪，寒暑不侵。协助彭朋惩恶除奸，屡立奇功，不畏权势，不愿做官，为江湖大侠，后上千佛山修行，取法各善修和尚。
- 胜 奎 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人氏。绰号人称银头皓首。为人谦恭和蔼，一生行侠仗义。协助彭朋办案屡立奇功，但不愿为官，圣上赐侠义金牌一面。
- 邱 成 大同府元豹山人氏。人送外号报应，又称金眼雕，是银头皓首胜奎拜兄，伍氏三雄师傅。练就一身软硬功夫，刀枪不入。随彭朋办案屡立奇功。圣上赐侠

义金牌一面。

伍氏三雄 老大伍元、老二伍显、老三伍芳。家住河南嵩阳县三仙庄。是金眼雕邱成徒弟。协助彭公办案，屡建奇功。圣上赐侠义金牌一面。

余化龙 庆阳府连环寨人氏，占卧龙湖兴隆寨为王，人称闹海蛟。后将女余金凤许配忠义侠马玉龙为妻。协助彭公大破天地会八卦教，圣上赐侠义金牌一面。

刘 云 庆阳府陆村人氏。绰号人称追风侠万里老刘云。将女刘玉瓶许配忠义侠马玉龙。后协助彭公办案，屡立奇功，圣上赐侠义金牌一面。

马玉龙 家住顺天府，镶黄旗满州人氏。人称忠义侠。因路见不平，打死索皇亲管家，越狱出走，经高人指点。练就一身超人武艺，手使一口湛卢宝剑，切销断金。出师后在龙山保镖，人称龙山公道大王。后归彭公手下当差，屡建奇功。赏赐头品顶戴。钦封建威将军。

张耀宗 河南人氏，人称玉面虎。随彭公当差，后升任大同府总镇。

徐 胜 原籍徐州沛县人氏，表字文治，绰号人称粉面金刚。在彭公手下当差，屡建功劳，圣上赐刚毅巴图鲁勇号，记名军机处，升提督。

高 源 名源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湖北高家庄鱼眼高恒之子。随彭公当差，后升任陕甘提督，圣上赐固原巴图鲁勇号。

石 铸 河南嵩阴县三杰村人氏，人送绰号碧眼金蝉，因盗

皇宫九点桃花玉马而闻名于江湖，后随彭公办案，屡建奇功，升任河南参将。

邓飞雄 山西太原府洪洞县人氏。人称千里独行侠赛判官。使红毛宝刀，切玉断金，削铁如泥，在江湖上杀富济贫。后由彭公收为办差官，屡立奇功。圣上赏加三品顶戴，记名总兵。

武 杰 表字国兴，人称小蝎子，小方朔欧阳德徒弟。家住江南绍兴府，娶妻银头皓首胜奎之孙女胜玉环。在彭公手下当差，屡立奇功，升授副将。

纪逢春 人称打虎太保，乳名三庆儿。狼山纪家寨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子。在彭公手下当差办案，父子舍死立功，钦赏加三品顶戴，升授京营游击，记名守备。

张耀英 玉面虎张耀宗胞妹，粉面金刚徐胜之妻，练就一身好武艺，人称侠良姑。

胜玉环 老侠义银头皓首胜奎之孙女，小蝎子武杰之妻。练得一口单刀，家传迎门三不过飞镖，为女中丈夫。

余金凤 老英雄闹海蛟余化龙之女，忠义侠马玉龙之妻，十八般兵刃，样样皆通。人称白蝴蝶，女中豪杰。

目 录

第 一 回	彭公授任三河县	路遇私访 江寺		(1)
第 二 回	英雄奋怒打张宏	贤臣接任访恶棍		(8)
第 三 回	李八侯拷打彭县令	彭管家送信救主人		(12)
第 四 回	常守营调兵剿贼	刘典史献计擒寇		(16)
第 五 回	恶霸被擒入虎穴	清官遇救出龙潭		(20)
第 六 回	讲大义恩收好汉	为民情二次私行		(24)
第 七 回	李七侯替弟领罪	左青龙作恶害人		(28)
第 八 回	因小事误伤人命	为验尸又遇新闻		(32)
第 九 回	验尸场又遇奇案	拷贼徒巧得真情		(36)
第 十 回	魏保英吐露真情	彭友仁私访恶霸		(39)
第 十 一 回	赵永珍尸场鸣冤	彭县令邀请义士		(42)
第 十 二 回	设奇谋拿获左奎	审恶霸完案具结		(46)
第 十 三 回	和合站日验双尸	彭县令智断奇案		(51)
第 十 四 回	伶黄狗替主鸣冤	智英雄捉拿凶犯		(56)
第 十 五 回	翻旧案详究细情	巧改扮拿获凶犯		(61)
第 十 六 回	胡明告状献人头	彭公被参闻凶信		(66)
第 十 七 回	众盗贼剪径劫人	南霸天独头群寇		(71)
第 十 八 回	商家林英雄小聚会	汤家店群寇大争锋		(76)
第 十 九 回	鲍家店群雄聚会	彭县令官复原任		(81)
第 二 十 回	众豪杰捉拿武文华	张茂隆定计擒恶棍		(85)
第二十一回	愣黑雄拿获武文华	彭县令严刑审恶棍		(90)

第二十二回	精忠庙群雄受熏香	河间府豪杰大聚会		(94)
第二十三回	德州郡三太打墩	河间府二墩报仇		(99)
第二十四回	浮浪子贪淫惹祸	聚盗寇反狱劫牢		(106)
第二十五回	隐林泉授徒教子	庆生辰又起风波		(111)
第二十六回	论英雄激恼黄三太	赌闲气抢劫补秤银		(116)
第二十七回	闻凶信亲赴扬州府	劫圣驾打破大红门		(120)
第二十八回	招商店访得实信	劫圣驾打虎成名		(124)
第二十九回	飞天豹斟酒论英雄	杨香武头盗九龙杯		(129)
第三十回	丢玉杯捉拿黄三太	闻凶信自投府衙门		(134)
第三十一回	黄三太刑部投审	蒙圣恩赏假寻杯		(139)
第三十二回	周应龙祝寿会群雄	杨香武二盗九龙杯		(144)
第三十三回	避侠庄群雄聚会	黄三太入都献杯		(150)
第三十四回	杨香武大闹避侠庄	黄三太接应拿群寇		(154)
第三十五回	李公然初试神弹子	黄三太大战周应龙		(160)
第三十六回	赛李广火烧避侠庄	杨香武见驾安乐亭		(165)
第三十七回	黄三太带罪见驾	杨香武三盗玉杯		(171)
第三十八回	奉恩赦三太归家	赏金银群雄散伙		(177)
第三十九回	李七侯大闹冯家庄	高通海剪径齐邑渡		(183)
第四十回	恶法师古庙行刺	镇铁塔施勇擒贼		(189)
第四十一回	问真情拿获贼寇	因案件私访豪强		(194)
第四十二回	张耀联看破行迹	彭抚台被拷马棚		(199)
第四十三回	玉面虎独斗圣手仙	张耀宗气走李七侯		(204)
第四十四回	蒙圣恩清官复任	良乡县刺客行凶		(210)
第四十五回	姜家店群贼行刺	密松林一人成功		(214)
第四十六回	小方朔独战群寇	玉面虎寻找清官		(220)
第四十七回	彭抚台误入连洼庄	胡黑狗认识讨金牌		(226)
第四十八回	群贼定计藏金牌	清官受困连洼庄		(231)

第四十九回	铁霸王夜探连洼庄	勇金刚戏耍玉面虎		(237)
第五十回	刘德太怒打花脸狼	铁幡杆保府双卖艺		(241)
第五十一回	义士奋勇要金牌	山寇安排使巧计		(247)
第五十二回	吴太山暗献机谋	欧阳德山寨被困		(253)
第五十三回	赛李广智盗金牌	周应龙割袍断义		(258)
第五十四回	欧阳德二上紫金山	周应龙智赚小方朔		(263)
第五十五回	高家庄群雄聚会	玉面虎二盗金牌		(268)
第五十六回	四霸天头探北邱山	侠良姑单身盗金牌		(273)
第五十七回	张耀宗大战紫金山	水底龙聚众捉群寇		(278)
第五十八回	彭都司带兵剿山	玉面虎勘问金牌		(283)
第五十九回	高恒头探寒泉穴	刘芳扶灵回故乡		(288)
第六十回	粉金刚大闹茶楼	欧阳德恩收弟子		(294)
第六十一回	徐广治拳赢尤四虎	宋仕奎大开礼贤门		(298)
第六十二回	粉金刚逛庙救难女	于秋香舍死骂贼人		(303)
第六十三回	赛姚期忿怒行刺	徐广治设计谎贼		(309)
第六十四回	铁幡杆夜探宋家堡	欧阳德巧得珍珠衫		(314)
第六十五回	张耀宗奉谕剿贼	欧阳德生擒首逆		(320)
第六十六回	彭巡抚入都召见	奉圣旨查办大同		(326)
第六十七回	铁罗汉回家祭祖	白如意大闹昌平		(333)
第六十八回	窦二墩误走纪家寨	对花刀高刘双收妻		(338)
第六十九回	神手将目识豪杰	小方朔义释英雄		(343)
第七十回	彭钦差私访北新庄	刘德太调兵剿恶贼		(348)

第一回 彭公授任三河县 路遇私访涇江寺

《西江月》：

浩浩乾坤似海，昭昭日月如梭。福善祸淫报难脱，人当知非改过。贵贱前生已定，有无空自奔波。从今安分养天和，吉人自有长乐。

话说这一曲《西江月》，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河清海晏，五谷丰登，万民欢乐，国泰民安。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住着一位名士，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姓彭名定求，更名彭朋，字友仁，乃镶红旗满州五甲喇人氏。父德寿，作京官，早丧。母姚氏已故。娶妻马氏，甚贤慧。自己奋志读书，家道小康。康熙三十九年康辰科进士，散官之后，特授三河县知县。这一日，报喜人到宅上叩喜。家人彭安禀明老爷说：“有报喜人至宅，给老爷叩喜。”彭公赏了报喜人二两纹银，然后拜老师拜同年，忙了几天。

这日诸事已毕，彭公至家中把老管家彭安叫至面前说：“彭安，你年近七旬，身体康健，我今要上任去，留你在家中照管家务，里外事件，你多留心照应。明天我祭了坟茔家祠，拜别祖先，定于后日起程，你把我该带的行囊，给我收拾收拾。我自带彭兴一人，别人不用，你叫他来。”彭安出去，把

彭兴叫进来，彭安站在面前说：“奴才给老爷叩喜。”彭公说：“你收拾行囊，明天跟我上任去。”彭兴答应说：“奴才知道。”彭安说：“你去买办祭品。”兴儿答应说：“是。”两个人下去，彭安又至夫人房中，说：“我蒙圣恩授三河县令，乃是苦缺，我不能带你同去，家中内事，全仗你分心办理。我到任之后，再派人接你。”马氏夫人颇知三从四德，七贞九烈，一听彭老爷吩咐，说：“老爷请放宽心，妾也不能随老爷去的，现时怀中有孕，候降生之后，给老爷带喜信就是。”言罢，侍女秋香说：“晚饭已好了，老爷在哪里吃？”彭公说：“就在这里罢，与夫人同吃。”仆妇刘氏与秋香把饭摆上，夫妇用饭已毕，晚景无话。

次日天明，彭兴儿进来说：“奴才已将祭品买来，请老爷上坟！”彭公用完了早饭，带领彭兴儿出了书房，到大门外上车。彭兴引马，出了城，到了坟莹。看坟之人迎接老爷，给老爷请安叩喜。彭公下车一瞧，各处树木齐整，摆上祭品，焚香祷告，心中说：“先祖在上，我彭朋仰赖祖宗庇庥^①，蒙圣上恩德，身授三河县令，今特前来拜祖辞行。”言罢，拜了八拜。礼毕，看坟之人过来说：“奴才给老爷在阳宅预备茶，请老爷吃茶。”彭公至阳宅落座，把看坟的叫来说：“我今要上任去，你好好照看坟墓，修治树木！”来顺说：“奴才遵命。”彭公赏了来顺八两纹银，然后上车回家。至宅下车，来到书房，彭安来说：“回老爷，今有吏部员外郎瑞三老爷同萨大老爷来给老爷道喜送行，留下茶叶点心等物，说明天一早还来

① 庇庥（xiū，音休）——庇荫，保护。

送行。”彭公说：“知道了。”自己又一想：“瑞三弟是我知己的一个朋友，我正想要见他，托他照料家事。我一到任，必要为国尽忠，与民除害，上报君恩，下安民业，剪恶安良。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世间，必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事业，落个流芳千古，方称一件美事！”思念之间，天色已晚，回房安歇。次日起来，家人来报说：“瑞明老爷来了，现在书房坐着，候老爷呢。”彭公说：“知道了。”自己来至书房一瞧：瑞明身穿官服，更见威严，身高七尺，年近三旬，四方脸，长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方，身穿蓝宁绸裤褂，团龙单袍儿，外罩官绸红青褂子，五品官职，头戴官帽，足登粉底缎靴。一见彭公站起来，二人对请了安，说：“大哥荣任三河，弟特来道喜。”彭公说：“昨承厚赐，未能面谢，今正欲拜府，又承仁兄光顾，你我知己之交，不叙套言，我本欲今日起身，奈首尾事未能办完。我还有一事相托，家务之事，望贤弟时常照应。我起身也不坐家内车，雇两个顺便驴儿就行了。”瑞明知道彭公为人清廉，家中又不富足，送了二十两程仪^①，彭公也不推辞。二人吃完了饭，瑞明告辞起身。

次日彭公带了文凭，收拾行装，先雇一辆车，出朝阳门，兴儿雇了两匹驴，给了车钱，把行李放在驴上，主仆骑驴顺大路往前行走。行了二十余里，到了三间房，见路北有一酒铺，高挑酒旗并茶牌子，正北是上房五间，前头搭着天棚。主仆二人下了驴，兴儿把驴拴上，跟老爷到茶馆里面落座，茶博士拿过茶壶茶碗来，说：“二位才来，有茶叶没有？”兴儿

① 程仪——指送给出行者的财物。

说：“有。”由口袋内掇出茶叶来，放在壶内，泡了一壶茶。彭兴先给老爷斟了一碗。正喝着茶，忽见二人在门前下马，进来要喝茶。前头那个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蓝绸裤褂，薄底青缎快靴，手拿打马鞭子，在棚下西边桌上落座，说：“伙计快拿茶来，我二人吃了茶还要进齐化门内，买办物件。”小伙计连忙带笑说：“二位大爷才来呀？”连忙送过一大茶壶来，说：“方才泡好，请用吧！”那二人一连喝了两碗，说：“我们走了。”小伙计说：“二位爷走呵！”彭兴说：“伙计，他怎么不给茶钱，你还那样小心伺候。”伙计说：“朋友你不知道，那二位是香河县武家疃^①的管家。提起他家主人，在东八县大有名头，无人不晓，乃是神力王府包衣旗人，姓武名奎，别号人称飞天豹武七鞑子。家中有良田二百顷，练的一身好功夫，长拳短打，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收了无数的门徒，就是一样不好，专好结交绿林英雄。今年五月初五日，是张家湾涇江寺娘娘庙大会，武七太爷在那里请客逛庙，方才那二人叫武兴、武寿，是两个家人。那武七太爷是仗义疏财的英雄，今年庙上很热闹，二位老爷何不逛逛去呀？”彭公说：“我们正要去逛庙。”还了茶钱，与兴儿上驴，顺着大路，来到通州下驴，给了脚钱，找饭铺吃了饭，主仆二人顺路出南门，兴儿扛着行李，彭公跟着。过了张家湾，来至涇江寺村口一瞧：赶庙的买卖不少，锣鼓喧天，各样玩艺也有跑马戏的，也有变戏法的，也有唱大书的，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之人，各样生意，围绕的人甚多。正往前走，见路南有一个茶馆，是席

① 疃 (tuǎn, 音团〈上声〉) —— 村庄。

搭的，棚内有六七张八仙桌子，坐着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俱是逛庙瞧会之人，老少不等。彭公口渴，进了茶馆儿落座，要了一壶茶。主仆二人歇着吃茶，听那边一位喝茶的人说：“今天戏可好，就是不能听，人太多。”又有一位老翁说：“这涇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就是今年要闹出乱子来。”内有一位少年人说：“武家疃武七太爷在这里逛庙，还同好些朋友，那武七鞑子虽说是好人，就是手下人乱的厉害。还有夏店的左白脸左庄头，他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今日带着好些人在北边跑马。他有一个远族的倒儿左奎，外号人称左青龙，带着些匪人闹的更凶，竟抢人家少妇长女。如今咱们这个庙会有三个县的人，有香河县的，通州的。”那位老翁听罢，说：“三河县的老爷，是被左青龙给坏的吗？”老丈说：“贤弟少说这些是非，常言说的好，‘无益言语休开口，不关己事少当头。自求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庙上人是多的，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彭公主仆二人正听到得意之时，那少年人被老丈说了两句，他就不说了。彭公给了茶钱，主仆二人出了茶馆。对面来了一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身穿一件白纱长衫，内衬蓝夏布汗褂裤，蓝绸子中衣，白袜青云头鞋，手拿一把翎扇，浓眉阔目，两目有神，四方口，面带凶恶之相。跟随有二十多人，都是凶眉恶眼，怪肉横生，身穿紫花布裤褂，青布薄底快靴，不像安善良民，随那少年人进庙。彭公主仆二人随在背后，见对面来了一个青春少妇，约二十余岁，身長六尺，光梳油头，戴几枝赤金簪环，斜插一枝海棠花，耳坠金环，面如桃花，柳眉杏眼，皓齿朱唇。身穿一件雪青官纱的褂儿，上面镶着各样的条子，淡青纱的衬衣，粉红色的

中衣。金莲瘦小，穿着南红缎子花鞋，上绣着蝴蝶儿，挑梁四季花，手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梳着歪辫儿，圆脸膛，身穿宝蓝绉褂青中衣，足穿青缎子薄底鞋子，手拿着小团扇，笑嘻嘻的跟着那妇人，走动透些风流，真正是：

淡淡梨花面，轻轻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儿娇，果然风流俊俏。

那一伙人见妇人长的这样风流，你拥我挤往前凑。那妇人说：“别挤啦，撞着人。”那穿白纱长衫的少年人，带一群恶棍，故意向前拥挤那妇人。彭公主仆二人看着，心想：“妇人也不学道理，这样打扮，就是少教训。也无怪男子跟随，被这一伙人挤在一处，成什么样子。”那一伙内有一人，姓张名宏，外号人称探花郎小蝴蝶，乃是三河县夏店左青龙左奎的管家，带着手下人来逛庙，同他来的有一个胎里坏胡铁钉，瞧见妇人长的俊俏出奇，他们就倚仗主人之势，横行霸道，欺压良善，抢掠妇女，奸淫邪道，无所不为。一见这个妇人，他们大家过去一挤。那妇人说：“你们别挤！”说话娇声嫩语，令人可爱。胎里坏胡黑狗说：“合字调瓢儿昭路把哈，果衫头盘儿尖尺寸，念孙衫架着入神，凑字训训，万架着急付流扯活。”那探花郎小蝴蝶张宏一听说：“训训坨岔窑在那。”彭公主仆二人一听这伙人听说这话，一概不懂。这乃是江湖中黑话：“合字”是他们一伙之人，“调瓢儿昭路把哈”是回头瞧瞧，“盘儿尖尺寸”是说这妇人长的好、年纪小，“念孙衫架着”是没有男人跟着，“训训坨岔窑”是问他家在哪里住。张宏听那妇人说挤她，就说：“怕挤，在家内别上庙来，这里人是多的，又如何能不挤哪”！彭公一听，在后面说：“人也要自尊自贵，

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作事要存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张宏一听，说：“那妇人是你什么人？”彭公说：“我并不认识此人，我劝你不要挤。”张宏一听，说：“放狗屁！张大爷不用你说，来人给我把他捆上，带回庄中发落！”吓得兴儿战战兢兢，一伙恶棍上前，不知彭公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英雄奋怒打张宏 贤臣接任访恶棍

话说探花郎小蝴蝶张宏，带些恶棍，把妇人挤住，意要带回庄中。有彭公劝解，张宏要捆彭公。忽从外面进来一人，长的仪容非俗，五官端正，身高八尺，淡黄脸膛，双眉带煞^①，二目有神，准头端方，四方口，沿口微有胡须，身穿淡青两截罗汉衫，青绸子中衣，白绫袜，青缎云履，威风凛凛，虽是儒雅打扮，另有一团侠气英风，后跟十数个家人。张宏一瞧。吓的魂飞魄散。来者乃是京东有名的英雄，住家在三河县所管大道李新庄，姓李名七侯，外号人称白马李七侯，乃是绿林豪杰，行侠仗义，专杀贪官，竟诛恶霸，喜义气，怜孤寡，偷的是不义之财，济的是贫寒之家，北五省驰名。有他一人，在三河县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今天奉武七鞭子所约，自家中前来逛庙，带领家人方要进庙，见张宏在那里与彭公说那些恶话，不由的怒从心上起，说：“张宏你这小厮^②，又在这里作伤天害理之事，我久闻你的不法！”说着过去就是一掌，打在张宏脸上，吓的张宏连忙赔笑说：“七太爷，小人并不敢做伤天害理之事，她说小人挤了她啦，我并不曾

① 煞（shā，音杀）——凶的气势。

② 厮（sī，音斯）——对服杂役的男人的蔑称。

挤她，这位先生在旁还劝呢。”用手一指彭公。李七侯说：“先生请吧，不必与这些小人作对，自有我管教他们就是了。”彭公说：“这厮要捆我，多蒙尊驾前来救护，我未领教尊姓高名。”李七侯通了名姓，彭公带兴儿躲开，那妇人已去了。张宏不敢走，他手下余党早已惊散。李七侯说：“张宏你这厮，从今以后改过自新，我还饶你性命，若再遇到我手里，定杀你这无知小子，我去也！”带着众家人去了。

彭公与兴儿在一旁，心中说：“这李七侯倒是好人。”忽听后边逛庙之人说：“今日张宏这厮遇见对头了，这李七太爷是爱管闲事的，专杀贪官，竟诛恶霸，就是一样，他胞弟李八侯所作所为，闹的这三河县不安，他管不了啦！还有家人孔亮，更闹得厉害，真是一个恶奴。彭公听在耳内，记在心中，我今为官，必要为民除害，清净地面捉拿恶霸棍徒才是。想罢，带兴儿顺路直奔三河县而来。头一天未到任，住在店中。次日天明起来，他主仆二人方至县境，早有书办人等前来迎接。彭公至衙署^①接印，那典史和把总前来拜见，典史姓刘名正卿，乃是吏员出身；把总常恩字万年，乃是武举出身。彭公回拜，会同寅^②，拜圣庙。诸事已毕，想起在涇江寺听人传言，说本县李新庄有恶霸李八侯，为人作恶，我不免暗访此人，要是好人，也未可定。俗语说的好：“眼观此事犹然假，耳食之言未必真。”

次日，穿便衣带兴儿出了衙门，奔李新庄而来。及到李

① 衙（yá，音牙）署——旧时指官署。

② 寅（yín，音银）——同寅指同事。

新庄，吩咐兴儿：“我今改扮算卦之人，访查恶霸，你在庄中暗探消息，如到日落之时，我不回来，你就快回衙门，调兵来拿这些贼人。”兴儿答应说：“是。”彭公信步进庄，但见这所村庄，另有一番可逛之处。正是：

小溪围绿林，茅屋数十家。倚水柴扉小，临溪石径，翠竹几横斜。鸡犬鸣深巷，牛羊卧浅沙。一村多水石，十亩足烟霞。春韵问啼鸟，秋香看稻花。门垂陶令柳，圃种邵平瓜。东渚^①鱼堪钓，西乡酒可赊。田翁与溪友，相对话桑麻。

彭公看罢景致，信步进村。心想：大概李八侯必是一个财主，我必亲访真确，才能办他。于是手打竹板，往前行走，只见路北一座大门，两旁有十余棵垂杨绿柳，门内有大板凳，当中站立一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粗眉大眼，怪肉横生，四方口，并无胡须，身穿蓝布小褂裤，白袜青缎皂靴，手拿鹅羽扇，后有两个小童跟他。彭公看罢，说：“一笔如刀，披开昆山分玉石；二目似电，能观沧海辨鱼龙！看流年大运，细批终身。”这门首站的，正是李八侯。他正在心中烦闷，看见算命之人，心想，我何不把他请进来，给我看流年如何，气运怎样？说：“童儿，你把算命之人给我叫进来。”童儿说：“八爷先请回，我叫他。相面的先生，我家主人请你进去。”彭公说：“贵姓啊？”童子说：“我家主人姓李名八侯，算好了还要多给你钱。”彭公就知道是恶霸了，随小童入大门，见里面东房三间是门房，西房三间为客厅，正北一带白墙，当中屏门四扇。进屏门，院内花卉群芳，正北厅五间，东配厅三间，

① 渚（zhǔ，音主）——水中的小块陆地。

西书房三间，搭着天棚。正北台阶以下放着小琴桌儿一张，上面放着茶壶茶碗，后面一把太师椅子，上坐着方才在大门外所站之人。彭公看罢，说：“庄主请了，我十豆三这里有礼了。”李八侯吩咐说：“坐着，你给我瞧瞧月令高低，气运如何？”彭公一想，心中说：我何不借此劝劝他，不知他心下如何？想罢说：“庄主是一个水行格局，相貌最好。按相书有几句话：‘木瘦金方水主肥，土行格局背如龟。上安上阔名曰火，五行格局仔细推。’尊驾相貌少运不甚好，父母早丧，兄弟有靠。两眉雄浑，性情主于龌龊。一生所为，不听人劝，中年运气平常。此时印堂发暗，犯些官刑琐碎之事。诸所谨慎，还可福寿绵长。如若不然，恐怕大祸临身，悔之晚矣！”李八侯一听此言，心中不悦。旁边过来一人，在耳边说了两句。李八侯把眼一瞪，大概彭县令凶多吉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李八侯拷打彭县令 彭管家送信救主人

话说李八侯一听彭公给他相面，劝他几句良言，他反不乐。旁有一个家人，姓孔名亮，外号人称白眼狼，倚仗李八侯的势力，在外面招摇是非，奸淫邪盗，无所不为，抢夺少妇长女，霸占房产田地，欺压善良之人，无恶不作。今天见主人请了一个算卦先生，言谈不俗，举止端方，他心一想，又听彭公姓十名豆三，孔亮疑他就是新任的知县前来私访。他与李八侯所作之事，都是伤天害理、欺人灭义之事，他先有三分畏惧之心，走到李八侯跟前说：“请八爷到里间屋内，奴才有话说。”李八侯站起，至里间屋内说：“孔亮，你叫我作什么？”孔亮说：“八爷，你老人家方才叫这位相面的先生，来给你老人家相面，他有些来历，新任的知县，姓彭名朋，乃是京都内放出来的。那一日我在县衙前瞧见他拜庙，仿佛像他。要是他来，咱们爷儿两个所作之事，恐怕不好。依我之见，咱们爷儿两个，细细的盘问他来历，千万不可放他逃走才是！”李八侯说：“知道了。”转身来至外间屋内说：“先生，你是哪里人氏，姓什么？”彭公说：“我姓十名豆三，号双月，乃京都人氏。”李八侯说：“我看你仿佛像新任的知县彭朋，你来在这里私访，说了真情实话，把你放走，万事皆体；你要不说真情实话，我要严刑拷问于你。”彭公说：“庄主，你老

人家不可如此，我实是江湖相面的，并非是私访。”李八侯说：“十字下边一个豆字，旁有三笔，定是一个彭字。双月合在一处，正是朋字。你还有甚话说？”彭公一听此言，吓了一跳，说：“庄主，你不必多心，我实是相面的。”李八侯吩咐家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众家人不敢违主人之命，说：“你不说实话，我们绑你啦！”恶奴孔亮说：“绑起来吧，不必多说。”大众贼党过来，将彭公捆好了。李八侯说：“将他吊在马棚之内，细细的拷问于他。”

众人带彭公至西院，把彭公吊在马棚之内。李八侯自己坐在这边椅子上面，前放一张八仙桌儿，众家人两旁站立。孔亮手执藤条说：“你快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彭公被捆吊在马棚之上，一听恶奴孔亮所说之话，心中说：“我才到任，先访这个恶霸，我何不说了真情实话，看贼人把我怎么样？我立意剪恶安良，除奸去霸。”想罢，说：“小辈，我正是三河县正堂彭老爷，你便把我怎样？”孔亮一闻此言，大吃一惊。李八侯在外边一听，吓的浑身颤抖，胆战心惊。心内说：“这个乱儿可不小啦！他是现任的知县，本处父母官，杀官如同造反，我已把他绑上了，擒虎容易放虎难，我倒无有主意了。”想罢说：“孩子们，你等先把那狗官放下来，锁在北上房西间屋内，待等三更时分，我来结果他的性命就是了！”站起身来至前院，叫书童三多、九如，吩咐厨下备酒。三多答应，站将起来，到了厨房，要了菜来摆好了。李八侯自己独酌，心想此事进退两难，不知应该如何办理才好，只得吃酒。正是俗语说的好：“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正在狐疑之间，家人孔亮在外面一想，所作的事，要犯在当官去，这

个罪名不小，待我先去说话了我家主人心思，结果了狗官的性命，以免后患。想罢，转身入书房之内，见李八侯说：“庄主爷，今天此事该当如何办理呢？”李八侯说：“我是一点主意也无有。”孔亮说：“依奴才之见，擒虎容易放虎难，总是结果他的性命，以免后患，方为万全之策。”李八侯说：“你把他那小包袱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物件，搜搜他的身上，可有文凭没有？”孔亮先搜他身上，去不多时，回来说：“搜啦，并无文凭，又把包袱打开，里边有《万年书》并《协记辨方》《断易大全》等书，并无别的物件。早把他杀了，别叫七太爷知道，倘若他老人家知道，那时可就了不得啦！”李八侯本是一个无有主意之人，听孔亮所说，又带着酒兴，说：“亮儿，你说的不错，我正有此意，你去到外面瞧瞧天色，什么时候，来告诉我！”孔亮到了外面一瞧，说：“天有定更时候。”八侯说：“少等片刻再说。”自己又喝了几杯，壮起胆来，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说：“孩子们，把我的鬼头刀拿来！”家人答应，到后院之内，把鬼头刀取来，交与李八侯。八侯说：“孩子们！跟我到西院北上房之内，杀那狗官就是了。”

众家人跟了在后，一直向西院走去，点起灯笼火把，松黄亮子，照的如白昼一般。先有家人进了上房，把彭公绑出来，放在那李八侯的面前。彭公破口大骂说：“你这逆贼，在家中杀害职官，上为贼父贼母，中为贼妻，下为贼子，终身为贼，骂名扬于万载，若被当官拿住，平坟三代，祸灭九族。你老爷虽死，总算为国尽忠，该杀该剐任凭于你！”李八侯一听彭公大骂，大怒说：“狗官，你庄主爷有什么可恶之事，你

初到任就来私访，也是你命该如此。你放着天堂有路不往前走；地狱无门，谁叫你今日走进来？”说着照定彭公脖颈举刀就剁！，不知忠良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常守营调兵剿贼 刘典史献计擒寇

话说李八侯正要杀彭公，然听外面有人说：“且慢，家人来也！”李八侯回头一瞧，是门房内的家人李忠慌忙来说：“回禀庄主爷知道，今有三河县典史刘老爷来造访，现在门外，不知见不见？”李八侯一听，心中说：这刘典史来的甚是奇怪。

书中交代，这刘典史因何来至此处？其中有个缘故。只因彭兴儿在村外等候老爷，见红日西斜还不见老爷出来。正在着急，见那东边出来一老叟，年约七十以外，神情飘洒，气宇轩昂。彭兴过去说：“你老人家请了，借问这贵庄何名？此家富户姓什么，叫什么？”那老人家说：“我们这庄名叫作大道李新庄。这一富户姓李，东八县有名的白马李七侯，就是这里。你找哪一个？”彭兴一听，心中暗想说：“我家老爷在路上听人传言，说这李八侯是一个恶霸，到任不久就前来私访。到这时候不见出来，莫非其中有什么变故？莫若我先回县衙送信为要！”想罢，彭兴转身就走，直奔三河县而来。方到衙门，有当差人等大众齐说：“彭二爷回来了，往哪里去啦？也不要一匹马骑着。”彭兴说：“没有你们的事，把当差值日的叫几个来，到门房有话吩咐。”众差役人等答应说：“是。”彭兴方到门房之内落座，公差随衙役进来说：“二爷，叫我们作什么？你老人家吩咐。”彭兴说：“你等急去请四老爷与城

守营的常老爷来，我有要紧事回禀。”值日头目答应下去。不多时，刘老爷到来，彭兴请到花厅落座。少时，常老爷也到。这位城守营常恒，乃是武举出身，年四十岁，升任三河县城守营把总，为人刚直，臂力最大。自到任以来，留心捕捉，今天是县署来请，连忙带跟随的人来到县署之内。见刘老爷先在那里，二人见礼已毕，齐声问道：“县主现在何处？”彭兴不敢隐瞒，把私访大道李新庄的情形说了一遍。刘典史一听，心中一愣说：“此事不好，要真有此事，县主若有好歹，该当如何呢？”常老爷说：“寅兄，此事该当如何办理？”刘老爷说：“李七侯为人正大光明，在三河县内并无底案。他胞弟李八侯，为人奸诈百端，人都看着李七侯之面，不肯与他一般见识。今日之事，惟有调官兵前去剿拿李八侯为是。”常老爷说：“寅兄所论甚善，此事依我看来，要说白马李七侯，他为人慷慨侠义，所办之事上合天理，下顺人心，要是县主今天遇见他在家，断不能谋害，必然是有一番恭敬之心。要是他不在家，那李八侯就不能安分了。若忽然调了兵去，未免有些粗率。你我调齐一百名官兵，再带一百名衙役，我先在村口驻扎，等候老兄。你带几个亲随人等，先去拜访他。李七侯要不在家时，你用话引话，要套出他的真情实话。他若是未把县主害了，你可以见机而作。如他不遵，你再派人给我送信，我带兵拿他就是了。”刘老爷说：“很好，就是那样办理。”二人议论好了，点了兵，各执灯笼火把，二位老爷骑马出了三河县城。

天已初鼓，到了大道李新庄。常把总带着人在村口外驻扎。刘老爷带亲随人等，执着灯笼，来至李七侯大门外。叫

家人手敲门环，打了几下，不见有人答应。自己下了马，站在门首，叫家人再叫。家人又喊了几声，听里面有人答应说：“哪一位？我睡了觉啦，有事明天再说。”外面刘老爷的家人刘忠说：“我是三河县刘老爷的家人刘忠，因我们这三河县的刘大老爷前来查夜，特来拜访你家主人。”里面听见说：“少等片刻，我们来开门就是了。”刘老爷站在外边，抬头一看，繁星满天，并无月色。约有二更之时，忽听大门一声响，把门开了，手执灯笼，出来两个更夫，在旁边站立，家人李忠说：“原来是刘大老爷，你好哇？我给你请安了。”刘老爷说：“不必请安，我因下乡查办公事，夜晚不能回去，特来拜访你家七庄主。”李忠说：“我家七爷被武家瞳的飞天豹武七鞑子请去逛涇江寺了。我家八爷在家，你老人家请在此少等片刻，我去回禀一声。”刘老爷说：“你去回你家八爷知道，我在这里等你。”

李忠转身来到里面书房，见案上摆着杯盘残菜，两上书童三多、九如在那里说话，一见李忠进来，他二人说：“李二爷还没睡觉？”李忠说：“八庄主哪里去啦？”三多说：“你不知道，白天八庄主叫了一个相面的先生，姓十名豆三，号双月，他原来是新任知县，前来私房，被孔二爷看破，把此人捆上，送到西院之内，八庄主趁七庄主不在家，他拿鬼头刀去结果他的性命，你要找八庄主到西院去吧！”李忠是李七侯的管家，为人忠厚，一听书童此话，吓的面色改变，说不好了，要惹下灭门之祸。手执灯笼来至西院一瞧，李八侯坐在当中桌子上，两旁家人十数名，各执钢刀，地下捆着一人。李忠说：“八爷，今有三河县典史刘老爷前来拜访”李八侯心中

一想：“无故黑夜之间来此何干？莫非有人走漏消息，其中必有情节。”想罢说：“李忠，你出去说我偶然受了风寒，头疼不能会客。”李忠说：“八庄主爷，不可这样说法，这位刘老爷与七庄主、八庄主全有往来，今天不是渴定是饿，不然走乏了，来此歇歇，与你老人家交好，才来至此。八爷要不见他，一则伤和气，二则说八爷有病，这谎更不能啦！刘老爷必要亲身探视。依我之见，不可伤了和气，还是见他才好，不知庄主意下如何？”李八侯本是无主意之人，一听李忠说的有理，便吩咐说：“既如此说法，孩子们，给我把狗官乱刀分尸，然后前厅会客不迟。”众家人不敢违主人之命，各执钢刀，竟扑彭公而来。不知彭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恶霸被擒入虎穴 清官遇救出龙潭

话说彭公被八侯困在院内，吩咐家人把他乱刀分尸。李忠说：“且慢！依奴才之见，先把他送入上房，先会客后再办此事不迟，不知八爷意下如何？”李八侯是个无主意之人，他也有些害怕，听李忠之言，说：“也是的，先把狗官锁在上房屋内，你等看守，我到前厅会客，少时再作道理。”说罢，带孔亮、李忠来至前厅，说：“李忠，你去请刘老爷来，我在这里恭候。”李忠答应，去不多时，由外边引刘老爷进来，带了七八名跟役人等来到前厅。八侯连忙站起身说：“不知刘老爷驾到，未曾远迎。”刘正卿说：“黑夜前来，惊动惊动！因我巡查天晚，还有一件要紧之事，新任知县到任不久，前去私访，至今不知下落，我特意带人前来寻找，不知庄主可听见耳风无有？”李八侯一听此言，心中暗想：“不好了，必是有人到县衙送了信，知道知县在我家内。”不由的变了颜色，少时不语。刘老爷乃是个精明强干之员，看李八侯这等模样，就带笑说：“八庄主，你为何这等模样？”李八侯愣了多时，听刘老爷问他，方才答言：“你要问我因何这等模样，也是有几件心事不能说，正应那古人两句话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方才说新任知县到任，不久出来私访，不知因何事故？”刘老爷说：“我也不知道为何事，就是我寻找县

主，也有些耳风。”李八侯听这句话，吓的颜色改变。心想“杀官如同造反，刘正卿带人也不多，莫若我一不做二不休，将他一并杀死，可免后患。”想到这里，贼胆往上壮，二目一瞪。刘老爷早看破情节，在那跟人耳边说了几句。那家人转身迈步，如飞的去了。李八侯说：“孔亮，你去把我的家人，全给我叫齐了，各暗带兵刃，然后听吩咐。”他把眼一瞪，说：“刘正卿，你不是找知县，你今日前来送死，想走万不能！”刘正卿一听，正待开言，忽听外面一片声喧，家人来报说：“今有常把总带官兵把宅门围了！”李八侯情知不好，手提鬼头刀说：“刘正卿，敢在李八爷跟前来讨死！”抡刀直奔刘正卿。外面一片声喧，无数官兵人役进来，先把李八侯围住说：“李八侯，你要造反，竟敢杀官！”刘正卿说：“各官兵人等过来，把李八侯拿住，各处搜寻，也把孔亮拿住了！”众家人跪下说：“此事与吾等无干，都是我家八庄主一人所作。”常老爷说：“知县老爷在哪里？快些实说，饶你等不死。”众家人说：“我家八庄主把他捆在北上房之内，我们去请出来就是了。”常老爷一听，这才放心，说：“快去请来见我！”众家人到西院北上房，先把彭公放开。众家人跪下磕头说：“老爷，这段事都是我家八庄主所为，与小人无干，求老爷饶命吧！”彭公定一定神说：“你们起来，是什么人叫你等放开我呢？”众家人说：“是三河县右堂刘大老爷同常把总前来，把我家八庄主拿住，叫我来请老爷。”彭公说：“你们起来，把我领到外面去见他。”

众家人引彭公来至外书房，与常、刘二人见礼毕。常、刘二人说：“寅兄受惊了。”彭公说：“身入险地，遇此恶人，若

非二位兄台前来，吾命休矣！”常老爷与典史刘老爷说：“彭寅兄，你为地面之事，受此大惊，访查土棍，遭比颠沛，幸而神佛保护，我等得信前来，将恶人拿住，乃是国家之洪福也！”彭公说：“小弟一时失于算计，方访土棍，受他人之害，多蒙二位兄台调兵前来，赖全活命。还望二公把贼党一并剿除，剪草除根，方为万全之计。”刘老爷说：“先把孔亮拿上来，拷问于他。”两旁边家人早把灯笼点上，照耀如同白昼。官兵衙役，两旁排班站立。吩咐：“把孔亮带上来！”官兵把孔亮拉至台阶以下，说：“跪下！”孔亮战战兢兢跪倒在地，说：“求大老爷饶命，此事与小人无干，全是我家庄主之过。”彭公说：“我不问你别的，你等都是大清朝子民，不思报国家水土之恩，你等连本县大老爷还要杀呢，何况他人乎！我问你，敢杀职官，出于何人主意？”孔亮说：“实是小的主人一人的主意，我并不知情。”旁有李忠说：“求老爷开恩，我家八庄主所为，都是孔亮一人唆使。”刘老爷说：“你起来去吧！”彭公说：“孔亮，我知道不动刑你不肯实说，待把你带到衙门内再问。”吩咐人役备马伺候。彭公说：“请常、刘二位一同上马而行。”官兵手执灯笼引路，后面三河县捕头马清、杜明押解着李八侯与孔亮，直奔三河县而来。

彭公在马上抬头一看，满天星斗，并无月色。思想白日之事，胆战心惊，不由长叹一声，暗说：“初到任不久，遭此大险！上赖国家洪福，下算自己命不该绝。我自此以后，总要为国尽忠，与民除害，再也不敢疏忽。今天拿住这个恶棍，以净地面。”正想之际，离县城不远，天色已亮。众人进了城，刘、常老爷各回本署。彭公到衙门，换上官服，吃了几杯茶，

传伺候升堂。三班人役喊声堂威，带上李八侯来。有分数：
忠臣义士得相逢，豪杰英雄皆聚首。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讲大义恩收好汉 为民情二次私行

却说彭公吩咐差人：把李八侯带上堂来！三班人等答应，即将贼人带至公堂。彭公在当中坐定，三班人役站在两旁。李八侯一见，说：“你把李八太爷带在此处，该杀该剐，罪在当行，不可叫你庄主爷生气。”彭公闻言说：“三班人役，你们可听见了，这恶棍目无官长，咆哮公堂，这还了得。见本县他还这样，大概他素日欺天可知。”彭公说：“李八侯，你老爷才到任，也不知你这等可恶。我私访你家中，你竟敢杀官。不是官兵去救，本县死在你匹夫之手。你把所作的恶事说明白，省得本县动刑拷问！”李八侯说：“贼官，你八庄主没有什么口供，又何必多问啊！”彭公说：“我问你：我假扮相面之人，你为何要杀我？快些给我说！”李八侯说：“我瞧你不是好人，我要杀你。”彭公说：“你这奴才，我不打你，也不知本县的厉害。来人，将他拉下重打，不许留情！倘若徇私，我连你等一齐重办。”皂役一听，大家都惧怕这位新任的老爷，不敢留情，将李八侯按捺在地，抡起大板，打了四十板子。打完了，彭公又问说：“奴才，你还不快说吗！”那李八侯本来没有受过官刑，家中富生富长，今天这一顿板子，打得个皮开肉裂，鲜血直流，无可奈何！听见彭公又问他，他噙了一声，说：“你不必问了。我已被你访明白了，又何必多问！”彭

公又叫把家人孔亮带上来，说：“你这奴才可恶，引诱你家主人鱼肉乡里，欺压良善，从实说来，以免皮肉受苦。”孔亮见问，口称：“老爷，我家主人所为之事，奴才虽然知道，也是不敢管哪，求老爷明鉴！”彭公见那孔亮，就知道他是一个奸猾小人，又见他口齿伶俐，彭公今日在他庄中，他也很做了些威诈。此时，彭公一团正气，真是令人可怕，那奴才战战兢兢地说：“求老爷饶命吧！”彭公说：“先把这奴才给我打四十大板，再问不迟。”众衙役把他拉下去，重打了一顿。

正要带李八侯，再为严刑诘问^①，天色已亮，鸡鸣三唱，红日东升。外面有人禀报说：“禀老爷，外面来了一个白马李七侯，要见老爷，现在外面。”彭公闻言，心内暗想：“李七侯是京东一带有名的响马，兄弟被拿，他既来此处，恐怕有些不好？”正想之间，彭公故意问三班书差人役，说：“这李七侯是何等人物，你等可知详细么？”书班刘祥带笑说：“大老爷要问此人，是此处有名的。他在本地并无一案是他作的，三河县境内，他还管的没有窃盗案子。今天他前来，必是为他兄弟的事情。老爷见与不见，在两可之间。”彭公一闻书差之言，先把那三班头役杜雄唤至面前说：“你出去给我把那李七侯叫进来，我当堂问他。”杜雄到外边来，说：“七太爷在哪里？”

书史交代：李七侯因在涇江寺庙会上，与武家瞳的飞天豹武七鞑子和众绿林英雄大家聚会，逛了一天庙，众宾朋中有武文化、左青龙、左白脸、武七鞑子等已各自回家。李七

① 诘（jié，音结）问——盘问。

侯带那些知己朋友，内有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脸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都是白马李七侯的好友，一同跟他回大道李新庄。来至庄中，天已大亮。方一进门，那些家人说：“七太爷，了不得了！我家八庄主与那孔亮夜内被三河县的典史与把总带官兵押去，至今不见回信。我等正要到涅江寺去请七太爷，不想你老人家回来了很好。”李七侯一听家人所说，大吃一惊，口中不语，心中想道：“我八弟素日不法，今日为何被他人锁去，真乃怪事。”随带大众来至客厅之内。众绿林英雄听李八侯被三河县拿去，一个个心中有气，说：“李寨主，你我兄弟在此地并未作过案作，狗官焉敢这样大胆！依我之见，咱们大家去杀上县衙，将八弟抢来，再把那狗官杀死！咱们远走高飞就是了！”李七侯说：“众位且慢，我先问问家人，是因何故？”遂叫家人李忠说：“你八庄主因何被人拿去？”李忠说：“因新来了一位知县，姓彭名朋，方才到任，即行私访。他扮作相面先生来到咱家，被八庄主看破，把他捆上要杀他，被人走漏了消息，刘典史与常把总夜内带领官兵人役，来至咱们庄中把知县救出去了，八庄主被拿住了，连孔亮也拿去啦！我等正在着急之际，七庄主来了。”李七侯一听此言，心中暗想：“论理这是我兄弟的不是。”那一边白脸狼冯豹说：“七哥，你不必说了，我们等到晚上一同至县衙，杀了狗官，救出八弟来就是了。”那边一班群雄说道：“冯贤弟之言有理。”李七侯总算是个盖世英雄，一则想是自己兄弟任意妄为，二则想这一个知县必是清官，我到那里见机而作。想罢，说：“众位兄长跟我来，咱们大家不可粗鲁，暂时见机而作。”说

罢，大家一同出了客厅，来到村头，吩咐家人备马出庄，直奔三河县来。霎^①时间，即到三河县城内，大众来到衙前。李七侯是本县一个豪杰，三班六房，无有不认识的。那李七侯一到衙门，大家齐说：“七太爷来了吗？”李七侯说：“劳你驾回禀老爷，就说我来禀见，有要紧的事。”那值班人回禀进去，彭公就派杜雄出来，见李七侯请了安，说：“七太爷，你老人家好哇？我家老爷有请。”李七侯说：“众位，大家等候就是了！”这李七侯一见县主，有分教：

英雄得步青云路，忠良大开礼贤门。

不知李壮士见彭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霎 (shà, 音沙 〈去声〉) 时间——短时间。

第七回 李七侯替弟领罪 左青龙作恶害人

话说杜雄把李七侯领到公堂，说：“李七侯告进！”两旁人役喊：“哦！”李七侯心内说：“杜雄见我甚讲情面，喊嚷告进，其中定有缘故。”来至大堂，说：“大老爷在上，我李七侯叩头。”彭公一见，知是在涇江寺吓退张宏的，说：“你这厮真正大胆，纵使你兄弟行凶作恶，任意妄为，今天你来此，应该怎样？”李七侯说：“我求老爷恩施格外，把我兄弟开放，我情愿替弟领罪，不知老爷尊意如何？”彭公知李七侯是个仗义疏财之人，可以恩收此人，留在此地捉拿强盗。想罢，说：“李七侯，这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李七侯说：“总是小人管教不严，以致吾弟作此逆理之理，小人情愿认罪。”彭公说：“国家定鼎以来，一人犯法，罪及一人，律有定章。本县久闻你是一个响马，家中窝藏盗寇，今天倚仗你那些为非作恶之人，前来扰乱我的公事，对也不对？”李七侯说：“老爷既知道小的在本县并无一案，再者老爷可以查查底卷，把老爷贵差唤来问问。小人惟知剪恶安良，与民除害，专杀霸道土豪。小的兄弟无知，惟求老爷念愚民无知，治罪于小人就是了。”彭公说：“你既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大丈夫生在上，总要扬名显亲，方是立身之本。你今天前来，本县看你相貌非俗，我有几句话告诉你，你要是真正英雄，本

县要收你做个头役，跟我当差，不知你意下如何？”李七侯一闻此言，心中倒为了难啦！有心不应允，又怕救不出兄弟来；有心应允，又怕得罪了那些绿林中好友。想罢，往上趴了一步，说：“蒙老爷施恩，抬举小人，焉敢违抗；无奈家中私事无人办理，小人暂且告辞。过日禀明老爷，可以效力。”彭公说：“我今看你份上，来人，把李八侯给我重打八十！”皂役答应说：“是！”把李八侯拉下去，打了八十大板，带上来跪下叩头。彭公说：“我暂且饶你，从此你知非改过，那还可免，倘再犯在本县之手，我定重重办你。李七侯，你将兄弟带回，必要严加管教。”李八侯连声求恕，那家人孔亮还在一旁跪着。李七侯给彭公叩头说：“谢过老爷，还求老爷把孔亮放回。”彭公说：“李七侯，你还要替你那奴才求恕。你想，你兄弟所为的事，皆是这奴才所使，我今要办他，以免他再生是非。”七侯知道孔亮素日有些过恶，他兄弟是他引诱坏了。遂叫八侯与他一起给彭公谢了恩，二人出衙门，与绿林英雄相见。那金眼魔王刘治说：“二位庄主，如今怎么样了？”那李七侯把在公堂的情形，细说了一遍，然后回家。彭公把孔亮重责了一顿，命取一面二十多斤重的枷来，枷号三个月后，再行开放。

彭公退堂，来至书房，彭兴儿说：“老爷洗洗脸用饭吧。”彭公点头，说：“预备了。”用饭已毕，自己斜身安歇。天有过午醒来，彭兴儿送过茶来，吃茶已毕，传升堂伺候。三班六房把花名册子呈上，点了名，又把前任未结的案子三十余件看完底卷。吩咐人役，明日把未结之案内的人，一概带到候审。吩咐已毕，退公堂自己办事。凡一切刑名师爷、钱谷

师爷、教读师爷、书启师爷、稿案知帖，各等皆无。除去兴儿之外，就是三班六房，连厨子也皆是前任的。彭公为人，除俸息养廉之外，毫无沾染。到任十数天，大小断了七十余件，政声传场，三河境内无不感德。

一日清早升堂问案，忽听外面一片声喧，大叫申冤，求老爷救命。那些门役还要阻挡，彭公吩咐把喊冤之人带上来。值班差役答应，带上来有七八人，俱是乡民气象，老少不一。头前那个年有五旬以外，身穿蓝布裤褂，白袜青鞋，五官端正，泪眼愁眉，口称：“老爷救命，小的冤枉死哉！”彭公说：“你叫什么名字？哪里居住？有冤枉趁此说来！”那老者脸带泪痕说：“小的姓张名永德，自幼务农为业，拙妻故去，惟生一子一女，吾子名叫张玉，年二十岁，小女凤儿，年方十七岁，小儿未曾娶妻，女儿亦未受聘，住夏店村东头。那日村中唱戏，女儿前去看戏，于四月二十八日，被那夏店街上有名的光棍硬把小女抢去。他姓左名奎，外号人称他左青龙，他叔叔是裕亲王府的皇粮庄头，他又当本街牙行斗头，手下有些打手。吾儿张玉找到他家，他把我儿乱打一顿，小女也不知死活，吾儿受伤甚重，特意前来鸣冤，求老爷恩施格外，给小人寻找女儿，全家感德。”彭公说：“是了，你们那些人又是为什么，可有呈子？”内中有一人说：“我们告的都是左青龙，均有呈状在此。”遂举状呈上。差人接来，递给老爷一看：头一张具呈人余顺，系三河县夏店小东庄民人。

为势棍欺人，吓诈乡愚事：窃夏店斗行经纪左奎，匪号人称左青龙，倚仗伊叔左庄头欺压乡民。前于四月初九日，在夏店街买麦子八十石，玉米三十

石，该银五百二十两，伊全不给价。亲向伊讨，伊带同余党十余人，内有孙二拐子、何瞪眼、贾有理等，反说顺讹诈，手执木棍铁尺，打成周身二十余处重伤。先经前任老爷验明，至今未曾传伊到案。因此斗胆冒犯天威，惟求恩准，传伊到案，以凭公断为感。

彭公看罢，又看第二张呈子，也是左青龙霸占房产，还有合谋勾串，私捏假字，欺压孀妇，鸡奸幼童，侵占地亩，私立公堂，拷打良民，威逼强婚等事。彭公看罢，心想此事关系重大，真假难知，若真是恶霸，前任为何没有一张底状告他？也许是一家饱暖千家怨，借贷不周，大家告他。我必须要眼见是实，耳听是虚。想罢，说：“你等下去，三日后听批。”众黎民下去，彭公退了堂，来到书房，更换衣服，又要前去私访。彭公这一去，有分教：

彭县令办几件奇异公案，

魏保英移尸身以假弄真。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因小事误伤人命 为验尸又遇新闻

话说彭公退堂，叫兴儿到外面拿了几件衣服，扮作文雅先生模样，自己出去，腰中摸出一块银子，换了零钱，雇了一匹驴儿，直奔夏店而来。时逢端午节后，正值炎热的天气，野外麦苗一色新鲜，天气清明，绿树荫浓。初夏之际，农夫耘田于垄庙之中，行人来往于阳关之上，大半多是为名为利，苦受奔忙。彭公在驴上，望见夏店不远。忽见前面一伙围绕，来至近前，见里面有一个赶脚的人，年约四十以外，身穿旧蓝布中衣，破小汗褂，光着脚，足蹬两只旧鞋，脸上污泥不少，短眉圆眼黄胡子。旁边站着一人，年在三旬以外，白净面皮，身穿蓝夏布大褂，蓝布中衣，白袜青鞋，长眉大眼，口中直嚷说：“你这个东西太不讲理，我且问你，我说的明白，你今又赖我，你们这个地方太欺生了。”那穿汗褂之人说：“不必多话，我先打你！”说着抡拳就打。那个人说：“我先不与你动手，你真打我，我也要打你了。”众人过去问是为什么？那白脸的少年说：“我住三河县城内，姓曹名二，在京都后门内北城根开安乐堂杂货店。因家中有八旬老母，还有一个兄弟，昨日给我捎上一封信，说我母亲死了。我急去买了几件衣服，天已亮了。我出城到了齐化门，雇了一匹驴儿到了通州，连饭都不吃，闻我母一死，母子连心，自己恨不能肋生

双翅，飞到家中。到了夏店，我又雇了一匹驴，我与他说明白的二百文，我就骑上。走了不远，他说我走的快了，时逢酷暑，天气太热，并说他跟不上，他不驮啦，拉住驴叫我下来，我就下来，也没有闲工夫与他生气。我想骑了有一里路，我就给他五十个钱，他非二百钱不成，如不给他，不许我走，因此争斗，众位知道了。”彭公在驴上听见，下了驴，对赶脚的人说：“你这个赶脚之人，为什么不知好歹。”那赶脚的不听别人劝，过去照骑驴的又是一拳。那曹二举拳相迎，方一举拳，把那赶脚的立时打死。吓的曹二面目改色。众人见是人命，皆往旁边一闪。少时过来两个官人说：“谁把他打死的，那一个吧？”看热闹之人用手一指说：“他就是。”官人说：“去把锁子拿来，把曹二锁上，再作道理。”少时间来了几个人，乡约、地方、保甲等一齐同来，大家说：“去人拿一个筐来，把他罩上，派一个人看守。”少时间又来了些看热闹之人。有地方姓孙名亮的说：“小伙计魏保英看守死尸吧，我等先把他送到衙门去报案，人命关天，非同小可！”言罢，拉着曹二，直奔三河县去了。

彭公看罢，心中说：“这厮真正该当倒运，一抡拳就把人打死，真奇怪，人之寿限，自有定数。”想罢，转身进了夏店街。但见人烟稠密，铺户甚多，路南路北，各行买卖甚是兴隆。正走之间，见路北有一座酒馆，里面甚是洁净。彭公进内落座，跑堂的过来说：“来了，您老人家要什么吃的？”彭公说：“给我要两碟菜、两壶酒吃。”跑堂的下去不多时，酒菜摆上。彭公问堂倌说：“我问你一个人，你可知道吗？”跑堂的说：“您老人家说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且先问先生，

是哪一个？”彭公说：“在下问你那粮行经纪左青龙左奎。”小二把舌头一伸说：“您老人家要说别人不知，要问左奎，可是无人不晓，您老人家贵姓啊？”彭公说：“我姓十，要在此处买些杂粮。”跑堂的说：“要买杂粮，如认识左爷，那就好说。我们这夏店街上粮价，是左大爷定的，不怕值十两银子，他说五两，别人不敢不卖，很少有的脾气。”彭公说：“我问你，那左青龙是在哪里住啊？”小二说：“今天不在此，每逢三六九集场，他才来啊！”彭公想道：“今天白来，莫若我回去，办了那人命案，再访左青龙也不为晚。”想罢，吃了几杯酒，会了钱，自己回了衙门。

天色已晚，到了后院叩门。家人兴儿正在忆念之际，忽听外面叩门，慌忙出去，开了后门，用灯笼一照，原来是老爷回来了。彭公进了后院门，就把门儿关上，一直到书房内落座。兴儿过来请安，说：“老爷用了饭没有？”彭公说：“用了。今日有什么公文案件没有？”兴儿说：“有两件文书，内中有夏店地方孙亮呈报殴伤人命一案，带到凶手曹二，系本县城内人。”彭公听说，喝了几杯茶，吩咐值班的伺候升堂，换了官服，坐了大堂。两旁灯光照耀如同白昼。彭公吩咐：“带那夏店地方呈报殴伤人命一案，当堂听审。”值日头役人等答应，从下边将人犯带上来。那曹二跪下说：“老爷在上，小人曹二给老爷磕头。”彭公留神细看，那凶手正是方才打架之人，随问道：“你叫曹二？”曹二答应说：“是。”彭公说：“你为什么打死人？被害之人是哪里人氏？你要一一的从实说来。”那曹二照着方才的实情说了一遍。彭公听了，叫人带了下去，吩咐看押。又办了几件衙门中的公事，退堂安歇。次

日天明，彭公用完了早饭，带领刑房人等，一同去夏店验尸。

这一去，有分教：

尸场之中，出一件新闻怪事；

三河县内，添几件异案奇闻。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验尸场又遇奇案 拷贼徒巧得真情

且说彭公带同刑件人^①等，出了三河县城，人马轿夫直奔夏店而来。到了尸场，地方、保甲人等前来迎接老爷的驾。轿夫打杵^②，彭公下轿一看：早有人把尸棚搭好，当中摆的是公案桌儿，上边有文房四宝。看罢，进了尸棚落座，吩咐人去把那被伤身死之人验明，禀我知道。刑房书班杜光带件作刘荣，先把尸身验明，然后跪在公案前说：“请老爷过目，被害人周身伤四十四处，致命七处。”彭公一听，心内不悦，暗想昨天本县目睹，看见曹二拳回气断，打死赶脚之人，为何又有伤痕四十余处？即站起身来，到了尸身前一看，见遍身血迹，难辨面目，复又返身落座，说：“曹二，你到底为何把他打死的？”曹二说：“小人是为雇驴，与他口角相争，一拳把他打死。要说四十多处伤痕，这话就不对了。”彭公说：“曹二，你过去看看再说。”有人带他到了死尸旁一看，曹二心中一愣，细看那死尸，是十八九岁的一个后生，面目倒也白净，被血所污，也看不出五官来，身穿蓝绸子褂裤，上面尽是血，浑身伤痕不少。看罢回来，跪在彭公座前说：“大老

① 件（wǔ，音午）人——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② 杵（chǔ，音楚）——长形木棒。

爷，小人冤枉了！昨日我打死的是四十多岁的男子，身穿破衣，今日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童，周身伤良甚多，不知被何人打死？”彭公一闻此言，心中一想，说：“我昨天也是目睹眼见的事，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为何今日不是的了？其中定有缘故。”想罢，又到那死尸旁边，仔细一看，并不是昨天被打之人，其中必有别情。看罢归座说：“把本地官人带过来！”旁边人答应，带上一人跪倒，口称：“老爷，杜亮叩头。”彭公说：“你是此地的地方？”杜亮说：“小人充当此地的地方。”彭公说：“我且问你，昨天曹二打死驴夫，是你看尸？”杜亮说：“不是。”彭公说：“不是你谁？”杜亮说：“只因小人解送凶手报案，此处留下小人的伙计魏保英看尸。”

彭公吩咐：“带魏保英上来，我问他就是了。”杜亮答应，就站起身来叫魏保英。少时有人答应，进了席棚，来到公案之前，跪下叩头。彭公往下一看，说：“你抬起头来。”魏保英一抬头，彭公看他年有二十八九，面皮微青，并无一点血色，黄眉毛三角眼，一脸的横肉，高鼻薄片嘴，身穿毛蓝布半截褂、紫花布袜子、青布鞋，跪倒口称：“老爷在上，小人魏保英叩头。”彭公说：“魏保英，你今年多大岁数，当差几年？”魏保英说：“小人二十九岁，自幼在公门当差。我父亲外号叫魏不活，也在此处当过保甲，已然死了。我跟着杜头儿当此差使。”彭公说：“你一人看守，可还有别人？”魏保英说：“就是小人自己，并无别人。”彭公说：“既无别人，我且问你，夜内尸身为何改换？”魏保英说：“小人看守，并未睡觉，焉有改换之理。”彭公微微的一笑，说：“你这该死的奴才，好生大胆，一夜之间，竟会移尸改换，还不从实招来！”魏保英说：“小人并无别的缘故，求老爷恩典吧！”彭公说：

“抄手问事，万不肯应，来人，给我拿下去掌嘴！”皂役人等拉下，打了四十嘴巴，又打了四十大板。魏保英说：“老爷就是打死小的，也没有口供，求老爷恩典吧！”彭公说：“我已知道你这厮不是好人，要不实说，我把你活活打死！来人，再给我打。”差役人等又拉下打了一顿，魏保英受刑不过，说：“求老爷不必多问，我招就是了。”彭公吩咐：“把他给我带上来！”那魏保英叩头说：“老爷容禀，只因昨日奉我们头目差使，着我看死尸，我吃了晚饭，喝了四两酒，自己在那死尸旁睡去。天有二鼓，一阵凉风透骨，吹的我毛骨悚然^①，起来一看，满天星斗，并无月色，又无一个人与我作伴，定一定神，见那死尸一旁，灯笼发昏，我去夹了一夹烛花儿，方才要睡，又起一阵旋风，刮的甚是可怕，围着我绕了一回。我再看不见旋风了。因此我才把脸一蒙，睡至天色大亮。我这里又叫了几个伙计搭尸棚，伺候老爷验尸。此话是实，并无别的缘故，求老爷详查，不必责打小的。”彭公听魏保英伶牙俐齿，如此遮盖，吩咐：“来人！”两边三班人役一声答应。彭公喝道：“把那魏保英给我活活的打死就是！”那皂隶答应，把魏保英拉下去，拉倒在地，举起板子往下就打，打了有二十板子，魏保英受刑不过，说：“罢了，我招了吧！老爷不必打了，我说就是了。”彭公说：“你这刁猾的奴才，即然你说，吩咐人放下他来，你就给我说吧！”那魏保英眼含痛泪，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

说出这事惊天地，追破机关泣鬼神。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悚(sǒng, 音耸)然——害怕，恐惧。

第十回 魏保英吐露真情 彭友仁私访恶霸

话说彭公审问那移尸调换的看尸官人，严刑拷问，魏保英才讲出真情实话，说：“求老爷开恩，小人昨夜看守那被伤身死的尸身，内有三更时候，陡^①来凉风一阵，将小的吹醒，过去一瞧，并不见那殴^②死的尸身。我想，要是天明没有尸身，老爷前来相验，岂不责打小人。我忽然想起乱葬岗之内，有新埋的死尸一个，我即起意把那尸身移至此处，以图顶替，以免老爷责打。小人故作此事，求老爷恩施格外，这确是真情。”彭公说：“我且问你，那一个死尸，你怎么知道埋在那里，快些说来！”魏保英说：“求太爷施恩，要说那一个死尸，皆因小的贪杯误事。那一天是五月初九日晚上，小的在后街小酒店内赌钱，输了有四十二吊钱，正在着急之际，外边来了一个人，叫小的名字说：‘魏保英跟我来！’小的一瞧，认得是醉鬼张淘气。我问他：‘张二哥作什么？’他拉我到了无人之处，叫我帮埋一个人。我跟他到了左青龙花园子内，他说：‘魏二兄弟，我告诉你吧！眼下我奉左青龙左太爷之命，在花园之内有一个死尸，给我八两银子，叫我把他移出去，我

① 陡（dǒu，音斗）——突然。

② 殴（ōu，音欧）——打。

想叫你帮我，给你三两银子。’小人依他说，也是一时见财起意。我跟他进了花园，到了后厅内，见那些管家，更夫，都在那里守着。我二人领了银子，把尸身抬出花园，就埋在那乱葬岗中。昨夜才把尸身移出，以作顶替，这是真情实话，并无一点虚假。”彭公一听此言，心中就知又是一条人命，再往下问魏保英：“我且问你一件事情，昨天曹二打死那不知名姓的驴夫，他的尸身在哪里，你要从实招来。”魏保英说：“求大老爷开恩吧，小人实不知内中有甚缘故，我也不知那被伤身死之尸为何作怪，害得我实在好苦。”

正说之间，那边有人说：“老爷开恩吧，把那雇驴的放了，小的并没死，把驴给我吧！”彭公一瞧，吃了一吓，正是那被殴身死之人，不由得一阵面目失色，说：“你是什么人？快些说来，免得本县动刑。你来见本县是何缘故？”那人说：“小的是燕郊人氏，姓吕名禄，家业凋零，有老母在堂，七十余岁，别无生业，惟有赶脚为生。只因昨天由夏店允了一个生意，驮到三河县，骑驴的人姓曹名二，我二人口角相争，一时性急，忍耐不住，二人打了起来，小人身受一掌之伤，把我打死。天有三更时分，我苏醒过来，身上有席盖着，旁边有一个灯笼，又躺着一个人在那里。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死了。后又看着驴也没有了，我知是打我之人必定遭了官司了。我不叫那看守之人，怕的是夜静更深，把他吓死。我又肚中饥饿，想回家吃饭，等到老爷验尸之时，我好前来认驴。才来尸场之内，见老爷在此，又有一个尸身，其中定有缘故，我就不敢前来回话，方才见那魏保英已把真情吐露，我才敢前来，求老爷恩施格外，把曹二放了，把我的驴给我吧，我好

赶脚去，养活我家老娘。”彭公一听吕禄之言，想他与曹二俱是小本经营，若不体谅他们，岂不招怨于人。想罢，说：“吕禄，我把你的驴给你，你的事就完了。”吩咐地方官人把那驴给吕禄牵来，当堂完案具结。地方听老爷吩咐，说：“来人，昨日那匹驴，你们拴在哪里？”小伙计邹文说：“拴在那丁家店内，我去拉了来。”去不多时，把那驴拉来，交给吕禄，连曹二一同释放。

彭公又说：“魏保英，你带领我的官人，把那醉鬼张二给我带来，候我细细审问。”那些官人，随同魏保英去了，片时回来，禀明老爷说：“并无有醉鬼张二的下落。”彭公又吩咐乡人：“你等可有认识这死尸的吗？”那些官人皆说不知。彭公说：“你们看热闹的人，如有认得此尸者，自当前来认他，本县并不加罪你等。”说罢，那些瞧热闹之人，男男女女，拥挤不开。彭公又派官人照样传说：“尔等瞧热闹之人，如有认得此尸，不必害怕，只管前来说明来历就是。”那些乡人，个个往前细看那尸，并不朽烂，心中想道：“这个俏后生，也不知是谁家的儿，生成花容月貌，白净面皮，看来年岁在十七八之间，不知哪里恶人害的？可怜身带重伤，遭此不幸，并无有亲人代他鸣冤。”那众百姓你说我说，声音一片，忽听那面大叫一声说：“冤枉哪！”有分教：

阳世奸雄，伤天害理皆由你；

阴司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

要知彭公提那左青龙的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赵永珍尸场鸣冤 彭县令邀请义士

话说彭公那日审问魏保英移尸之案，忽听有人喊冤：“求大老爷替小的报仇。”彭公举目一看，见那人年约六十有余，身穿月白布褂裤，白布袜青鞋，面皮微黄，两道重眉，一双大眼，准头端正，沿口黑胡须，跪至案桌前说：“老爷在上，小人冤枉！”彭公说：“你有何冤事，趁此实说。”那老儿说：“小人姓赵名永珍，在夏店街上东头居住，务农为业。小的有一男一女，连我夫妇四口人。我儿十八岁，在学房读书，我女儿二十岁，尚未聘人。我儿赵景芳常在学房内住，本月十三日那一夜没有回家，到第二日也未曾回家。小人各处去找，并不知下落。今天见老爷在这里验尸，那正是我儿子赵景芳，不知被何人所害，甚是可怜！小人斗胆冒犯虎威，叩求老爷恩施格外，替小人拿获凶手，报仇雪恨！”彭公说：“你起来把你儿的尸身领去，暂且停放一边，候本县拿获凶手，替你报仇就是！”赵永珍领尸身下去。彭公说：“马清、杜明，急速锁拿胡铁钉到县听审。”二役答应下去。彭公带魏保英回三河县，将他收监，然后拿醉鬼张二。

彭公到了衙门，进了内宅，兴儿伺候老爷吃了饭，天色已晚。到了次日，天明起来，早饭已毕，传三班人役，伺候升堂。马清、杜明说：“胡铁钉不在左府之上，并无这个人。”

彭公一想：“左奎乃是此处一个财主，有几张呈状都是告他。我前次去夏店私访，路遇赶脚之案。这一件事，必须要亲身前往，又怕那夏店街中，有人认识于我。”想罢，就叫三班捕头杜雄。杜雄上堂，给老爷请安。彭公说：“杜雄，你去到大道李新庄，把白马李七侯请来。”杜雄答应说：“是。”自己下堂叫伙计们备马，转身上马出城，直奔大道李新庄来。到了庄头下马，来至李宅门首。杜雄一瞧，家人李忠正在那门外站立。杜雄说：“李爷，烦你通禀，有三河县内杜雄来给七太爷请安问候，现有话说。”李忠说：“是。你在这里坐下，我去到里边回禀一声。”说着转身走入院内，来至书房，见李七侯抱着自己的儿子，名唤李云，年方三岁，生的方面大耳，五官端正。

原来李七侯自把他胞弟八侯带至家中，细劝一回，又指教他半日，他也回想过来，自己悔过，从此闭门度日思过，永不敢再作非理之事。那绿林中友人，有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眼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这八个人，要往山海关去逛一趟。李七侯一想，绿林中哪有寿活八十岁的？虽说是偷富济贫，行侠仗义，总有损处。我从此闭门谢客，永不见人。这一日在书房抱着李云，见家人李忠进来回话，说：“外面有三河县捕头杜雄前来请安。”李七侯说：“请进来。”那家人出去，把杜雄请到书房。李七侯站起来说：“杜贤弟少见哪！”杜雄请了安，说：“七太爷，我今奉老爷的谕，叫我请你老人家到衙门，有要事相求。”李七侯说：“县太爷今天叫你来叫我，他乃父母官，我应当前往，无奈有家务缠绕，不能分身，烦

你回去说，我实不能遵命。”杜雄说：“七太爷不去，怕老爷还差人来请你，莫若一同前往。”李七侯说：“你在此吃完了饭回去，我实不能一同前往。”杜雄见李七侯真不能去，吃饭已毕，告辞回衙而去，禀明老爷。彭公说：“你拿我的名片，再去请他。你就说本县公事在身，不能前往。”杜雄拿了名片，又去到那大道李新庄，才把那李七侯请来。七侯说：“老爷在上，小人有礼。不知老爷呼唤，有何面谕？”彭公说：“夏店有个左奎，外号人称左青龙，此人名气何如？”李七侯沉吟不已，暗思这一段事情：“叫我如何设法？左青龙乃是一个无知之人，我要不看他的叔父，早把他管教一番。今日县太爷访问他的行为，其中定有缘故。”想罢，说：“老爷要问那左青龙，乃是一个无知之人，问他有何事故？”彭公把私访接呈状及验尸之事，从头叙说一遍。李七侯说：“老爷要传他，费了事了，他是索亲王义子，他倚仗人情势力，无所不为，依我之意，老爷用稳妥之计，把他请来，先把那原告传到听审，然后问他。”彭公说：“马清、杜明，你们拿着我的名片，去把那左奎给我请来。”二役答应下去，急速至夏店东后街左青龙的家门首，说：“烦你们通禀一声，就说有三河县捕头马清、杜明，前来拜访这里庄主。”门上人往里边走去，左青龙正同那胎里坏胡铁钉、卢欠堂先生两个人吃酒。家人来报说：“今有三河县的捕头马清、杜明，要见庄主，不知见否？”左奎说：“请进来。”家人出去，到了外边，把马、杜二位带进了大厅之内。马、杜一瞧。是正大厅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北上房之内有条案，条案前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八仙椅子。东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左青龙，身高九尺，面如紫酱，两

道环眉直立，二目圆睁，四方口，沿口黑胡须，身穿青绸绉长衫，蓝宁绸套裤，内衬蓝褂，足登白袜青云鞋，三旬以外的年岁。西边椅子上坐着一人，年约五旬以外，面皮微白，尖嘴猴腮，兔头蛇眼，身穿白夏布大褂，登拿白袜青云鞋。下边椅子上，坐着一个瘦小枯干，相貌平常的人，他就是胎里坏胡铁钉。二位班头一瞧，说：“庄主，我们奉了县太爷之命，拿名片来请您老人家。”左青龙一听马、杜二人之言，问那卢欠堂先生说：“此事我去好还是不去的好呢？”卢欠堂先生说：“还是去为上策。”胡铁钉说：“我跟去。”左奎吩咐备马，与马、杜二人吃了饭，诸事已毕，上马同二班头、胡铁钉直奔三河县来。

天有正午，进了三河县城，来至衙门以外。二役进去回禀老爷，时刻不久，只听里面说：“请！”左青龙带胡铁钉进仪门，见大堂之上，并无一人。过了大堂一瞧，吓了一跳！见彭公官服端坐正中，三班人役分站两旁，又有李七侯在此，不知是何缘故？左青龙正在狐疑之际，听得两旁书役人等呼喝之声，说：“左青龙带到！”三班人役说：“跪下！”左奎说：“彭朋，你到任未久，邀请绅士，这样的傲慢。”彭公说：“你倚仗银钱势力，欺压良善，奸淫妇女，抢掳少妇长女，霸占房产土地，鸡奸幼童，无所不为。今日来到本县面前，你尚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吩咐左右：“叫他给我跪下！”两旁人役一喊堂威：“跪下！”彭公一一审问左青龙，有分教：

势棍恶霸，从此心惊；

纯良贤士，得见天日。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设奇谋拿获左奎 审恶霸完案具结

彭公升了二堂，马清、杜明把左青龙带至堂前。彭公怒说：“你抢张永德之女，打坏张玉，克扣余顺的粮价，如实招来！”左青龙勃然大怒，说：“彭知县，你私捏我的罪名，打算想要我的银钱，我焉能服你。”彭公说：“带上张永德，当堂对词。”差役人等答应，带上张永德跪在老爷面前说：“老爷与小人作主，那就是抢我女儿的，求老爷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彭公说：“左奎，你可听见，还不给我实说吗？”左奎知道有人告他，说：“县老爷贪图他人银钱，与我作对。”彭公说：“胡说，拉下去给我打。”左奎大吃一惊，吓的胡铁钉战战兢兢。两旁人役立时把那左奎按倒在地，重打四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彭公说：“连他那跟人也给我带上来，我要细问他。”胡铁钉跪倒说：“大老爷，我不是左奎的跟人，他与我住街坊，今日他叫我跟他来，求老爷饶我吧，我家现有七旬老母亲。”彭公听胡铁钉不住地哀求，又见他长的相貌平常，说：“来人，把他给我逐出衙门外。”胡铁钉吓的屁滚尿流，竟自逃之夭夭。彭公说：“左奎，你要想不说实话，焉能逃出本县之手。我自到任，就知你的恶名素著。张永德之女，现在哪里？余顺的银两，你吞起来了，还不从实招来！”左奎本来无有受过官刑，倚仗银钱势力，在家结交官长，威

镇一方，无人敢惹。今日这四十板打得他叫苦哀求说：“老爷你不必打我，我有朋友来见你就是了。”彭公说：“哪里的朋友，给我再打他四十大板。”两旁衙役人等说：“快说，你要不说，又打你了。”左奎无奈，只得把所作之事从实招来，一概承认，说：“张永德之女，现住我家花园之内；余顺的银两，我家可以赔补；赵永珍之子，酒醉以后被我鸡奸，酒醒之后，他说要告我，我就把他打死，叫醉鬼张二与魏保英抬了出去，埋在那乱葬山岗；露占刘四的田地五十亩，我也全都承认。”代书写了招供，他画了押。彭公把余顺叫上来说：“你候本县给你追回银两。”又吩咐张永德说：“张永德，你候老爷把女儿带来，当堂领回。”再吩咐马清、杜明与李七侯：“你们到夏店街左奎家中，把张永德之女带来，取二百五十两纹银，传醉鬼张二、胡铁钉到案，明日听审。”三个班头领谕下去！即把左奎狱中收禁。

彭公退堂，用了夜饭，时交二鼓，方才安歇。次日天明起来，诸事已毕，吩咐升堂，三班差役人等在两旁伺候。马清、杜明、李七侯把银两呈上，说：“奉老爷的谕，现在已把张凤儿带来。张二逃走，不知去向，胡铁钉亦在昨天逃去。”彭公说：“叫张永德把他女儿领回去；余顺领银子当堂具结完案。”又将左青龙提出来，一一对了词，画了押，彭公定了一个斩立决。方要带左青龙下去，外面进来一人，身高八尺，颈短脖粗，身穿官服，头戴官帽，面皮微黄，雄眉直立，二目圆睁，四方脸，准头端正，四方口，年约三旬以外，直上公堂，抱拳拱手，说：“老父台请了！晚生武文华有礼。”彭公一瞧，是一个举人打扮，便问道：“什么人，来此何干？”武

文华说：“本县举人武文华，因为老爷拿获左奎，他乃本处的绅董，家道殷富，被人妄告。老父台并不细查，严刑取供，凌辱乡绅，吾甚不平，特来请示。”这武文华是武家庄人氏，家中有田二百余顷。他又是一个武举人，与左奎是金兰之好。听人传说左奎被人拿进衙门，特意前来办理，要救那左青龙。彭公说：“武文华，你倚仗着是武举人，搅乱本县的公堂。左青龙身犯国法，现有对证，你岂不知王子犯法，与民同例？来人把武文华给我逐出衙门外！”武文华说：“彭知事，你到任不久，凌辱乡绅，剥尽地皮，我要叫你坐的长久，算我无能。”说着，气昂昂地下堂竟自去了。

彭公将左青龙收入狱中，定了斩立决之罪，方要退堂，忽听外面又有人喊冤！彭公吩咐带上来。当值差役们下去，把那两个喊冤人带上堂来，都是三十多岁，身穿月白布褂裤，足登白袜青鞋。东边跪的那人，五官端正，肤色微黑，面带慈善；西边跪的那个，也是三旬以外的年岁，面带良善忠厚之相。彭公看罢，说：“你二人为何喊冤，趁此实说。”东边跪的那人说：“小人姓姚名广礼，家住何村，孤身一人，跟我姑母家中度日，今三十岁。因昨日晚上，小人在村头闲步，遇见笑话张兴走得慌忙，仿佛有什么事的样子。小人平日也与他说笑，我就说：‘张二哥，你发了财就不认得人了。’他立时站住，颜色改变，说：‘姚三哥，你叫我作什么？’小人说：‘请你喝一杯酒吧！’他拉着我到村内酒铺之中说：‘咱们两个喝两壶吧！’要了酒菜，我二人喝着，我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为何老没有见你？’笑话张兴说：‘今天从香河县来，发了点财，你敢要不敢要？’说着，他从怀中摸出两封银子，

放在桌子上说：‘你要用，就给你一封。’小人说：‘我不敢用。’问他从哪里得来的财？他说他在和合站害了一个人，扔在井内，得了一百两纹银。小人一听吓了一跳！我说：‘我不使，你拿起来吧。’喝了两壶酒，我二人分手。小人到家，越想越不是，怕受他的连累。我今一早起来，正要进城告他，又遇见张兴慌慌忙忙要逃走的样子，我过去把他抓住说：‘咱们两个到城内鸣冤去！’就拉着他来至此处鸣冤。小人与笑话张兴素日并无仇恨，只因怕他犯事，小人有知情不举，纵贼脱逃之罪。”彭公说：“你叫何名？通报上来。”张兴说：“小人名叫张兴，孤身一人，跟我舅舅家中度日。我舅舅在京都跟官，名叫刘祥，我舅母跟前并无儿女。昨日我舅舅回家来歇工，我在他家与他买办物件，买了香河县赵廷俊的田地六十亩，定明价银四百八十两。我舅舅昨日假满，一个跟主人的人，不敢误了，连忙的进京去了。临行之时，告诉我说，定银一百两，要我舅母把银子交我送到香河县城内赵宅。他们家人说，他家主人不在家，出去拜客了。我等到日落之时，就说：‘你家主人来家时，叫他明天在家等我，我回家去了。’走至村口，遇见那姚广礼，他与小人说笑，我外号人称笑话张兴，我听他说我发了财啦，故此戏言说，我在和合站害了一个人，扔在井内。老爷想情，我要真害人，我能对他说吗？这是小人爱开玩笑之过，故此才有今日之事。老爷如若不信，把赵廷俊传来一问便知。”

彭公见他五官慈善，言语并不荒唐，说：“杜明办文书，到香河县把赵廷俊传来，当堂听审。”正说着，从外边来了两人，乃是和合站的乡约刘升、地方李福。二人上来叩头，说：

“回老爷，现今我们和合站天仙庙前，有一口井，本街人都吃那里的水。今日清早起来，有人打水，瞧见内有死尸一个，不知何人抛下去的？下役特意前来呈报老爷知道。”彭公一听此言，心想又出岔事一件。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和合站日验双尸 彭县令智断奇案

话说那和合站的乡约刘升，地方李福来呈报说，和合站天仙庙前井内，有了死尸一个。彭公一听，正合他所问的案情，便说：“笑话张兴，你这该死的奴才，你是在哪里害的人，趁此实说，免得皮肉受苦！”张兴说：“老爷，小人冤枉哪！小人实不知情。”彭公吩咐：先将姚广礼、张兴二人看押起来；自己带刑件人等，奔和合站前去验尸。

彭公坐轿，出了衙门，直奔和合站而来。行了有一个多时辰，来到尸场，早有这本处官人搭好了尸棚，预备了公案。彭公下轿，升了公座，吩咐人下去把那死尸捞上来。早有应役人等，把绳筐预备好了。下去了一个人，少时捞上一个女尸来，年约二十以外，是被绳子勒死的。捞尸之人说：“井内还有一个死尸，请老爷谕下。”彭公一听，说：“你再下去把井内死尸捞上来。”那人捞起来一看，并无人头，是个男子的模样。彭公派人验看，刑件人等验完了，来至彭公面前说：“女尸被绳勒死，男尸是被刀杀死的，请示老爷定夺。”彭公一听，心中一动，料想那笑话张兴，并不是杀人的凶犯，这其中定有缘故。正在为难之际，忽听有人喊冤。彭公说：“把喊冤之人带上来。”

少时，当差人等把喊冤之人带至公案前跪倒说：“小人冤

枉！”彭公一瞧：那个喊冤的人，年有六旬以外，精神矍铄^①，身穿月白布褂裤，白袜青鞋，跪倒在地，泪流满面，说：“小人蒋得清，在何村居住，就是夫妇二人。所生一女，名叫菊娘，给本村姚广智为妻，夫妇甚是和美。今日我去瞧我女儿，见她房门大开，屋内并无一人。小人想，必是我女儿往我家去了。小人又到家中一看，我女儿半未在家中。我又连忙各处寻找，并皆不见。我的女婿在和合站开设清茶馆，我到铺中一找，她并未在铺中，也不知我女儿之事。我听说老爷在此验尸，我观看热闹，见那个女尸是我女儿，不知被何人勒死？求老爷与小人女儿报仇。”彭公说：“蒋得清，你去到那死尸一旁，观看那个无头男尸，你可认得是何人？”蒋得清来至尸旁一瞧，回来说，小人并不认识。”彭公说：“来人，把地方刘升、李福叫来，把尸身用棺材盛起来停放一旁。”

彭公上轿，回三河县而来，到了衙门歇一歇，吩咐把马清、杜明叫上来，说：“派你二人带姚广礼去到和合站，把姚广智拿来，当堂听审。”二役答应，带着姚广礼出了衙门，直奔和合站而来。到了茶馆之中，伙计们一瞧，说：“姚三爷来了，好哇！你们喝茶吧。”姚广礼说：“我们四弟呢，哪里去了？”伙计说：“在这东首黄家，离此第六家路北就是。”广礼说：“我们找他去。”带着二位衙役，来至东首路北一瞧，是随墙的门楼，门板关着，院内北房三间。姚广礼看罢，手打门环，只听里面有妇人娇滴滴的声音说：“找谁呀？”出来把门打开，一瞧姚广礼三个人，说：“贵姓，来此找谁？”姚广

① 矍（jué，音决）铄——形容老年人很有精神。

礼一瞧这个妇人：年约二十，细条身材，光梳油头，淡抹脂粉，轻施娥眉，身穿雨过天晴的细毛蓝布褂，葱青绿的中衣，足登红缎子花鞋，三寸金莲尖生生的，又瘦又小，面皮微白，杏眼含情，香腮带笑。姚广礼看罢，说：“我姓姚名广礼，我来找我的族弟姚广智。”妇人一听，回头说：“老四，有人来找你。”姚广智从里边出来，见了三哥，说：“你从哪里来？里面坐吧！”姚广礼说：“四弟，你这里来，现今我奉太爷之命来拿你。”马、杜二人一瞧，说：“你就是姚广智吗？你的事情犯了！”抖铁链把姚广智锁上。那妇人吓的说：“为什么事呀？”马、杜二人说：“你也跑不了！”也把她锁上，带着妇人与姚广智，直奔三河县而来。

正值彭公升堂，马清等带姚广智上堂回话，说：“把和合站姚广智带到，还有一个妇人，和他在一处住，也带来听审发落。”彭公说：“知道了。”望堂下细看姚广智，二十余岁，白净面皮，细条身材，身穿蓝绸子中褂，白袜青鞋，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俊俏人物。又看那妇人生的更好，怎见得？有诗为证：

云鬓斜插双凤翅，耳环双坠宝珠排；

脂粉半施生来美，风流果是少年才。

彭公看罢，说：“下边跪的是姚广智？”下面答应：“是。”又问：“你在哪里住家，作何生意？”姚广智说：“小人在何村住家，离家三里，在和合站街上开设茶铺生理。父母双亡，孤身一人，娶妻蒋氏。”彭公说：“你妻蒋氏被何人勒死，抛在井中？”姚广智说：“小人今日在铺中听说，正想着前来报官。求老爷恩典，给小人的妻子报仇。”说着，两眼通红，眼含痛

泪。彭公又问说：“那个妇人是你什么人？你为何在她家？”那妇人说：“小妇人李氏，他与小妇人的男人是结义的兄弟。”彭公把惊堂木一拍！说：“休要你多嘴，问你时再说！”两旁三班人役一喊堂威，把那妇人吓了一跳！姚广智连忙说：“小人与她男人黄永有交情，他男人在通州作买卖，常给小人由通州捎茶叶，今日我去他家，问捎来茶叶有无，正遇我本族中的三哥姚广礼找我。有老爷的贵役，把我连那妇人一并锁来。只求老爷把那妇人开放，与她无干。”彭公一听，心中早已明白。又问那妇人，说：“你男人作何生意，家中还有什么人？”李氏一听说：“小妇人李氏，我男人叫黄永，今年二十四岁，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娶小妇人过门，就是我二人过活，他在通州做买卖，是粮食行的生意。”彭公问：“粮行是什么字号，你男人几时从家中走的？”那李氏颜色更变，连忙答言说：“是五月端午节后走的，不多几日。彭公说：“你男人一年来家中几次？”李氏说：“来家两三次，逢年节始来家住。”彭公说：“是了。”又问姚广智：“你妻蒋氏被人勒死，为何扔在和合站井中的？”姚广智说：“小人不知。”彭公一阵冷笑，说：“你这该死的囚徒！你在本县跟前，还想不说实话，来人，拉下去给我掌嘴！”三班人役答应，拉下去按倒就打四十嘴吧。他还不肯招，只嚷冤枉！彭公说：“你妻子被何人勒死，从实说来！”姚广智说：“我实在不知。”彭公说：“拉下去给我再打！”又打了八十大板，姚广智还说不知。彭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姚广智，你被屈含冤，本县责打了你几下，我赏你五两纹银，你把你妻埋葬，候本县给你办凶手报仇，你好好做生意，不准生事。”遂连李氏一并开放，二人磕头说：

“老爷恩典。”说完就下去了。

彭公对李七侯附耳说：李壮士，如此如此。李七侯点头，出了衙门，暗暗地跟随那姚广智，见那二人直奔和合站黄永家中去了。天已黑了，七太爷换了衣服，背插单刀，自己在和合站无人之处站立，候至初更之时，翻身上房，来至黄永住所，从北上房跳下去，见屋内还有灯光。李七侯心中说：“白昼之间，公差们多粗鲁，愣把那妇人给带上衙门，要是奸夫淫妇，还可以说，倘若是好人，这岂不是倚官欺压黎民？今日是老爷派我前来密探此事，不知真假如何？”正在思想之际，忽听房内有妇人说话之声。大英雄身在窗户以外，望里仔细一听，又出岔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伶黄狗替主鸣冤 智英雄捉拿凶犯

话说李七侯在窗户外面，听里面那妇人说话的声音，正是李氏。他先用舌尖湿破窗户纸一瞧，那屋内炕上放着一张炕桌儿，桌上摆着几碟菜，姚广智在东首坐着，李氏在西首坐着，笑嘻嘻地说：“你多喝两杯吧，无故的今天挨了一回板子，打得我心里怪痛的。”姚广智说：“明日把炕箱内那个东西扔了，就去我心中一块大病。你真下得手，会把他一刀就杀了，我的心病也去了。”那妇人说：“你我这可作长久的夫妻了，你害一个，我害一个，幸亏我们把人头藏起来了，要不然，那还了得吗？”说着笑着，手托一杯酒，送在那姚广智嘴上，说：“老四，你喝这杯酒吧！”李七侯看罢，知道是奸夫淫妇，便大嚷一声，进屋内把他二人捆好。至次日天明，叫地方刘升、李福，用车拉他二人到了县衙，正值老爷升堂。

原来彭公已传到赵廷俊，正在问他：“你为何卖了六十亩地与何村刘祥呢？”赵廷俊说：“我因急用，卖与刘祥六十亩地，应在昨天下定银一百两是实。”彭公说：“与你无干，下去吧。”李七侯带上奸夫淫妇。彭公问七侯说：“如何拿的他二人？”李七侯把偷听之话细回了一番。彭公点头，问姚广智说：“你还不实招吗？”姚广智被补鬼缠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听彭公问他，不由己的说：“老爷，小人罪该万死。

只因小人不知事务，与黄永之妻通奸。李氏与我说：‘是作长久夫妻，是作短头夫妻？’我问她：‘作长久夫妻是怎么样，作短头夫妻是怎么样？’她说：‘要作长久夫妻，你把妻子害了，我把我男人害了，可不是作长久夫妻。你如不依我这话，从此你不必往我家来了。’小人因胆小不敢应承，昨日她男人回家，她叫我请她男人喝酒，我也不知事务，请她男人在她家吃酒。我二人吃到初更之时，黄永醉了。李氏叫我拿刀杀他，小的下不去手，是李氏手执钢刀，把黄永杀死，把人头扔在炕箱之内。她叫我把我妻子勒死，小人一时糊涂，把我妻蒋氏勒死，把两个死尸扔在井中是实。”李氏也画供招认。彭公又派人到她家中，把那个人头取来。彭公提笔判断：姚广智因奸谋害二命，按律斩立决；李氏因奸谋害本夫，按律凌迟；姚广礼与张兴二人，因耍笑斗讼，例应杖四十，念其愚民无知，免责释放回家。当堂又把蒋得清传来说：“本县念你年迈无倚靠，把姚广智的家业给姚广礼承管，作为你的义子，扶养于你，如不孝顺，禀官治罪。黄永并无亲族，家业田产断归蒋得清养老。”当堂具结完案。

方要退堂，忽见一只黄狗跑上堂来，连蹿带跳，嘴内咬着一只靴子。三班人役方要往外打，那狗两只眼都红了，像要咬人的样子。彭公一看，说：“来人，不准打它。”彭公又说：“黄狗，你要有冤枉之事，只管大叫三声，也不许你多叫，也不须你少叫。”那狗把四条腿一趴，仿佛跪着的样子，把那只青布靴子放下，两只眼瞧着彭公，汪汪地大叫三声。彭公叫杜雄：“你跟着那个狗去，走到哪里，有什么情形可疑之事，见机而作。或者那个狗把哪个人咬住，你就把他锁来见我。”

杜雄答应，说：“黄狗，随着我走。”那只黄狗站起来，摆了摆尾巴，又闻了闻杜雄，跟着杜雄出衙门去了。

彭公退堂，吃了晚饭，安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洗脸、吃茶已毕，早饭之后升堂。杜雄带着黄狗上堂，说：“下役奉老爷之命，跟随黄狗出城，到了城北，瞧见有一块高粱地，约有五六十亩，当中有一座新坟，那黄狗用爪刨了半天，也刨不出什么来。天色已晚，那黄狗汪汪地直叫，下役把狗带到我家，喂了它一顿。只因大老父升堂，下役前来回禀老爷。”彭公说：“你去到那北关以外，访问那一段地是哪一村的？把那村中的地方传来。”杜雄领命下去，不多时，已从那张家村把地方蔡茂传来，跪在堂下。彭公问他：“那城北有一块高粱地，当中有一座新坟，不知是何人所埋，地主是谁？”蔡茂说：“地主姓张名应登，乃是本县的一个秀才。他父张殿甲，是一个翰林公，早故了。那新坟是他的奴才之妻埋在那里。”彭公说：“几时埋的？”地方说：“是四月间埋的。”彭公说：“里边埋的这个妇人，是什么病死的？”地方默想说：“此事要翻案了。这件事该当如何？”彭公说：“你还不实说，等待何时？”蔡茂说：“老爷，此事乃是前任老爷所办。刘大老爷卸任，就是大老爷接任。只因张应登的家人武喜之妻，夜内被人害死，不见人头，刘大老爷把张应登锁押起来，后来有他家的老家人张得力来献人头，具结完案。”

彭公吩咐：“叫马清、杜明，去到张家庄把张应登与张得力、武喜带到听审。”二役领命下去，不多时，把那一干人犯带到堂前回话。”彭公说：“先带张应登上来。”两旁人役说带张应登，下边上来一人，身穿蓝宁绸双团龙的单袍，腰系带，

粉底官靴，头戴官帽，白净的面皮，四方脸，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准头端正，唇若涂朱，秀士打扮，躬身施礼，口称：“老父台，生员有礼。不知老父台传我有何事故？”彭公说：“张应登，你家奴才武喜之妻，被何人杀死，从实说来！”张应登连忙跪倒，口称：“老父台，生员罪该万死，求老父台恩施格外。今年正月元宵佳节，晚生拜客回来，见路旁站立一个小年女子，生的粉面桃腮，令人可爱。我一见神魂飘荡，仔细一看，乃是我的家人武喜之妻甄氏。回到家中，我派武喜进城办事去了。那一日过午之时，我带着五封银子，到了武喜家中，手敲门环，甄氏出来开门，她认得晚生，说：‘主人来了，里边坐吧！’恭恭敬敬地倒把晚生恭敬住了。”彭公说：“好，就该回去才是。”张应登说：“晚生被色所迷，见那甄氏和颜悦色，更把我给迷住了，跪倒在地说：‘娘子，自那日我瞧见你，茶思饭想，无刻忘怀，今日你男人不在家中，我特意前来找你，望求美人怜念，赐我片刻之欢。’那甄氏面带笑颜，把晚生搀起来说：‘主人乃金玉之体，奴婢是下贱之人，不敢仰视高攀，求主人起来，我有话说。’我打算她是与我要银子哪，我把那五封纹银掏出来，放在桌上说：‘美人，我这里有点敬意，给你买衣服穿。’那甄氏一眼都不看，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主人今夜再来，奴婢等候大爷，青天白日，恐有旁人看见，观之不雅。’我一想也对，自己回到家中，在书房闲坐，顺手拿过一本书来观看，乃是我先人遗文，内中的一段有‘修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之语，还说人年青不知世务，为戒应在色，因血气未定，足能伤身害命。美颜红妆，全是杀人利剑；芙蓉粉面，尽是带肉骷髅！还有戒淫诗一首，

写的是：‘红楼深藏万古春，逢场欲笑随时新。世上多少怜香客，谁识他是倾国人。’晚生看罢，自己一想，淫人之女，罪莫大焉！求功名之人，不可作无德之事。我越思越想，此事万不可作。晚生回至后边我妻子房中，焉想到，‘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来万里云！’晚生睡了一夜，安心不去。次早起来，书童来报说：‘武喜之妻不知被何人杀死，人头也不见了。’”彭公听到这里说：“且住。”要断惊天动地之案，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翻旧案详究细情 巧改扮拿获凶犯

话说彭公审问张应登，说：“你的书童来报武喜之妻被杀，怎么样呢？”张应登说：“晚生听说吓了一跳，到了武喜家中，看那甄氏死尸躺于就地，不见了五封银子，连妇人的头亦不见了。连忙报官，前任老爷把晚生传来，押入监内。老爷说明了，如有人头才得放我。过了两天，我家老家人张得力来献人头，说由野外找来的。前任老爷说：‘张应登，你依我三件事，头一件你给武喜再娶一房妻子；第二件把人头缝上埋葬；第三件你给武喜十两银子烧埋。’小人全行应允，当堂具结完案。”彭公说：“带武喜上来。”两旁衙役人等答应。带上武喜，跪倒在地。彭公看武喜五官端正，面带慈善之相，不像作恶之人。看罢，说：“你叫武喜？”武喜答应说：“是。”彭公说：“你妻甄氏被人杀死，是何缘故？”武喜说：“小人一概不知，全是我主人所为。”彭公说：“你怨恨你主人不恨？”武喜说：“老爷，小人天胆也不敢怨我主人，连我的骨头肉全是我主人的，报恩尚且报不了，还敢怨主人。”彭公说：“好一个不敢怨恨，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吩咐传三班人役，带刑件人等，到北门外去验尸首。

张应登搔头，不得已跟随前往。到了北门外，彭公叫一千人证，到了高粱地坟前。早有地方预备公位，彭公下轿坐

了公位，吩咐刨坟验尸。地方人等把坟刨开，把棺木抬出来打开，把尸身抬出。五月天气，此尸已坏，刑房过来请老爷过目。彭公到了那死尸一旁，见那人头发的有柳斗大，七窍看不甚真。彭公看罢，说：“武喜，你去看看那个人头，是你妻子不是？”武喜瞧罢，说：“回禀老爷，那个尸身像我妻子甄氏；那个人头丑陋不堪，不是我妻子的人头。”彭公说：“张应登，你这个人头是从哪里得来？”张应登把眼一瞪说：“我不信人头会有假的，岂有此理。”彭公吩咐装殓起来，停放一旁，打道回衙。

彭公到了衙门，吩咐带张得力上堂。两旁人等把老管家带至大堂，跪倒叩头。彭公看那个管家，年有六旬以外，五官端方。看罢，说：“张得力，你那个人头是从哪里来的，从实说来，免得皮肉受苦。”张得力本是一个诚实之人，料想此事不能隐瞒，便说：“我受我太老爷之恩，因我家小主人被刘老爷押住，愁眉不展，我有一个小女儿，二十二岁，生的丑陋不堪，又无人家要她；那一日我吃几杯酒，与我女儿商议说，小主人被押，如找不到甄氏人头，不能释放，打算把你杀了，用你的人头去救小主人。我女儿虽不愿意，被我用酒灌醉，遂将她杀了，把人头送到县衙，才救出我家主人来。上下用了四十多两银子，这是从前已往之事。”彭公听了说：“来人，把武喜释放；把张应登与张得力看押，黄狗派杜清喂着。”

彭公退堂，请李七侯来到后书房内，说：“李壮士，这一只青布靴为证，可以前去秘访，须用两个文武双全之人。”李七侯说：“是。”领了老爷的示，回至家中，到了大厅，叫家

人上武家疃禹王庙，把众绿林请来。家人去后，不多时，从外面来了几位豪杰。头前那位是朴刀李俊，以下是滚了马石宾、泥金刚贾信、闷棍手方回、大刀周胜、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快斧子黑雄、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等十二位英雄，一齐来到大厅，与李七侯见礼说：“七爷呼唤我等，有何事故？”白马李七侯说：“我邀众位英雄，有一件事商议。”就把黄狗告状之事，说了一遍。又说现有青布靴子一只为证，必须如此如此，不知哪位贤弟辛苦一趟？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二人答言说：“我兄弟二人去一趟吧。”李七侯说：“很好，请二位贤弟去吧！”马龙说：“来人，拿一身旧衣服来。”又要了一对荆条筐，一条扁担，烟袋一根，茶杯两个，破中衣一件。自己换了一件月白布小汗褂、蓝布中衣，白袜青鞋，挑起荆条筐来，手拿着梆梆鼓儿。马虎跟随在后，也扮出了一个庄户人家模样，暗带兵器，顺大路往前行走。

正值天气炎热，往北走了五六里地，到了张家庄的东头，见路北里有两棵槐树，搭着天棚，北上房三间，挂着那茶牌子、酒幌儿，写着“家常便饭”。马龙把挑儿放下，坐在天棚下板凳之上。跑堂的说：“才来呀，喝茶吃饭？”马龙说：“先给拿一包茶叶，泡一壶茶来。”马龙正在吃茶之际，忽见那正西来了一人，年约二旬上下，头戴大草帽，身穿蓝宁绸大褂、青绸子中衣，脚登抓地虎靴子，手拿一把折扇，摇摇摆摆地从西往东而行，正从茶馆门首经过。里边所有吃茶的人，齐站起来说：“六太爷，里边坐吧。”那个人说：“不必让，众位请吧。”猛抬头，见筐内放着一只青布靴子，说：“这个挑儿

是哪一位的？”马龙说：“是我的，你买什么？”那个少年人说：“你这只靴子要几个钱？”马龙说：“大爷，我有两句话要说明了：头一件，要买我这只靴子的，他若有一只也可卖给我，凑成一双。他若不卖给我，我就卖给他。只要你有那一只，拿来一对，你瞧着愿意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争。这一只青布靴子，是我在路旁拾来的，挑着也无用。”那少年之人说：“我有一只，与这一只一个样，我去拿来你看。”说着，自己去了。马龙问旁边那些吃茶的人说：“这位要买我这只靴子的姓什么？”那一旁有人说：“这个人是我们张家庄有名的神拳李六，为人奸巧刁猾，嘴甜心苦，口是心非，所作所为都是伤天害理，欺人灭义的事。他若拿了那靴子来，别与他斗话。”马龙听罢说：“知道了。”正说着，那李六拿着那只靴子前来说：“你比比准对。”那马龙一瞧，果然是一对。飞燕子马虎过来说：“你别走啦，我丢了无数东西，咱们到三河县衙门去说吧！”马龙说：“走，哪个不走不是人。”拉着李六儿，一直进了三河县城。

方到衙门，正遇见白马李七侯。二人说：“七太爷，这个就是差事。”李七侯说：“二位贤弟辛苦，你们先回禹王庙去，把他交给我。”这时过来几个当值的说：“锁上他。”遂将李六带至班房内。李七侯进了衙门内宅，回明了老爷，把靴子呈上。彭公吩咐升堂，三班人役等喊过堂威，带上李六来。彭公说：“你把所作的事，给我实招！”神拳李六说：“小人安善良民，不知老爷为何拿我？求老爷说明。”彭公说：“你在哪里住？”李六说：“小人住在张家庄，今年二十七岁，并不敢作犯法之事。”正问着，忽然那告状的黄狗，汪的一声，咬住

了李六的腿肚，死也不放。彭公早知其中情由，说：“黄狗，他犯国法，自有王法治他，不准咬的。”那黄狗听说，果然就不咬了。彭公说：“武喜之妻被你杀死，还不从实招来！”李六说：“小人不知。”彭公说：“你既不肯实招，来人，将他给我拉下去打！”两旁一喊堂威，把李六打了一顿竹板，只打得他皮开肉绽。李六说：“老爷不必打，我实说就是了。”彭公说：“你从实招来！”又吩咐带武喜、张得力、张应登一同上堂。衙役人等答应，不多时把三个人带上堂来，跪在一旁，听那李六从头至尾一一招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明告状献人头 彭公被参闻凶信

话说神拳李六儿被彭公拷打，受刑难忍，说：“求老爷饶命，小人我从实招来。只因那一日在通州路遇武喜，我问他往哪里去？他说奉主人之命，往京里去买办物件，须得两个月才能回来。小人闻听，想起武喜之妻甄氏十分美貌，我回家到了晚晌，带着一把钢刀就到武喜家去，跳过墙，见上东房里间屋内，灯光闪闪，我舔破了窗纸，瞧了一瞧，那甄氏和衣而卧，炕桌上放着五封银子。小人进了房内，把甄氏推醒。甄氏一瞧，认识小人，说六弟你做什么来的？小人说：‘嫂嫂，我白昼之间，听说武喜不在家中，你一个人睡觉，好不冷清，我来与你作伴。’甄氏说：‘你胡说，我若喊起来，叫人把你拿住。’说着她就嚷，小人甚是害怕，一刀把她杀死，把桌上放着的五封银子带在兜囊之内，把人头用包袱包好，掷在开饭铺的胡明后院之内，因胡明为人可恶，不认邻里乡党，我恨他，故移祸于他。”彭公说：“胡明饭铺在哪里？”李六说：“就在张家庄。”彭公听罢，吩咐马清、杜清，传胡明到案。

二役方要下堂，忽听有人喊冤，一个少年拉住一人，有二十多岁，是买卖人打扮，跪至堂前，说：“小人刘元，告的是他胡明。”马、杜二役一听，也站住了，说：“回老爷，这就是张家庄开饭铺的胡明。”彭公点头，问刘元说：“你告他

所因何故？”刘元说：“我给他当伙计，每月工钱三吊整，因上月小人在后院出恭，见胡明在那里用铁锹要埋人头，那时被我看破，我说：‘胡明你害了人啦，我告你去。’他一害怕，许给我一百两银子，定于这个月给我。他不给我钱，今天我跟他要银子，他说我讹他，还口出不逊，打了我一顿，求老爷公断。”彭公说：“你有何话说？”胡明说：“小人开饭铺生理，只因上月，天有五更之时，在后院出恭，从墙外掷过一个妇人头来，我一害怕，遂将那掷来人头，埋在后院之内，当时被伙计刘元看见，我许给他银子是实。”彭公遂派马清跟胡明去把人头找来。

彭公把一干人犯齐集在公堂，把人头也取来了，给武喜验看。武喜说：“这是小人妻子的人头。”那只黄狗见了武喜，摇头摆尾。武喜说：“这条黄狗乃是小人家的，走了有两个多月了，不知今天因何来此！”神拳李六说：“老爷，这事也奇怪，那狗乃是武家之狗，自从我杀了甄氏，它天天跟着我。不知它几时咬了我一只青布靴子来告状，该当小人犯案。”彭公讯罢，提笔判断：张应登身为生员，以上凌下，见色起意，以致甄氏被杀，例应杖八十，念你书生，罚银五百两赎罪。张得力杀女救主，忠义堪嘉，赏银五百两。胡明见头不报，杖四十，枷号一个月。刘元、武喜免议。李六贪色起淫，因奸毙命，例应斩立决，候府文书到衙施行，先行当堂具结完案。李六入狱，胡明枷号一月释放。

彭公断完此案，退堂晚膳。次日天明起来，早饭后，忽听外面来报，说有顺天府文书到。差官禀见。彭公说：“请进来。少时请进差官，与大老爷见面。四衙老爷并城守营全来

了。拆开文书观看，内有京报官抄一纸，上谕：御史李秉成奏三河县彭朋輿情不洽，任意妄为，着即革职。三河县事，着典史刘正卿护理。彭公看罢，知道是武举武文华的手眼，无可奈何，打发差官起身，然后说：“二位寅兄，候我盘查三日，再为交代。”刘正卿答应告辞。这一文书，哄动了三河县那些军民人等，也有愿意彭公卸任的；也有说可惜一位清官，一旦卸任，这必是武家庄武举武文华办的，他乃是索奈皇亲的义子，五府六部，很有声势，必是为左青龙之故，大家纷纷的议论。

单说侠心侠肠的英雄白马李七侯，听人传言武文华搬弄人情，把彭公参了，怒气填胸，到了书房内，见了老爷说：“方才我听人说，你老人家被参，不知所因何来？”彭公长叹一声说：“李壮士，我实指望为国尽忠，与民除害，不想半途被李秉成所参，我也无颜见三河一县之人。”李七侯见彭公一点精神没有，有冤无处去诉。李七侯说：“老爷请放宽心，暂住这里，我管保你老一月之内官复原职。”彭公说：“李壮士不可，此事焉能那样容易。”李七侯说：“我认识一个武成，他乃神力王府的管家，在王爷跟前很红的，说一不二，我去给老爷托着，请老爷千万别走，多住四五天再走不迟。”说罢，李七侯出了衙门，上马竟扑武家疃而来。

至庄门之外，早有几个庄客过来接住说：“七爷来了，把马交给我吧。”李七侯进了大厅，正遇见那武七鞑子在大厅之上，与那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泥金刚贾信、滚了马石宾、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快斧子黑雄、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朴刀李俊等大家说话。一

见李七侯进来，齐声让座说：“七太爷里边坐吧，李七侯见了众位英雄，遂把彭公被参之故，说了一番。然后说：“请武大哥跟我来，咱们二人到左庄头那里去，托他在裕亲王爷台前说两句好话，可以有门路保住彭老爷官复原职，方显我等英雄，武七鞑子点点头，二人上马，出了武家疃，竟奔那南庄而去。

到了左南庄门，那些家人都认得庄主的好友，连忙过来接马，说：“二位爷有何事故？我家庄主正要请你二位去呢，来了甚好。”武七鞑子同李七侯进了大厅，见左庄头正在那里坐定，一见二位，连忙站起来说：“二位寨主请坐，今天是从哪里来？”吩咐家人献茶。白马李七侯说：“我等有一件为难事相求，不知庄主肯替我解难否？”左玉春是一个心直口快，爱说大话的人，有一个外号叫左天篷，又叫左白脸，为人慷慨忠正，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好汉。一听李七侯所说，他就知道是绿林中人打了官司，说：“二位寨主，不论什么事，只管说吧。五府六部，翰林科道，提督衙门，营城司坊，无论哪个衙门，只要有左某一到，可以管保成功。”武七鞑子与李七侯说：“这件事不是打官司，是三河县知县彭朋老爷因拿恶霸左奎，那是你本族之人，在夏店街上横行霸道，已经被彭公拿获。有武文华倚仗着他是武举人，硬上公堂与左青龙讲情，彭公不允，逐出衙门。他乃索皇亲索奈的义子，他进京说是彭公结交响马，剥尽地皮，诬良为盗，买通御史李秉成参了一本，说彭公舆情不洽，任意妄为，上谕着即行革职，把那彭公气的一语不发。我在书房之内，夸下了海口，说我与兄台素有往来，托个人情，管保一月之内官复原职。”左玉春

说：“一个七品正堂，要叫他官复原职甚不容易，非用白银一万两不可。只要有一万两银子，我就去办。”李七侯与武子鞅子说：“庄主听我二人信吧！我二人办去，十日内大约可成。”

二位英雄告辞，回到武家瞳下马，到了大厅之内，与众位说：“大事全都办好，就短一万两银子，还须众位大家帮忙。我已吩咐家人预备香烛纸马，祭拜天地，喝了英雄酒，烧了福纸，才能上马去呢。”大家吃酒烧香已毕。李七侯说：“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滚了马石宾、快斧子黑雄、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你六个人带二十名手下人，往东路什百户埋伏；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你六个人带二十名手下人，去南洼半路等候！”二位英雄在家中候信。李俊带手下人来至东路什百户漫洼之处，树林之内，勒住马，派人前去探听。不多时有人来报，说有一老一少，两人押着骡驮子，五个骡子两匹马，离此不远。朴刀李俊说：“知道了。”一催坐下马，往前面一瞧：那边尘土大起，来了一伙骡驮子，前头一匹黄膘马，鞍辔^①鲜明，马上一人，看他身躯有八九尺光景，头戴羽缨边帽，身穿米色银绸单袍儿，红青羽缎马褂，腰束凉带，足登青缎靴子，肋下佩刀，四方脸，浓眉大眼，精神百倍，年过半百以外。这李俊一催马，便把去路拦住。有分教：

天下英雄来相会，四海豪杰显奇能。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辔（pèi，音沛）——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第十七回 众盗贼剪径劫人 南霸天独斗群寇

话说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滚了马石宾、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快爷子黑雄，带领二十名手下人，在什百户树林之内，截住了七个骡驮子，一位老英雄押着，骑的是黄骠马。还有一个少年人，年约二十余岁，身高八尺，头戴新纬帽，身穿米色葛布袍儿，腰束凉带，足登青布靴子，面皮微白，玉面朱唇，目似春星，两眉斜飞入鬓，一团的雄气英风，骑坐一匹白马，肋佩单刀。李俊一看说：“呔！对面来的孤燕，留下买路的金银，放你过去。我寨主‘不怕王法不怕天，终朝酒醉在林间。就是天子从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那位老英雄，乃是叔侄两个从口外回家，押着三千两白银，走至此处，听见前面有人喊嚷，抬头一看，这个树林甚是险要，见里面二十余个盗寇，各执刀枪，一催马到了林外，把那老英雄去路阻住。那位老者抽出刀来，说：“对面小辈，要买路金钱，你有何能？”朴刀李俊说：“我手中的刀定要你的老命。”那位老英雄拉出金背刀来，说：“小辈，你有多大的能为？”催马抡刀就剁，朴刀李俊往上相迎，战了几个对面，被老英雄一刀背打于马下。泥金刚贾信拧手中枪怪蟒钻窝，分心就刺，老英雄凤凰展翅，往上相迎。贾信圈回马来分心又刺，却被老英雄把枪磕开，一伸手把那贾信擒过来摔于地上。快爷子

黑雄抡月牙开山斧搂头就剁，老英雄用智赚^①他，慢慢地与他悠斗^②。树林内滚了马石宾说：“快给七寨主送信去吧。”派了小头目刘狗儿，急奔武家疃送信。

去不多时，那二位寨主带手下人催马来到树林内，看那位老英雄正把黑雄摔于马下。李七侯催马抡刀，直奔那老者而来，大嚷说：“老匹夫休要逞强，老太爷与你见个高下。”两个人大战有几个回合，忽见正东上来了几匹马，全是绿林英雄前来解围，大嚷说：“自己人不要动手。”头前骑马来的，是赛毛遂杨香武，后面跟着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眼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这九位是从山海关而来，正遇李七侯剪径劫人，连说：“别动手，都是自己人。”杨香武纵马来至跟前，李七侯与那位老英雄不动手了。杨香武跳下马来说：“李贤弟，我常和你说过，江南绍兴府望江岗聚杰村，有位英雄姓黄名三太，别号人称南霸天金镖黄三太，我给你哥两个引见。”二人见过，大家也引见了。杨香武说：“自己人何为动手呢？我从乐亭县来，路遇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等弟兄从山海关来。听人传言，此处有一个左青龙，还有一个武文华，行凶作恶，欺压善良，我等要来访问他，正遇二位动手。”黄三太说：“我因江南事情平常，想要出北口逛一趟。今从热河回来，进的喜峰口。”正说话间，那边押骡驮子的少年过来说：“杨五叔，你老人家好哇！”赛毛遂一瞧。来

① 赚（zuàn，音攥）——欺骗。

② 悠（yōu，音幽）斗——悠然自得地斗。

的却是神眼季全。这个人武艺出众，才略超群，两条腿日行六百里。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见过一次，就是过十年再见，还是认识，故此人称神眼季全。大家见礼已毕，武成与李七侯把黄三太等众家英雄，请到了武家疃。季全把骡子拴在内院之外，同众人到了大厅之上落座。

家人献茶，忽见外面快脚马龙、飞燕子马虎、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带手下人等来说：“禀寨主，我等在大路之上等候，从东边来了一支镖，保镖之人是铁金刚冯元，押着二十万银子，送给寨主一千两，还说了些好话，说回来之时再来拜见。我等知道他和寨主有往来，也不肯收他的。”说完，把一千两银子，抬到帐房之内，与黄三太、杨香武等见过礼，大家归座吃酒。黄三太说：“你七寨主乃有名的英雄，为何在本地作起买卖来了？”李七侯说：“三哥你有所不知，只因新任三河县的县官彭朋，为官清正，剪恶安良，与民除害，拿了夏店斗行经纪左青龙左奎。有武举武文华，当堂说情不允。他是索亲王的义子，买通御史李秉成，把彭公参了。我气忿不平，到衙门见了彭公，说不必气，我保管你一月之内官复原职。我托着左玉春，他乃是裕亲王府的皇粮庄头，说要托人情，须白银一万两方可成功。故此请众位在本处作些剪径之事，往日劫客商一千，只留三百两，今日是有多少留多少，事在紧急。”黄三太听罢，说：“这就是了，咱们大家该当成全。一则是大清朝的洪福齐天，二则是彭公官星发旺，英雄聚会。”老英雄杨香武说：“这段公事，咱们大家办理，黄三哥给出一个主意。”黄三太说：“季全，此事应该如何？”神眼季全为人机巧伶俐，一听黄三

太之言，说：“三叔，这件事须先派人把彭公给稳住方好，要不然，即便凑成一万两银子给彭公办事，他若走了，该当如何？”大家一听，说：“此言有理，但稳住他也不容易，不知有何妙计？”李七侯一听，沉吟半晌，并无主意，武七鞑子也闭口无言。齐向季全该当如何？神眼季全说：“先派几个人改扮成报喜之人，去将彭公稳住才好。”那几个改扮之人遂直奔三河县而来。

单说彭公为人清正，自被参之后，将自己应办之事，办完案件，一并查清好交代。那些三班衙役人等，全皆伺候新官，外面冷冷清清，并无动静。彭兴也无精打采。鼓公说：“彭兴儿，你收拾行李，定于后日起身。”彭兴本来心肠热，说：“老爷，不是白马李七侯叫老爷等候两天吗，为何不等。”彭公说：“兴儿你知道什么？那白马李七侯他们说说，不能认真的。”正说着，四衙李爷来催交代，说：“老爷可预备好了，卑职清查已好，详文已办。”彭公说：“好，我正要请你来。”二人正说之间，忽听外面一片声喧。彭兴到衙外一看：那照壁墙上，贴着报条一纸，上写老爷高升荣任之喜。头报二报三报，都说当今康熙圣主老佛爷，在畅春园晚膳后，传旨三河县彭朋勿许开缺，仍管理三河县事务。我等前来讨赏，给老爷叩喜。彭兴到里面回明了。彭公赏了报喜之人二两银子，心中暗想说：“白马李七侯手眼甚大，果然官复原职。我想此事真假难辨，候府内文书到来，再为办理。”刘老爷也不敢盘查交代了，暂时告辞。彭公心中半信半疑，也不好走，进退两难。

不言彭公在三河县。且说报喜之人回到武家疃，禀明了

众位寨主。赛毛遂杨香武说：“黄三哥，昨日季全所言之事，虽然把彭公稳住了，还有什么主意？”季全说：“拿我们三叔老人家一只金镖，前往北五省各绿林英雄那里去借银。”此一去，要惹起天下英雄聚会，镖打窦二墩，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商家林英雄小聚会 汤家店群寇大争锋

话说季全带了金镖一只，快马一匹，离三河县武家疃，往河间府商家林来。那一日到了张家寨下马，进了村口，来到那金面兽陈应太的门首。季全知道他与黄三太是知己之交，乃是保定府一带等处有名的响马。季全方要叩门，里边庄丁出来一看，说：“季大爷从口外回来吗？”季全说：“回来了，陈福，你家太爷在家吗？”陈福说：“在家，正同那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三位爷厅房吃酒说话，我去回禀一声。”不多时家人出来说：“请里面来。”季全答应，来至大厅之内，金面兽等四个人连忙站起来说：“季贤侄请坐，从哪里来？”季全说：“给老前辈请安，一向可好？我奉我黄三叔之命，指金镖为凭，向各处绿林中朋友每位借纹银五百两，送到通州南门里鲍家店内面交，有紧急用项。”陈应太瞧了金镖说：“你吃酒吧。”季全说着，又与锦毛虎张秉成等见礼已毕，大家吃酒。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季全奔茂州去了。陈应太对张秉成说：“贤弟，我手中无银两，你等兄弟如何办理？”锦毛虎说：“小弟等也是无有。”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说：“咱们去到大树林中等候作买卖，得二千两纹银，好给黄三哥送去。”金面兽陈应太说：“咱们去到大树林中等候吧。”四个人备马，带兵

器出了张家寨，来到林中，天色已明。大道之上，不见有人，心中甚是着急，等到天晚，还不见人来，即行回家，甚是烦闷。次日又去候至正午，忽见有几个驮子，四人骑马押解前来。来者这一伙人，乃是东路的大响马，荒草山的寨主并力蟒韩寿、玉美人韩山、雪中驼关保、赛晁盖王雄，只因接了季神眼的信，押解二千两白银，送往通州南门里鲍家店。正走之间，忽见前面那树林内有一伙人，像是绿林中人。韩寿说：“我去瞧瞧，是哪一路英雄？”一催马方要问。忽见那金面兽陈应太抡刀把路截住，说：“对面小辈休要走，留下买路金银，饶你不死；如若不然，定要你命！”并力蟒韩寿说：“要买路金银，只须你赢得我这一口刀，我就给你买路金银。”陈应太说：“好！”抡刀照定韩寿就剁，韩寿急忙相迎，二人大战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败，那一旁锦毛虎张秉成一拧手中枪，正打算要帮助陈应太。谁想那边玉美人韩山大嚷一声，说：“强盗休要逞强，我来也！”把手中竹节钢鞭敌住了张秉成。四个人大战，足有一个时辰。忽听正南上一片声喧，说：“众位贤弟，不可动手。”大家一看，对面来的乃是那落马川的金眼龙王刘珍，河南大龙山的蓬头鬼黄顺、老英雄褚彪、黄河套高家庄的鱼眼高恒、内黄县的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这五位乃是与黄三太一路的英雄，也要上通州南门里鲍家店去送银两，来到商家林地面，瞧见并力蟒韩寿与金面兽陈应太动手，连忙说：“不可动手，自己人，我给你们引见引见。”说着给大家见礼，说：“你们四位在此何干？”陈应太说明其故，四个人和那九位，一共十三人，各催坐下马，一同往北走，到了金鸡镇，天色已晚，住在路西的汤家店内。众人吃了酒饭，

俱都安睡。

次日天明，起来净面吃茶，用完酒饭，大家起身。在金鸡镇正北数里之遥，见前面树林之内，有四个人各跨征鞍，手擎兵刃，大嚷说：“呔！对面来的小辈，献上买路金银，饶尔不死。”褚彪说：“哪位朋友前去，把他等给我拿获？”雪中驼关保说：“众位且住，待我前去拿他。”跳下坐骑，手擎浑铁棍，直奔贼人，说：“对面小辈，你是哪路的人，通过名来，连我等都不认识，真是前来讨死。”那对面截路之人，乃是西路之响马，名叫闪电手高奎、铁棒田英、白面熊邓得利、金刀将于真龙，乃是北霸天窦二墩一党之人，在此剪径劫人。关保一摆棍，说：“小辈，哪个来！”闪电手高奎摇手中铜锤，大嚷一声，说：“小辈别走，看锤！”关保举棍相迎，两个人分开门路，棍分三十六手左门棍，四十八手右门棍，庄家六棍；那高奎之锤，上下翻飞，战有一个时辰，被高奎一锤打在关保棍上，关保一棍，正打在高奎左腿之上，闪电手败回去了。铁棒田英一摆手中之棍，大嚷一声，说：“小子，老爷来也！”摆虬龙棒照定那关保就是一棒，关保用棍相迎。这边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一袖箭把田英打败。白面熊邓得利、金刀将于真龙，两个人手执兵刃，来至对面，双战关保。那玉美人韩山大怒，说：“两个小辈以多为胜，待我去结果他二人的性命。”持兵刃就奔于真龙而去，战了几个回合，把四家强盗战败，撒马逃去。十三位英雄也不追赶，催坐下马直奔通州而来。

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这四个人心中甚是不乐，赤手空拳，一文钱也无有，倘

若在路上不遇买卖，这便如何是好？正在思想之际，忽见正北来了十数辆车，上插镖旗，乃是办珠宝之人。张秉成一催马说：“呔！对面来车休走，我等在此等候多时，留下买路金银，饶尔不死。”那镖车忙把车圈住了。原来此镖乃是京都前门外可云龙镖店的，店主名可云龙，四海驰名。这押镖的伙计姓孙名景龙，别号人称镇东方，贯走关东三省，一身好本领，武艺惊人，原先也是绿林中人，因看破世情，自己改邪归正，这一趟保着二万银子。因大清朝康熙老佛爷皇恩浩荡，王法从轻，故此各处盗贼纵横，任意抢夺。这孙景龙带着伙计，往树林观看，认得褚彪与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说：“二位老前辈好哇！”褚彪见是镇东方孙景龙，便说：“你保了镖啦！张寨主，我给你们引见引见。”说罢下马，各自见礼。褚彪就把陈应太、张秉成等四人上通州之事，说了一遍。镇东方拿出二千两银子说：“这是我的菲意，四位请拿去。”陈应太说：“那如何使得，我们万不敢收，还是请收回吧！自己朋友，实不能领。”褚彪说：“不必推辞，收下了吧，咱们事若不要紧，我也不肯叫你收。”说着叫手下人把银子放在一处，大家与孙景龙分手，直奔通州鲍家店。

晓行夜住，到了通州南门外鲍家店内，此时飞天豹武七鞑子、白马李七侯、飞镖黄三太，带着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眼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快斧子黑雄，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众家英雄正在鲍家店等候。这一日外面来报，说鱼眼高恒等

拜见。黄三太与李七侯迎接进来，大家见礼。忽又有人来报说：“今有西霸天濮^①大勇、镇北方贺兆熊、东霸天武万年三位英雄来拜。”黄三太等迎接进来。外面一片声喧，天下英雄聚会，且看下回分解。

① 濮（pú，音仆）——姓。

第十九回 鲍家店群雄聚会 彭县令官复原任

话说飞镖黄三太听了手下人来报，说濮大勇、贺兆熊、武万年到了。黄三太说：“原来是贺兆熊等三位到了。”此三人是黄三太结义的盟兄弟，听见季全指镖借银，不知黄三太有何用项，故此亲来，要见三哥细问情节。这三位中，贺兆熊年约五十八九岁，身高八尺，头戴新纬帽，身穿蓝绸子单袍儿，腰束凉带，足登官靴，外罩青红羽毛马褂，面皮微紫，四方脸，扫帚眉直插额角入鬓，大环眼二目有神，准头丰隆。四方口，花白胡须，气度飘洒，精神百倍。那濮大勇年有五十以外，雄眉恶眼，紫黑面皮，青绉绸长衫，足登青布快靴。那武万年年有五十余岁，青面庞，粗眉大眼，头戴马连坡草帽，身穿蓝绸子长衫，青缎子快靴，精神百倍，二目有神，一部钢髯有二寸余长。众英雄齐来见礼，大家进店。武万年说：“黄三哥，你老人家借银何用？我三个人带来三千两白银，不知够与不够，请问其详。”黄三太说：“老弟要问此事，其中有段缘由。因我由口外回头，在什百户遇见李七弟，他为三河县令彭公被恶霸买通索皇亲给参了，要托个门路，保彭公官复原职，须用白银一万两。故此我派季全，指金镖与众位朋友借银，给李七侯贤弟办理此事。”说罢，褚彪也给贺兆熊见礼。那飞镖黄三太吩咐摆酒，小二早已杀猪宰羊，鸡鸭鱼

肉摆了几桌，大家绿林英雄，按次序落座。

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四个人在座上心中甚乐，想在道路之上，遇巧得了这二千两银子，今天来到鲍家店内，在众位英雄跟前，也显出我等英雄。正在吃酒之际，忽听外面有人来报，说有小霸王郭龙、赛燕青郭虎，乃是北路宣化府的英雄，来至此处，与黄三太送银。黄三太连忙让进来，二人说：“我们兄弟今日来送银一千两，正放在驮子之上，叫来人交了。”这里黄三太说：“多承二位好意。”二人又与众绿林见礼已毕，归座吃酒。忽从外面进来一人，年约十六七岁，生得虎头燕颌，威风凛凛，光着头，未戴帽，身穿青绉绸子长衫，青缎子中衣，足登青缎子快靴，凶眉恶眼，怪肉横生，一见黄三太便放声大哭。众人发愣，并不认识于他。赛毛遂杨香武认得是茂州北门外红旗李煜的徒弟谢虎，随即说：“谢虎你来此何干？”谢虎说：“我奉师父之命，从家中带了五百两白银，送至通州鲍家店，交给黄三太爷，不想走至半路，遇见几个强人，手执刀枪，把我围住，抢了五百两银子去。我不敢回见师父，求你老人家给我出一个救命的主意。”黄三太一听，心想红旗李煜在镖行多年，他只要有一标红旗在车上，绿林中人瞧见，不但不劫，还要护送。今天谢虎说在半路之上失去了五百两银子，断不是绿林中人。遂说：“谢虎你回去，我告诉你，银子既然失去，见了你师父，就说你把银子给了我了。”谢虎磕了一个头，拜别去了。

李七侯见众英雄把银送来，凑至一万五千两之数，连忙差人去请左玉春。次日左玉春来与众位绿林英雄见礼，大家

见礼已毕，黄三太说：“老兄台甫什么称呼？”左玉春说：“名玉春，号华舫。”黄三太说：“听李七弟说，兄台乃是裕亲王府的皇粮庄头，这一件事，还求兄台鼎力。”左玉春说：“我也想着出力，但彭公在三河署中有半月之久，怕的是走了风声，彭公也不能在县中久住。我明日把银子装在花盆、酒坛之中，这两样物件，可以带进城中送礼。我暗中托人办事，须请两位朋友跟我去才好。”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二人说：“我们跟了去好否？”左玉春说：“甚好。”便检点着把银子放在花盆、酒坛之内，雇人伙抬着，上插黄旗“裕亲王府所用”，马龙、马虎弟兄二人押着，左玉春骑着马，出店而去。

顺着大路，进了齐化门，行至东单牌楼裕亲王府门首，到了回事处，管事的巴兴阿瞧见是左庄头，说：“左大哥，你可好哇，从哪里来的？”左爷说：“烦你驾去报爷知道，说我孝敬十坛绍兴酒，十二盆兰花，现有两封银子送给你，众哥们吃杯茶吧！”叫人递过去，巴兴阿见了银子，说：“何必老兄费心，我去禀明太监刘老爷。”这个人心直口快，与那左玉春最好，听巴兴阿一回禀，连忙说：“请。”巴兴阿即将左庄头请进书房之内。左玉春给老爷请安，说：“刘老爷好哇？”刘老爷说：“左贤弟，你从哪里来？”左玉春说：“由家中来，我这里白银一千两，送给刘老爷台前，买衣服穿。”刘太监是给左玉春走动官司的，一见左玉春送银子，说：“贤弟何必费心，自管实说。”左爷就说：“彭公升任三河县，所拿恶霸左青龙，乃是我一个族侄，充当斗行甚不安分，欺压善良，我久要送他见官治罪，奈未得其便。目下被人公告，内有抢夺妇人，侵吞银两一案，被彭公拿获问罪。当时有武举武文华擅自上堂说情，彭公不允，武文华因此怨他，来京托其义父

索奈的人情，买通御史李秉成参了一本，说是任意妄为，奉旨即行革职。我想他乃是一位清官，无故被参，我有一个朋友白马李七侯，乃是个英雄，苦苦恳求于我，叫我来求王爷，为彭公说几句好话，万一保着他官复原职，亦未可知。”刘太监说：“此事不容易办，见了王爷，我替他说两句好话就是了。”便先到面里回禀，裕亲王说：“来人命他进来。”少时，有人把左玉春带至内书房，给王爷磕头问安，然后说：“奴才孝敬十二盆兰花，十坛酒，请爷开看！”老王爷把所送之物一瞧，早摆在院中，叫人抬至书房，甚是沉重。老王爷吩咐：“打开我看，酒是哪一路的？”执事太监打开，看见里面白花花的银子。老王爷说：“左玉春，你送给我这些物件，作何用项？”左玉春连忙跪下说：“白银一万两，奴才孝敬，求爷开恩。”他就把彭公在三河县所作所为之事，被武文华买通御史李秉成参了之故，说了一遍。老王爷说：“知道了，到后面用饭去吧。”左玉春下来，在刘太监屋中用饭。少时从里面拿出来一把扇子，一对荷包，跟头褡裢，槟榔荷包共四样，说老王爷赏你的，叫你住两天听信，老王爷代你办理。

次日，裕亲王上朝面君。当今康熙仁圣帝主，办理朝中大事已毕，裕亲王奏道：“臣闻人说，三河县知县彭朋为官清正，办事勤能，李秉成所参，系串通作恶。”康熙爷最喜的是皇兄裕亲王，所奏之事无不允准。今听裕亲王所奏，便传旨曰：“三河县知县彭朋，被人误参，朕念该县令勤慎忠正，着彭朋官复原职，仍任三河县事。武文华势棍欺人，该三河县即将武文华拿获，严刑究办。钦此！”这一道上谕下来，左玉春便回归通州鲍家店内，见众英雄正同一位少年的英雄说话，乱乱哄哄的。要知群雄聚会，鏖打窦二墩，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众豪杰捉拿武文华 张茂隆定计擒势棍

话说左玉春见了上谕恩旨，连夜收拾行李起身，到了鲍家店，见黄三太、贺兆熊、濮大勇、武万年与飞天豹武七鞭子等众英雄，正在一处等候京中信息。那左玉春一进店来，大家齐声问京中事体如何？左玉春把到裕王府所办之事，细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放心。白马李七侯甚是喜悦，说道：“我到县中探访探访。”告别众位，骑马到了三河县衙门，有杜雄等齐来问好，说：“此时典史刘老爷正同彭公闲谈，你到里面就知道了。”

彭公自有人报喜后，真假难辨，候上司文书候了几天，并无音信。凡衙中所要办的公事案件，都是那典史与彭公二人会同办理，同寅甚和。这一日正同那典史闲谈，忽听外面一片喧哗，彭公派兴儿出来查看，少时回来禀报说：“昨日早朝圣上传旨，有裕亲王保奏三河县知县彭朋办事勤能，实有政声，仍任三河县事务。势棍武文华，倚势欺压百姓，着即行拿获，严刑究办。现有报喜之人，连宫门抄一并拿来，老爷请看。”彭公闻听，知道上回报喜之人，是李七侯用的稳我之计，此事他办理认真，甚为可敬。随即赏了报子纹银二两。大家全来叩喜。三班人役均说：“还是旗官根硬，事到如今，官复原职，甚不容易。”这时外面有人禀报：“白马李七侯来给

老爷道喜。”彭公说：“快请进来。”李七侯自外面进来，给老爷请了安，说：“老人家这两日可好？”彭公说：“李壮士你甚是分心，容日后再谢，你我尽在不言中就是了。今日有上谕拿势棍武文华，本县想到，还须壮士辛苦一趟。”李七侯说：“老爷派杜雄一人同我前去，可在三天之内，报老爷知道信息。”

彭公点头，立时派杜雄拿着签票，跟李壮士前去。二人随即上马，到了鲍家店，见左庄头同众位正说闲话。李七侯说：“来，大家让座，给杜雄引见。”杜雄看见高高矮矮，胖胖瘦瘦，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野八方的豪杰。李七侯说：“多蒙众位台爱，成全此事，我今备一杯水酒，给众位酬劳。”黄三太说：“七弟何必如此呢？我是等候季全，他回来就要回南方去了。”武七鞑子说：“我除办事外，尚有余银一千两，也是从众位得来的，除去你我店中之费，剩下来的赏各位的手下吧。”李七侯说：“甚好。我还有一事相求众位，彭公命我带杜雄去拿武文华，我想武文华乃是一个练武之人，手下打手不少，还有护院之人，须请几位朋友同去拿他方好。我与他有一面之识，去之不便，须请泥金刚贾信、朴刀李俊、快爷子黑雄、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五位跟杜雄前往，至夜晚动手，将武文华拿住才好。”五位英雄都答允了。

忽见神眼季全从外面进来，下了马说：“众位寨主，你们都好哇？”黄三太说：“季全你回来了，我且问你哪里了？”季全把所到之处说了一遍，又说：“走至河间府九尾坡，遇见一伙强人，都不认识。我说：‘你们这伙人是不认识我，我今在南霸天黄爷手下当一个小伙计，名叫神眼季全。’那为首之人

听了勃然大怒说：‘原本你季全就是黄三太手下的人，他有何能，敢称南霸天？我早有心要上绍兴府找他，因我有事不能前去。我且饶你狗命，去给黄三太送个信，叫他在绍兴府等我。我乃是独霸山东窦二墩窦二太爷，过了中秋节后，定来访他。’其实小侄不敢与他争斗，因此回来禀三叔知道。”黄三太说：“好一个小畜生，我在江湖三十余年，并未遇见过对手，今日这厮欺我太甚，我必要亲身到河间府与彼比拼比拼。众位英雄，我告辞了。”武七鞑子说：“不必忙，我跟你去看窦二墩是何等英雄？我也听人传言，说有一个独霸山东窦二墩，外号人称铁罗汉，我闻名尚未见面，跟你去助助威，也叫他瞧瞧咱们这些人。”飞天鹞子贺兆熊、勇金刚濮大勇、侠义太保武成年这三人听了武成之言，也说：“三哥要去，我等同往，看你二人比武。”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并力蟒韩夺、玉美人韩山、雪中驼关保、金刀铁背熊褚彪、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蓬头鬼黄顺、落马川刘珍、高家庄鱼眼高恒、白马李七侯等，还有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赛毛遂杨香武，都齐声说道：“我等跟随黄寨主前往。”大家一同算还店帐，即欲起身。李七侯临起身，托玉春说：“大哥，求你带杜雄办理拿武文化的案子要紧。”左玉春说：“这件事交给我就是了。”李七侯随即派定贾信、李俊、黑雄、马龙、马虎五位辛苦一趟。然后众英雄一同起身，上河间府去了。

左玉春说：“杜雄，你带贾信、李俊、黑雄、马龙、马虎六位先奔武家庄，到那里见机而行，拿住便解送县衙；拿不

住，回到南庄见我，咱们大家再为商议。”杜雄答允说：“是。”带着那五位英雄，离了通州城，来至三河县地面，先住在夏店街上。次日六人穿了便衣，暗带兵器，到武家庄的东村口，见路北有一个茶馆，是大花帐，北上房三间，前头有天棚一个，摆了几张桌子，有七八个吃茶之人。杜雄进了茶馆，要了一壶茶，六个人吃着。忽见外面进来两个人，前头那个年约三旬以外，黑脸膛，连鬓胡须，浓眉大眼，身穿青绉绸长衫，足登青缎子快靴。后跟那位。三旬光景，虎背熊腰淡黄的脸膛，五官端正，长眉带煞，二目有神，身穿蓝绸子长衫，青缎快靴。两位英雄进来，李俊连忙站起身说：“二位英雄这里坐吧，一向可安呀？”那个人连忙给了六位的茶钱，过来一瞧，贾倍、黑雄、马龙、马虎全皆认得。李俊又给杜雄引见，说：“这一位是杜大哥。这位穿青衣服的是常万雄，外号人称五方太岁，这位叫掺金塔萧景芳。”杜雄说：“二位在啊里恭喜。”常万雄说：“在武宅看家护院是我弟兄二人。”杜雄说：“庄主可曾在家？”常万雄说：“在家。”李俊连忙把萧景芳叫到无人之处，说：“你弟兄二人，因何来此？”萧景芳说：“因我弟兄二人听说武文华是个势棍，手眼甚大，五府六部结交吏役，于中取利，诈害良民。我想要偷他些银钱，周济贫民，来至夏店，住在牛家店中，正遇他家要请保镖看院之人，牛掌柜把我举荐在武文华家中，我二人也不好动手。昨日有山东显道神郝士洪，河南上蔡县葵花寨铁幡杆蔡庆，山东凤凰张七即张茂隆，也带着他两个小徒弟：一个赛时迁朱光祖，今年才十七岁，一个八臂哪吒万君兆。这几个人听说他是一个势棍，要抢他一些资财。我二人定于明日同走，你等来此何

干？”李俊就把指镖借银，彭公官复原职，并奉县谕来拿武文华之故，说了一遍。萧景芳说：“也好，我等协力相帮，咱把恶人拿住之时，一同往河间府去，瞧黄三太与窦二墩两人比武。咱们就在今夜晚间，把他师徒几位，邀请在我们那里住着。今夜二更时分，大家一齐动手。”二人商议好了，又与这几位说明了，大家甚是喜悦。这几位就在这里吃喝一天。常、萧二位回归武宅，见了张茂隆，大家说知，然后各自预备，先把随身细软物件带好，专等外面的人进来。

武文华自从走人情，把三河县革职，他便任情横行，目无王法，无所不为，常给人走动顺天府东路厅等处，甚有威名。今日正同他的美妾在北上房之内饮酒取乐，忽觉心惊肉跳，发似人抓，肉似钩搭，说：“不好！莫非有什么凶事吗？”美妾香娘说：“少喝酒，歇息吧。”武文华在东房中一坐，闷闷不乐，和衣而睡。天有二更之时，忽听房上有人走动之声，连忙起来，见灯光昏暗，忽听房屋上一响，从外面闯进一人来，手执钢刀，照定武文华就是一刀。武文华一闪，窜至院中，手执宝剑，只见从南房上跳下一人说：“武文华，你往哪里走？”屋内砍他之人也跳在院中，抡刀来到。这时外面一片喊声，群雄赶到。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愣黑雄拿获武文华 彭县令严刑审恶棍

话说那武文华跳至院中，从南房上下来的是快斧子黑雄，抡斧就剁，武文华急架相还。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二人，持刀过来相助。蔡庆等在房上拦住打手。杜雄等一同把武文华拿获，捆绑好了，押着送到三河县署内，天已大亮。杜雄说：“众位先别走，到我的班房屋内坐坐，候我回明了老爷再说。”杜雄禀明老爷，彭公传伺候升堂。三班人役，站班伺候。

彭公坐堂说：“带上恶棍武文华来！”前后左右一喊堂威，杜雄带武文华来至大堂，立而不跪。彭公说：“下边站的是武文华，你见了本县，为何不跪？”武文华说：“举人并不犯法，为何拿我？”彭公说：“你包揽词讼，任性妄为，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左右一声喊嚷，把武文华打了四十大板。武文华说：“你凌辱绅士，责打举人，我必到顺天府把你喊告下来。”彭公说：“我奉旨拿你，还敢这样大胆，快把已往所作之事，给我说来。”武文华忍刑不招。彭公办了个势棍不法，任情欺律，应杖一百，徒刑三年，文书行于上宪。这里赏了杜雄一百两银子。杜雄治酒席，请快斧子黑雄、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凤凰张七、铁幡杆蔡庆、显道神郝士洪、八臂哪吒万君兆（今年十四岁）、赛时迁朱光祖、掺金塔萧景芳，五方太岁常万雄这几位英雄

在班房吃酒，大家尽欢而散。次日天明，告辞起身，奔河间府找黄三太，帮助他打窦二墩。

众人上路，那一日正往前走，忽听后边有人叫道：“张七哥慢走，我来也。”张七一回头，看见是猴儿李佩、红旗李煜、赛霸王杜清、铁金刚杜明，四人与众人见面，行礼已毕。张七问：“你四人往哪里去？”李煜说：“我等往河间府，找黄三太去。”杜清说：“我等也是去找他，大家一同前往。”众人合在一处，又往前走。时逢夏令盛暑之际，赤日似火，在路上甚是难行。忽然云生西北，雾起东南，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光华。正是：

朗朗红日在天，顷刻雾销云漫；
霹雳交加动宸垣^①，
蛟龙沧海何安。

朴刀李俊说：“众位仁兄贤弟，此处并无村庄，哪里可以避雨？”铁幡杆蔡庄说：我等催马向前，前边有一树林，或有人家，亦未可知。”众人走至林家，见路西有一座古庙，周围都是红墙，里边大殿三层，旗杆高有七尺。正北山门上的一块匾额，上写“敕建精忠庙”。东边角门关闭，李煜上前叩门，说：“开门哪！”忽听里边有人答言说：“哪位叫门？”李煜说：“我们。”把门开了，出来一个和尚，年约四旬以外，身高八尺，膀大腰圆，光着头并未戴帽，身穿月白布僧衣，蓝布中衣，白袜青鞋，面皮微紫，两道雄眉直立，一双怪眼圆睁，连鬓一把络腮胡须。他一见众人皆有马匹，带笑说：“众位里边坐吧。”蔡庆等拉马进庙，和尚把马拴在树上，让众位在东配房内坐。

① 宸垣（chényuán，音辰元）——房屋；城墙。

蔡庆看见屋内东边有小条案一张，上摆炉瓶，案前一张八仙桌儿，两边各有椅子，桌儿上有文房四宝。东墙上挂着一张直条，画的是杏林春燕，两边有一幅对联，上面写的是：

风在禾下鸟飞去，马到芦边草不生。

众人衣服全皆湿了，大家拧水。和尚叫一个徒弟烹茶。红旗李煜说：“众位贤弟，你看这座庙不靠村庄，在旷野之处，和尚生的凶恶，料不是好人，咱们要多留神！”蔡庆说：“无妨，不要紧。”正说着，小和尚献上茶来，大家喝茶。只见那个和尚从外边进来，手举一股香说：“天有正午，该烧午时香了。”此时李佩出恭去了，众人说：“你倒虔诚。”和尚说：“我们出家之人，靠佛爷保佑呢！”众人点头，忽然闻着这股香的气味，杜清说：“好香，这也不知哪里买的？”众人皆说真好。正说着，铁幡杆蔡庆说：“不好！我眼昏心迷，脚底下发轻。”顷刻间就倒于地下。凤凰张七也说不好，一翻身倒于就地。八臂哪吒万君兆、赛时迁朱光祖等一伙英雄，全都倒下了。和尚哈哈大笑说：“你这一伙该死的囚徒，往哪里走！”说着自己出了东配房，到了后院正房屋内，把刀摘了下来。

书中交代：这个和尚，他乃是绿林中一个盗寇，姓牧名龙，外号人称水底鳌。他有一个朋友，姓杜名鳌，外号人称金背鼉海狗^①，会使熏香^②。他这个熏香，与赛毛遂杨香武的鸡鸣五更返魂香是两路传授。杨香武那熏香，只要人闻着，鸡

① 金背鼉（yuán，音元）海狗——海鱼一类动物。

② 熏（xūn，音勋）香——用香草制成的香燃着后，人闻到一股香气便会数小时失去知觉。

鸣才能苏醒过来。他这个熏香，加添药味，其味甚香，须用冷水解药，等六个时辰方能明白，他那解药又是独门。今天他见众人各跨坐骑，老少不一，必是保镖之人，金银财宝不少，他便自己用了解药，拿了一大股熏香，在东屋中举着，和众人说话。众人只顾闻那香味，不知不觉跌于就地，昏迷不醒。和尚法名德缘，到了后边，带一把钢刀，要来杀众人。在外边禅堂一瞧，天上雨也住了。雨过天晴，风息云散，透出一轮红日来。他手提钢刀，进了东禅堂，见众人横倒竖卧，昏迷不醒，方要抡刀杀人；恰好猴儿李佩出恭回来，见和尚手执钢刀要杀众人，自己也抽出刀来，大喊一声说：“和尚休要伤我的朋友！”和尚一回头，跳出来抡刀就剁，李佩急架相还。二人在院中各抖雄威，这一个凤凰展翅剁和尚，那一个鹞子翻身迎李佩。李佩瞧见众人皆被熏香熏过去了，自己孤掌难鸣，和尚却越杀越勇。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墙上又跳下一个人，说：“何处贼人，休要逞强，待我来取你！”李佩抬头观看，见那人身高九尺，面皮微黑，凶眉恶眼，怪肉横生，身穿青缎裤褂，足登青缎快靴，青手绢包头，手提钢刀，照定李佩就是一刀。李佩见贼人又添余党，自己虽然刀法精通，无奈两拳难敌四手，一人怎敌二人？这两个贼人，都是久闯江湖的大盗，李佩心想：“自己若是败了，众朋友性命休矣！决不能走，只可与他二人争个胜败。”战了有一个多时辰，李佩浑身是汗，四肢发软。也就是李佩，要换别人，准不是他二人的对手。这一出汗，刀法又乱，大概已不能取胜于贼人。此时众豪杰在精忠庙受了熏香，生死难定。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精忠庙群雄受熏香 河间府豪杰大聚会

话说李佩正与金背鼋海狗杜鳌、水底鳌牧龙动手，两个贼人刀法精通，李佩急了，一刀把水底鳌牧龙砍死。金背鼋海狗三鳌大吃一惊说：“不好！”猴儿李佩说：“我李佩是天下英雄，谅你一个无名小辈，怎是我的对手！”那杜鳌听说是李佩，连忙说：“别动手了，原来是李老英雄，我实不知，多有得罪。”李佩说：“尊驾何人？”杜鳌通了名姓，此时天已黄昏，屋内众人全都苏醒过来，听见院中有人说话，一齐出来说：“二位请进来吧！”杜鳌认得是凤凰张七，说：“七寨主，你从哪里来？”张七说：“我同众位从三河县而来，往河间府找南霸天，去打窦二墩。”杜鳌听了，亦要前去，便把和尚死尸埋了。张七说：“你为何在此？”杜鳌说：“我与和尚相好，在这里借住。他常使我的熏香害人，如今已死，我也要跟着众位去。我去拿酒来，咱们吃酒。”用饭已毕，天晚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杜鳌也跟随前往。众英雄各备坐骑，奔河间府而去。忽见前边尘土大起，对面来了白马李七侯，带着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大刀周盛、闷棍手方回、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眼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飞天豹武成、赛毛遂杨香武十七位英雄，

正遇见铁幡杆蔡庆、显道神郝士洪、凤凰张七、五方太岁常遇春、掺金塔萧景芳、八臂哪吒万君兆、赛时迁朱光祖、红旗李煜、猴儿李佩、赛霸王杜清、铁金刚杜明、快斧子黑雄、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金背鼋海狗杜鳌十七位豪杰。两伙合一处，共三十四位英雄。大家见礼已毕，李七侯见内中有两个年幼之人，万君兆十四岁、朱光祖十七岁，余皆年岁相当。黑雄遂把拿武文华之故，说了一遍。李七侯说：“很好很好！我们同黄三哥到了河间府，并未找着窦二墩。他留下人，给黄三哥送了一信，说他往山东德州作买卖去了，约在李家店见面。黄三哥叫我去打店，他等在后，少时就到。”众人说：“咱们到李家店住很好。”大家催马往德州而行，在东门外李家店占了房，告诉店家说，后边还有人来。

次日，有南霸天黄三太、飞天鹞子贺兆熊、武万年、濮大勇、小霸王郭龙、赛燕青郭虎、花刀无羽箭刘世昌、金眼魔王刘治、蓬头鬼黄顺、鱼眼高恒、铁背熊褚彪、并力蟒韩寿、玉美人韩山、雪中驼关保、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神眼季全、赛晁盖王雄二十位英雄赶到。大家见礼已毕，店中掌柜的见人太多，说：“后边有一大厅，甚是宽阔。”这五十四位英雄，在后边占了数十间房，候窦二墩住了两天。

这一日，正是吃过早饭之际，忽听外边一片声喧，从外边进来一伙人，为首之人身高八尺，项短脖粗，虎背熊腰，并未戴帽，身穿元绀绸长衫，蓝绸中衣，足登青缎薄底快靴，四方脸，面皮微青，青中透蓝，雄眉直立，阔目圆睁，准头端

正，四方口，虎头燕颌^①，年约三旬，英气勃勃。后跟着十多位英雄，内有内电手高奎、铁棒田英、白面熊邓得利、金刀将于景龙、一朵花赵进喜、红眼狼冯振清、双头太岁周勇、独眼龙王吴通、探花郎君刘海、低头看山高冲这十位英雄。窦二墩抱拳拱手说：“哪位是黄寨主？请过来答话。某久仰大名，今要请教尊驾有何能为。”黄三太说：“某就是黄三太。你就是窦二墩么？我听说你要找我，我今来找你，你我比艺，我奉陪练两趟。”窦二墩说：“此处地方狭窄，明日在东郊野外，离城四里之遥，有一座大树林，名曰驼龙冈，已正等候，去者是英雄，失陪了。”黄三太说：“那里见吧，不送了。”李七侯等见窦二墩这等雄壮，暗说不好，私与贺兆熊说：“黄三哥年迈，怕不是窦二墩的对手，他正在英年之际，你我又不能帮助。旁有金背鼋海狗杜鳌说：“料窦二墩乃无名小辈，我明日先把他剁死。”旁有萧景芳，本是能言俐齿之人，听杜鳌之言，说：“杜寨主别吹着玩啦！此时说大话，见了窦二墩，就不敢称英雄了！”杜鳌本来是气傲之人，一听萧景芳之言，说：“姓萧的，你别小看人，我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也不知我的力量如何？明日我要不把窦二墩打死，誓不为人。”萧景芳说：“我说的是好话，你先别着急，等见了窦二墩再犯脾气。”杜鳌说：“有理。”五方太岁常万雄说：“萧景芳，你留点阴功吧，别说这德行话。”大家哈哈大笑。众英雄有替黄三太着急的，怕他不是窦二墩的对手；也有生气的，忿忿不平。这一日大吃大喝，天晚安歇。

① 颌(hàn, 音汗)——下巴。

次日天明起来，用完了早饭，忽听黄三太说：“众位贤弟，我去到东郊之外，找窦二墩去。”大家说：“请。”众英雄一同到了东郊之外，见窦二墩早在那里等候，一见黄三太来了，说：“黄寨主，今日有言在先，你我动手，不准别人帮助。”黄三太说：“言而有信，你赢了我黄某的刀，我横在刀下，再不至于人世。”窦二墩说：“我要输给你，永不出山，你死之后，我才出世呢！”黄三太说：“好！你我先比兵刃，刀下无眼，各自留心！”说罢，抡刀就剁。窦二墩的虎尾三节棍一摆，上下翻飞，厉害无比，一照面就是三下。黄三太用蹀纵的功夫闪躲，一往一来，不分上下。幸亏黄三太刀法精通，若另换一人，准不是窦二墩的对手。二人这一番较量，毕竟黄三太年过半百，暗说：“不好，我今年五十三岁，在江湖上三十余年，并未遇见对手，今日遇见窦二墩，他果然武艺高强。”濮大勇等在旁，见那窦二墩武艺超群，棍法精通，直替黄三太为难，怕的是黄三太不能取胜，又不能过去帮助。众人正在着急，又见黄三太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似难分上下之势。赛毛遂说：“黄三哥见机而作，不可定使金背刀取胜。”这一句话，把黄三太提醒，暗说：“我不免用暗器赢他就是！”想罢，把刀一横，跳出圈外，把刀一擎，伸手掏出金镖一只，回手照定窦二墩就是一镖。窦二墩也是人中之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黄三太一回身，他就知有暗器，见那金镖扑面而来，他一伸手便把那金镖接住。众家英雄不禁吓了一跳。黄三太大吃一惊，说：“窦二墩果然武艺精通。”翻身抡刀又剁，窦二墩用三节棍相迎，二人又战在一处。窦二墩暗说：“黄三太名不虚传，若非是我，恐怕不取能胜于他。他要在三十余岁之时，我

二人恐怕就分不出高低。窦某自出世以来，并未遇见对手，今天才见这英雄。”黄三太一镖未打着他，自己又掏出第二只镖，要打迎门三不过的金镖，照数施展出来赢窦二墩。战了几个照面，黄三太暗中一镖，被窦二墩接住，回手又是一镖，也被窦二墩接去了。黄三太连打三镖，竟被窦二墩连接三镖。黄三太心中一动，暗说不好！旁边那白马李七侯与飞天豹武七鞑子，见黄三太三镖并未打着窦二墩，二人勃然大怒，说：“列位寨主，众位英雄，我等不可袖手旁观，大家动手帮助寨主，把他拿获，替本处人除此一害，也就结了。”贾信、李佩齐说：“有理。”大家正要抽出刀刃，旁边把神眼季全吓了一跳，连说不可！不知二位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德州郡三太打墩 河间府二墩报仇

话说飞镖三太，三镖并未打着窦二墩。李七侯要去帮助，众人各抽兵刃。那神眼季全说：“不可！我三叔乃性傲之人，依我之见，此时未见胜败，若是三叔赢了还可；要是输了，咱们大家把他剁死。”李七侯听了这话有理，说：“也好，众位寨主，咱们在这里观看，如不得胜，大家再来动手帮助。”贺兆熊说：“正是。”眼见黄三太急了，刀法上下翻飞，回身一伸手，一只镖正打在窦二墩的前胸，“哎哟”一声，倒于就地。窦二墩说：“罢了，我再不曾想到，今天败在你的手里。”黄三太过去，搀扶起来说：“贤弟，你我结为兄弟。”窦二墩说：“罢了，我也无面目再见天下英雄了。高奎，你等兄弟散了吧，我去也。”

他回归店内，在他住的恒茂店里还有自己随身的小包袱。窦二墩越想越烦，正在闷坐无聊之际，忽听外边有人问道：“窦二爷在哪里住？”店家说：“有何事，在北上房内。”窦二墩一看，是他大哥的家人来福，便说：“来福，你进来吧。”来福给二爷叩头，说：“我蒙二爷待我一片好心，特意前来送信。这真是闭门家内坐，祸从天上来。只因为献县新到任的夏增荣，他有一个公子，乃是酒色之徒，瞧见我家小姐生的美貌，他先托人来说，我家主人不允，后来他带人来抢，又被小姐

全都打回。昨日来了四个差人，把大庄主传去，硬说欠他儿子的银两，把我家主人押在狱中，我特来给二庄主送信。” 窦二墩的哥哥叫窦成，为人忠厚，无故被害。窦二墩说：“来福，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自己算还店帐，带了虎尾三节棍并包裹细软之物，离了德州。

他本来想要远走高飞，隐居山林，再不见绿林中人了，现在听说哥哥窦成被赃官夏增荣的儿子夏振声所害，要我的侄女金莲，我窦胜乃山东有名的人物，岂肯受他人之辱。我去找那景州的快腿彭二虎、飞行吴德顺，他二人手下人不少。我去找着他们，大家商议，好杀赃官，救我哥哥。想罢，在路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一日，天色已晚，黄昏以后错过了宿店，前有一座树林挡住去路。窦二墩正要穿林而过，忽听那前面大嚷一声，说：“此地我为尊，专劫过往人。若要从此过，须留买路钱。无有钱买路，定叫你命归阴！” 窦二墩见有人说话，暗吃一惊，说：“对面小辈，你是何处贼人，敢截我的去路？” 对面贼人说：“我乃独霸山东的窦二墩是也！快献买路金银来。” 窦二墩听罢，心中暗说：“怪哉！我窦某今日又遇见一个窦二墩？我问他就是。” 想罢，说：“小辈，你既说是独霸山东窦二墩，我听人传说，他不劫孤行客，一千两纹银只留五百两，专劫贪官恶霸。你若是我的对手，我便给你金银。” 那假窦二墩一摆双锤，窦爷用三节棍相迎，只听“叭”的一声，便把假窦二墩的锤磕碎。原来假窦二墩那一对锤是木头作的，里空外用铁页包着，也有七八斤重，若旁人看，就像七八十斤重的铁锤一般。今日被真窦二墩把兵刃磕碎，一棍打倒，“哎哟”一声说：“爷爷饶命，小人我不知你

老人家到此。”窦二墩说：“小辈，我乃独霸山东窦二墩是也！假冒我的名姓，焉能饶你。”此人听了，说：“爷爷，我知道了，我也姓窦，名叫窦二羔，只因家有八旬老母，无钱奉养，想出这个主意来，假充你老人家的威名，我只为混饭吃，求爷爷饶命，你老人家还生儿养女。”那窦二墩闻听他原来也知道我的名字，不由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伸手掏出十两纹银，说：“你改过自新，作一个小本经营就是了。”贼人接了银子，磕了一个头，径自去了。

窦二墩腹中饥饿，此时天有初鼓，并无买饭之外，只得往前行走。忽见眼前一片灯光，跑北有正房三间，西房二间，外围着篱笆障儿。窦二墩说：“开门，里边有人吗？”忽听里边有妇人之声说：“哪一位？”把篱笆障儿一开，手执灯笼，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光梳油头，淡搽脂粉，轻施娥眉，身穿雨过天晴毛蓝细布褂，葱心绿的中衣，金莲三寸，娇滴滴的声音说：“是哪一位呀？”窦二墩见是一个妇人，便正颜厉色地说：“我乃行路之人，走过了店栈，求娘子暂行方便，借宿一晚，明日早行。”那妇人听罢，心中一动，暗说：“合该买卖上门，不免把他让进来，用酒灌醉，等他睡着，把他害死，得些金银，也是好事。”想罢，说：“客官，请里边坐吧。”又让至西厢房，说：“客官贵姓，从哪里来的？”窦二墩说：“我名叫窦二墩。”那妇人一听，大吃一惊，心中说：“我打算他是个客商，原来是一个大响马！等我男人来时，再商议害他。”想罢，说：“客官还没有吃饭，我给你作一点饭吃。”窦二墩说：“甚好，无论有甚吃的均可。”

那妇人方要回房，忽听外边有人叫门，说：“娘子开门，

我来也。”黄氏听是她男人说话，连忙去开门，说：“你回来了，甚好。”原来是窦二羔回来了，一进门，笑嘻嘻地说：“今日真遇见窦二墩，果然是英雄，给了我十两纹银。”说着到了屋内，那妇人说：“别耍脸啦，你自己叫人家给打了，还在这里说，真是软弱无能之辈，我要不看你忠厚，早晚跟人家走了。”窦二羔说：“你千万别走。”那妇人说：“你别嚷，那窦二墩现在西屋，方才我让进来的。我打算他是行路客商，原来是一个大响马。我和你用酒灌醉了他，把他害了，你我发点财，你想怎么样呢？”窦二羔说：“我可不敢。”黄氏说：“我同你过这苦日月，虽说不是财主，也算丰衣足食，不至于逃难。这二年旱涝不收，你看这里逃难的，不知有多少家儿。今天依我说，咱们把他姓窦的用酒灌醉，把他害了。”窦二羔说：“也好！”

正在商议之际，此时窦二墩早已听见，是在树林中打劫他的那窦二羔的声音。他自己偷着出了西房门，暗暗一听，屋内二人正说要害他之言。他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小辈，你说害我的话，我已听多时了！”抡刀就把窦二羔砍死。那妇人妖声嫩语地说：“大爷饶命吧！我肯跟你去。”这淫妇指望窦二墩也是酒色之徒，一说就可以爱她的模样儿，饶了她。焉想窦二墩乃是铁罗汉，一听妇人之言，哈哈大笑，说：“你这淫妇，方才所说之话，我已听见，你不必说啦。”一刀把妇人杀死，自己打着了酒坛，还从柜内找出来馒头、咸肉、煮鸡蛋，自斟自饮，越喝越高兴。正在吃酒，忽听外边叫门说：“开门，我来了。”窦二墩吓了一跳，说：“不好！叫他扯住，恐怕不能逃走。”自己躲在后院之中，忽听街门一响，把门推

开了，进来一人说：“你们怎么早就睡了？”来到屋内，见有死尸在地，那人大吃一惊，说：“哎哟，不好了！我的美人被何人杀死了？我与你四载露水夫妻，今天被害，岂不伤心！”说着，落了几点眼泪。窦二墩在暗中一瞧，认得是快腿彭二虎，连忙进屋内说：“老二你杀人，往哪里去！”彭二虎细看，认得是二寨主窦胜，连忙施礼说：“二叔，你老人家从哪里来？”窦二墩把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又把自己的事也说了。彭二虎虽心爱此女，已无可奈何，且窦二墩待他有恩，也不能变脸。他听了窦胜之言，说：“待我放火烧了房屋，以灭这人命之案。”这也是她的报应，要不是我劝着她，早就把她男人害了。”说着，就要放火。窦二墩说：“老二，他们都在哪里？”彭二虎说：“他们都在五里屯小银枪刘虎的下处住。

二人正说之间。忽听外边有人说：“来，你二人把门堵上，我从后边看他往哪里走！”吓得窦二墩与彭二虎战战兢兢，说：“不好！今天要被拿获，落在他人之手。”忽见街门大开，进来了白面狼马九、笑话崔三，后跟着轧油灯李四。他三个人一见窦二墩，崔三说：“二寨主，你老人家敢情与彭二走一条道吗？”窦二墩说：“你等休得胡说！”遂将自己之事说了一遍，又把窦二羔夫妻二人要害他之言，说了一番，崔三说：“二寨主，彭二他说往德州去访问你老人家，我等不信。有顺水万字小银枪，他说遮天万字月点他攒子，正并无邪攒，我知道他架着一个果衫盘来，他上扇喂可孤万假充脑儿寨的饭，顺水万字他不信洞庭万字深点，他说我说的礼性，攒里空着拳，前来要给他一个见证。”窦二墩一听，哈哈大笑说：“小银枪刘虎、铁算盘胡六，他二人也是实心的人，不想老弟你随机

应变，诡计多端！”书中交代，那崔三所说，乃江湖中黑话：顺水万字是姓刘，洞庭万字是姓胡，遮天万字是姓彭，月点是行二，架着果衫盘来是一个少妇长的好，他上扇喂可孤万假充脑儿寨的饭，是那妇人的男人吃绿林饭，假充窦二墩。这是闲言，却说彭二虎说：“三哥你来的甚好，帮助我把那死尸与房屋点着火烧了，咱们去到家中，议论替大寨主报仇就是。”马九把房点着烧了，怎见得，有赞为证：

凡引星星之火，今朝降在人间，
无情猛烈性炎炎，大厦高楼难占；
滚滚红光照地，忽忽地动天翻，
犹如平地火焰山，立时人人忙乱。

窦二墩见火已点起来，左右又无邻居救火，遂带众人直奔五里屯。到了下处，天色已然大亮。小银枪刘虎、铁算盘胡六、永躲轮回孟不成、一本帐何苦来、飞行吴德顺、坏嘎嘎吴大、拐子手胡七、黑心鬼吕亮、闪电手高奎、金刀将于景龙等人，一见窦二墩来了，大家施礼说：“二寨主来了，里边请坐。”窦二墩见礼已毕，把自己之事对众人言明，又将要到献县杀官盗库，劫牢反狱，救我哥哥窦成之事说了一遍。小银枪刘虎说：“二寨主，此事不可轻动，献县城守营官兵不少，我有个朋友，姓丁名太保，乃景州定陵人氏，我去请他，他手下人不少。”窦二墩说：“很好。”原来这是刘虎的脱身之计。这且不表。

单说窦二墩等至次日天明，也不见刘虎回音。他心中明白，说：“众寨主，刘虎这是脱身之计，误了我多少事。我兄

在縲绁^①之中，我侄女金莲一个女孩，她如何能掌事业？我须早去救他。”又说：“众位，咱们共有几人？”崔三瞧了瞧，有名的二十余位，余下者鸡毛蒜皮、平天转、满天飞这些无名之辈不少，都是打闷棍、套白狼的那些人。白脸狼马九等说：“咱们混进去，在衙门后天仙观住，那庙中道人是我表弟。”说罢，大家一同起身。窦二墩要反献县，且看下回分解。

① 縲绁（léixiè，音雷谢）——古时捆绑犯人的绳索。意思为囚禁。

第二十四回 浮浪子贪淫惹祸 聚盗寇反狱劫牢

话说白眼狼马九，带众人先到了献县东门外三里沟。到了窦二墩家内，众家人迎接，在前厅落座，家人献茶。窦胜说：“众位仁兄与贤弟暂坐，我先到里边见见侄女，再作道理。”又派管家窦用先拿五百两银子，在衙门上下使用。自己到了后边，叫侄女与奶娘、仆妇人等，收拾细软之物，又派家人预备驮轿车辆，再回到前边厅上，说：“列位寨主，大家歇息一夜，明日进城，到天仙观内会齐。”是日天晚，众人吃了晚饭，窦胜分派说：“咱们分三起人去，我先进狱见我兄长。”又派马九、崔三去杀贪官，轧油灯李四带众人去杀狗子，再劫库作路费之用。这一伙人均已安排妥当，一夜无话。

次日，家人回来说：“奴才探询明日，上下已使了三百两银子，大庄主不能受屈，散拿散放，都有禁卒牢头照应。”窦二墩说：“知道了！”群寇吃完了早饭，大家进城，到了天仙观内。住持张妙修，乃马九的表弟，预备素斋，群寇用毕茶饭。窦二墩说：“我要先到狱中，等候众位，以呼哨一响为号。”大家说：“我等随后就到。”窦二墩自己到了献县衙门内，见了当值的，说道：“我来瞧窦成大爷，你带我去，我给二两银子。”当值的说：“我带你去。”到了牢狱，叫开门，把禁卒王同叫过来，说：“这位是要瞧窦大爷的。”禁卒说：“你贵姓呀？”

窦二墩说：“我是他的表弟，也姓窦，你带我进去。”禁卒已是用过钱的，见有来瞧窦成的，概不拦阻，说：“你跟我来！”窦胜来到狱神庙，见他哥哥散拿散放，并未带着刑具。他本来是被屈含冤的，只因本县的少爷乃酒色之徒，爱上他的女儿，要他应允，把女儿给少爷作妾，就算无事。故此众人都与他和好，劝他应允。无奈窦成不依，禁卒也不敢给他罪受。窦胜一见，跪倒叩头说：“哥哥在此受罪，小弟来迟，多多得罪。”窦成说：“贤弟来了，正盼着你呢。”窦二墩说：“兄长放心，弟有主意。”说着掏出一包银子，约二十两，说：“禁卒大哥，你拿了去，给你买一杯酒吃，只求给我二人备一桌酒席，我在此与大哥坐谈一夜，不知成否？”禁卒王同一见银子，说：“何必费心，今天已查过狱了，坐一夜也无妨。”少时，送上两盘牛肉，一大壶酒，两盘馒头。王同说：“你们二位喝着吧！我照应别的事去了。”禁卒去后，窦二墩见左右无人，才说：“大哥，我邀请众绿林英雄，定于今夜三更天来救哥哥，出此龙潭虎穴之中，侄女那里我已派家人预备驮轿。我送你等出古北口，到关外去找陈子清，叫他把侄女娶过门去也好。”窦成点头。二人商议之际，天已初鼓。

不言窦胜兄弟饮酒，且说白脸狼马九、笑话崔三这二人施展飞檐走壁之能，进入衙门里面，瞧了瞧大堂后边，东西各有跨院，西院中有丝弦之声，唱曲调之人声音响亮。二人暗进西院中一瞧：北上房是三间，东西各有配房，北房内灯光闪耀。二人纵身上房，使了一个夜叉探海式，瞧见屋内灯光照耀，内有圆桌一张，上有烛台一枝，桌上边放着干鲜果品，各样菜蔬。正位坐着一个少年人，年有二旬，面皮微青，

青中透蓝，俊品人材，双眉带季，二目有神，身穿蓝纱小汗衫，官纱中衣，白袜青云鞋。东边坐着二人，一个三旬光景，又一个二旬以外。西边坐着两个小旦，手拿琵琶、弦子，唱的是马头调。这是门公洪升，他最能奉承少爷，今日他叫了两个小旦，一个叫金福、一个叫春来，唱的是《叹烟花》、《带病的嫖客》、《叹十声》、《从良后悔摔多情》，一嘴疙瘩腔儿，实在好听。那狗子越听越爱听。笑话催三有心要进去。又怕人太多。原来这跟官的从烟花中买了一个人，是从良的，今年二十三岁，生的美貌，让她与大少爷私通，又住在他家与他女人睡觉，他躲在衙门佯为不知道，真无廉耻。像这个样，真给跟官的现眼。书中交代：跟官的有三六九等，不能一样。有一种官家子弟，学而未成，因家道贫寒，不能出仕为官，便托人跟官，借官的力量发财，求取功名，光宗耀祖，这个不叫长随，名叫暂随。有一等作买卖的商贾人，时衰运蹇^①，买卖拆了资本，不能成就事业，故托人求谋跟官，得了正事，身在公门好修心，或作些好事，或再归商贾，多买田园，教子读书，这个不叫长随，名曰且随。

再说白脸狼马九、笑语崔三见狗子正在吃酒快乐之时，二人提刀闯进去，一刀一个，把五个人都杀了。又到后院，把赃官全家杀死。轧油灯李四等，与快腿彭二虎、闪电手高奎把银库打开，得了银子不少。然后到了狱门，呼哨一声！窦二墩与他兄长二人，到了外边，说：“朋友来了。”众寇说：“来了，我等已把狗官杀了，你我逃去吧！”窦胜把门打开，大

① 时衰运蹇（jiǎn，音简）——时运不顺。

家合在一处，往外逃走。此时更夫早已知道，报与本城武营老爷得知了，立时调兵，一齐拥到。窦成兄弟二人，带着群寇，把东门打开，砍死门军四个。到了五更之后，听后边喊声大振，追兵眼看就到。大家合伙，把窦宅的驮轿四乘，轿车两辆，送出十里之多。群寇说：“二寨主，我等不能跟随出口了，你此去如到了北口外，得了事，千万给我们个信。”窦胜说：“众位恩兄义弟，你我义气，如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要失陪了，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罢，往古北口去了。

再说飞镖黄三太，在东郊外见窦二墩已然逃走。大家备酒，给黄三太贺喜。住了一夜，三太方要告辞，忽见外边家人黄用来报：“老太爷，我在各处访问，才知老太爷在这里，家中夫人生了公子了。”众英雄齐声叩喜，说：“三哥大喜，今天打了窦二墩，又生贵子，我等送个名儿，叫他天霸如何？”黄三太说：“甚好，就叫黄天霸吧！”大家贺了一天喜，才各自歇息。次日，李七侯与武成二人，告辞回三河县。李七侯又保着彭公升了南通州知州。这且不表，单说黄三太与众人分手，各自回家。自己带着季全、黄用，到了家内。回想自己往日，愿从此甘老林泉之下，有薄田数顷，也可以教子读书。想罢，叫秦氏拿出一百两银子，把季全叫来，说：“季全，这有白银百两，你自己随便使用，务守本分，我是把江湖之道撇去了。”季全叩了个头说：“我去也。”此后他虽海角天涯，每逢三太寿日，必亲来叩头。这一日，黄三太在家中闷坐，家人来报，说外边有一个扬州人，姓何，拿着贺兆熊大爷的信，要来面见。三太说：“叫他进来。”家人领进那个人来，年约十五六岁，生的豹头环眼，粗眉阔口，四方脸，面皮微青，仪

表非俗。身穿蓝绉绸皮袍，外罩蟹青宫绸八团龙的马褂，足登白袜云鞋。见了三太，请了安，说：“老前辈，你老人家好哇？弟子有书信相投，乃是飞天鹞子贺兆熊太爷的信。”说着，从怀内掏出来说：“你老人家请看。”上写：“内函敬呈义兄黄三太爷大启，书由扬州发，名内详。”三太拆开来看，不知上面写的是何言语，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隐林泉授徒教子 庆生辰又起风波

话说黄三太接过书信一瞧，问那人说：“你姓什么，是哪里的人？”那人说：“小人是扬州人氏，父母早丧，跟着叔父度日。我姓何名路通，本年十五岁。只因我爱练武艺，请了几位教师，全是武艺平常，有一位贺大爷，与我叔父相契，甚为知心，他说你老人家武艺精通，叫我来投你老人家学些艺业。”黄三太听说，拆开书信一看，上写着：

字请

恩兄大人福安。自拜别后，天南地北，各处一方。弟至扬州，遇故友何澄，言他侄儿何路通专爱习学武艺，访求名人。弟知兄在家，应有安闲之乐，闲暇之时。弟遣何路通前来，投字在台前，学习艺业。如蒙允准，则来人幸甚！知己之交，不叙套言。专此，即候阖第清吉！并请福安不一。

黄三太看罢说：“你既然愿意习学武艺，我就收你作个徒弟。”何路通连忙叩头，拜了八拜，就在此处练习武艺。一住五年，练的有飞檐走壁之能，长拳短打无一不通，拜别师父去了。逢年按节，必来给师父叩头。师生二人，意味相投。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这一年，黄三太五十九岁，黄天霸八岁。于正月二十二日，外边门上家人拿进一个拜贴，上

写“新授绍兴府彭朋”。黄三太叫家人把拜贴拿回挡驾。原来那彭公官复原职，拿了武文华，治的三河县人民安居乐业。白马李七侯自打窦二墩回来后，随彭公升了南通州知府，后又提升绍兴府知府。彭公念当年指镖借银的好处，特意前来拜望，黄三太却不敢会见。彭公回衙，遣李七侯送来京中茶叶，带来大饽饽，还有各样点心。黄三太接进来，二人见面，叙起当年离别之情。李七侯说他帮助彭公到处剪恶安民，升得此处的知府。今日特来拜望。黄三太闻听此言，说：“贤弟理应如此才是。愚兄老迈，退守林泉，教子读书，有薄田数顷可以养赡，吾愿足矣！”李七侯说：“黄三哥，你我山东分手，倏忽几载，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三哥不减当年威风，五官气色全好。”黄三太说：“托贤弟福，贤弟你家中还好？”李七侯说：“有我八弟照应家业，倒也平安。嫂嫂与侄儿安好！”三太说：“承问，你侄儿入学读书，倒也好。”二人谈了一会闲话，黄三太吩咐家中摆上酒菜。二人入座又谈了一会心，酒饭已毕，李七侯告辞回衙门去了。自此时常来往。

今年是黄三太六十整寿，二月初二日的生辰，自己知道有几位知己的朋友必来拜寿。今日是正月二十五日，庆期临近，须早为预备才是。连忙派家人黄用，拿了三十两银子去治办酒席，要上海味席，鸡鸭鱼肉都要新鲜，先定一班戏子。黄用甚为喜悦，接了银子，找了茶房、厨房人等，写了双凤班昆腔。到了正有三十日，外边家人来报说：“有季全来给寨主磕头。”黄三太说：“好，这季全倒不忘旧，年年来给我磕头，快请进来！”家人去不多时，把季全带到书房内。三太笑吟吟地说：“贤侄还好么？”季全跪于就地，说：“小侄来

给三叔叩头。”黄三太说：“贤侄起来吧，年年劳你前来。”季全说：“小侄理应磕头，愿叔父你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多福多寿多男子。”黄三太说：“好一个多福多寿多男子。多承贤侄远来，我先给你接风。来人摆酒儿，给贤侄一个下马杯儿。”二人吃了几杯，家人来报说：“今有红旗李煜、凤凰张茂隆二人前来拜寿。三太亲身迎接，走到了大门外，见二人各拉一匹马，红旗李煜年过五旬以外，头戴新秋帽，高提梁儿，红缨新鲜，身穿蓝宁绸八团龙狐狸皮袍，外罩红青宫绸八团龙的马褂，是狐肱^①的，足登青缎官靴。白净面皮，燕尾髭须，双眉带煞，虎目生光，仪表非俗。凤凰张七即茂隆，他是头戴貂鼠皮官帽，新红缨儿，身穿灰宁绸狐肱的皮袍，外罩蓝宁绸火狐的皮马褂，足登青缎官靴。二人一见黄三太迎接出来，连忙请安说：“三哥，你老人家好哇？”家人接过马匹，三太说：“二位仁弟远路而来，多受风霜之苦。”张七说：“仁兄千秋之辰，理应前来祝寿。”黄三太说：“有劳二位仁弟。”说着进了二门，四人到了上房内落座，家人重新摆上酒席。少时，黄天霸进来给众人见礼。张七见天霸头戴青缎子小帽，身穿绛紫宫绸棉袍，外罩米色宁绸马褂，足登青缎官靴，白净面皮，目似明星，两眉斜飞入鬓，准头端正，唇若涂脂，仪表非俗。给张七请了安说：“七叔好，七婶母好！”接着又问红旗李煜好，又问季全好！季全拉着他的手，说：“兄弟，你念的什么书，你今年几岁？”天霸说：“今年八岁，念《诗经》了。”张茂隆连声夸好，说：“三哥，这就是大少爷？”三

① 狐肱（qiān，音浅）——指狐狸的胸脯部和腋下的毛皮。

太说：“是你侄儿。”张七说：“果然父是英雄子豪杰，日后必然光宗耀祖。”四人吃到初更之时，安歇睡觉。

次日把戏台搭好，早饭后，外边又来了飞天鹞子贺兆熊、濮大勇、武万年三位英雄，各带自己的儿子，前来给三太爷拜寿。家人通报进去，里边黄三太同红旗李煜、凤凰张七、神眼季全、少爷黄天霸迎接出来，大家见礼已毕，到了厅房。贺兆熊说：“老仁兄千秋之辰，弟等特来拜寿。自去岁一别，我等在镇江府城内，住了一载有余。我同濮贤弟、武贤弟把你侄儿带来，给伯父拜寿。”黄三太说：“知己之交，屡蒙厚爱，不远千里而来，我不敢当。”贺兆熊与武、濮三人齐说：“仁兄何必太谦，你我结义弟兄，如骨肉一般，欲语说得好，异姓有情非异姓，同胞无义枉同胞！”贺兆熊把儿子贺天保叫过来，说：“你给你伯父磕头。”贺天保过来说：“伯父，你老人家好哇？”黄三太一瞧贺天保，不过十四五岁，头戴貂鼠皮官帽，猩红缨儿，身穿紫宁绸的银鼠皮袍，外罩米色线绉棉马褂，足登青缎官靴，身高四尺以外，白生生的脸膛儿，黑真真的眉毛儿，一双虎目，颇有神气，准头丰满，唇若涂脂，俊品人物。黄三太看罢说：“好，我这个贤侄儿，举止安详，日后必成大器。”那濮大勇说：“天鹏，过来见你伯父。”黄三太看濮天鹏，约有十二三岁，头大项短，生的虎项燕颌，豹头环眼，面皮微黑，黑中透亮，头戴青缎小帽，身穿蓝绸皮袄，紫缎马褂，足登青缎抓地虎靴子，此子为人粗率，性情暴戾。那武天虬也是这样打扮，青中透监的脸膛，他的性情与濮天鹏的性情一样，心直口快，性情刚强。三人见礼已毕。黄天霸又给三位叔父叩头，大家赞美天霸生的秀气。今日是小四

霸天结义的回目。这四人中，就是黄天霸心地聪明，办事豪爽，性情刚强。那少爷贺天保，是心灵手巧，一见就识，心地忠厚。这小弟兄一见，心投意合。黄三太又重新让座。贺兆熊说：“我等给仁兄拜寿，请寿星上座，我等拜寿。”李煜、张七齐说有理。黄三太推脱不开，无奈同众人到寿星堂拜了寿。

大家来至前厅，方才归坐。家人来报说：“有铁背熊褚彪，鱼眼高恒二位爷前来拜寿。”三太迎接进来，大家见礼已毕，共叙离别之情。众人把礼单呈上：头张是张茂隆的，上写“折敬纹银二百两，愚弟张茂隆拜。”李煜也是寿酒寿烛，折敬二百两。贺、武、濮三人，也是每人二百两。大家交了礼，摆了早筵。黄三太告诉家人说：“我那知己的朋友全来了，再来的礼物，一概不收。”家人答应下去。今日是因为庆生辰，惹出一场惊天动地的事来。黄三太北京城劫银鞘，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论英雄激恼黄三太 赌闲气抢劫补秤银

话说黄三太同大众在厅房摆宴，忽见家人手执一个全帖呈上。黄三太一观，见上写：“折敬纹银二百两，结义弟郝士洪拜。”三太说：“郝爷在哪里？”家人说：“是郝宅家人送来礼物，说他主人病体沉重，不能亲来。”黄三太听罢说：“众位贤弟，这郝士洪也太不对，去岁他遣人前来，说是身染重病，不能前来，我信以为真，遣人去问，说他没有什么病。今年又派人前来，断无此理。”遂对家人说：“你去到外边，给那家人五两银子，赏他一顿饭吃，叫他将原礼带回，一概不收。”家人答应下去。黄三太说：“众位贤弟，你等想，这郝士洪去岁派人来，今年又派人来，他就是病，难道他儿子也有病么？这明明是瞧不起我。”大家说：“三哥休要生气，今日乃千秋之喜。论说他也真不对，都是一拜之交，他既不来，可以叫他儿子来呀，这个人眼空目大。”说着，锣鼓一响，开了戏啦！这头一出《祝寿》、二出《赐福》、三出《牛头山》，唱的热闹。吃酒之间，濮大勇说：“众位恩兄贤弟，我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等当年结拜，都是二十余岁的英雄，如今数十年来，都成了老头儿。要论豪杰，在北方要算李煜大哥，你历练的真好，只要红旗一展，无论哪路，就都得送你几两银子。凤凰张七哥他之所为，与黄三哥是一样儿，

永不搭伴，孤身出马，有一千银，只留三百两，劫了客旅行商，还许济困扶危，周济孝子贤孙，劫的是贪官佞臣。如今黄三哥是洗了手啦！咱们绿林的朋友，死走逃亡，真个不少，也有遭了官司，身受重刑，死于云阳法场之上，也有死于英雄之手。”

这日大家畅饮，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知不觉，喝了个酩酊大醉。黄三太自己已是带了酒的性情，他一生服软不服硬，一听濮大勇夸说别人的威名，自己气往上冲，说：“众位，不是我黄某说句大话，想当年我在绿林中，并无遇见对手。头八年前，在德州镖打窦二墩，我作买卖，永远都是单人独骑，并不搭伴，绿林中像我这样的人也很少。”濮大勇是个懈怠^①鬼，一生说懈怠话，他听黄三太之言，说：“三哥，你说的那话，全不为奇，咱们在绿林的人，能作之事，不过皆是在旷野荒郊之中，遇见镖车正然走着，咱们一出去，他先害怕，知道某处有某人为首，再一威吓，他岂有不献金银之理，此事不足奇。若作惊天动地之事，真得有别古绝今之人，倘得到北京天子脚底下，把当今万岁爷的物件，拿他一两样来；或在户部，把那银鞘子劫了他的来，才是真正英雄。只在外边逞能，那算什么英雄呢？”他这几句话，说得黄三太哈哈大笑，说：“贤弟，据你说无人敢往北京去劫皇上的东西，我要去劫了皇上的东西来，你应该怎么样呢？”濮大勇说：“三哥，你要真把皇上家的银两劫来，我就给你磕头。但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依我之见，不要生气，

① 懈怠（xièdài，音谢待）——松懈；懒惰。

京都城内五府六部，营城司坊，顺天府，都察院，大小无数衙门，护城兵有数十余万，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这些人，在旷野荒郊无人之处成了，在京都城内那可不成。”黄三太说：“濮贤弟，你休要气我，我若不去，誓不为人。”贺兆熊见黄三太怒气填胸，不由己的答话，说：“黄三哥，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他的外号儿，人人称他懈怠鬼，最爱说懈怠话，咱们这些年的结义弟兄，不能不知道他的性情。”黄三太是成名的英雄，一想众人都在我家，我不能得罪他等。想罢，把气压了压。同着大众，吃了一天酒，听了一天戏，大家安歇。

次日一早，众人起来，贺兆熊说：“今日趁着三哥的千秋，叫他小弟兄们结一个世交。”黄天霸早在这里听见，说：“很好，就是那样吧！”四人叙了年庚，贺天保十四岁、武天虬十二岁、濮天鹏十一岁、黄天霸八岁。四人行礼，因不见黄三太出来，黄天霸带着三个哥哥，给父母磕头去。忽见家人黄用说：“众位大爷不好了！我家老爷今日一黑早，备上黄膘马，把作买卖的家伙全拿去了，他一早不叫小人告诉众位爷知道。”贺、武、濮与张七、李煜、季全、褚彪等大家齐说：“不好，这一定是上京都去了！必是昨日濮贤弟你说懈怠话，三哥恼在心中，笑在脸上，今日这一赴京都，倘有不测，不但有性命之忧，还有灭门之祸。”正说着，从后面出来一个家人说：“我家主母现在内厅房，请众位到里边去说话。”众人跟家人从北上房东边的一个便门出来，往北上一拐，瞧见北大厅五间，众人到了上房内落座，秦氏夫人说：“众位叔叔安好，昨日拙夫回归内院，我见他怒气不息，一言不发，我也不敢问他。今早他把所用之物，带在身边，拉马去了。我问

他，他说十数日才能回来，不知有何事故？”濮大勇说：“嫂嫂，我三哥必然是要作买卖去，三五天定然回来。”秦氏说：“叔叔你等都前来给他祝寿，他为何这般无礼，就不辞而行，太不知事务了，这其中他必有缘故。”贺兆熊说：“嫂嫂不必问，这是昨日濮贤弟酒后失言。”就把昨日晚间他二人所说之话，又学说了一遍。秦氏深知黄三太的性情，连忙说：“季全，我给你三十两银子的路费，你骑一匹快马赶到京中，探询虚实。你三叔的马日行四百里，这也追不上他，须要打听准信回来，大家方能放心，众叔叔别走。”大家说：“我等不能走的。”

那黄三太因被濮大勇说了几句玩笑话，他就恼在心里，暗说：“我定要到京都城内，作一件出奇之事，也叫濮大勇知我的本领。”自己骑马，顺大路往京都而行。在路上，那马不喂干草，净喂小米绿豆，给它黄酒喝，故此这马更雄壮了。一日，黄三太进了彰仪门，心中一想：“我若到户部去抢他一鞘银子，也不容易。”正自思想，进了正阳门，见前边有四个骡子，驮着银鞘，后跟一个解饷官。这乃是一宗补秤的银子，不是正饷，归内库的。只因皇上在海甸畅春园避暑，过了九月九登高之后，他才回来在京办事。那个总管太监也在海甸，这项银子，要送到那里去才能交。这须出德胜门，故他进了东安门一直往北。黄三太跟至沙滩地方，见四方无人，自己一催马说：“喂，别走啦！留下银两，放你过去，饶你性命。”押饷官见一老者截住去路，要劫银子，不由得大怒说：“好一个该死的凶徒，这乃是天子脚下，禁城内地，来人给我拿住，交地方官送刑部治罪。”手下人早往官厅报信去了，不多一时，从那边来了十数个官兵，要拿黄三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闻凶信亲赴扬州府 劫圣驾打破大红门

话说黄三太截住解饷官，那解饷官遂令手下人去报信，上官厅调兵。这个时候，黄三太抽出刀来，把那些手下人砍散，把解饷官拉下马，砍了他一刀背，自己亦跳下马来，把银匣子取了一个，捎于马后，方才上马。那官兵有十数名赶来，手拿钩枪铁尺，说：“贼人别走，我等来也！”黄三太一拍马，快走如飞地去了。他等一转眼，别说人，连影子也瞧不见了。众人无奈，把老爷扶起来，搀到官厅。今日这位该班的，是步军校纳光，闻听此事，吓了一跳！赶紧把解饷老爷请来，一问是由保定府来，他是二府同知吴秀章，解这一趟银子，回去还有保举呢。纳老爷说：“老兄，今日之事，你担不是，我担也不是，你我小小前程，全不容易，再者说，这件事出在禁城内地，会有响马了！这何人肯信呢？依我之见，你我赔出五百两银子，认个晦气，也就完了。你也可以保住功名，不日高升；我也不能受地面不清之责。”吴秀章听罢这话，一想也有理，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就这样办吧，我也是该当如此。”

再说黄三太赶出彰仪门外，自己住了店，歇息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用了早饭，算还了店帐起身。在路上正遇神眼季全，跳下马说：“三叔回来了，吓死我也，家中皆不放心。”黄三太说：“贤侄上马，到家再说。”叔侄二人在路上无话，快

马加鞭，那日到了绍兴府望江岗聚杰村家中。家人接了马，黄三太、季全二人，到了厅房之内。与驾兆熊、武万年、濮大勇、褚彪、李煜、张茂隆及小四霸天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等大家见礼已毕。黄三太说：“众位，等我心烦了吧？”濮大勇说：“吓死我也！你今可回来了。”黄三太说：“皆因一言，我走这一趟，也没白去了。这半个月，我自京都回来，还算快呢。”便叫家人把我那马上带的箱子拿来。家人抬来，放在就地，把箱子打开，里头是白花花的二十个元宝。黄三太说：“濮大勇，你说愚兄不敢在京都抢劫银两，你瞧，这是鞘银一匣，就在北京东安门内北沙滩劫的。”贺兆熊说：“三哥声名远振，哪个不知。濮贤弟他的外号叫做懈怠鬼，那日又多喝了几杯，他的言词兄长不必认真，我给兄长接风洗尘赔罪。自从兄长去后，我等坐不安来睡不宁，虽然吃了饭无事，心更焦躁。”黄三太说：“众位贤弟，都是自己人，我也不是夸口，慢说抢劫银两，就是在京都劫圣驾、盗库银，我也敢去。”濮大勇乐的前仰后合，说：“黄三哥，你这银子是自京中带来的，不是从京中劫来的，谁也没亲眼见这事。算我输了，我给你磕头，劫圣驾那个东儿我可不敢赌啊！”说罢，遂即叩头，又说：“劫圣驾、盗库银这两件事，不是玩的，你就算了吧！你那日出走之后，我嫂嫂也埋怨我，众朋友也埋怨我，我可不敢打赌了！”三太听濮大勇这套话，不由得气上心来，无奈在自己家中，不能翻脸，压了压气说：“濮贤弟，你不必用话激我，再作了那件事，久后料你也必知道，不能妄谈是非。”贺兆熊、褚彪连说道：“三哥，大人不见小人过，他那个嘴信口胡说，那还了得！再者你老人家归隐数年，洗

手不作买卖的人了，今年已到花甲，哪里也不必去了。”三太说：“二位贤弟，我焉能与他一般见识呢！”贺兆熊与金刀铁背熊褚彪等，大家告辞要走。黄三太说：“众位，明日再走，我给众位送行。季全留下，我要派他到扬州探访鱼鹰子何路通下落，我每年生辰或年节，他必要亲身来的，今年不来，必然有事，我实不放心。”众人闻听三太之言，才放了心。黄三太重新又治酒筵，与众人饮酒，谈了一天。次日大家告辞去了。

黄三太把诸事办完，拿出二十两银子，派季全探访何路通的下落去了。自己闷坐书房，细想濮大勇虽然与我结为弟兄，但所说的言词傲慢，欺我无能，我今年已六十岁，常言说的好，“宁叫名在人不在”，我必要在京都作一件轰轰烈烈之事，留下英名，传于后世。我这一入都中，必须见机而行。正自思想，家人请用午饭。到了后边，秦氏与天霸全皆等候。老英雄说：“天霸，你今日上书房去来？”天霸说：“去来。”三太说：“好！你才八岁，想我抚养你也不容易，只要你到后来别败了为父之名，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为父一生性情高傲，南北各省皆有名望，久后你要是现眼，作那下流之事，叫别人说我黄三太作事遭了报应，就为不孝。孩子，你要争一口气，为人总要立志，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黄天霸虽说年幼，一听他父亲所说之言，连连答话说：“孩儿必然争这口气，定要名登虎榜，显耀门庭。”三太听罢很乐。

书不重叙。过了几日，季全由扬州回来，说鱼鹰子何路通在家卧病不起，不省人事。三太闻听此言，甚不放心，遂叫季全归家，自己带了黄用，骑马到了扬州何路通家的门首。

黄用叫门，里边走出一个家人，名叫何福，说：“谁呀？”黄用说：“我们是绍兴府望江岗聚杰村的，姓黄，来找何路通。”家人听说，知道是他主人的师父来了，连忙说：“老太爷请进来吧，我家主人病症方好，不能出来迎接。”黄三太下马，把马交给家人，跟何福进内。何路通连忙起来说：“师父，你老人家好呵？弟子不能行礼，望师父恕罪。”三太说：“我在家中，听说你病，我甚不放心，不知你的病因何而得？”何路通叹了一口气，说：“老师，我一生也是性傲，只因我叔父婶母去世，我一惨伤，想我孤苦伶仃，父母早丧，又无亲戚，哪是我知疼着热之人？因此越想越惨，食水不调，得了此病。多亏了先生给我治好，今已好了八成。又蒙老师怜爱，不远千里而来，我实感念不尽。”黄三太给他留下了五十两纹银，说：“贤契，你好好的养病吧！”说罢，带黄用离了扬州。

天气正在三春，桃柳争春，杏花开放，春风拂拂，柳条袅袅，燕语莺歌。黄三太主仆二人，在午时天气到了一座村镇，路西有一座饭店，二人下马，把马拴于门前，进这饭铺，见里边也还干净，北首桌上，有三个人在那里闲坐吃茶，是一差二解，那项戴铁链之人，生的凶眉恶眼，怪肉横生，黄脸膛，连鬓落腮胡须，身穿紫花布裤褂，青鞋白袜，话是北京口音。黄三太站起身来，到了那边，要访圣驾出门的日期。劫圣驾镖打猛虎，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招商店访得实信 劫圣驾打虎成名

话说黄三太站起身来至那罪犯跟前：“说：“朋友，你是京都人，身犯何罪？”那人见黄三太一片至诚，连忙答应，说：“在下姓金行六，别号叫大力，在善扑营当差，因秋围未派上我差事，我在前门外月明楼听戏，打死著名的匪棍陶金谦，把我发在这里的。”这个人乃是正蓝旗汉军敖海佐领下的旗人，名金大力。下文在《施公案》里，保施公在扬州拿了无数盗犯，这是后话不提。单说黄三太问那金六说：“今年围差，可还有么？”金六说：“还是二月二十八，三月十六，打南苑的春围。”黄三太说：“劳驾了。”自己吃了饭，对黄用说：“你回家去吧，我要访几个朋友去呢！”黄用答应去了。

黄三太那一日到了京都，住在永定门外德隆店内。小二见黄三太身穿官服，年约六旬，认着是一位当差的。此时三月初旬，永定门外正是步营垫道。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按段都是步军校专管。那些兵丁人等，也有往各处吃酒的，也有在一处赌钱的，等等不一。黄三太问店内伙计：“当今万岁爷几时出京？”小伙计说：“三月初十日，一定出京，全派好了。”三太自己要了酒饭，吃罢安歇。一连住了几天，到初九日，黄三太怕万岁夜内过去，自己到初鼓算了店帐，把马拉出店去。他一瞧，只见一条火龙相似，道上人烟不断。黄三

太也是身穿官衣，龙蛇混杂，那些当差之人，各衙门都有，他哪里认得出来呢？黄三太本来生得不俗，头戴小呢秋官帽子，身穿蓝绸夹袍，腰束丝带，外罩红青宁绸夹马褂，足登青缎靴子，面皮微红，红中透黄，一部银须，根根似线。他拉着马来回走了几趟，也无人盘问。天有四更时候，还不见圣驾到来。

话说当今仁圣皇帝康熙老佛爷，这回传旨，带着宗亲王室，贝子贝勒，王公大臣，去南苑打围杀虎。那大清朝正值定鼎之初，河清海晏，五谷丰登，春秋都要打围演武。这日，当今老佛爷不坐辇，不坐轿，单骑逍遥马。那匹马是北边克勒亲王孝敬的，其色皆白，浑身并无杂毛儿，四蹄走得如飞。皇上骑马，前头有前引大臣，护驾大臣，出了永定门，康熙爷有旨，不准拦人。那些军民人等，起早跪于道旁，睜看皇上。当今圣主在逍遥马上一瞧，那城外柳绿桃红，又是一番新气象，郊围麦苗，一色皆新，天气清和，惠风送暖，野花生香。皇上在马上说：“王希，朕看今春这个景况，真是五谷丰登。”宰相王希回奏说：“托我主的洪福，正是皇上有道家家乐，天地无私处处同。”君臣正在讲话，离大红门不远，忽听前边一片声喧说：“有了虎啦！”哪里来的虎？这是那些海户当差之人，从口外用钱买来，放在木笼内养着伺候差事的。这一只虎是二月来的，野性未退，今天从笼内跑出来，顺道出了大红门，把那管虎的海户兵丁，吓得魂飞胆战，连忙拿兵刃追下来，他等又如何追得上，那虎一出大红门，正遇前引大臣等，连忙说：“打！”这里一乱，康熙爷上前问说：“乱的什么？”有当差的王大人王希，奏明皇上。康熙爷乃是一位

佛心的人，一听此言，说：“速传朕旨，不论军民人等，只管打虎，朕还有赏。”

这圣旨往下一传，那些当差之人，一片声喧，早惊动了飞镖黄三太。他在大红门正候圣驾，忽然从南苑内窜出一只虎来。又听传旨，他加鞭飞马，闯进了外圈子，说：“你等闪开，打虎的来也！”那虎见人多，正在无处逃走之际，忽见对面有人，竟扑三太而来。黄三太望对面一看，那虎好生的厉害，怎见得，有赞为证：

头大耳圆尾巴摇，浑身锦绣最难描，
樵夫一见胆吓破，牧童闻声魂皆消。
长在深山谁争力，众兽之中任咆哮，
山君未曾令人怕，眈眈之视枉自骄。

黄三太看罢，伸手把迎门三不过的飞镖掏出来，照定那虎就是一下，正中在那虎左肋之上。那虎大啸一声，竟奔三太而来，被三太又是一镖打在前胸，登时身死。众当差人先报与宰相王希。王希奏明圣上，圣上传旨，命打虎之人前来召见。那康熙老佛爷乃马上皇帝，并不胆小，却要见打虎之人。那当差人等闪开，老佛爷远远见有一老头儿，威风凛凛，跳下马来，先把肋下配的刀解下，掷于就地，来至马前跪下，膝行几步，说：“小民黄三太，叩见万岁万万岁！”康熙老佛爷看黄三太年到花甲，还有这等本领真英雄也，！开金口说：“你是哪里人氏，来此何干？据实说来。”黄三太连连叩头说：“求万岁赦我死罪，我才敢明白回奏。”康熙爷说：“赦你无罪，只管实说。”那黄三太叩了一个头说：“小民原籍福建台湾永和乡人氏，寄居绍兴，练了一身武艺，身归绿林为寇，不劫

买卖各商，单劫贪官污吏，势棍土豪，得了银子也不乱用，周济孝子贤孙，前数年我就洗了手，不敢了作欺心之事。因我六十生辰之日，有昔日结拜的朋友濮大勇，酒后他说我年迈无能，要在北京天子脚下，作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才算英雄。小人一时气忿不平，我来到京都，正遇万岁爷行围打猎，遵旨打死猛虎，不敢求赏，只求万岁爷赐我一点物件，成我之名，死于九泉之下，也感念万岁爷的皇恩浩荡。”当今老佛爷听罢此言，龙心大悦。又看黄三太年老，已然是洗手的绿林，皇上因随身不带零碎，一回身便将所穿的黄马褂脱下来，说：“黄三太，念你打虎救驾之功，我赐你此物回家务本，成名守分，去吧！”黄三太叩了个头，说：“我皇万岁万万岁！”接了过来，自己回到黄骠马临近，拾起刀来，飞身上马，晓行夜宿，那日到了家中，把黄马褂供于佛堂之内，晨昏烧香，无事叫天霸白日读书，晚间练武，把长拳短打，刀枪棍棒，三只飞镖，甩头一只，尽皆练熟。

这且不表。那日康熙老佛爷给他黄马褂，此事轰动京都，人人知晓，欢喜煞了那位洗手不作的飞天豹武七鞞子。他自从镖打窦二墩之后，自己归家，李七侯则跟了彭公，当看家护院的镖手去了。他也想绿林无味，自己到京都，在达木苏王府充当差事几年，王爷甚是喜欢他，即放他第二等侍卫，在府中管事。另外还有两个朋友汤梦龙、何瑞生，这两个是当提督衙门的大班，办事拿贼。这一日，武七鞞子下班无事，正闷心书房，想要出城听戏。忽见家人来报：外边有京东乐亭县赛毛遂杨香武来拜。武成闻听，连忙往外迎接。来至大门，看见杨香武身穿蓝布大褂，白袜青鞋，面皮微黄，似有如无

的两道眉毛，两只圆眼睁的溜溜乱转，神光朔朔，高鼻梁，薄嘴唇，微有几根胡子，上有七根，下边八根，说话声音洪亮。见武七鞑子从里边出来，他就说：“贤弟你好哇，久违久违！”武七鞑子说：“大哥，你我三载总未会面，不想今朝在此相遇。我正要出南城听戏，兄长来了甚好！”说着请了安，笑嘻嘻地到了书房落座，家人献茶。武七鞑子说：“大哥，你往哪里去了？三载并未往我这里来！”杨香武说：“我在山东、河南住了三年，忽然想起来京看看老弟，昨朝我方到京中，在南城居住，访问才知你已迁至武宁侯胡同。我也想与你谈谈心，这京中就是你与何贤弟、汤贤弟，他二人我听说充当内大班，办案差事很红。”

武成吩咐备饭，先替兄长接风。少时家人摆上杯箸，把酒送上来。武成先给他斟上一杯，自己也斟一杯，二人落座吃酒，说些闲话。武成说：“杨大哥，要说绿林中人物，我就信服一个人，此人乃是南霸天黄三太，昨日在后门内沙滩，放响马劫了银鞘，你想何等英雄？人说他所骑黄马，年有六旬，我知道并无别人。”杨香武说：“那也不算出奇，这京都是有王法的地方，反无王法了？外州府县的衙役，全会武艺，可以办案，这京都之内，无有什么人管这闲事。”武成说：“杨大哥，我还有几句话，说给你听了，自然佩服！”武成说这几句话，激起杨香武一盗九龙杯，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飞天豹斟酒论英雄 杨香武头盗九龙杯

话说武七鞑子在书房之内，摆酒与杨香武二人谈心，情投意合，提起绿林英雄来，武成说：“就是黄三太，先在北沙滩放响马，后在大红门镖打猛虎，当今五岁爷见喜，钦赐八宝团龙黄马褂，天下扬名，有一无二，你说在咱们绿林中，真算第一人！”杨香武说：“真好！黄三太六十岁的人，作此绝古空今之事，我杨香武实在佩服。武贤弟，并非愚兄我夸口，三日之内，在此作一件事，叫你定然知道。”武成说：“仁兄休要取笑，这京都禁地，能人过多，再者兄长四旬有余之人，老不讲以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少年，我乃金石之言，兄长须要三思而行。”杨香武说：“贤弟之言是也。少时用完饭，我还要看看汤梦龙、何瑞生二位贤弟呢！你给我十两纹银，我要买些物件。”飞天豹武七鞑子连忙叫家人取了十两纹银，说：“兄长，不够只管说。”杨香武说：“使不了。”二人用饭毕，杨香武说：“贤弟，今日正当暑热之际，不知万岁住在哪里避暑？”武七鞑子说：“现今皇上在京西海甸，离城二十里地，有一座畅春园，在那里避暑。每年五月节后即去，凡一切公事，有军机大臣在那里办理。过了九月九月登高之后，才能进城啦！”杨香武听罢，站起身来告辞，说：“贤弟，明日再见，我到后门外看看汤、何二位。”

武成送至门外，杨香武出了西直门，过了高亮桥，顺着石头道，到了海甸。一见那街市之上，人烟稠密，买卖兴隆。顺着泄水湖，往南到了龙凤桥，见西边往南路西，有一座清茶馆，门首贴着黄纸贴子，上写：“本馆于本月初一日，准演赵太和《隋唐全传》。杨香武一见，天有过午之时，自己也渴了，不知万岁爷现在哪里？无奈进去喝碗茶再说。自己进去，坐在一张桌儿上，跑堂的拿着茶壶来，连茶叶一同给杨香武。杨香武把茶叶放在壶内，跑堂的泡了一壶开水。杨香武见那喝茶的人，全是太府宫官，只听有一太监说：“先生该开书了，天不早啦！我今日晚半天还有差事。主子今日晚膳在畅春园，有北边蒙古克勒亲王进献八骏马图，主子要传着我。昨日听了你的《监潼山救驾》，今日该说《当铜快马》了。快说，我听几回就走。”说着掏出一靴页来，拿出一张十吊钱的票子，给了说书的先生。那先生上了场，道了词句，开了正传，说的甚是热闹，杨香武见那太监起来走了，他就跟随在后，到了西门外，就有帐篷了。那该班的兵见杨香武不是本处的打扮，说：“别往里走了，再走锁上你。”杨香武急忙回来，在各处闲逛。

日色平西，用了晚饭，到黄昏后，在无人之处，把衣服脱下来，包在包袱内，随手从兜囊中取出罩头帽，把辫子盘在里边，身穿小褂裤，腰系搭包，把单刀用绒绳挑放背后，拧好了押把簧，身带百宝囊，里边有十二太保的钥匙，无论什么锁，全都打得开，还有装着鸡鸣五鼓返魂香的小铜牛儿，千里火，百蜡捻，自己把衣包斜插式系于腰间，翻身上房，蹿房越脊，过了几重院子，跳在就地。走至畅春园的东界墙，把

身一伏，还了一口气，飞身上墙，瞧见里边楼台殿阁，各处灯火之光照耀如同白昼。他各处窃听，到了一处，只听得里边说：“定了更，传了口令下来，伺候巡查！咱们大家别误了差事。”杨香武想：“时候还早呢，这是外边当差的。”又进了几层院落，细瞧正北一座大殿，东西各有配房，里边全有灯光。惟南边灯光甚亮，当差的人无数，这东屋有人说话，好像太监的声音。内有一人说：“咱们把灯点上吧，少时就出来了！”杨香武听罢，一转身到了北殿内，观看北边有屏风，还通后边，屏风前有一把蟠龙椅，上罩黄缎椅罩，书案顶上垂下来四个珠子灯，内点白蜡。杨香武一看，那屋内各样陈设不少。正在观看，忽听外边有脚步之声，随即将身爬于就地，窜入椅子底下。只见对对宫灯引路，进来了当今万岁爷，就在椅上坐下。那侍御太监魏珠、李玉、张福、梁九公四个，先把桌上收拾干净，摆上各种菜蔬。有魏珠拿出一匣子，取出白玉杯来放在桌上。此杯一半天产，一半人工，玲珑细巧，上有九条龙，是当今老佛爷心爱之物。梁九公斟上一杯酒，放在桌儿上，康熙爷饮了一口酒。外边侍御不少，却也不知底下有这个贼。杨香武好像偷油鼠儿一般，一声不敢言语，连大声也不敢出。皇上饮了几杯酒，说：“梁九公，吩咐把克勒亲王进的八骏马图呈上我看。”梁九公下去，早有宫人把宫灯高挑，少时把那轴画接过来，打开来看。康熙爷离了座，站在东边，宦官把画在西边挑着，头前两边灯烛辉煌。康熙爷观瞧：头一匹名为赤兔马，乃三国吕布所骑，后来吕布被擒，此马归于曹操。汉寿亭侯被困曹营，曹操赠赤兔马，关公因此马给曹操下了一拜，真乃千里驹也。又看第二匹，是一

匹黄骠马，当年驮过秦琼，在潼关内三挡老杨林，潼关外九战魏文通，走马取金堤，皆此马之力，真好马！又看第三匹马，乃是赤炭火龙驹，残唐时李存孝所骑，过黄河，见黄巢四十八万番汉兵，连破七十二座连环阵，十八骑人马杀入长安，皆此马之力！那皇上只顾看画，那太府宦官全听皇上讲说此画，赛毛遂杨香武见众人都在看画，他一伸手便把那九龙玉杯拿在手中，还有皇上剩的半杯酒他也喝了，蹑足潜踪，慢慢地溜至后边，顺着屏门出去。

他得意洋洋，蹿至房上，出了畅春园，到无人之处换了衣服，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一直到了西直门，天色大亮，找了一个小酒铺，喝了一壶酒，歇息歇息，又出门到了武宁侯胡同武成门首。家人认识是主人的好友，连忙说：“杨大爷回来了，请吧！我去通禀一声。”杨香武说：“不用通禀，我跟你进去就是。”到了二门，进去至书房之内落座。武七鞑子正在北房之内，心想杨大哥为何还不回来呢？忽见杨香武已进来，连忙向前说：“大哥从哪里来？”杨香武说：“贤弟，你把左右家人退去，我有话说。”武成说：“你们出去吧！大哥有话请讲。”赛毛遂杨香武说：“贤弟，愚兄昨日走了，并没有去看汤梦龙、何瑞生，我到了海甸畅春园，正遇康熙爷夜宴，我在畅春园盗来了皇上的九龙玉杯。”说着从怀中掏出来递与武七鞑子。武成一看，连忙站起身来说道：“我昨日是无心之话，激恼了兄长，盗此九龙玉杯，真乃第一豪杰！我从此看绿林朋友，就佩服你兄弟二人，一暗一明。”说着给杨香武请了安。杨五爷说：“贤弟说哪里话，愚兄一时气忿，略施小技，何足为奇。”说着二人饮酒，杨香武说：“贤弟，我要到绍兴

府去会会黄三太，与他提说此事，他必然知晓，也叫他知道天下还有一个杨香武。”武七鞑子说：“兄长何必如此，日后兄弟也有见面之日，到见面之日，那时必然提说此事。”杨香武说：“贤弟，我意已决，非去不可。”武七鞑子说：“兄长要去，也须在此多住几日。”杨香武点头不言，二人饮酒谈心。

却说皇上康熙爷看过了八骏马图，自己归座饮酒，不见了九龙玉杯，勃然大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丢玉杯捉拿黄三太 闻凶信自投府衙门

话说康熙老佛爷归座，太府宦官把骏马图拿下去，圣主要饮酒，不见九龙玉杯，心想必是当差人等，小心谨慎，怕磕碎拿去藏了。康熙爷说：“啊哈，看酒！”李玉与魏珠二人要斟酒，不见了九龙玉杯，吓的梁九公等连忙跪下说：“奴才等只贪听讲八骏马图，不知九龙杯哪里去了？”康熙爷听罢此言，勃然大怒，说：“何人拿去？搜来！”梁九公下来，各处一搜，并无踪影。康熙爷传旨说：“朕寝宫禁地，怎能有贼人来，必是你等自不小心。”吩咐侍卫人等，各处搜查明白，明日回奏。梁九公遵旨，到了外边传旨说：“圣上有旨，着尔等严加搜查，内里失了九龙玉杯，找着明日回奏。这道旨意一下，把内厅该班的专达依都章京、莫云章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那各门上当值的人，无论是谁，一概搜查，直闹到天色大亮，并无一点下落。少时，从里边传出旨意，要在安乐亭办理此案，时军机大臣有中堂王希，裕亲王，贝子贝勒，朝郎附马，九卿四相，翰詹道各官，全在那里伺候。少时康熙爷升了安乐亭，传旨王希见驾。军机大臣王中堂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当今圣主说：“朕昨日在畅春园晚宴，失去九龙玉杯，他等值班人并不认真办理，实属不成事体。”王希口称：“万岁！臣有本面奏，此事须问内里值班的人是哪一个？派他查

明回奏。”康熙爷说：“梁九公他已在各处搜查，今日回奏，九龙杯不见下落，宝座之下有人爬的形迹。”王希听罢，奏道：“据臣想，这个贼必有飞檐走壁之能，皆因万岁爷皇恩浩荡，今春在大红门打虎，遇那黄三太打了猛虎，我主赏了他黄马褂，必是他回家对那绿林贼人夸自己之能，又有那不知世务的贼人暗进皇宫，偷了我主的九龙玉杯。依臣愚见，我主传旨先拿黄三太到来，问他得了黄马褂回家，对绿林什么人说来，可以追本穷源，必得盗杯之贼。如拿住盗杯之贼，连黄三太一并斩首，将他所有巢穴尽行查抄，以绝后患。”康熙爷闻听王希所奏有理，说：王希，这黄三太倘若回家并未与众寇提说，又该当如何办理？”王希奏道：“我主见机而行。”那些该班人等，闻听中堂王希所奏，大家口念真佛说，救了我们多少人。当今皇帝传旨，谕都察院五城御史、并提督衙门，以及顺天府，各省督抚：捉拿盗犯黄三太，锁拿来京，交刑部审问，讯明回奏。这道旨意一传，立刻发抄，康熙爷散朝回宫。

且说这火牌文书到了浙江绍兴府。绍兴府的知府老爷，姓彭名朋，字友三，初任作过三河县，屡次高升，到绍兴府作了几年，大有政声，上司保了“卓异”，此时已钦加布政司衔，遇缺提升按察使，候补道，时任绍兴府正堂。一接这个火牌，连忙到了书房内，把彭兴儿叫过来，说：“你去请李壮士来。”彭兴儿答应出去，把李七侯请来。李七侯来至书房，说：“恩官有何呼唤？”彭公说：“壮士请坐。”李七侯告座。彭公说：“今有上宪行文一件，要在各府州县捉拿黄三太。我想黄三太乃是英雄义士，本府在三河县任内时，多蒙他扶助，并无盗

案。他无事也不在我衙门来往，真乃品行端方的人，此事我该怎么办？”李七侯说：“恩官，这件事据我想来，黄三太一个小民，如何犯了天颜？我与他虽是朋友，老爷只管按公事办理。黄三太乃有名的人物，他要知信，必然亲身前来自投，万不能天涯海角逃走。还有一件，老爷要让他逃走，就急速与他送个信；老爷要按公事办，也急速派人拿他来，恐其日后生变，则不好办。”彭公为人精明忠正，听了七侯之言，倒为难了。凡为人臣者，忠则尽命，也要量事而行。待我修书一封，命李七侯给黄三太送去，叫他远遁他乡，隐姓埋名，我再送他路费二百两纹银。想罢，忽见外边长随进来说：“回禀老爷，外边有黄三太求见。”彭公听罢一愣！半晌无语，想罢，说：“有请。”

书中交代：黄三太自得了黄马褂，在家中每日教那黄天霸练各样武艺。这日正在上房，与夫人秦氏说话，说：“贤妻，我想人生世上，仿佛一场春梦。像我这样的人，一生不服人的性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算不好。也是凑巧，我在大红门打了猛虎，留下这一点英名流传后世，日后叫黄天霸踏着我的足迹儿行，不可弱了我的英名。”秦氏说：“孩子也很好。”夫妻正在讲话，忽然家人来报，说：“外边有神眼季全求见庄主，有机密大事相商。”黄三太说：“请他进来。”家人出去，带季全从外边进来，也顾不得叩头，就说：“三叔，你老人家大祸临身！小侄探听明白，现在各府州县画影图形，要捉拿你老人家，趁此快走吧！”秦氏听说，吓的面皮发黄。那黄三太说：“贤侄，可知因何故拿我？”季全说：“不知所因何故？”黄三太心说：“是了，我自得了黄马褂，供天佛堂，并

未作犯法之事。这必是因黄马褂的事，我要是不当官，恐遗笑于人；莫若我去，看万岁该把我怎样办法？”想罢，说：“季全，我今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你跟我到京都，见了刑部堂官，他必然追问，我据实而说。要是康熙老佛爷开恩，放我回家，一家骨肉团圆。若是圣上见罪，把我杀了，你把我的尸首骸骨，带回绍兴府来就是了。”季全听了此言，心中不由伤惨，落下几点泪来，说：“三叔，何必说这不吉祥的话？”秦氏说：“依妾拙见，总是不去为上策。”黄三太说：“胡说，快拿四封银子给季全，你跟我先到绍兴府衙门，然后再说。”秦氏给了季全四封银子。黄三太带季全来到绍兴府官署外，说：“季全，你在一旁暗探消息，不必跟我来。”自己到了班房说：“哪位班头在？”班头何振邦说：“我该班，黄三太你老人家来此何干？”黄三太说：“你通禀一声，就说我来见老爷。”何班头立时到了门上，见了长随彭旺说：“外边有黄三太求见彭公。”那李七侯也知道彭公要报前恩，连忙迎出去，给黄三太请了安，说：“老仁兄好哇！从哪里来？”黄三太说：“贤弟，我的事你定然知道，想彭老爷与我都是故人，免得费事，我今前来投案。”李七侯听罢，暗暗信服，黄三太果然名不虚传，真英雄也！带至西院北上房书房之内，说：“这就是老爷。”

黄三太虽是闻名，实未见过彭公。今日一看，果然品貌不俗。彭公年约五十以外，身高七尺，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方口，沿口黑胡须，漆黑透亮，身穿灰宁绸的罩袍儿，腰系凉带，带着扇套槟榔荷包全份活计，足登官靴，头上未戴官帽，天生福相，黄三太看罢，请了安，说：“老爷好？小民给老爷请安。”彭公见黄三太虽已年迈，精

神百倍，五官不俗，连忙站起身来，说：“老壮士乃英烈之人，我久仰大名，今幸相会，三生之幸。前者多蒙厚爱，借仗威力，得有今日，我心中实实感佩，老壮士请坐讲话。”黄三太说：“老大人乃本处父母官，犯人天胆不敢与大人对座。”彭公说：“老壮士，你我慕名久矣，何必太谦。”黄三太见彭公一番恭敬，只得在下边落座，说：“小民有罪了。”彭公说：“老壮士今日来此何干？”黄三太说：“大人必见着文书了，康熙老佛爷各处拿我，不知所犯何罪？我今来此，求大人把我解送京中，听旨发落。”彭公说：“老壮士，你说的事本府一概不知，你可从实说来。”黄三太就把沙滩劫银鞘，大红门镖打猛虎，当今皇上赦罪，赏赐了一件黄马褂之事说了一遍。又说：“大概就是为这件事，我并未作过别的故事，候到京都就知道了。”彭公说：“老壮士若不愿意打官司，我就放你逃走；你要打官司吗，我行文上司，再候旨意。”黄三太说：“我候旨意，打官司就是了。”彭公赏了一席酒，派李七侯在客厅相陪。二人到了客厅之内，三太又叫人把季全叫进来，让他回家送信，叫家内放心，自己在衙门住着等候公文。季全当晚也就在李七侯的房内住下。

彭公遂将黄三太投案之事，行文于抚衙。那抚台是纳清阿，奏明皇上，谕下着绍兴府知府彭朋押解来京，交刑部严刑审讯。钦派刑部尚书杜荣、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鸿奎、吏部尚书王希审明回奏。彭公接了文书，此时他也正要进京引见，并想归家探望亲友，于是择日收拾起程，带彭兴、彭旺、黄三太、李七侯、季全等，把本处的土物也带了些回京送人。办好了文书，本府的案件均付二府护理。黄三太这一入都，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黄三太刑部投审 蒙圣恩赏假寻杯

话说彭公携带仆从人等，同李七侯押解黄三太入都，季全跟随，一路散放，并不带刑具。由绍兴府坐船，那日到了通州下船，雇车进了齐化门，到了东单牌楼金鱼胡同。彭公打了公馆，次日到刑部投文，又派兴儿给黄三太在刑部下边打点好了。当日司务厅点名，黄三太收了寄监。黄三太此时已是手铐脚镣全刑，有季全与彭兴上下通融，花费了二百两纹银。黄三太到南所，瞧那些受罪之人不少。刑部南所的牢头，原来是飞天抓苗五，乃东路的响马，认识黄三太，听说收在他这所内，早已叫来一桌酒席，给黄三太压惊。三太方到所内，苗五秃子过来说：“三哥，你认识我苗五秃子不认识？”黄三太一见，说：“五弟，你也在这里，是为什么案？”苗五说：“因为香河县的路劫案，刘通把我拉出来，他等全出去了；我打了带值的，四年得了本所的当家。哥哥这里来，把家伙给下了。”二人在屋内吃酒，苗五遂问黄三太因何到此？黄三太就把所作的事说了一遍。苗五把秃脑袋一拍，说：“罢了，还是三哥英雄，我真佩服你。”

不言黄三太在刑部。再说奉旨的钦差，吏部尚书王希、刑部尚书杜荣、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鸿奎，是日三人会议，在刑部大堂坐堂，立时把黄三太提出，跪于堂下。杜荣说：“你叫

黄三太？”黄三太答应说：“是。”杜荣说：“你在大红门得了当今万岁爷的黄马褂子，同哪个盗寇提说着，你必要显显你的能干之处。”黄三太说：“众位大人在上，罪犯蒙圣恩不斩，反赐黄马褂，我回到家中，将黄马褂供在佛堂，惟知教子读书，并未与盗寇往来，这是罪犯的实话。”王希问道：“你今来京，是绍兴府拿你的呢，还是你自行投首的？”黄三太说：“自行投首。”王希说：“圣上在畅春园失去九龙玉杯，你必知情。”黄三太说：“大人如同秦镜高悬，我在家中十余年，并未出门，如何知道九龙玉杯的事情？”王希说：“要派你找去，你可能找来吧？”黄三太说：“大人开恩，若派罪犯去找，不敢不去。”王希同二位大人，俱是国之栋梁，见黄三太年过花甲，都有恻隐之心。三位大人吩咐带下去收监，候旨发落。三人会议，递了一个折子。康熙爷降恩旨，给黄三太两个月限期，命他寻找九龙玉杯，着地方官不准拦阻，任他各处寻找。旨意一下，三太即出刑部，回到彭公公馆。又有旨意，传彭公明日召见。次日彭朋上殿见驾，康熙老佛爷见彭朋举止安详，气宇轩昂，甚为喜悦，留京供职，升了工部右侍郎。绍兴府知府，着张松年去接代。

黄三太给彭公叩了喜，还着季全回归绍兴府。到了家中，秦氏甚为喜欢，急问到京一切，方知在京之事。秦氏说：“此事应该怎样？”黄三太说：“此事还须季全贤侄出一个主意。”季全说：“这件事必须写下请帖，以庆贺黄马褂为名，遍请天下英雄。在酒席筵前，如有盗杯之人，必然要卖弄他的英雄。要是不说，我用几句话激出他的话来，必有话音。”黄三太细想此事甚妙，先叫家人买百余个红单帖，叫先生写了，邀请

天下的英雄，于八月十九日在舍下恭候。如有绿林中的朋友，须转邀几位更好。给了季全二百两纹银，一匹快马。季全去了，即派家人置办酒席，高搭芦棚，悬灯结彩，各处都贴喜字，门首换新对子，仆妇家人俱穿新衣服，棚内挂八扇屏儿，画的山水人物。黄三太告诉家人多找厨子，这次比庆寿时人来的多，每顿十五桌，预备几天。家人答应。

过了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黄三太正自闷坐，忽听家人报说：“今有鱼鹰子何路通前来给你老人家请安。”三太说：“叫他进来。”何路通忙到客厅，给黄三太行了礼。黄三太把前项的事，与何路通正在细说，忽见家人来报说：“今有滚了马石宾、泥金刚贾信、朴马李俊、闷棍手方回、大刀周盛、快斧子黑雄、满天飞江立、就地滚江顺、摇头狮子张丙、一盏灯胡冲、快腿马龙、飞燕子马虎众位英雄在门外下马。”黄三太同何路通二人迎接出去，到了门外说：“众位寨主请了！”大家下马，一同进了大门，来至二门往里观看，只见高搭芦棚，悬灯结彩。众位到了里边，见礼毕，大家落座。石宾说：“三哥，我等来的太早，今日才十六日，我等就来了。”黄三太说：“多蒙众位赏脸赐光，我就感念不尽了。”家人献上茶来，黄三太与大众谈说：“今日的事，摆上酒席，先给众位接风。”贾信说：“三哥年到花甲，作此惊天动地之事，我等甘心佩服。”黄三太说：“我有何能，承众位台爱。”大家吃至二更，撤去残席安歇。

次日十七日，早饭后，外边家人报说：“今有三起人来，在门外下马。”黄三太说：“众位别动，我师徒二人迎接进来。”就同何路通到了大门以外，早见有这里的家人接马，牵于马

棚内；跟来的人，有黄宅的家人带至南院用饭。黄三太看头一起，是飞天豹武七鞑子、汤梦龙、何瑞生、白马李七侯四位；二起是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小霸王郭龙、赛燕青郭虎、赛霸王杜清、铁金钢杜明，这是八位；三起是茂州掺金塔萧景芳、五方太岁常万雄、神偷王伯燕、秃爪莺李治、混江龙蒋禄，还有二位，二十多岁年纪，俊品人物，并不认识他是何人，这是七位。共十九位英雄，与黄三太见礼。王伯燕说：“我给你们引见引见。”指定那红面目的说：“此公姓张名飞扬，绰号人称震山豹；那位白面目的姓刘名青，绰号人称通臂猿。”大家到了客厅。众人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大家正在吃茶，家人来报：说外面又来了四起英雄，在门首下马。黄三太师徒迎接出去，见头一起是淮南一带水路的孤贼猴儿李佩，外邀于江、于海、周山、李洞、李亮；二起是河南一带的英雄，铁幡杆蔡庆、蓬头鬼黄顺、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落马川金眼龙王刘珍、马上飞谢珍；三起是铁背熊褚彪、黄河套鱼眼高恒带着他儿子水底蛟龙高通海、红旗李煜带着他徒弟谢虎；四起是景州的神行丁太保，还有北京后门内住的铁掌方飞，带着他的徒弟，姓李名昆字公然。绰号人称神弹子李五，还有小银枪刘虎，这四起共二十位英雄。黄三太均见礼已毕。让至客厅，款待酒饭，一日无事。

至十八日那天，黄三太大摆筵席，当着众绿林说：“我黄三太在绿林数十年，今得到康熙老佛爷的黄马褂，一则庆贺黄马褂，二则当着众位洗手。”蔡庆说：“三哥也想的是，咱们在绿林哪有庆八十的？我今年方四十，劳碌半生，但名业

未建。还算三哥是英雄。”二人正在讲话，家人来报，说外边又有两起英雄来到。黄三太说：“众位别动，我师徒二人出去，一看便知。”黄三太到了大门外，看见前面来的是金眼魔王刘治、花面太岁李通、白眼狼冯豹、小太岁杜清、小军师冯泰、双刀将李龙、蓝面鬼刘玉、赤发瘟神葛雄八位；后起是山东一带的响马，大孤山梧桐村凤凰张七，带着他徒弟赛时迁朱光祖、八臂哪吒万君兆。黄三太方才见完了礼，后面又来了飞天鹞子贺兆熊、濮大勇、武万年，带着儿子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大家见礼已毕。这三起共一十七位英雄。大家到了大厅内，与众绿林见礼已毕，落座。真是三山五岳，水旱两路英雄；四野八方，明动暗盗豪杰，共有六七十位。黄三太派人把座位拉开，说：“我黄某要各敬一杯。”濮大勇说：“前番只因我爱说懈怠话，就惹得三哥在北京沙滩劫银鞘，今又在大红门劫圣驾，打猛虎，得了当今皇上的黄马褂子，可喜可贺。今日我们大家理应敬你一杯才是。”大众齐说有理。大家乱了一日，到了十九日，这日是正日子，比往天更热闹，鼓乐喧天，把黄马褂请出，先供在当中。黄三太焚了香，暗暗祝告上苍，今日访出九龙玉杯的下落来才好。各路水旱盗寇也叩了头，一齐观看那黄马褂，是鹅黄缎子做的，织成团龙，大家齐声赞美。三太吩咐家人抬开桌椅，摆上酒席，要用话探听九龙玉杯的下落。不知有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周应龙祝寿会群雄 杨香武二盗九龙杯

话说黄三太为庆贺黄马褂，邀请天下英雄。他要暗探九龙杯，好找来奉献皇上，以免本身之罪。忽见季全从外边进来，他心中甚为喜悦。季全给众人见了礼，黄三太说：“季贤侄你辛苦了。我等全烧了香啦！你也去叩拜叩拜。”季全就知此时还没提说九龙玉杯之事。黄三太一生得了季全这个好帮手，等他拜过黄马褂，到了无人之处，说道：“季全，此事我正着急，你看该怎样办法？”季全在黄三太耳边说，如此如此，可以成功。黄三太说：“全仗贤弟，你办吧！”二人进了彩棚归座。季全与何路通、万君兆一桌。此时黄天霸也从学房回来，见了众叔叔伯伯，又与贺天保等三人见礼，蔡庆说：“我看黄天霸五官俊秀，必然聪明，久后要出马，定是一位惺惺。”张茂隆又把庆生辰，小兄弟结拜之事说了一遍。蔡庆说：“我今送给他四人一个绰号，称为四霸天。”贺兆熊说：“好一个四霸天！”大家正在说话，神眼季全说：“众位老英雄，我有一件事要当众位言明。今日天下英雄虽说不少，但我三叔乃绝古别今之人，在大红门打猛虎，得了皇上的黄马褂，真乃绿林中人上之人。我想众位寨主，也无非是在大道边上，或在漫山洼，或在树林之中，遇见经商客旅，劫住去路。保镖之人软弱无能的，你等得财到手；倘若遇见对手之人，就是

以多为胜。想我黄三叔这人办事，或明劫，或暗盗，都是一人。要在皇上家盗一物，我看天下并无一位能去的！”听了季全这一片话，内中也有服的，也有信的，也有生气的。哪知季全乃是使了个蹈盘子的小计？他就这么信口开河，黄三太也不拦阻，把一个飞天豹武七鞑子眼都气红了。他举目一看，这众人内并无杨香武，便“咳”了一声，说：“季全，你休要小看人。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呢！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惜今日之会，短了一人！要有那个人，我定然叫你们知道他作的惊天动地之事。”

黄三太闻听，暗自喜悦，心中想：“季全这孩子真有能力，有了困头了。”连忙说：“武贤弟，你说这内中短一个人，可与我等认识不认识，必然作了一件出奇的事了！把他请来，幸喜我黄三太有了对了，我要领教领教，可以请来。”黄三太正在追问武七鞑子，外边家人来报，说：“今有赛毛遂杨香武，在门外下马！”武成听罢，甚为喜悦，心中说：“他从京中是七月间起的身，怎么这时才到？”自己在犹疑之际，随着黄三太迎接出去。杨香武把马交给了手下人，见了黄三太说：“三哥，我来迟一步，我这儿有礼了。”黄三太说：“贤弟，你我知己深交，何必客套？”飞天豹说：“拜兄来了，你怎么才到？不想来到后头了。”杨香武说：“我有些小事。”进了喜棚，与大家见礼。黄三太说：“贤弟上座。”杨香武说：“还是三哥上座，我等大家前来庆贺，理应如是。”黄三太说：“恭敬不如从命。”杨香武坐下，他原来也是为找九龙玉杯的下落而来的。黄三太又向武成说：“贤弟你方才所说的，是哪一位呢？”武七鞑子看杨香武一言不发，他心中一动，说：“杨大哥为何这

样，不免我替你说吧！”杨香武听黄三太追问武成，连忙用话拦住，说：“武贤弟，我想天下英雄，就是黄三哥了。”武七鞑子说：“杨大哥，我看你乃是英雄，为什么说话不明？众位寨主，我也不必隐瞒了。今年六月间，你老人家在我家中住着，我因说闲话，提起黄三哥是个英雄，你老人家便夜入皇宫，在畅春园内盗来九龙玉杯，拿到我的家中，你说要来会会黄三哥，二人提说此事，为何今日见面，哑口无言？小弟替你说了。”那水旱盗寇闻听这话，暗暗称奇，杨香武也算与黄三太并肩的豪杰，大家齐声说：“杨老英雄，既然赌气盗了国家之宝，也该拿九龙玉杯出来，大家开开眼啦！”黄三太连忙过去说：“贤弟你请上座，你我要细细谈谈，真是可钦可敬。我虽然打猛虎、劫圣驾，全凭舍命一条，哪如贤弟仗平生本领，囊中妙药，盗取九龙玉杯。”这杨香武有一个出奇的能为，他自配的一种鸡鸣五更返魂香，其妙无比，要往哪里偷去，自己先闻了解药。他那个返魂香袋入铜牛之内，一拧黄螺丝，此香即从牛口钻出，人若闻见，不省人事，乃江湖第一妙法。后来他传授一人，名叫万君兆，因爱他人品端方，认为徒弟，还给他订下了猴儿李佩之女李兰香。

且说黄三太称赞不绝，那杨香武叹了口气，说：“三哥且慢欢喜，尚有细情。九龙玉杯确是我从畅春园盗来的，想给兄长看看。焉想到我在半路之上，失落在茂州北关店内，我也不敢声张，恐怕绿林人耻笑于我。”黄三太一闻此言，吓得浑身打抖，面目改色。众人不知就里，还说：“可惜，又被人偷去！还请黄寨主上坐吧，我等恭敬一杯！”黄三太哪里还有心吃酒？神眼季全说：“杨五叔，既然把九龙玉杯丢在茂州，

这件事须请问王寨主，他是茂州的娃娃，自然该知道。”神偷王伯燕一听此言，一眼看着通臂猿刘青，二人默默无言。三太连忙追问：“王贤弟倘若知道，为何不说？”神偷王伯燕说：“实不相瞒，我在茂州开设一座来往客店，有张飞扬、刘青二人帮助我。那日杨老兄住在我的店内，我打算他是客商，在暗处观看，见他在灯下不住的细看九龙玉杯。我等他睡着的时候，把此杯得到手内，次日与张飞扬、刘青二人观看。”说到这里，黄三太说：“贤弟，你把九龙玉杯拿出来，咱们看看吧！”王伯燕摇头说：“不能，不能，还有下情啦！刘青已将杯卖给住在城内店中的一个外官，得了二百两纹银，也不知那外官姓什么？”

黄三太听到这里，“哎哟”了一声，说：“结了，这可是实在没处找去。”褚彪说：“一个玉杯丢了算什么，三哥何必这样为难。”黄三太说：“众位恩兄义弟，我要不实说，你们哪里知道？只因我自劫圣驾，得了黄马褂之后，只知乐守田园，养妻教子，洗手不作绿林生理。谁知上月有旨拿我，只不知所因何故？我闻此信，自投衙门，去见恩官彭公，并未受着一点委屈。到了京师，即交刑部看押，又遇着飞天抓苗老五，是南所当家，甚尽交友之情。因钦差问我，才知是皇上失了九龙玉杯，向我三太追要。蒙众位大人保奏，圣上赏了我两个月的限，若无九龙玉杯，连我全家性命难保。”当时季全说：“哪位知道九龙玉杯的，请讲。”忽见于江、于海二人说：“要提此杯，落在我二人之手，那位官长被我等杀了。”黄三太说：“很好，既在二位的手内，请拿出来救我这条性命。”于江说：“黄寨主，后因九龙玉杯被周山、李洞看见，说是要

送一个朋友，我二人得了些银钱，他二人竟把此杯拿去送了周大寨主。”黄三太说：“他是何处人？”猴儿李佩说：“三哥，要提这条水路的脑儿，现在淮扬一带，苏、松、常、镇这几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姓周名应龙、绰号人称都霸天，在淮南以南，扬州之北二十里的避侠庄居住。他家中的宅院，全在埋伏，有绷腿、绳绊、脚锁、立刀、窝刀、自发弩箭。外边墙是夹壁墙，人要不知掉下去，准得饿死。院中设有壕沟，上绷芦席，内中有水，人若落下去就不能上来。他手使一对瓦棱金装铜，练的飞檐走壁之能，有万夫不当这勇。会打毒药弩^①，人受一下，连肉全烂。他是坐地分赃，手下有二百余名绿林中人，各分一处，内有四个大头领，一名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二名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三名俏郎君赛潘安罗英、四名玉麒麟神力太保高俊，这四人足智多谋，远韬近略非常，乃金翅大鹏周应龙的臂膀。这杯要落在此人之手，想要出来万万不能，想要买它，他家又有敌国之富，他还有一个毛病，若是心爱的物件，他是深藏内院的。”黄三太一听，说：“周山、李洞，你二人真送给周应龙啦？”周山说：“送给他啦！他一见就爱，说此物价值连城。”

黄三太听了，闭口无言，愣了半晌，说：“也听人言过，淮安一带有个金翅大鹏周应龙，为人甚有名头，这五六年间就把名姓立下，真是前波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哪一位与他有来往？”内有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说：“我认识他。”李佩说：“我也认识他。”蔡庆说：“我也认识他。”季全听了，

① 弩（nǔ，音努）——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说道：“既然众位认识他，到他那里把真情吐露，周应龙为交朋友，必然把九龙玉杯送来；他如不允，你几位再苦苦的哀求他。”李佩说：“那是不行，还须另想高明主意，才能有成。”黄三太急的胸中实无一策，众绿林朋友也踌躇无计。那神眼季全说：“众位不必着急，要找那九龙玉杯，我有一条妙计。”不知怎样找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避侠庄群雄聚会 黄三太入都献杯

话说神眼季全说：“咱这里连一个外人都无有。我知扬州有个琼花观，咱们大家同去，在那两边埋伏，备好酒筵，我三叔先下帖，请他赴英雄会。必须请一能言快语的人，好把他谎来，先讲交朋之道，用酒将他灌醉。等他醉后，再派人盗他双铜，然后对他说了实话。他要肯把那九龙玉杯给我三叔，那时多交一个朋友，两罢干戈，过日登门叩谢。他不给九龙玉杯，大家下个毒手，把他杀了，拿他的双铜为凭，到他家就说他寨主叫取九龙玉杯来了，一举两得。此计不知好与不好，请众位斟酌。”李煜说：“他要不来，那不是枉费了心机？本月二十五日是他的生辰，咱们想一个主意，就中办事。”赛毛遂听众人议论纷纷，气的他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说：“众位且慢！哪一位与他有来往，可前去以给他拜寿为名，暗探他家中有何暗器，走哪处房屋无有暗器？都弄明白了，你我在房上以呼哨为号。我也去给他拜寿，他有来言，我有去语，他讲朋友交情，把九玉杯给我，我拿回来算作无事。他要是不给我，我二人就翻脸，我一怒上房，只要你等暗助我一膀之力，我就盗得他的杯来。未知如何？”说罢，刘世昌说：“我与周应龙有来往，我去。”王伯燕说：“我也去。”二人说：“咱们这就起身。”李佩说：“我同杨爷到避侠庄去。

咱找店住下，请一位英雄作为接应。”四人说：“事不宜迟，这就起身。”四人告辞前往，那众人就在这里静候信息。

四人那日到了扬州，在北关外找了一座客店住下。次日刘世昌、王伯燕二人先去拜寿。杨香武同李佩到了避侠庄，见这里也是一座乡镇，甚是齐整，便在本镇南头，找了三合店住下。杨香武自备一份寿礼，写了一个全帖，打发店中小伙计送去。再说刘世昌本与周应龙是拜兄弟，又有王伯燕跟随，二人备了两份寿礼，到了门首，有家人早在那里伺候。今日是周应龙的寿日，二人看那家人，个个身穿新衣服，说：“二位爷来了，我去通禀一声。”家人进去，不多时，周应龙亲身迎接出来，说：“二位兄长虎驾光临，未曾远迎，望祈宽恕。”那王伯燕说：“大寨主千秋之喜，我等特意前来拜寿。”刘世昌说：“贤弟，我特来给你祝寿。”周应龙把二人让至大客厅，里边摆设桌椅，坐着水旱绿林中人不少。王伯燕抬头一看，见东边坐着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青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并力蟒韩寿、玉美人韩山、雪中驼关保、闪电手高奎、白脸狼马九、笑话崔三，尚有二十余名绿林，均不认识。这西边有座山雕周应虎、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银戟^①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力太保高俊，以及周应龙的徒弟蔡天化，周应龙的结拜弟恶太岁张耀联，老道恶法师马道元等。众人与刘世昌、王伯燕见礼毕，然后归座。水旱两路的盗寇，都知周应龙在避侠庄坐地分赃，足

① 戟(jǐ，音几)——古代兵器。头上装有金属的枪尖，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

智多谋，正走了午运，无一个不恭敬他的。这时，忽见外边的家人手执名帖进来说：“大太爷，现今有杨香武送来一份寿礼，有礼单在此。”周应龙接礼单一瞧，那单上写的“慕名弟杨香武顿首百拜”，下边写着“微仪八色：端砚一方、湖笔一封、百寿屏一轴、徽墨一匣、海参一包、燕窝一封、鱼肚一匣、鱼翅一封。”周应龙吩咐把礼物拿进来，摆在大厅，打开一看，见紫檀木盒内装着端砚一块；把画打开一看，是名人写的一百个寿字，写的甚有笔力。看罢，心中暗想：“这个人必是斯文之人。”吩咐把礼物收下，赏送礼的四两纹银。家人办理去了不表。

单表店中小二得了赏银，回到店内，说：“给杨五爷送了去啦！”杨香武自己把里面小衣服换好，暗带应用物件，外罩青绸袍褂，足登官靴。自己雇了一乘小轿，到了周应龙门首下轿。门上有人伺候，杨香武说：“烦你通禀一声，就说杨香武来拜。”家人回进去，周应龙亲身迎接出来。杨香武一看：周应龙身高七尺以外，甚是魁伟，头戴新纬帽，身穿灰宁绸单袍，红青宫绸外褂子，足登官靴，年约四旬，面如紫玉，四方脸，双眉带煞，二目有神，精神百倍。周应龙看那杨香武年过半百，神清气爽，身穿单袍褂。一见周应龙，就带笑道：“久仰大名，称雄宇宙，名贯乾坤。大寨主威名远振，今日得会，也是三生有幸。”周应龙说：“多蒙厚爱，远路而来，贵足踏贼地，真是满门生辉。”又说：“兄长请！”把杨香武让进了大厅。杨香武看那屋内，东边有名人字画。靠墙的花梨条案上，摆炉瓶三设，头前八仙桌儿一张，两边有太师椅。周应龙让杨香武在南边椅子上落座，说：“杨兄贵处何方？”杨

香武说：“在下乃乐亭县人氏，姓杨名香武，绰号人称赛毛遂。”周应龙说：“闻名久矣！今得相逢，真乃三生之幸也。”杨香武把自己平生之事，大概说了一遍。周应龙吩咐家人备酒，二人在配厅吃酒谈话。杨香武说：“大寨主，我有一事相求，尊驾千万莫阻。”周应龙闻听，心中说：“此人来的有诈，我生日他送来一份厚礼，想世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不免问他何事？”便说道：“杨兄，只要我能为之事，无有不成。大约咱们绿林中朋友打了官司，在扬州一带，苏、松、常、镇，无论州县衙门，我都可办。还有一件，要用绿林中人，几十位都有。”杨香武说：“闻听台驾得了一只九龙玉杯，送给我要多少金银，如数奉上。”周应龙说：“别的物件，均无不允，要说那只九龙玉杯，乃是无价之宝呢。”杨香武说：“实告诉你吧，此乃当今皇上心爱的物件。”杨香武就把丢九龙玉杯，拿黄三太，赏限找九龙玉杯，我今日特为此事而来的情形说了一遍。周应龙闻听，勃然大怒说：“你拿皇上来压我，我周应龙岂是怕事之人。”不知杨香武盗九龙玉杯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杨香武大闹避侠庄 黄三太接应拿群寇

话说周应龙听杨香武说那九龙玉杯是御用之物，他一阵冷笑，说：“我周应龙岂是怕事之人！既说是御用之物，你叫皇上发官兵来要九龙玉杯，我在家中等候于他。”杨香武说：“周应龙，我方才所说的话，句句是真，你既不给我，我也不要了。你小心点吧！三日之内，要盗那九龙玉杯，若过了三日，我就不姓杨了。”说着站起身来，到了二门，飞身上房，竟自去了。把个周应龙气的三尸神暴跳，说：“气死我也！”他见杨香武走了，即站起身来，出了东配房，到大厅见了众人说：“来了一个姓杨的，他与我要那九龙玉杯。我想这九龙玉杯乃无价之宝，岂肯给他。我与他又无往来，非亲非故，他说了几句，竟说三天之内，要盗我的九龙玉杯。”众绿林闻听此言，也有说是英雄的，也有生气的。内中王伯燕与刘世昌暗自点头，甚是佩服，那杨香武果然英雄，要偷九龙玉杯，还先说明了，说出来叫他提防。只听周应龙说：“众位寨主，我今看他怎样偷我这九龙玉杯！我自有主意。”说着，自己竟奔后边。

那杨香武在房上，早已留神。东边一所院落皆是仓房，东房是风火檐，北边有天沟可以藏身。自己不敢再往前走了，因听李佩说过内有埋伏。他奔至后边，见下面灯烛辉煌，金翅

大鹏周应龙在前，后跟几个童子，前有引路的灯笼。杨香武暗中跟随。周应龙到了内院上房他妻子李翠云的屋中，说：“贤妻，你快把九龙玉杯给我收藏起来，气死我也！”李翠云说：“今天是寨主千秋之日，为何这样想不开，怒气不息，所因何故？”周应龙说：“贤妻有所不知，今日来了一个杨香武，他给我祝寿，提起九龙玉杯，我说是无价之宝，他说要拿金银买我的，后来又拿大话吓我，被我抢白了几句，他一怒走了。临走之时，他说三天之内，要盗九龙玉杯。我今前来取那九龙玉杯，我有一条妙计，杯不离手，手不离杯，看他怎么盗法。”李翠云说：“那杯收藏甚为严密，他如何盗的了去？依我说不必动，咱家这所宅院，外有埋伏，内有人把守，如铁桶相似。”周应龙说：“贤妻哪里知道，我们绿林中人，无论在哪里，全皆盗的了。我今见此人，气宇轩昂，语言不俗，要无有惊天动地的艺业，他也不敢说那朗言大语。你拿杯来吧，我自有道理。”李氏立刻从箱中把九龙玉杯取出来，递与周应龙。周应龙拿到手中，往前边大厅去了。杨香武在暗中跟随，到了前厅，周应龙说：“四位贤弟！”那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四人答言，说：“伺候兄长，有甚事请讲吧！”周应龙说：“你四位在厅外站立，把住门首。前边大门，派蔡天化将门打开，多点灯笼，外边点上“气死风”。东屋内派白脸狼马九带四十位绿林，在那里把守。西厅房派青毛狮子吴太山带四十位英雄把守。各人头上，都点上香火头儿为记，如没有香火头儿，就不是咱们的人，可以拿他，以鸣锣为号。”自己在大厅之内，点了几盏灯，外边照耀如白昼一般。他是短小衣襟打扮，把一对瓦棱金装铜取来，自己与众人说：“我练

一趟，你等观看。”他就在桌案的前头，施展开那铜法，真正好看。怎见得，有诗为证：

出手势双龙摆尾，捎带着孤树盘根，
托鞭挂印惊鬼神，暗藏毒蛇吐信。
白猿反身献果，换式巧认双针，
夜叉探海诓敌将，藏龙训子紧护身。

真是换星摘斗，取命追魂，使动如飞，众人无不喝彩。把一个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与神偷王伯燕，吓的暗暗着急，怕杨香武盗不了九龙玉杯，还被获遭擒。二人并无一策。

再言赛毛遂杨香武，在暗中看见周应龙杯不离手，手不离杯，练完了双铜，众寇分为四下埋伏，他在东边椅上坐着看书，双铜放在一边，九龙玉杯就在面前。薛虎等四人，各执兵刃，在门首站立。杨香武急的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一点主意无有。看看天交五鼓，少时天色大亮。杨香武在天沟内暂歇，幸喜八月天气，一点不冷。睡醒后，从兜囊之内，掏出炒米吃了两口，又把水壶掏出来喝了两口。候至天晚他才喜欢。到了初更，向大厅一看，还是那个样儿，不能下手，又是一夜。把个王伯燕、刘世昌急的了不得，又不能明说，也不知杨香武在哪里？

到了第三日晚上，那薛虎等四人全都乏了。众寇与家人一个个埋怨说：“这些事本来是寨主多留神，凭咱们这个院墙，如何能进来人，这两天埋伏，使我真困了。”他们彼此面面相觑，并不甚留神，又不能睡，又怕周应龙怪下来，不知如何是好？周应龙在厅房等了两夜，并无动作，越想越气，说：“我无故听了姓杨的这两句话，熬了两夜，并无音信，莫非他

戏耍于我，他不来了。今日再候他一夜，他如不来，我明日必要找他去，看他姓杨不姓杨？”自己想着生气。那杨香武在暗中说：“不好！我要丢人，绝不该说那样大话，落得这么丢人！”他这一急，却急出一个主意来，连忙往后去了。

周应龙瞪眼看着九龙玉杯，正在闷坐，忽听前边房上扑通一声，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说：“好小辈，往哪里走！”周应龙就知是杨香武来了，手拿双铜，蹿至外间，大嚷一声，说：“杨香武，你哪里走？”鲁豹等四寇，把那落下来的人，用脚踏住，口中说：“拿住了！”周应龙提起铜锣敲了几下，四边众寇各执兵刃说：“拿住了！”一齐奔大厅，把王伯燕、刘世昌吓了一跳！大家用灯笼一照，见是一卷被褥！周应龙猛然醒悟，说：“不好了，这是杨香武的诡计！”急忙进了大厅一看，那九龙玉杯竟是不见了！口中说：“杨香武真是惺惺，他把九龙玉杯盗去了！”那些人把被褥卷打开一看，说：“他娘的真晦气，原来是赤身露体的一个死女人。”周应龙至近前一看，说：“羞死我也！”抱起死尸往后就走，众寇也不知死尸是何人？

书中交代：杨香武在后院之内，把周应龙之妻李翠云用熏香熏过去，他用被卷好了，找一根长绳捆着，往下一扔。周应龙只认作是杨香武落下地来，就往外打锣；杨香武即从后边下来，翻身过去，把那九龙玉杯拿到了手内。他飞身出去，上了东房，不敢往外走，知有暗器埋伏，便等候王伯燕、刘世昌二人带路，好出此虎穴龙潭。候了半天，却不见动静。

再言刘世昌、王伯燕二人，见不是杨香武，是个女死尸，杨香武已把杯盗去。他俩暗暗地称奇说：“罢了，真有这样英

雄，你我二人别在此久待，好送杨寨主出此虎穴龙潭。”二人暗暗溜出大厅，不知杨香武在哪里？正着急，忽听聚义厅铜锣一响，王伯燕说：“风紧，不知他在哪里？”二人踌躇无计。此时天有三更，黑暗暗的并无月光，忽听东房上吱吱的哨子响，刘世昌说：“在东房上呢。”听了多时，二人上房，杨香武说：“二位来了！”刘世昌说：“来了，既然如此，你我走吧！”王伯燕把暗号告诉杨香武，每人头上有个香火头儿为记。三人正向外走着，听得周应龙在大厅之上说：“列位寨主，大家上房分四路追赶！哪路追上，给我送信来。好个万恶的杨香武，把我的妻子给熏过去了，赤身露体，羞辱于我，我必要报仇。盗我的九龙玉杯，我倒不恼，大不该伤我的家眷，你等众家英雄，助我一膀之力，务要将他拿住。”众口答应。他徒弟蔡天化说：“师傅不用着急，量他也逃不了，你我追上前去！”众寇分四路追了下去。

杨香武与王伯燕、刘世昌三人到了一处，刘世昌说：“他这所院落，是按八卦太极图所造，你我竟奔东南生门，可以出去。”三人施展飞檐走壁之能，窜出墙外，时已东方发亮。忽见对面来了一伙人，那三人抬头一看，原来是飞镖黄三太与猴儿李佩、濮大勇、武万年、贺兆熊、褚彪、蔡庆、红旗李煜、凤凰张七等七八十位英雄赶到。

自刘世昌、王伯燕、杨香武等去后，季全说：“众位不可在家中等候，还是去扬州作为接应方好。”黄三太同众人说：“此话有理。”大众赶到避侠庄，找到店内，遇见猴儿李佩，说杨香武去了三天，并无音信。黄三太等不能放心，暗中来探听消息。忽听锣声响亮，知道里边必然动了手啦！忽见刘、王、

杨三人出来，黄三太说：“大事如何？”杨香武说：“九龙玉杯已经到手，你我回店再讲，这里不可说话。”黄三太见天已明亮，说：“快走吧！”季全说：“不要忙，我有一个主意，须得一个英雄，在这树林内等候周应龙。他若来时，用话激他几句，把他带至店内，咱们在那里等他。黄三叔见他之时，把咱们的已往之事，细说一遍。他如是朋友，免伤和气，咱们玉杯已经在手，过日再谢他；他如不懂交情，那时定要变脸，与他分个上下。”濮大勇说：“既然如此，应该我在此等候。你们先回店歇息歇息，我把他引了去就是。”忽听有人说：“我在此帮你。”黄三太回看一看，是神弹弓李昆，乃铁掌方飞的大徒弟，行五，此人二十二岁，武艺精通。又听有人答应，说：“我在此帮助你二位。”众人一看，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人，身穿青衣，乃凤凰张七的大徒弟，赛时迁朱光祖。黄三太说：“你三人在此甚好，我等回店去了。”朱光祖说：“李五弟，你在树林内埋伏，我在这座七圣祠房上，濮爷你在大道之上，如周应龙来时，你只和他战个两三合，往下败来，有我呢。”如此如此，三人方才安排已定，忽听庄内一片声喧，周应龙带着人追下来了。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李公然初试神弹子 黄三太大战周应龙

话说朱光祖、李公然、濮大勇三人，在大路和树林内埋伏，等候周应龙。周应龙见天色大亮，后边仆妇来报，说：“大奶奶苏醒过来了。”周应龙说：“好好的伺候她。”仆妇答应下去。周应龙站在大厅，他立时把双铜一抱，说：“好个姓杨的！从此有他无我，我二人誓不两立。”便叫青毛狮子吴太山往北追赶，至十里外追不上就回来，你要追上，派人给我送信来，你再带二十人去。”吴太山随带了二十位绿林，追下去了。又派蔡天化带二十位绿林，往东追了下去。又派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三人带二十位绿林，往西追去。这里家中，派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座山雕周应虎，带四十位绿林在家中各处找寻。他自己带着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力太保高俊这四位，带同四五十位绿林，有闪电手高奎、永躲轮回孟不成、白脸狼马九、笑话崔三、轧油灯李四、一本帐何苦来、假姥姥秋四虎等，往南出了大门。只见前面一箭之地，向北站着一个人，年约五旬以外，黑脸膛，短打扮，身穿青褂，足登青布快靴，手擎鬼头刀。周应龙看罢，说：“呔，对面你是何人？快通姓名。”濮大勇见来了一伙人，知是周应龙带着四五十位余党，自己不敢怠慢，说：“对面来的众小子，

要问我，我是久在江湖，绿林为生，专劫经商客旅，走到此处，腰中无有路费，听说避侠庄有一个姓周的，名叫周应龙，他家广有金银，我来与他借些路费。”周应龙说：“小辈，你也不知这周寨主是何如人？他乃水旱两路的英雄，坐地分赃的寨主，你要找他借金银，须用一个晚生帖儿前去拜望他。”濮大勇说：“你走你的路，不必来管我！”周应龙说：“好小辈，我就是周应龙，你便怎样？分明你是那杨香武的一党，前来混账，我将你拿住严刑拷问。”忽听后边薛虎一声说：“大寨主闪在一旁，我去擒他！”他使一把金背刀，直奔濮大勇，抢刀就剁。濮大勇急忙一闪，用刀相迎。二人战了有几个照面，薛虎虽勇，也不是濮大勇的对手，只累的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周应龙心中不悦，怕输弱了他的名望，连忙掏出那链子挝来，照定那濮大勇一下，正打在左膀之上，往面前一带，濮大勇立脚不住，翻身栽于就地，顿时被人拿住。周应龙说：“捆上！薛、鲁二位贤弟把他送到家中，吊在厢房之内，候我拿住盗杯的人，再为发落。”鲁豹、薛虎二人，立时把濮大勇捆上，送归庄内去了。

周应龙说：“列位贤弟，我想杨香武如是一个，不能把九龙玉杯盗去，必然人多，还有内应，回去审问姓濮的，便知分晓。”他带着众人，往南走了有十数步，忽见从房上跳下一人，年有十八九岁，手擎加钢斧，威风凛凛。周应龙问：“来者何人？”朱光祖说：“我是行路的，你管我作什么？”周应龙说：“走道还有从房上走的吗？”朱光祖说：“我身子轻，走高了脚啦！实告诉你吧，我是绿林英雄，等我们伙计借银两去了，我在房上望望他。”周应龙说：“你们全是一党，我拿你

与那姓濮的一同拷问。”说着，使双铜往下就打，朱光祖用斧相迎，二人战了几个照面。朱光祖知道濮大勇被他擒去，不敢恋战，飞身上房，竟自下去。周应龙说：“哪里走！”也上房追赶下去。罗英、高俊二人，方往前走了两步，高俊“哎哟”一声，栽于就地，不省人事，这一弹子不轻。罗英站住说：“怎么啦？”高俊缓了半个时辰说：“我中了暗器了！”罗英一回头，也被一弹子打在手心，直说：“哎呀，了不得，不好！”众贼人从东边绕过去，进了北村口，看见周应龙追下那人去了。罗英、高俊二人带伤回庄，前去调人。

单说朱光祖被周应龙追了下来，他破口大骂说：“小辈你来，我将你带到一个地方去，自有道理。你也不知我的厉害，我姓朱名光祖，绰号人称赛时迁，我的师父名叫凤凰张七。我等前来找你，要那九龙玉杯，只因有一位朋友被此杯所害。此人家住浙江绍兴府望冈江聚杰村，姓黄名三太，绰号南霸天，飞镖无敌，你跟来开开眼，会会江湖众宾朋。”周应龙听了说：“小辈，你不要逞能，我要叫你走了，誓不为人。”朱光祖引他至店门首，说：“小子！你敢进店吗？店内有天下英雄，全皆在此，量你一个井底之蛙，也不敢进店。”周应龙说：“小辈，你把他们叫出来，我倒见见这个黄三太，我虽然闻名，未曾见面。”

朱光祖进店，到了上房，见黄三太等正在讲话。众人问杨香武如何盗九龙杯，怎样得手？杨香武就把所作的事对众人说明。刘世昌说：“咱们不可久待，周应龙人多势众，有几百绿林中人，恐怕寡不敌众。”正说着，朱光祖进来了，说：“不好了！”濮大勇被周应龙拿住了。”李公然也从外边进来说：

“外边周应龙追下来了，在门前等候。”又见小二进来说：“杨大爷快些出去吧，周爷在门首骂呢，别连累我们店家。”众人听黄三太说：“杨贤弟，你们先行歇息，我会会此人。”便带着铁幡杆蔡庆等六七十位英雄来至门首，往对面一看：那周应龙年约三旬以外，生的气度凛凛，面如紫玉，浓眉大眼，精神百倍，身穿月白绸子小夹袄，青中衣裤，灰绉绸夹套裤，足登青缎子快靴，腰系丝绦，手擎双铜，分量重有二十四斤，在怀中一抱。黄三太看罢，心中说：“果然英雄气象。”那金翅大鹏周应龙见从内出来有五六位，都是短衣打扮，各抱自己兵刃，高高矮矮，都是英雄气象。头前率领着的那位：年过花甲以外，面如古月，鹤发童颜，身穿蓝宁绸小夹袄，青缎子裤，青绸夹套裤，白袜青缎子双脸鞋，怀抱金背刀。看罢，说：“来的老者，莫非黄三太么？”黄三太说：“是也，你就是周应龙吗？来此何干！”周应龙微微冷笑说：“黄三太，你使出人来，盗九龙玉杯作践我，快把姓杨的献出来，万事皆休！”黄三太听信，也哈哈大笑，说：“你真是坐井观天，痴儿说梦，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老夫自幼儿闯江湖，独霸为首，还不敢小视天下之人。你看我的众朋友，都是水旱两路大头目，谁不如你。”

正说着，忽听正北人马呐喊，又有一百多名绿林人前来。前面走着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乃是黄三太的师弟，此人会打毒药镖，会打弹弓，两般暗器厉害无比，毒药镖打着人，三天准死，非用他师父神镖胜英的五福化毒散、八宝拔毒膏才能解救。当年黄三太与戴胜其二人，都跟着宣化府胜家寨神镖胜英学艺，各练一身好武艺。为何他帮着周应龙这边，不

助他师兄黄三太呢？这还有一段隐情：戴胜其有一个姊妹，名叫戴赛花，长的也好，一身好武艺，给了周应龙的胞弟周应虎，后占璿球山。他有一个侄儿，叫赛瘟神戴成，又是周应龙的徒弟。他为人不正，专爱采花，故此黄三太不与他往来。他今在家各处寻找盗九龙玉杯的人，忽见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二人，拿住一个人来，说是盗九龙玉杯的杨香武的余党，便把他吊在空房之内。后来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力太保高俊二人中了弹子回来，说姓杨的人不少，把我俩用弹弓打了，大寨主追下去啦！戴胜其心中一动说：使弹弓的江湖中就让我为第一，这是哪路的？正想着，外边那东西北三路的人全回来说无有追上。戴胜其把方才听说之事，说了一遍。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蔡天化等，便率领这一百多名盗寇，追至避侠庄南头路西店门首，见大寨主与手下二十多名绿林，正在那里讲话。蔡天化说：“小辈，你这店内住着盗杯之人，咱们拿住姓杨的，放火烧这店，拆他的房。”只吓得店中伙计战战兢兢。

周应龙见他的人全来了，心中甚为喜悦，说：“黄三太，你有何能，敢到避侠庄来！我与你比试三合。”黄三太听罢，方要过去，忽听身后一人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杀鸡焉用牛刀，也不用师父生气，我把他拿住了就是。”黄三太见是徒弟鱼鹰子何路通，心中甚喜，说：“闯练一下也好，不枉我收了个徒弟。”何路通手拿钩镰拐，直奔周应龙。那周应龙背后一人说：“小辈不必逞能，我来也！”众人一看是蔡天化。周应龙说：“徒弟，你只管去。”天化手提双铜，不知怎样战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赛李广火烧避侠庄 杨香武见驾安乐亭

话说何路通正在血气方刚之际，钩镰拐又纯熟，与蔡天化二人动起手来。神眼季全把猴儿李佩拉在一边说：“李老叔，如今濮爷被擒了，我想周应龙回去，他的性命难保。那些贼盗全在这里，我又怕寡不敌众。依我之见，必须如此如此。”李佩点头，与刘世昌、贺兆熊、武万年三位计议已定，即起身去了。

这里黄三太见周应龙不依不饶，他就开口说：“周寨主，我此来不是偷你无价之宝，这是皇上所用之物，我的朋友杨香武从畅春园内盗出来的。万岁爷传旨拿我，皆因我在大红门救驾，镖打猛虎，赏了我一件黄马褂，万岁爷知道我是绿林中人，把我送交刑部讯问，幸面遇见恩官杜荣，递了一个保本折子，赏给我两个月限，着我寻杯，如无此杯，我身家性命不保。我故此才访问那九龙玉杯的下落，不料就在寨主手内，先托杨香武给你上寿，求此玉杯，你再三不给，今已将杯盗来，你焉能拿得回去。即便你倚着人多为胜，我要据实禀报地面官，那时官兵岂不前来拿你。”周应龙听罢，一阵冷笑说：“黄三太，你不必拿着皇上来吓我。我周应龙是堂堂正正奇男子，轰轰烈烈大丈夫，你只管调官兵来，我也不怕。我先结果你的性命再说吧。”说着，照定黄三太就是一铜。黄

三太不减当年的威风；周应龙正在中年，身强体壮，双铜如飞，二人杀在一处，正在奋武之际，忽听北边一片声喧，有一个家人来报说：“周寨主不好了！家中去了几个强盗，把濮大勇敢去，放火烧了住宅！”周应龙听见，说：“不好！”连忙带众人回家救火。

黄三太也不追赶，算完店帐，带众人速回绍兴府。行有五六里地，见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与季全、李佩、王伯燕、蔡庆四人，和濮大勇正在那里等候。黄三太说：“你们几位哪里去了？”季全说：“我同几位到了周宅，对家人说，奉寨主之命要捉濮大勇。我等进去，把濮大勇从空房内救下，就地放火，烧了他的房屋。我等料想他的家人必去送信，他必回家救火，你等方好前来。”黄三太说：“此计大妙，有劳众位了。”此时大众英雄俱归绍兴府，黄三太设宴款待。蔡庆说：“你等往衙门去挂号投案，我邀几位先往京中去等你，我们告辞了。”黄三太送走众人，只留武成、李七侯、何瑞生、汤梦龙与季全，跟自己到绍兴府衙门投案。知府讯问口供，遂起了一套文书，本府派了一位官员，护送七位英雄进京。

那一日到了京都，在西门外西河沿店内住下。武七鞑子与汤梦龙等各自归家。李七侯到了彭公住宅。此时彭公已升了刑部右侍郎。次日，那官员带黄三太、杨香武二人至刑部投文，季全跟随在后。司务厅把文书收下，立时将差事收了。那官员领了回文回去不表。刑部堂官题奏皇上，说：“黄三太找九龙玉杯之事已有结果，现在将杯呈上，候旨发落。”这几日，黄三太与杨香武在刑部，有彭大人在那里照头，白马李七侯、武七鞑子也时常来看望，敬候旨意。那日上谕上来，说：

“朕因失去九龙玉杯，遣黄三太找回，竟有这样出乎其类之人！着刑部右侍郎彭朋带进畅春园，待朕亲见盗杯之人。”

这日，彭公奉旨到刑部提出黄三太、杨香武，带往海甸见驾。外边早有飞天豹武七鞑子给雇了一辆车。李七侯跟随彭公坐着车，前呼后拥，出了西直门，顺石头道到了海甸。彭公的公馆设在关帝庙，这里常有差事，就住庙内。彭公为人忠正，办事勤明，自得刑部右侍郎，真是秉公处事，清除弊端，遇有疑难之事，必要亲提讯问，合署官吏，不敢徇私。每逢有差事，必住关帝庙。庙内和尚觉修，也是清高之人。今日到了庙内，早有自己的小厮把西院都安置好了。彭公到了上房，黄三太等都在西房，伺候人是彭福、彭寿，此时管家彭兴照应家务，都是这二人跟随。彭公吃茶，赏了黄三太、杨香武一桌酒席，派了李七侯陪着，还有季全，四人谈了会闲话。黄三太说：“这次见驾，不知吉凶？贤弟你不可远去，必要暗助我一膀之力。”李七侯说：“兄长有用弟之处，万死不辞。”吃完了饭，彭福进来说：“大人请二位壮士到上房有话说。”黄三太与杨香武站起来说：“不知什么事？”彭福说：“不知。”二人跟着管家到了上房，彭公穿着便服，说：“二位壮士请坐。”杨香武说：“大人在此，草民天胆不敢与大人同坐。”彭公说：“二位壮士不必谦让，恭敬不如从命，我有嘱咐你二人的话。”二人听大人之言，下边落座。彭公把见皇上时行礼的仪注，告诉二人一遍。还说：“你二人不必害怕，当今皇上乃仁慈之主，如尧似舜，只要你二人照实话说吧！”二人答应。又说会闲话，各自回归房中睡觉。

次日五更起来，彭公至大宫门，先伺候皇上办事。黄三

太、杨香武二人跟随，季全与李七侯暗中在一旁紧跟着。红日东升之时，彭公出来，带黄三太与杨香武进去，到了长寿亭，见那文武官员不少，二人跪于就地，口称：“万岁万万岁！草民黄三太、杨香武叩见。”行了三跪九叩礼。康熙老佛爷看见黄三太与杨香武年过花甲，精神百倍，神清气爽，便开金口说：“杨香武，你把盗杯与找杯之事，细说朕听！”杨香武说：“遵旨。草民原籍乐亭县人氏，名杨香武。只因来京看望朋友，听人说黄三太在大红门救驾。镖打猛虎，万岁爷赏了他一件八宝团龙马褂。草民一时斗胆，想他也是一个人，他竟一人鳌头独尊，故此那日夜入御园之内，正遇万岁爷在畅春园饮宴，我暗中藏在宝座之下，候万岁爷观看八骏马图的时候，我暗自将九龙玉杯盗去。实指望到绍兴府见了黄三太，提说此事，不想走至茂州，住在店内，竟被一个盗寇王伯燕将杯偷去。我便无心上绍兴府去，回到了家中。后来季全下帖，请我赴群雄会。”康熙老佛爷听到这里，心中不悦原来是因那王希奏道，说丢杯之事全由大红门引起，那时要把黄三太杀了，焉有今日之事？他又在家中设立群雄会，招聚天下的响马，这必须全把他等斩首号令，以绝后患。皇上正想着，又听杨香武说：“我去赴会，才知道此杯落在那避侠庄内。那庄主是一个水旱两路的大响马，名叫金翅大鹏周应龙。他家那所宅院有八百余间，窝聚水旱两路的响马。他家内墙是夹壁墙，墙里埋伏有脏坑、净坑、梅花坑，立刀、窝刀、弩刀、药箭，就是肋下生双翅，也飞不进那座分脏聚义厅。草民知道他那日是寿诞之辰，我备了一份寿礼到他家上寿。他把我迎接进去，我既入了周宅内院，如闯过几道埋伏，那玉杯就

算到我手内，我先和他要九龙玉杯，他不给我。后来我一恼，说：‘姓周的，你防备点吧！三天之内，我必要盗你的九龙玉杯。’我飞身上房，他不提防我在暗处偷看。那周龙应先到后面，把玉杯拿在手内，在聚义厅一坐，外边有四个盗寇相陪，各执兵刃，明灯亮烛，外面有水旱两路二百多名盗寇，各处巡查，房上也有人，房下也有人。熬到了第三天，我用熏香把周应龙之妻熏过去，从房上掷下来，趁势把九龙玉杯盗在手内。我回归店中，周应龙带领水旱盗寇来与我决一死战。我等在店里与他动手，暗中派人把他的宅院放火烧了一个片瓦不存。我等回绍兴府，众人各自归家。我来至京都，同黄三太前来领罪。”

康熙老佛爷细听之后，说：“世上竟有这等事！”旨意下来：“着扬州府知府查抄避侠庄，拿获周应龙等就地正法，勿容一名漏网！”心中又想着要把黄三太、杨香武杀了，以免后患。方要传旨，只见大学士王中堂见驾跪倒，口称：“万岁，臣见驾。”圣上说：“卿家平身，此二人应该怎样发落？”王中堂说：“论王法理应把他二人斩首号令，无奈万岁降过恩旨，今可把他二永远充军。”话犹未了，只见达木苏王爷口称：“万岁！杨香武妄奏不实，他说周应龙那样严密，他又加何盗的了去啦？万岁把杯赏给我，我带回花园，他如今夜盗去，此事皆真，万岁开天地之恩，把他释放。他要盗不了去，二罪归一，有欺君妄奏之罪，求万岁降旨，把他二人斩首。”康熙老佛爷乃仁慈之主，听达木苏王所奏，便问杨香武：“你敢去么？”杨香武说：“草民斗胆，只要告诉在什么地方，我不等鸡鸣，准能把杯盗来。”达木苏王说：“我的花园就在这座园

的正北，今夜在玩花楼上饮酒等你，我看你怎么盗去！”康熙老佛爷乃仁圣之主，吩咐彭朋不准看管他二人，任其前去盗杯。又派王希作兼看之人，与达木苏王同领九龙玉杯。宦官魏珠早从内把杯匣拿出来，交与达木苏王。这杯是在刑部题奏时，即奉呈皇上了。圣上龙袍一摆，回归后宫。不知杨香武如何三盗九龙玉杯，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黄三太带罪见驾 杨香武三盗玉杯

话说杨香武与黄三太二人，跟彭公出了宫门，天有已正，回归关帝庙内。杨香武派季全去找武七鞑子来商议大事。季全出了关帝庙，见对面是一条大街，正往前走，忽听对面说：“闲人闪开，马来了！”季全见是武成带着四个跟人，还同着一位三十来岁、紫面模样、穿青皂褂的人。季全说：“二位往哪里去？我奉杨五叔之命，正要去请你老人家。”武成说：“我也不放心，便同这位张爷到此打听消息。”季全说：“请跟我到庙里就知道了。”三个人到了庙内，赛毛遂迎接到门首。武成下马说：“张贤弟过来见见。”杨香武一看说：“原来是鸡鸣五更张德胜。”此人乃是东平州人氏，会学各种鸟叫，练的一身好武艺，一见杨香武就说：“故人杨五哥好哇！黄三哥呢？”杨香武说：“现在里边，你许还不认识神眼季全？”张德胜说：“不认识。”杨香武说：“他就是跟着南霸天飞镖黄三太大哥的神眼季全，你二位要彼此照应。”

季全说：“张寨主，我是久仰大名，今得相会，也是三生之幸。”二人见礼已毕，来至西院禅堂。黄三太看见说：“武贤弟请坐，张贤弟少见啦。”张德胜说：“三哥好哇？”彼此见礼。武成说：“三哥，我在王爷台前告了两个月的假，没有当差，我也不放心你二位见驾如何？就便到园内向王爷销假。”

杨香武说：“甚好！”自己就把见驾时奉旨盗九龙玉杯的缘故，说了一遍。武成说：“此事不好，老王爷一生服软不服硬，臂力过人，还有哪位大人去。”杨香武说：“王中堂。此时只恨人少，要再有几位才好。”忽见手下人来报，说：“今有濮大勇，武万年、贺兆熊、张茂隆、蔡庆，带着徒弟朱光祖、万君兆七位前来。”杨香武甚为喜悦。张德胜说：“杨五哥，还有金面兽陈应太、锦毛虎张秉成、左丧门孙开太、乌云豹李世雄他们四位，是与我一同进京的，都在探听黄、杨二位兄台的官司，可以派人前去约来。”

正说着，外边来报说：“陈、张、孙、李四位前来拜访。”杨香武说：“请进来，大家吃酒。”杨香武又把自己今日盗杯之事，与众人说知。众人各吃一惊，就怕赛毛遂不能盗取此杯。杨爷说：“你众人助我一膀之力。”大家说：“有用我等之处，万死不辞。”杨香武说：“朱光祖，万君兆，我把熏香给你二人，一直去到达木苏王的花园之内，单找更夫所住之房，用熏香把更夫熏过去。你二人得了梆锣，可就从未定更先定更，少时就打二更，连着三更四更。听见鸡叫，你二人就敲亮更锣，跳出花园，回归庙内，算你二人头一功。”二人点头。杨香武又回头说：“武贤弟，你是王府二等侍卫，又带管家，你今先到花园，必见王爷请安。可让同伴伙友先在门上等候，候王中堂来时，叫贺、武、濮三位与张茂隆、蔡庆二位，假扮跟官之人，个个抱着袍袱帽盒，混在人丛中闹一个龙蛇混杂。如到门首之时，武贤弟你就先与他五位亲热，叫王爷疑是中堂这边的人，中堂这边又疑是王爷的人。至晚必在玩花楼饮酒，那两家家人谁不去看热闹，齐集楼下，可暗助我成

功。”五人答应下去。又回头叫白马李七侯带着陈应太、张秉成、孙开太、李四雄四人，暗进花园，作为臂膀。五人答应。又唤季全换了一身衣服，预备吐痰盒、太平袋、烟荷包，在季全耳边说：“如此如此，可以成功。”季全自己改扮去了。武成说：“都要预备齐了才好。”杨香武又叫张德胜说：“贤弟，我今盗杯全在你的身上，须暗助我一膀之力。你今夜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到了王爷的花园。天有三更，你在北边学鸡叫，再往南边叫几声，然后引的鸡声全叫，你往楼上找愚兄去。我把杯盗在手内，你就跟我在房上，我向王爷说话，他必疑鸡叫，你可再叫一声，教他知道是我一个人，真假难辨。然后大家回归关帝庙内，从墙上进庙，不可声张。”张德胜答应去了。

再言武七鞑子站起来告辞说：“我先到花园之内，少时再见。”众人说：“不送了。”他带人到了花园内，此时达木苏王正在紫霞阁里，派四个人把那玉杯收好。家人来报说：“外边有武成假满请安。”王爷最喜欢的是武成，便吩咐带进来。武七鞑子到了紫霞阁内，与王爷叩头。达木苏王说：“武成，你还伶俐些，今日派你在门上，多加小心，防备盗杯的人，不许闲人出入。”武成答应出去。王爷说：“今日他真能把九龙玉杯盗去，我就面奏圣上，赦他等无罪，我还要赏他些金银。他如不能盗去，那时奏明圣上，全把他等结果性命，一个不留！这伙毛贼，他如何比得了时迁呢。”王爷正在说话之际，家人来报说：“王中堂来拜。”王爷吩咐请进来，差官出去，立时把王中堂请了进来。王爷降阶相迎说：“老中堂贵驾到临，未曾远接，多有失迎。”王爷说：“臣来至大王爷花园，一来

请安，二来看那伙人今夜如何盗杯。”达木苏王说：“那是小事，你我先喝酒谈心。我是久有此心要请你，总未得便。”言罢，家人摆上酒筵。二人饮了多时，达木苏王吩咐在玩花楼上点起纱灯，另备酒筵，我二人到那里饮酒去。家人出去，少时回话说：“禀爷得知，各事均已齐备。”王爷与中堂二人到了后边，天已日落，万花放香，里边真正好看！有诗为证：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欲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达木苏王与王中堂到了玩花楼上面，把楼窗儿早已打开，万花皆在眼前。楼台殿阁，花卉鸟兽，令人可观，真是另有一番胜境。王中堂见那楼是五间，靠北边墙是花梨条案，上摆古玩。墙上名人字画，画的是大富贵多寿考，牡丹花鲜艳无比，两边各有一条对联，写的是：

司马文章元亮酒，左军书法少陵诗。

案前八仙桌儿边，各有大师椅一把，达木苏王与王中堂分宾主落座。吩咐家人去到书房之内，把九龙玉杯取来，放在桌儿了。本府家人早把那只九龙玉杯取来，放在王爷的面前。王中堂打开锦匣一看，果然玲珑细巧，上有九条龙。王中堂赞赏不已。那两府的家人，齐集在玩花楼下，都要瞧瞧这热闹。

武七鞑子见那张茂隆与濮大勇、武万年、贺兆熊、蔡庆五个人到了门首，连忙上前迎接，把马拴上，见了本府的人说：“他五人是王中堂那边的人。”他们与本府人对坐在一处

讲话，众人说：“来了吗？你们跟中堂有差事？”他五人说：“是。”见王中堂那边的人，又说他五人是本府的人。武七鞑子正在应酬那些人，忽见季全前来，穿的新衣帽，手拿吐痰盒与烟袋荷包，把武七鞑子拉在一边，说如此如此！武成把他带到楼下，说：“众位，开开道儿。”他到王爷面前请了安，说：“王爷与中堂在此吃酒，楼下这些人难辨是哪府的人，恐贼人生智，混在人群之中，暗中观看，多有不便。依奴才之见，派几个精细之人，都要年轻力壮，可以办事的来伺候王爷，方好看守玉杯。”达木苏王听了，心中甚为喜悦，说：“就派我四名太监来。”武成出去不多时，带着四个太监，还有季全跟随至内，来此伺候王爷。那达木苏王又叫武成去把那些人都赶下去。武成到楼外说：“王爷有谕，闲杂人等非传唤不准在此，急速退下。”那些人全都下去了。天已黄昏之时，不见那众人动作。季全在楼上伺候，达木苏王看他那样，疑是跟王中堂来的；王中堂见季全这样伺候，又跟四名太监上来，疑是本府派来的，也不好问。

不言玩花楼饮酒。且说朱光祖、万君兆二人，至黄昏之时，偷进了达木苏王的花园，在各处寻找更夫。忽听西边梆子响，方才起更，二人顺着声音找去，见西房三间，外边一人手拿梆子在打，屋内灯光闪烁。万君兆一直到房屋内，见有人在那里喝酒呢。府内共四个更夫，外边去一个打梆子的，屋中只有三人。万君兆早已闻上解药，伸手拿熏香说：“我点个火吧！”那三个更夫疑是跟王中堂来的，知道生人也进不来，三个人连忙让座说：“请坐吧！点火吃烟啦。”万君兆说：“你给别人点着火。”他又与这三个人说话，不多时外边那个人也

进来坐下，觉着头迷眼花，四个更夫已栽于就地。朱光祖、万君兆立时拿起梆子，二人打起更来。

再说赛毛遂杨香武与左铜锤鸡鸣五更张德胜，两个人到了黄昏时候，来到达木苏王的花园内。二人分手，杨香武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到了玩花楼上。但只见楼窗大开，里面明灯亮烛，王爷与中堂对坐饮酒，那九龙玉杯就放在面前。杨香武与季全定好的，一拍窗户，就进去盗杯。杨香武伏在窗下，那楼上并无下人照应。在花园里，那假充跟班的张七、贺兆熊等，在外面花厅内与众人说：“众位别去到楼上，倘若丢了玉杯，那时王爷必说是咱们与贼通气。依我之见，别找祸，轻者打一次鞭子，重者送官治罪。贺兆熊与张茂隆这几句话，只说得两府的人，无一个敢走到玩花楼上去。

且说王爷与中堂谈话吃酒，不知不觉间，忽听外面已交四更。王爷勃然大怒，说：“中堂，你看那些毛贼，说了些狂言大话，直到如今，连一点动作未有，大概他等不能把杯盗去了。少时天亮，我去面君，把黄三太与杨香武一齐结果他的性命，号令市上，以绝后患。”王中堂还未答言，忽听得正北鸡叫！王爷说：“无能为了，他说鸡叫盗去，不算能为，现时鸡已叫了！”王中堂说：“他等也是狂言，如何能盗了去！我同王爷明日见驾，启奏当今，必重处他等。”季全见王爷已懈怠了。这时正北鸡叫，少时梆子五下，达木苏王说：“天已亮了，无能为也。”季全趁此之际，先给杨香武送信，把窗户拍了一下。然后他至王爷面前，伸手一拉王爷的袍子，连拉了几下，他往楼下就走。王爷不知何事，连中堂齐往楼下观看。杨香武如何将杯盗在手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奉恩赦三太归家 赏金银群雄散伙

话说杨香武听窗户一响，知道大事要成。望里偷看，见季全拍了一下窗户，走至神力王的跟前，连拉了几下袍子。王爷不知何事？季全往东面楼门一站，又向王爷一摆手，便下楼去了。神力王同王大人及四太监向楼门东面一看，也不知何事？无论什么，就怕是猛劲儿。王爷只顾往东面楼门瞧，忽听外面高声说：“王爷，此杯已到草民的手内！”神力王才吓了一跳！一扭颈瞧，桌上已不见玉杯。神力王说：“不成！虽说你盗了杯去，天已亮了。”杨香武高声回说：“小民之罪，多在惊动，请王爷听，这鸡叫是假的，我再叫几声！又叫了两声鸡打鸣，说：“王爷请瞧瞧表。”神力王低头瞧表，正十二点钟。神力王说：“叫外面人严查，方才跑的人哪里去了？”外面众家人正在那里坐定，一个个说：“今日鸡叫咋早哇？”忽见从楼上跳下一人，往外去了，少时不见踪迹，把大家吓了一跳！楼上王爷叫那一伙人至楼上，才听说玉杯已被人盗去了！神力王问四个内监：“方才那少年之人姓什么？”四个太监齐说：“奴才并不认识！”王爷一想是武成所派之人，吩咐叫武成！武成方才把众位朋友送走，听王爷叫他，知道必是季全的事犯了，连忙至玩花楼说：“爷呼唤奴才，有何吩咐？”神力王怒冲冲地说：“方才那个少年人姓什么？你从哪里带来

的？”武成说：“我只派了这四个太监，那少年之人说是跟王中堂的。”王希说：“不是。他已然将杯盗去了，这是贼的智谋，与跟我的人混在一起，他安心鱼目混珠。说也无益，明日交旨吧！还求王爷一番慈善之心，不必与草民生气。”神力王点头说：“武成，你下去查看。”武成不多时回来说：“四个更夫昏迷不醒。”王爷派人用水灌过来，天已四鼓。候至东方大亮，王中堂带着跟人上轿，告辞出了花园，去上朝房。走了不远，忽见从房上跳下一人，把中堂吓了一跳！那人跪在轿前说：“草民叩见大人。”王希瞧见是杨香武，问他来此何干？杨香武把杯匣双手奉上说：“求大人开天地之恩，救草民之命，这是玉杯。”王大人手下人接过来，递给大人。大人说：“你起来去吧！我知道了。”

杨香武回归庙内，与众人相见。到了彭公屋内，此时大人早已换衣服，候着见驾。杨香武遂将盗杯的事，细细回明。彭公点头，随带从人上马，与黄三太、杨香武来至畅春园宫门，敬候圣旨。这日，王公大臣、中堂尚书、六部九卿、十三科道都来的早，打听神力王花园夜内盗杯的事。内有巴国公、敖国公、忠勇公、贝子贝勒，见了王中堂先问盗杯之事。王大人说：“此杯已被他盗去了。”大家暗为吃惊，不知他如何盗法？少时，圣主老佛爷升了安乐亭。王中堂将玉杯献上，把夜间盗杯之事奏明，并求赦免他二人之罪。神力王请罪。降旨罚俸三个月，这宗银子就赏了黄三太、杨香武。康熙老佛爷这道恩旨一下，大家谢恩。彭朋也加赏一级。他替二人谢了恩，带回了关帝庙。武七鞑子亲自把银子送给杨香武，说：“众位，大家带个路费吧！”李七侯说：“你等往哪里去？”黄

三太说：“各自归家。”次日，众人话别回家。彭公带李七侯回宅。过了几天，江苏巡抚奏到，说周应龙房已烧毁，并未拿获一人。圣上又下了一道圣谕：派各省督抚务获周应龙到案，即行题奏。

也是彭公官运发旺，过了新年，二月间，有上谕下来：“河南巡抚着彭朋去，钦此！”随递了谢恩折子，请了训。这次上任，把夫人留在家内教子读书，只带着管家彭兴儿，与彭礼、彭寿、彭旺，厨子刘安，书童鹤鸣，连车夫共二十余人。白马李七侯保护着大人起身，在路上正逢三月三的景况，绿柳垂条，春风送暖，桃花媚人，万物发生。正是：

春日春光无限春，今朝方知自成人。

从今克己应拘节，愿与梅花俱自新。

彭公看罢，心中甚爽。那日要进河南境界，彭公叫兴儿先领手下人等上任，自己与白马李七侯各骑一匹马，身穿便衣。彭公骑的是一匹青马。李七侯的那匹马早已死了，此时换的这匹马，是在德胜门外骡马店内，用二百两白银买到手中，已骑了半载。此马真能日行四百里，每日喂的大小麦、绿豆，饮的是黄酒，正在强壮之际。李七侯与大人一路之上，住有店内，就访问本处的地方官，或是贪官？或是清廉？本处是否还有恶霸？路上也有说州县官清廉的，也有说糊涂的。这一日走到了半路之上，云升西北，雾生东南，细雨绵绵。彭公问李壮士：“哪里有店能避雨？”李七侯抬头一看，前面云雾漫漫，树木森森，大概必是一座村庄。二人催马前往，紧赶着进了那座村口，见是一座山庄，有七八十家住房，并无客店，也无庙宇。正在为难之际，见路北有一家大门开着，门

前有两棵龙爪树。李七侯与大人下了马，见这雨越下越大，心中甚是着急，便拉马至门洞避雨。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个庄客，年约三旬，身穿月白布褂裤，足登两只旧鞋，紫红脸膛。他说：“二位出去吧！我们要关大门了。”李七侯说：“这样大雨，我们借光吧，这里有店无有哪？”那庄客说：“没有店，我们这里叫冯家庄，姓冯的多。”李七侯说：“你们姓什么？”那庄客说：“姓冯，我们庄主叫冯顺。你快出去吧！瞧你那马啦，粪尿闹一地，快出去吧！”李七侯说：“原来是冯庄主，作何生理？庄客说：“我主人当年买京货，在河南各处赶会。”李七侯说：“烦你的驾，代通禀一声，就说有李七侯来拜。”那庄客说：“你怎么认识我家庄主呢？”李七侯说：“见了就知道了，你不必问。”那庄客进去不多时，同着一位五旬以外的老者出来，五官慈善，身穿细毛蓝布褂，足登青布快靴，举着雨盖，见有两匹马在眼前，便对彭公与李七侯二人说：“哪位姓李？”李七侯过去说：“在下乃京都人氏，在可云龙镖店保镖。今随我家东人往河南办货，半路遇雨，来至贵庄。小弟慕名特来拜访，只求借一间小房避雨，容日登门叩谢。”冯顺听李七侯之言说：“来人，先把二位的马拉进槽头上喂着。二位请进里边坐。”

两人跟随进了二门，冯顺引路，一同到上房门首。彭公与李七侯进了上房落座，见屋内倒也干净，靠北墙有八仙桌，两边各有椅子。彭公东边落座，李七侯西边落座，冯顺在下边相陪，问：“东人贵姓？”彭公说：“我姓十名豆三，贩绸缎为生，庄主姓冯呀？”冯顺说：“是。我先年也作买卖，只因我跟前并无男儿，就是一个小女儿，也无心苦奔。”李七侯说：

“种多少田地？”冯顺说：“七八顷地，倒把我给累住了。这个年月不好，皇上家王法松，遍地是贼，我竟受人家欺负，实是可恨。”家人献上茶来，李七侯说：“这目下也无有遵王法的事，还敢明抢吗？”冯顺说：“明抢那还可以，硬要抢人更可恨了！我家一家人，正在无有主意呢！今遇见二位来此避雨，我又怕连累二位。依我说，你们候雨小点走吧！”李七侯说：“这是为何？你只管实说，我自有个主意救你。”冯顺说：镖客若要问我，实是可怜。庄之东南，靠大路有一座荒草山，山上寨主姓韩名寿，别号人称并力蟒。他有一个压寨夫人，叫母夜叉赛无盐金氏，臂力过人，手使铁棒。手下有三四百名喽兵。他还有一个兄弟，叫玉美人韩山。有个二寨主叫雪中驼关保，常在这里要粮。昨遣两个喽兵前来，一个叫饿鹞鹰王二，一个叫野鸡腿刘八，送来了两匹彩缎，两个元宝，说要我女儿作一个压寨夫人。前者韩寿娶了一个夫人，被母夜叉给生生打死。我女儿娇生惯养，如何给山贼呢？有心告他去，离县又远，又怕他杀了我全家，抢了我那女儿去。我打算要不是下雨，可以把地契连细软之物带着，带家眷逃生。偏巧今日又下雨，你二位想想，我烦不烦？”李七侯说：“不要紧，你快些收拾，跟我二人上省，去请巡抚调来官兵，剿他这山就是了。”冯顺说：“要往河南，必须从荒草山经过，那是必由之路。待我命家人摆上酒饭，你二位吃着，我去收拾好了，咱们好逃命吧！”彭公听了，酒菜已摆上，冯顺往后边去了。李七侯与大人对坐，吃酒谈心。冯顺到后面收拾金银细软衣服等物，天到日暮之时，雨已住了。自己到前面客厅之内说：“李壮士，我想虽然逃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呢？”

李七侯说：“我们东人与河南新任巡抚大人是亲戚，只要到了汴梁城，你递一纸呈状，那彭大人必然派官兵前来剿灭此山。河南为畿辅之地，竟有这等盗寇啸聚山林，成群结伙，可见此处地方官并不认真查办，着实可恨。”说时，天色已晚，忽听外面有叩门之声，一片声喧！原来是荒草山的群寇前来抢亲，家人吓得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荒草山的大王来了！”不知抢亲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李七侯大闹冯家庄 高通海剪径齐邑渡

话说那冯顺听家人来禀：“荒草山的大王抢亲来了！”李七侯说：“你不必害怕，有我呢！”站起身到了外边一瞧：有三十多名喽兵，为首一人乃是韩成。这个人性情猛烈，贪淫好色，手使钢鞭，有三旬以外。他是荒草山山寨的总头目，带一乘轿子来娶冯小姐。李七侯一出去，有认识他的说：“哎哟！李寨主在此何干？韩成也认得白马李七侯，说：‘你来此何事？’”李七侯说：“咱绿林中讲究的是杀赃官，斩恶霸，除恶安良，这是大丈夫之所为，不能显亲扬名，暂为借道栖身。为何抢人家的少妇长女，上干天怒，下招人怨。依我之见，你趁此回去，告诉你家寨主，早些躲开这里，免伤咱们的和气。”这一片话，说得那韩成闭口无言，愣了半天，才说：“李七侯，你吃上那姓冯的了，要威吓我等；倘若不是，你也难讨公道。”李七侯气往上冲道：“小辈！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一放手中单刀，说：“你不怕死，只管前来！”韩成抡鞭照李七侯就是一鞭，李七侯急架相迎，二人走了十几个照面。李七侯忽然一刀，正砍中韩成左臂，把那些喽兵吓的战兢兢。李七侯用刀一指说：“尔等急速回去，免得被我结果了性命。”那些手下喽兵，都知道白马李七侯是京东一带大响马，大家一哄而散，各自顾命逃去。此时天有二更，那韩成

说：“你等别忙，我去调了兵来，必要把你们这座冯家庄杀的一个不留！”气忿忿的去了。冯顺进门内说：“李七太爷，这个乱儿可不好！咱们要往河南省，必须从齐邑过黄河，奔金铃口，那时必走荒草山，恐难过。”李七侯说：“你也不必跟我们上汴梁城，我有一个好主意，事不宜迟，你先往你的亲戚家躲避几天，暗中打听，一月之内官兵必然来剿那荒草山，那时你再回来。”冯顺说：“有理。”他收拾好了，在三更天便奔延津县去了。

彭公与七侯上马，直奔齐邑渡，要过黄河。天色大亮时，正走到荒草山北山口，只听得对面一喊，说：“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走，须留买路钱，无有钱买路，一刀一个土内埋。”李七侯说：“小辈！你们不认识你家七寨主，好大胆量。”内中伏路喽兵二十名，有认识李七侯的，说：“李爷，你先别走，我家寨主有请。”原来韩成逃回山来，把方才之事，细说了一遍。并力蟒韩寿说：“气死我也！想当年黄三太指镖借银，我等都有一面之交。他今又向着外人，欺我太甚。待天明派手下人去剿冯家庄。”又吩咐手下人在大路之上留神，如在大路上瞧见李七侯，速报我知道。那喽兵头目叫何必来，今日一见李七侯，说：“朋友，你别走。我先前跟窦寨主，就知道你有威名。我家寨主就来，已派人上山报信去了。”少时，见一女子手使铁棍前来，大嚷一声说：“小辈欺我太甚，竟把我的头目砍坏了。今日寨主奶奶来拿你！”李七侯听人说过，这山上有一位母夜叉赛无盐金氏，有万夫不当之勇。今日一见，他跳下马来，把马拴在一边树上，说：“大人，我去拿这丑妇。”自己拉出刀来，走至妇人面前说：

“丑妇，你休要逞能！待李寨主结果了你的性命。”那金氏摆棍照定李七侯就是一棍，李七侯往旁一闪，分心就扎。母夜叉的棍使出抱月的架势，往外一磕，把刀磕开，又趁势一棍，李七侯躲开，两个人一来一往，战有一个时辰，不分胜负。那母夜叉天生粗鲁，力大无穷，李七侯只有招架躲闪，不能赢她。自己害怕，又怕连累大人，真是并无一点主意。

正在为难，忽然从正南来了一匹马、一匹驴。马上驮的是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那骑黑白花驴的，年有半百以外，头戴马连坡草帽，身穿蓝绸子长衫，足登青缎快靴，淡黄脸膛，沿口黑胡须，驴的肋力佩着一口带鞘的折铁刀。此人姓贾名亮，绰号人称花驴贾亮，乃江湖中有名之人，日行一千，夜行八百，并会打几样暗器。今日他和刘世昌二人，是从高家庄鱼眼高恒那里回来，要去贾家庄贾亮家中。走至荒草山下，正遇着那白马李七侯与母夜叉金氏二人动手。这二位过去说：“李贤弟为何与她动手？”李七侯说：“二位兄长快来！助小弟一膀之力。”赛李广一伸手，掏出一个墨雨飞簪来，照定母夜叉就是一下，正打在头上。只打的她“哎哟”的一声，撒腿就跑。喽兵也吓的往山上报信去了！李七侯过来，与二位见了礼说：“我奔齐邑渡，过黄河上汴梁城。多蒙二位兄弟来临，不知今欲何往？”贾亮说：“同刘世昌到我家去。贤弟请吧，恐其贼人再来。”

李七侯帮彭公把马解开，上马竟奔黄河而来。天色至午后之时，到了齐邑渡口。二人找了一个饭铺，吃了点饭，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身高七尺以外，面皮微黑，身穿紫花

布褂裤，紫花布袜子，青靸鞋^①，黑脸膛，粗眉大眼，过来说：“二位，趁着风小过黄河吧。”李七侯说：“要多少钱？”那船户说：“你二位单坐，给二吊钱吧！”彭公一听价钱不多，说：“很好！”给了饭钱，便跟那船户到了河边，先把两匹马拉上去，又把行李搬上去。彭公与李七侯登跳板上船，举目一看，但只见那黄河水势甚涌，波浪滔天。正是：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彭公看罢，坐在船上。些时平风静浪，顺着河开船，走了约有二十余里，离着南岸不远，见那红日西沉，已是黄昏时候。那船户走过来说：“你们二人今日共有多少资财，拿出来免得好汉生气，回头把你扔在河中，好叫你落个整尸首。”白马李七侯听罢，心想：“不好！我又不会水，遇见这个来的恶，我不免问问他再说。”便说道：“朋友，咱们都是合字，别不懂交情。”那船户一瞧白马李七侯，说：“你是个合字，合更好啦！我是专劫贼，贼吃贼吃的更肥。我是不种桑来不种麻，全凭利刃作生涯。若有客商从此过，先要金银去养家。”李七侯闻船户之言，说：“你真是不知好歹！”抽出刀来，照定船户就是一刀。那贼说：“好，好！你胆大包天！”用披刀相迎。二人战够多时，李七侯终是旱路英雄，并不会水，在船上地方窄狭，又施展不开，被那水贼杀的浑身是汗，遍体

① 靸（sǎ，音洒）鞋——一种草制的拖鞋。

生津，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口中说：“好哇！我闯了三十余年，连个无名小辈也杀不过，我算什么英雄。”他又怕落在水中，又怕自己被贼所害。心想：“这还不要紧，倘若我死之后，贼人不分皂白，把大人给害了，那还了得吗？”李七侯想罢，说：“水寇，你欺我太甚！我与你誓不两立。”贼人正二十来岁，精神百倍，听了李七侯之言，他哈哈大笑道：“告诉你吧，我在江湖之中，也不是无名之人。你自管打听，黄河一带、彰德、卫辉、怀庆三府，汴梁城一带等处，我专杀贪官恶霸，剪除势棍土豪。要是买卖客商上了我的船，人家将本取利，抛家在外，我就是没钱用，无非他有一千，我留三百，除去养家之用，余剩全都济了贫。要是那贪官上了我的船，得了财，还要他的命。你是绿林之人，不过也是杀男人，掳女人，胡作非为。上我的船，也就算是枉死城中挂了号，魂灵帐上勾上名。”

七侯正在为难，忽听西边水声响亮，又来了一只小船，四个水手，趁着月色当空，往这边来了。李七侯说：“这是过河的救星来了。”他一边动手，口中说：“那边朋友，这里有水寇伤人哩！”那只船上水手说：“少寨主，你今得了买卖，还没作下来？老寨主那只船可就到了。”李七侯听说，心想：“完了。原来也是贼人一党。大丈夫视死如归，只恨我连累别人。”他瞧着大人说：“东人！贼党又来，你我无处逃生，总是我李七侯无能，误了大事。”彭公在舱里听李七侯之言，心中也是凄惨，说道：“李壮士，这也是命运如此，大数到来，难逃此灾。”正说着，见从西边来的那只船，已与这只船靠上。从那边跳过一人，年约六十以外，头上戴的分水鱼皮帽，日

月连子箍，水衣水靠，足下油靴，手中擎着一对分水纯钢蛾眉刺，跳过这边来说：“闪开！待我结果他的性命。”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恶法师古庙行刺 镔铁塔施勇擒贼

话说白马李七侯与船户动手，累的浑身是汗。又见从正西来了一位老英雄，手使纯钢蛾眉刺，跳过船来。他瞧见是李七侯，连说：“小子不可动手，这是你李七叔。”白马李七侯认得这是鱼眼高恒，连忙跳在一边，给高恒请了安，说：“大哥好哇！这是何人？”高恒说：“高源过来，这是你李七叔，见过了。”水底蛟龙高通海过来给李七侯赔罪说：“七叔！小侄儿不知，多有得罪。”李七侯说：“真是父是英雄子豪杰，你叫高源？”高源说：“是！号叫通海。”李七侯说：“高大哥，这是河南新任巡抚彭公。”鱼眼高恒过来，至大人面前请了安，说：“大人，草民有罪，多有冒犯。”彭公说：“老壮士这大年纪，为何还在绿林？何不改邪归正。”高恒说：“小民不敢说替天行道，却也不敢妄杀好人。”他即叫高源到那边船上去，叫水手收拾几样菜来与大人压惊。彭公与李七侯在船上，饮了一夜酒。

次日天色大亮，东方发晓，把船摆拢上岸，把马也拉了上去。李七侯说：“高大哥，改日再会了。”便同大人上马，到了金铃口。由此必到汴梁城，还有四十多里，便住下歇息半日。次日吃了早饭，二人出店，离了金铃口，走有三十余里，忽然间细雨纷纷。正逢四月初旬，这雨越下越大。彭公说：

“今年入夏以来，雨水甚勤，必是丰收之年。”李七侯说：“大人，昨日若非遇见高恒，定遭不测之祸。”彭公说：“我要是到了任，必要留心查拿盗贼，好者劝其改邪归正，不好之贼，就地正法！”李七侯说：“这是理应如此。”二人正走着，见道旁西边，坐北向南有座古庙。前后两层大殿，周围有树木环绕，墙里面禅堂、配房不少。彭公下马，来在庙门，着李七侯前去叩门。彭公看那匾额之上，写的是“敕建元通观”。山门上贴着两条对联，上写：

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

佛门广大，难度不善之人。

李七侯连打了两下，只听里边人问：“哪位叫？”哗啦把门打开，却是十六七岁的一个道童，打着雨伞，头绾牛心发髻，横别银簪，身穿月白褂裤，白袜青鞋。见那李七侯说：“找哪位？”李七侯带笑说：“在下过路之人，偶然遇雨，求童子回禀庙主，借光避避雨！”道童说：“你二位把马拉进来吧！”彭公把马交与李七侯，拉进角门，把马拴在树上。道童说：“二位东屋坐吧！”东配房是三间，名为“鹤轩”。彭公进去，看见靠东墙有八仙桌儿一张，两边各有椅子，北里间垂着帘子，南边这两间明着。”彭公和七侯二人坐下。道童说：“二位坐着。”便一直往后边东院去了。外面那雨越下越大，彭公猛抬头一看，却见从外进来一个妇人，生的千娇百媚，身穿一片白，素服淡妆，年约三旬以外，举此不俗，往后便走。彭公说：“李壮士，这座庙内不是正道修行之人，你看那妇人往后去了。”李七侯看了个后影儿，瞧着往西院外面去了，心中甚为怪异，说：“雨住了咱们走吧！恐受贼人之害。”彭公点头。

二人正说之间，外面进来了一个老道，年有四旬以外，头绾发髻，横别金簪，身穿细毛蓝布道袍，蓝中衣，青鞋白袜，面如紫玉，紫中透黑，扫帚眉，大环眼，二目神光朗朗，连发落腮，胡须犹如钢针，暗带一番煞气。李七侯看罢，连忙站起来说：“道爷请坐！”原来这个道人姓马名道元，乃是江洋大盗，因屡次犯案，自己当了老道，长拳短打，刀枪棍棒无所不能，还练得一身铁布衫功夫，善避刀枪。前在二盗九龙玉杯之时，他给周应龙去上寿，在店门首黄三太的身后，见过那李七侯，虽未交谈说话，却已知他是黄三太的余党。

当时因季全放火烧了周应龙的房屋，那些贼人回去救火，把火救灭之后，周应龙聚集众寇，升了聚义厅。那美髯公神力无敌薛虎，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力太保高俊这四个人在两边站立。周应龙说：“黄三太欺我太甚，绝不该使杨香武出来盗杯。盗杯还则罢了，暗中又作践我，我二人誓两立，有他无我。众位可助这一膀之力，跟我到绍兴府去找黄三太，也闹他一个合宅不安，方出我这一口怨气。”内有蔡天化说：“先派人探听探听那只九龙玉杯是怎么一个下落？如要真是当今皇上之物，还怕黄三太到了当官，他把既往之事一说，这件事恐怕又生出别的大祸来！凡事总要早先防备，探听明白，再作道理。”众人齐说有理。周应龙听徒弟之言，立刻派手下精细的人前去哨探。过了二十余天，回来禀报，说：“庄主，大事不好了！现在黄三太见驾交杯，下了一道圣旨，着江苏巡抚调兵剿拿大寨主，须早作准备。那黄三太有一个朋友，乃是刑部右侍郎彭朋，当年做知县的时候，曾助过他银两。黄三太今日这场官司，全是彭

朋给他走动的。还有一个白马李七侯，乃是京东的响马，与黄三太也有来往，他现今跟彭公，不久官兵必到。”周应龙听了此言，又急又气，他手下又没有兵马，便向众寇有何高论？内有青毛狮子吴太山说：“大寨主不必为难，河南有我那座紫金山，现聚集四五百名喽兵。我来给兄长祝寿，山寨还有些结拜兄弟，头一个叫金眼骆驼唐治古，二名叫火眼狻猊杨治明、三名叫双麒麟吴铎、四名叫并獬豸武峰。莫若收拾宅内细软，到紫金山招军买马，积草屯粮，那座山有万峰之险，大事若成，可以扬名天下，图王霸之基业。”并力蟒韩寿说：“要不然，就上我的荒草山。”周应虎说：“兄长你不必为难，上我那座北邱山也可以存身。”众寇纷纷议论不一。周应龙说：“列位寨主，我今被他人所害，不得已而为之，既占了山寨，必要报仇。众位如遇见李七侯与彭朋，务必将他拿住，替我报仇雪恨。”众人齐说有理。那些人该告辞的，也就走了。

周应龙收拾好细软之物，即带家人与一千人等，放火烧了房舍，便到了河南紫金山。就在此处立旗招兵，派了四路头目前往各处，或在江湖水面抢劫客商。他是大寨主，共有十一位头目。大寨主周应龙，第二名青毛狮子吴太山、第三名大斧将樊成、第四名赤发灵官马道青、第五名赛瘟神戴成、第六名金眼骆驼唐治古、第七名火眼狻猊杨治明、第八名双麒麟吴铎、第九名并獬豸武峰、第十名蔡天化、第十一名玉美人韩山。此外还有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一共十五位。大家焚了香，饮了血酒，派人各处探听。过了新年，探听得彭朋已升任河南巡抚。开封府知府武奎，乃是周应龙的拜弟，他这里暗设计谋，要报前仇。

这元通观的老道马道元，本来是个万恶之贼。今日瞧见李七侯身穿细灰布单袍，腰系凉带，足登青布靴子，淡黄脸膛，沿口黑胡须，二目神光满足。马道元坐在下边，问：“二位尊姓？”彭公说：“姓十名豆三，卖绸缎为生。”李七侯说：“我姓李名七。”那马道元说：“朋友，你不是白马李七侯吗？”李爷听了，说：“道爷好眼力！在下的微末贱名是白马李七侯，尊驾如何知道？”恶法师见是他，便站起身来说：“我久仰大名，二位坐着，我到后面去去就来。”老道离了李七侯，到后边把道袍脱下来，收拾好了，再把折铁刀摘下来，到了前边院内，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七侯，你二人休想逃走！”白马李七侯把衣服掖起来，抽出那单刀，窜至外边。此时雨亦住了，天有已正。李七侯抢刀就砍，马道元急架相还，二人在院中动手。李七侯问：“野道！你是哪里人氏？我李某与你有何仇恨，你要说来！”马道元说：“李七侯！我姓马名道元，绰号人称恶法师。你前者在僻侠庄与黄三太盗九龙玉杯，我就知道你。今日来此，拿住你送到紫金山，把你碎尸万段，以泄众人之恨。”李七侯说：“好好！出家人作伤天害理之事。好野道！拿住你再说。”把单刀使动如飞，马道元的折铁刀也是神出鬼没。李七侯累的吁吁带喘，正在着急之际，忽听角门有人叫门说：“开门来，开门来！”李七侯正在为难，心想：“不好！贼人余党又来了！”想着，大喊一声说：“奸贼，你庙内竟敢拦路劫官！”话未说完，进来数人。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问真情拿获贼寇 因案件私访豪强

话说李七侯与恶法师马道元二人，在庙内动手，不分上下。忽见从庙外进来十几个官人，头前那个拉着马的，头戴新纬帽，五品顶戴，身穿灰宁绸八团龙的单袍，腰系凉带，足登官靴，年约半百以外，赤红脸。此人姓彭名云龙，乃是开封府抚标守备，今日带十名官兵，两上跟人，来接新任的巡抚大人。这是作为哨探，如接着便打发人回去送信，合城的官员好接上司。因半路遇雨，又渴了，来至这庙内想要喝碗茶。他听里边动手，把门踢开，瞧见一个道人与一位壮士动手。那些官兵人等说：“你们为什么动手呢？”白马李七侯说：“众位快来拿这贼人，我是跟新任巡抚彭大人的，你们快来，大人现在东配房内。”那守备彭云龙听见，大吃一惊！先到东配房内给彭公施礼，然后又把兵丁叫了过来。彭公正着急，忽见一个穿官服的进来，口称是抚标守备，说：“卑职给大人请安。”彭公说：“好！你急速到院中，把那道人拿住。”彭云龙便把衣服一掖，拉出太平刀来，说：“好万恶的道人，休要逞强，待我拿你”马道元喊说：“你等好不要脸，有几个人是有能耐的。”他把刀一摆，行东就西，一往一来，连李七侯与彭云龙二人都不行啦！彭公站在东配房内说：“无知道人，着实可恶，你们官兵何不过去与他动手。”

那十个官兵之内，有一个哇呀呀一声喊嚷说：“好一个贼道！欺人太过，看我结果你的性命！”拉出单鞭有鸡子粗，长有三尺二寸，乃是纯钢打造的，重三十六斤。此人身高九尺，膀阔腰圆，头戴官帽，身穿号铠，青中衣，青布抓地虎快靴，面如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粗眉直立，虎目圆翻。他一摆手中鞭说：“恶贼盗，你有何能？”照定头顶就是一下，老道急忙闪开。他见人多，自己想要逃走，无奈又被他三人围住。马道元急了，抢折铁刀照定黑大汉就是一刀！被那大汉用鞭往上一迎，把那折铁刀磕飞。老道往西窜去，被李七侯一刀背，砍于肩头之上。那大汉一腿踢在贼道膝骨上，道人往前一栽，摔于就地。彭云龙与官兵过去，把道人捆上。

彭公说：“那黑大汉你姓什么？”那黑大汉过来给大人请了安，说：“我姓常名兴，号叫继祖，因我身躯高大，别号人称镔铁塔。我是清真回回，住家在黄河北卫辉府城内，自幼爱习枪棍，父母早丧，孤身无依，来至开封府投亲，就在这里守备营内当一名步兵。这一份钱粮，每月只领银九钱七分，不够我吃的，无奈何，全仗着我们一个亲戚给我日用。我每一顿饭吃白面五斤，要吃米须得三升才够。”彭公说：“抄他这个庙里，还有一个妇人。”众人到后边各处一找，只有道童儿，并无妇人。又在西院一找，见院内一口大钟，钟内有哼哈之声。众人把钟抬开，见有一人，已经要死，年有二十余岁。众人给了他一口水喝，又给他找了一个馒头吃，把他带到前边大人跟前。彭公问：“你姓什么？为何在这钟底下，只管照实说来。”那人跪趴半步，说：“老爷！小人乃在开封府祥符县城外五里屯住家，姓李名荣和，家有父母，生我兄妹

二人。我妹妹尚无有许配人家，今年十七岁，比我小五岁。我娶妻张氏，住在本村。今年正月，有本村监生张耀联，绰号人称恶太岁，他家也种有二十余顷田地。他走动官长，结交衙门，霸占房屋土地，奸淫少妇长女，无恶不作。他遣他家使唤人郎山到我家，给我妹妹珠娘提亲，要与张耀联作妾。我父李绪文不愿意。他在二月二十五日夜内，硬把我妹妹与我妻张氏抢去。小人被他的恶奴郎山砍了一刀，我父亲也身受木棍之伤。次日我至祥符县，太爷姓金名甲三，并未传伊到案，反说小人妄告不实。小人又在开封府武大人那里递了呈子，仍批回本县。金大老爷把我传去，说我是刁民越诉，打了我四十板子，问我还告不告？小人说，‘求大老爷开恩，我实是被屈含冤，被势棍抢去人，身又受伤。知县老爷不给我作主，我是有冤无处诉的了。’”彭公听到这里说：“好官！他应该怎么办呢？”李荣和说：“那县太爷把小人收下，次日传张耀联到案，他说小人借贷不周，因此怀恨，说我妹妹被我送到别处去了，我自行作伤，妄告绅士。又打了我四十板子，叫我具结完案。小人无奈，便具了结，回到家中。我母亲连急带吓，竟自卧病不起，三月十六日死的。小人又想妻子，又想妹妹，先把我亲娘埋了，料想在河南省打官司如何赢的了？便找了一位会写呈状之人，写了一纸呈状。我带路费，打算要进北京，跪都察院鸣诉此冤。谁想我走到这庙门首渴了，要点水喝，老道把我让进庙来，问我哪里人？我一说实话，他把我的呈子谎过去一看，立把小人抓住捆上，放在那个钟底下。小人想，若是不能救出，必饿死在内！我家中素日供着观音像，我每日烧香，今在难处，我不住磕头，只求有个救

星。今日多蒙众位老爷救我出来，求众位老爷救我，替我鸣冤。”彭公说：“本院便是新任巡抚，此事要是真，我定然替你报仇。”又把那贼道带过来说：“你把李荣和那张呈状收在哪里？”马道元说：“烧了！”彭公说：“那两个道童不必带去，着他二人看庙。”

此时风息云散，早露一轮红日，天有正午。彭公又叫人各处去找，并无妇人，自己即带众人一同出庙，上马竟奔汴梁而去。走了有数十里光景，到了关帝庙，进城便到巡抚衙门。兴儿早已到了，即把大人迎接进去。彭公吩咐将马道元与李荣和一并派彭云龙看押。次日，护理巡抚印务的藩台英春，派首府送印过来，自己摆香案望阙^①叩头谢恩，接了印信文卷。又次日，去拜藩、臬、道、首府、首县，大家又回拜。乱了几日，文武署员全皆会过。彭公知道李荣和这案内有情节，立刻委派了武巡捕李七侯、常兴二位，都保了一个六品虚衔；文巡捕是彭兴，余者各有所差，请了四位师爷专办书启奏折，又留常兴帮李七侯办事，赏京制外委。

这日，把马道元与李荣和一并交臬司刘彦彬办理。这位臬司乃科甲出身，为官清正贤能，到任不久。今接了巡抚大人交下来的案件，立时升堂，先讯问了李荣和的口供，与他的来文一样，立即带上马道元跪在堂下。刘大人说：“你一个出家人，不守本分，结交匪人，私害人命，又在庙中行刺，还不把你所作之事从实招来。”马道元说：“李荣和因他告我的朋友，我才把他扣在钟下。李七侯也是一个贼人，我二人素

① 阙（què，音确）——指帝王的住所。

日有仇，我要报仇。”刘大人说：“你这厮胡说，李七侯乃巡抚大人标下。你所行之事，何人所使？你趁此说来。”马道元说：“小道无话可说。”刘大人说：“给我拉下去打！”两边人役拉下去打了八十板子，又带了上来。刘大人说：“你还不实说！”马道元说：“大人！我与李七侯有仇是实，并不知是巡抚大人，要知是巡抚大人，出家人再也不敢行刺。”刘彦彬吩咐把这二人带下去，叫李荣和讨保，将道人入狱。立时行文，往县里要张耀联急速到案。过了两日，县里回文说：“张耀联入都探亲，无日可归。”刘彦彬又催了两次，也是并未传到。

这日上巡抚衙署办公事，彭公将他请至书房之内，把一应公事办完，先问：“寅兄！马道元与李荣和二人，应该怎样办理？”刘彦彬说：“马道元身入玄门，起意不端，谋杀人命，虽未害死，但他恶念已出，立意已坏，此事不能轻纵。还有，李七侯与大人在他庙中避雨，他怀仇谋害，按律应斩立决，把首级悬于通衢^①之处示众。只有张耀联这厮，并未到案对词，我屡次催传，该县回文都说伊入都探亲，无日可归。”彭公听罢说：“是了！我也知张耀联是个不法之人。他认识马道元，这就不是好人。因牵连府县，寅兄回去，我自有道理。”刘彦彬喝了两碗茶，立时告辞。彭公想了想，把李七侯叫上来说：“李壮士，你换上便衣，跟我到那五里屯访访张耀联果是何等之人？我再为办理。”李七侯换了便衣，二人由后边角门出去。巡抚彭公假扮作一个算命之人，带李七侯出了酸枣门，直奔五里屯而去。正值端午节后，夏日天长之际。彭公这一入五里屯，又生出一场是非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通衢（qú，音渠）——大道，四通八达的道路。

第四十二回 张耀联看破行迹 彭抚台被拷马棚

话说彭公带着李七侯私访五里屯，在城外观看麦苗已然快熟，天气晴朗。来至村口，彭公说：“李壮士可暗中跟随我，不必同在一处。”那七侯说：“大人只看我眼色行事，留神不可大意！”二人进了北村口，往南一瞧：见这个村庄有二百来户人家，南北一条大路，东西也有大街。彭公走至十字街口，往东观看，见路北有一座宅院甚是高大，门前有两棵树。彭公拿出竹板来，连敲了几下，在这条街上走了几来回。忽见从那大门内出来一个年轻之人，身穿细毛蓝布褂，白袜青鞋，面皮透白，生的俊俏。他站在门首说：“先生，你会圆梦吗？”彭公说：“也会。哪一家找我？”那少年人说：“就是在下。我姓张名进忠，我家主人张大太爷要圆梦，你要圆好了，可多给你几个钱。”

彭公点头，跟那人进了大门。门内有一道界墙，当中屏门四扇。彭公跟着那人进了上房，见正面有八仙桌一张，左右太师椅子两把，上首坐定一人，年约四旬，身穿两截罗汉衫，上面是白夏布，下面是淡青罗的颜色，五丝罗套裤，白袜青云履，手拿团扇一柄。第二纽子上有十八子香串，是真正伽南香的。桌上放着一个玛瑙烟壶，真珊瑚的盖子，亦金地羊脂玉烟牒。此人面如白纸，并无一点血色，短眉毛，鹞

子眼，滴溜溜乱转，双睛透光，薄片嘴，沿口黑胡须。彭公一抱拳说：“庄主请了！”那人连座儿也不起来，说：“先生请坐，我请教请教！”彭公坐下，问道：“庄主所梦何事？”张耀联说：“昨夜梦见我身在淤泥之中，拔不出腿来，不知如何？又见一只猛虎来咬了我一口，觉着疼不可言，一急就醒了，通身是汗。今日我心中不安，正想找一个会圆梦的人来圆梦。”彭公说：“此梦不祥。身在淤泥之中，被猛虎所咬，必有牢狱之灾，你速宜谨慎。”

张耀联本来心中有病。前者抢那李荣和之妻与他妹妹珠娘，这两个女子乃贞节烈妇，不但不从，受了他一顿鞭子，即自缢身死。暗中掩埋，从此他便得了个心虚之病，又急又怕。他先是听人说李荣和进京告状，被元通观庙主恶法师马道元把他拿住，扣在钟底下，给他送来一信，他回信叫庙主把他结果了性命。后来又听说新巡抚上任，拿了马道元，把李荣和也从钟底下救活了，已交臬司审问。因知县和他是拜兄弟，知府又与他素有往来，他是常与府县在一处宴乐的，便花了些银子，用文书给顶回去了。他有一个表兄何世清，在索亲王那里作幕，他依仗着势力，无所不为。今日忽得了一个恶梦，正在犹疑之际，听圆梦先生说有牢狱之灾，不由的一愣，随问：“先生贵姓？”彭公说：“我姓十名豆三，乃京都人氏。张耀联听了，心中想罢，说：“先生到此处来了多少日子？”彭公说：“到此才有半月。”张耀联说：“求先生写一幅对联。”彭公说：“在下写的不好，恐有见笑。”张耀联说：“不必太谦。”便叫家人研墨，取来文房四宝，把纸放在桌上。张耀联是用心之人，他要瞧笔迹，要写的好，如不是巡抚，定

是衙门内的幕友先生；要是江湖生意人写的，笔力很劣。他见彭公拿起笔来，问在何处挂？张耀联说：“就在这客厅内挂。”彭公随手写的是：

留酒客怀应恨少，动人诗句不须多。

笔力甚足。彭公写完，张耀联说：“有劳大笔，先生好俊笔力。”彭公说：“见笑见笑。”张耀联说：“大人，你这是何苦？你来私访，我早已看破，多有怠慢。”即吩咐家人献茶。张耀联的意思是，只要你喝了茶，饮了酒，借这一步，咱们两个交了朋友，我给你三千两或五千两，那又算些什么！他就安着这个心探问彭公。彭公说：“庄主休要错认了人，我不是什么大人。”张耀联说：“大人何必如此！咱也见过大人拜庙，并在各处拜客，今日来此，何必遮瞒？”彭公矢口不认。张耀联一阵冷笑，说：“官不入民家，你既然不认，你写给我一个借字，把你用我的一万两银子写上。”彭公说：“我又不曾借你的，我为何给你写字？这个事可不能行。”张耀联便叫家人进来。从后边进来了几个恶奴说：“唤我们何事？”张耀联说：“把他给捆上，吊在马棚之内。”家人即把彭公抓住，按在就地捆了，拉至后边马棚吊上。恶太岁张耀联亲身到马棚之外，坐在一把椅子上说：“你要是本处巡抚，说了实话，我不打你。要不说实话，我把你活活打死！”彭公五旬以外的人，听了此言，想罢，说：“张耀联，你既认识我，你怎敢私立公堂，殴打职官？我是本省巡抚大人，来此私访，你便把我怎么样？”张耀联听罢，吓了一跳！心中一急，说：“把他放下来，锁在后园空房之内。”家人答应，把彭公送入空房，留下二人看守。

这张耀联有一个心腹之人，在此给他护院，姓邓名华，别

号人称圣手仙，乃江湖有名的盗寇，是窦二墩一类人。自打墩之后，他就在张耀联的家中住，仗着他主人势力，无所不为。今日张耀联急了，到外书房把邓华叫来，将拿住彭公的事说了一遍，问他有甚主意？邓华听罢，说：“庄主，这件事闹的不小，一位巡抚大人，这么办如何使得？”张耀联说：“事已至此，也不必说了，你快想高明主意才好。”邓华说：“有三条计。头一条计，我须问庄主，还要这宅舍不要？”张耀联说：“连我的性命都保不住，焉能顾别的？”邓华说：“庄主将一切收拾好了，把家眷带上紫金山。那里大寨主是庄主的拜兄弟，也挡的了这件事，可将他杀了，以绝后患。中等计是把大人放了，别作造反的事，如事不成，隐姓埋名亦可。下等计是把大人请出来，苦苦哀求，把他送回衙门，庄主先托人情，后到案打官司。你看这计策如何？”张耀联说：“还是用上策，把他一杀，咱们大家上紫金山。然后再想主意，救那马道爷。”邓华说：“不要声张，先叫家人吃了晚饭，大家收拾好了，我再去杀他。”张耀联说：“很好。”即吩咐家人摆酒，二人同桌饮酒。邓华这个人，喝了几杯酒，壮起胆来。张耀联说：“贤弟，你莫非心中害怕？”邓华说：“这件事我就去办，胆小焉能把将军做？”说着话，天有初更之时。邓华说：“庄主在此少待，我去去就来！”他从墙上摘下一口刀，就往后园去杀彭公。

书中交代：李七侯看见大人进了大门后，他就访问这里的庄民，才知是张耀联的住宅。他甚不放心，找一个小酒铺喝了两碗酒，吃了些点心。日色已落，付了酒钱，还不见大人出来，便知不好！到了无人之处，他把衣服换好，把单刀

一擎，把衣服系在腰中，飞身上房，到了张耀联的院中，正遇邓华说要杀大人，把他吓了一跳！即在暗中跟他到了后花园。在翠云楼东首，有三间空房，门外有一个灯笼，两个人正在那里说话。李七侯一拉刀，跳在就地，说：“呔！好贼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等便敢杀人，我来拿你。”邓华听了，吓了一跳！一回头抢刀照李七侯就是一刀。李七侯往旁一闪，趁势一刀，分心就刺，邓华用刀挡开李七侯的刀。那两个看宾的人说：“邓华大爷，咱们赶紧鸣锣吧！”邓华说：“不用，你们快去前厅送信。”那个人答应去了。李七侯孤掌难鸣，又急又怕，脚下一绊，被石块绊倒，邓华举刀就剁。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玉面虎独斗圣手仙 张耀宗气走李七侯

话说李七侯绊倒不能起来，被邓华按住，去叫那个看守彭公的人，拿一根绳子来把李七侯捆起，放在楼底台阶之上。等他再回来一瞧，这看守之人已被杀死，那个送信的人也不见回来。他心中大吃一惊说：“不好了！他们有人来了，这可不得了！连忙要去开东房屋门杀大人，忽听后面有脚步之声。他一回头，见有一位英雄，年有二旬以外，头戴青缎子罩头帽，身穿瓦灰单裤褂，足穿青布抓地虎快靴。那人手举单刀，照定邓华就是一刀。邓华一闪身，战了几个照面，被那英雄一刀将邓华的刀磕飞，随即一腿踢于就地，立时栽倒，被他一刀杀死。

书中交代：前去送信的人，也是被这位杀死的。当那李七侯被获，他就很着急。邓华将七侯捆上，送到楼底台阶上时，他这里便把看守的人杀了，到空屋之内见了大人，把绳子割断，将大人背起送至西花厅的后面。他把邓华杀了后，听见李七侯在台阶上大骂，说：“你们这些狗狼之辈，把你七太爷杀了吧！我要和你一刀一枪动手，你未必赢的了我，我无故被石块绊倒，你算什么英雄？”正骂之时，暗有人说：“那李七爷别喊啦，要不是我，你早作泉下的人了。这样的能为，还喊什么？依我之见，趁早回家抱孩子去吧！你一个人

保着大人，这是遇着我，若不遇见我，岂不连大人全皆受害。我把你解开，你趁早走吧！”这几句玩笑话，说的李七侯闭口无言。那人解开绳子，李七侯唉了一声，自己也不管大人在哪里？他说：“朋友，你前程万里，保着大人回衙门去吧！”李七侯立时走了，进省城到了衙门，在自己住的屋内，把衣服并所用物件收拾一个包袱，竟不辞而别。

且说那少年人来至西花厅后面，把彭大人背了起来，跳出墙外，顺着路奔到省城，天已大亮。这个人把彭公送进巡抚衙门。彭公说：“壮士别走，你是哪里人氏？请问为何到他家去救我？”原来这少年人乃是浙江绍兴府桂籍村张家集的人氏，姓张名耀宗，今年十九岁。他父亲名景和，乃镖行有名人焉，称为神拳教习，就传授了一个人，复姓欧阳名德，别号小方朔。这位把张教习所有之艺，全皆学会。后来张教习过世，他抚养师弟妹长大成人，并传授他二人的武艺。欧阳德因出外访去了，已有年余，并无音信。张耀宗在家中行坐不安，把家中一应事情交与家人张福经理，又在后边托奶娘、仆妇人等照应他妹妹，才出门在各处探访，探查无下落。他在江苏一省找过，今又来在河南省城内住下。因闻听人说：“本地有一个恶霸，名叫恶太岁张耀联，他就暗进五里屯向本村乡民打听，得知张耀联无所不为，夜晚便到了他的宅院，查探他的动作，若真是恶霸，必要将他碎尸万段。这日正遇见彭公前来私访被难，他就杀了邓华，救了彭公，并送至衙门。彭公问明之后，说：“很好！你不必走了，就跟我当差，我定然保你做官。”张耀宗即请安谢过大人。家人来回话，说：“李七侯不知去向。”大人说：“他若来时，禀我知道。”随即

派开封府行文祥符县，捉拿恶霸张耀联，速传到案。

不日府县来禀：张耀联携眷逃走。彭公心中明白，知是府县放纵恶人逃走的。此时彭公亦未深究，在书房想起李七侯这个人，为何不辞而别？我正想提拔提拔他，报他当年在三河任内那一片热心，也算是我的一个知心人。俗语说的好：“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朋友实难求。”思前想后，忽然又想起恶太岁横行霸道，府县夤缘^①，串通一气。立刻把张耀宗补了一个京制外委，充当武巡捕，加六品衔。张耀宗谢过大人提拔之恩。彭公又想起荒草山之贼，即行了一角文书，着副将徐光辉，与守备彭云龙、常兴，带领五哨人马剿灭荒草山，捉拿贼人，不准一名漏网。又叫张耀宗到书房面谕：“今晚你去到府县衙门，暗探所办何事，细细查明回话。”张耀宗换了衣服，背插单刀，飞身上房，蹿房越脊，到了开封府的衙门，进到里面，在各处留心探听。只见北上房灯光掩映，有人说话。他行至房檐之上，隔着窗缝，偷眼往里一瞧，但只见里边八仙桌东首，坐着那位知府武奎。西首坐着一人，年约三旬，面皮微青，青中透紫，雄眉恶眼，此人乃是紫金山寨主并獬豸武峰，与武奎是本族。

这武奎先是一个秀才，在索奈那里当门客，后来又认索奈为义父，保他得了个知府，在此任内剥尽地皮。前者张耀联逃去，归了紫金山，便是他纵放走了。今日武峰来到此处，见面先叙了离别的话，又送上三百两黄金，说：“这是我家大寨主与张耀联寨主叫我送来，还有书信一封，请老爷过

① 夤（yīn，音寅）缘——攀附拉拢关系。

目。”武奎接过信来，展开一看，上写：

武大人阁下福安！弟张耀联多蒙庇护，得逃出虎穴龙潭。回想往事，胆战心寒。今幸得紫金山寨主暂借房舍，以救燃眉。知己之交，不叙套言。今有敝友马道元因弟之事，尚在縲绁之中。恳求吾兄千万设法解救，容弟面见，必当厚报。今带上黄金三百两，望兄台至日查收。来人武峰，乃兄之族人。别不多嘱。

敬请

福安

弟周应龙拜撰 张耀联拜具

武奎看罢，说：“你且回去，我自有道理。”叫人把武峰带至外面，叫他明日回去，不必见我。并送他十两银子作为路费。武峰去后，张耀宗又到县衙探听，却无别的动作。回来天已明了，即禀见大人，将夜间之事回了一遍。彭公即派人把李荣和传到，吩咐说：“你不必着急，本院现在行文各处，捉拿张耀联急速到案。”那李荣和连连磕头说：“只求大人替小人报仇。”

这日三更时分，张耀宗在房上巡查，见一条黑影儿，直扑上房而来。张耀宗暗中细瞧，见他到上房施展珍珠倒卷帘势，夜叉探海，悬挂房檐之下。张耀宗不肯伤人，一刀背打在那人背脊之上，复又一脚踢下房去。张耀宗跟着下去，把他捆上，带至前面他的房内，便问此人姓什么？来此何干？那人有三旬光景，说：“我姓马行九，别号人称白狼。我也是绿林英雄，今日我来此借些路费，遇见尊驾，未知贵姓大名？”张耀宗自通名姓，说：“朋友，你若说了实话，我许把你放了。

你要不说实话，一刀把你杀死。我回禀了大人，你就是刺客。”那人一想说：“张老爷，我也是上了人家当。我乃直隶河间府人，来至河南，投了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他那里有一位姓张的，名叫恶太岁张耀联，他说托我一件事，给我五十两银子路费，叫我来此行刺。我一时粗鲁，来此遇见尊驾，望求开一线之生路，放我回去，我再也不敢来了。”张耀宗说：“我也不杀你。”便拿起刀来，把他的耳朵砍下来一只，把绳子一松。又说：“你回去给他等送个信，如再来时，有一个算一个，全把他结果了性命。”那马九抱头逃走，张耀宗次日回禀了大人。

彭公到任三个月，访求贤能之员，保荐人才；若贪昏之辈，定然参革不贷。又兴立学校，清除弊端。保升了常兴为本汛把总，张耀宗也升了把总。这天，忽然想起一件大事，说：“我初上任时，在半路之上，有荒草山的贼人，结党为匪，该延津县竟毫无觉察！我已然行文，将他撤任候参，并派副将徐光辉和彭云龙带兵剿捕，勿令一名漏网，为何至今未见回音？”候了半月，才见来禀：业已将荒草山的贼党共擒获四十七名，匪首阎保、金氏在逃无踪。因又行文各府州县，务须擒拿归案，在事出力人员候旨施恩。这日正是九月初九日，彭公将公事办完，请诸位幕友在书房谈心饮酒。忽报圣旨下！彭公赶紧接旨。钦差进了衙署，彭公即摆香案跪听宣读。原来是调彭公进京另候简用。巡抚印务，着藩司暂行护理。请过旨，钦差起身后，彭公即将公事一切交待清楚，择日起身。张耀宗亦要告假回家，彭公应允，随带亲随人等入都陛见。

是日到京，打了公馆，到内阁挂号，才知是被福建道监

察御史胡光参了两款，说他结交响马，不洽輿情，纵容家丁，凌辱绅士，例应革职。康熙佛爷乃有道明君，因见了这道本章，即下谕着彭朋来京，另候简用。皇上早知彭公是忠心保国，干练有为之臣，是日内阁带领召见，皇上升了养心殿，彭公随大臣班次参拜已毕。康熙佛爷降旨说：“彭朋，你有负朕心，为何纵使家丁，凌辱绅士？”彭公连连叩头，奏道：“奴才蒙恩特放豫省大员，自到任后，惟知访用贤能之员，参革昏聩贪愚之辈，剪除势棍，清查匪类。查有勾串首府县之绅士张耀联，抢夺民女，反叛朝廷，种种不法。奴才亲身访查，竟将奴才捆在马棚，夜晚刺杀，凶恶已级。奴才终日兢兢业业，不敢有负圣恩。”康熙爷闻奏，勃然大怒！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蒙圣恩清官复任 良乡县刺客行凶

话说当今仁圣皇帝听彭公回奏，勃然大怒，说：“该御史以风闻误参大臣，情实可恨，理应革职。姑念他职称言路，从宽免议，以后不准妄奏。”康熙佛爷见彭公五官端正，二目有神，必定忠正，遂传旨光禄寺赐宴。彭公谢了圣恩下朝。诸事已毕，候至腊月尚未派差事，自己倒也清闲，同亲戚朋友下棋饮酒。新年正月开印之后，圣上旨意才下，召见彭朋，着其复任河南巡抚。彭公谢恩之后，又请了一个月的假修理坟墓。倏忽就是三月初旬，请训上任，择定三月二十九起身。当今皇上钦赐金牌一面，上刻“如朕亲监”字样，着驰驿前往。彭公谢了恩，然后才归宅，把一切家事安排妥当，自有夫人照应教训公子读书，随带彭兴、彭禄、彭荣、彭华四个管家，车夫、厨子人等，大车四辆装载行李，二套车六辆。大人这一次出京，坐的八抬大轿，比先前更显荣耀。头一站是长辛店，有众亲友前来送行，接到公馆，大家饮酒已毕安歇。

次日天明，亲友告别后，大人坐轿起身往前行走。方才过了良乡，正走之际，忽见从西南来了一骑马，上面骑着一个押折的差官，头戴新纬帽，身穿灰布单袍，青布薄底靴子，背上背着小黄包裹，年约三旬，面似姜黄，两道剑眉，三角眼，五官不正之相。一见大人的轿马，他问：“这是河南巡抚

彭大人吗？我是开封府差官，烦劳通禀一声。”说着他就跳下马来，直奔大人的轿子而来，距离不远，抽出来一口鬼头刀，照定大人就刺。彭公猛然抬头一看，随说不好！把双眼紧闭，只等一死而已。幸好轿子旁边，有一跟轿子的轿夫头儿，是山东人，姓王，绰号愣王。他跟着轿子，猛见有一人拿刀照大人刺来，心中大怒，一抬腿便把那贼人踢倒。众人吓的面如土色，连忙跳下马，把贼人捆上，带至轿前说道：“大人受惊，请大人示下。”彭公吩咐：“把他带在车上，不必难为他，到前边打公馆时，我再审问他吧！”众家人答应站起来，立时把贼人拉到轿夫车上。然后彭兴催马前往，到了松林店街上，打了店等候大人。少时轿子进店，众人伺候大人到了上房，便来传示：把那贼人带上来！家人把贼人带在大人面前，说：“这就是刺客，请大人问他就是。”彭公带笑说：“你也不必害怕，你必是被人所使，快从实招来，我不难为你，你叫什么名字？”那贼听了，唉了一声说：“大人是一个明白的人，我也不敢说谎。我姓谢名豹，外号人称土太岁。奉了那紫金山寨主金翅大鹏之命，特意前来刺杀大人，替那张耀联报仇雪恨。一路之上，派有绿林英雄甚多，均在各处等候大人行刺，绝不能叫大人上任。”彭公听了贼人之言，吩咐把谢豹交与地方官解送涿州知府，叫他严刑审问明白，与我一套文书。又叫禄儿去到外面，置一身破旧衣服来。禄儿到外面去不多时，拿着一身破旧衣服来交给大人。

彭公派彭兴儿坐轿先走，自己带了二两银子，几百铜钱，和禄儿出这客店，顺路往前走去。禄儿说：“咱们爷儿两个走，道路甚远，恐怕难行！”彭公点头，叫禄儿雇两匹驴来，二人

上驴，不一刻到了高碑店。在大街之上，开了脚钱。大人说：“禄儿，你找一个卖饭的，我要吃点茶食。”禄儿说：“前面就是饭馆子。”大人抬头一看，就在路北有一个酒楼，门首有两条对联，上写着“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压江南第一家”，横匾是“宴芳楼”。彭公进门一看，上首是柜，下首是灶，后是座，靠东是楼梯。大人顺楼上楼，楼上是六间，正西有八仙桌。大人在那正当中坐下，跑堂的过来说：“二位要什么吃的呢？”禄儿说：“你给我要壶酒，炒鸡片、炸丸子、熘鱼片，然后配上两样饭菜，再拿吃的来。”那跑堂的答应下去，少时摆上酒菜。只听得下面喊嚷说：“合字儿，调瓢儿，招路把哈，玄瑶儿上垞着莺找孙，把哈着急浮流儿扯。”话犹未了，上来了两个人。前头一人，身高七尺，项短脖粗，身穿浅白布裤，青布褂，快靴，手拿一个小小的包袱，面似白纸，两道浓眉，一双俊眼，二目有光。后跟那人，年约三旬，紫脸膛，浓眉大眼，身穿紫花布裤褂，青布靴子。那一个人说：“合字儿，调瓢儿，招路儿把哈，海会赤字搬山青散留丁展，亮青子摘遮天万字的飘。”书中交代：这是江湖绿林中的黑话，“合字儿”是他们自己，“调瓢儿？”是回头，“招路”是眼睛，“把哈”是瞧瞧，“海会赤字搬山青散留丁展”是北京城内的大人喝酒吃饭，带了一个跟人，“亮青子摘遮天万字的飘”是拉刀杀彭大人。这二人原来认识大人。禄儿听了此话，心中说：“不好了！这两个是贼。他们所说的话，必有隐情。”心中害怕起来，见那两个人进来就坐在对面桌上。

这二人原来是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的余党，前走那个人是红眼狼杨春，另一个是黄毛吼李吉。彭公在任时，曾发过人马剿那紫金山的贼寇，未能成功。后来张耀联归紫金

山，他又派人走动人情，买通御史，参了彭公。因听说彭公复任，他便与周应龙合伙，派人打听彭公出京的日期。他等使出一个绝户计来，派了几个盗寇下山，在一路之上扮作各行买卖人，在暗中刺杀大人。今天在宴芳楼之上，他们认出了大人的相貌。因在河南已曾见过，故此一见就识。禄儿见他二人相貌凶恶，两只贼眼不住的直瞧大人，早就害怕，直盼大人快些吃完好下楼。算还饭帐，禄儿暗中说：“大人，那对面坐的两个人不是好人，大约就为大人而来。”

那彭公一生忠正，并不害怕。下楼一看，天已不早了，见路北有一座客店，店门关闭，便叫禄儿前去叫门。禄儿答应，看那墙上写的是“安寓客商姜家老店”。这掌柜的姓姜名通，外号姜够本，为人奸猾刻薄，年有六旬以外，并无父母妻子，剩下孤身一人，尚不知道改恶向善，还行那损人利己的事。这店伙友全都散去，就有一个掌柜的名叫张文滔，因欠他的工钱未走，并无住客。姜够本正在屋内为难，忽听得叫门，连忙答应，说：“是哪位？”开了大门一看，原是两个人。看彭公年约六旬，跟着一个年幼之人，衣服平常。姜够本看罢，说：“我这座店是关了门的呢，不住人了。”禄儿因怕那两个人瞧见了，连忙说：“我们只要有住处就行了，房钱照例奉纳。”姜够本听他之言，因正在穷迫之际，就安心要讹他，说：“你二人请进来吧。”彭公急忙走到上房，叫店家点上灯，拿进一壶茶来。彭公说：“你算算该多少钱？拿了去吧。”姜通说：“上房的房钱白银一两，茶钱、蜡烛一两。”禄儿把带来的二两银子交与姜通。他拿去回归柜房，十分高兴，想着明天开张，把那二两银子，换钱来作买卖，就可成功。正在想念之间，忽听有打门之声，不知又是何人？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姜家店群贼行刺 密松林一人成功

话说那店家正在房中，看着二两银子欢喜，听见外面有人叫门，连忙把银子放在抽屉之内，出来将门开了。见那门外站着五六个人，都是青衣服，小褂裤，手拿单刀、铁尺，说：“你这店内，方才住下两个人，是北京口音，有六十多岁的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姜通说：“我这店已然关闭，我姓姜名通，方才住下的是两个人，住在上房里。”那几个人说：“你可不准走漏消息，若走了他两个人，要你的命使唤，我们是奉命办案之人。”说完回身就走。姜通一生最怕多事，听见这几个人所说的话就害怕，心中不乐。回至自己房内，把抽屉一拉，瞧那银子没有了。他心中一想，说：“对了！必是张文滔在西屋内听见我得了二两银子，他必定偷了去啦！”想罢，来到西屋里间，瞧见张文滔躺在床上，酣睡如雷，天气又热，早就睡着了。姜够本因为自己丢了银子，气糊涂了，也不管它是与不是，过去睁圆了眼，照定张文滔脸上就是一掌，打的张伙计一翻身起来，说：“小子，你夜静更深，还不睡觉，为何打我？”遂站起身来，竟扑姜够本，抡拳就打。姜通说：“你先别着急，跟我到南屋里来，我告诉你。”二人说着，来到南屋内，姜通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张文滔说：“这是哪里说起？我一概不知。你到别处找去，我方才睡觉了，并不知

道这些事情。”说罢，仍回他屋内，一看被褥衣包一概不见，不知被何人盗去？走到南里间，瞧那姜够本正低头寻思。张文滔抓住了他的辫子，按倒在地就打，说：“你趁早实说，快将我的衣服拿出来，凡事皆休。”姜够本说：“老张，你先别打我，我赔你就是了，我不知你丢了什么物件？你别嚷啦！怕的是惊走那两个贼人，等天明再说吧！”

再说那大人同禄儿，在上房点了烛，和衣而卧，正要睡去，忽然纸窗一响，禄儿往外一看，见一条黑影站在门前，手拿一把单刀，窜进了上房，一口把灯吹灭，把禄儿吓的钻入床底下，不敢言语。那人把大人的肩头一拍，说：“大人，我来了。自大人改扮出来，我就在暗中跟随大人。在酒楼说的话，我已听见了，不要害怕。方才我把店家戏耍一回，请大人快跟我逃走。”大人也无可耐何，急的无有主意了，被那人背将起来，往外就走，飞身上房，跳在外面，就往南面而去。大人说：“你是什么人，姓甚名谁？”那人说：“门下张耀宗，只因大人卸任回京，我也不愿作那千总，自己告退，在旅店住下，暗中私访那些在省官员。惟有那知府武奎，欺妄骗诈，交结大盗，无所不为。这条大道之上，绿林人物往来不绝，大人快跟我前去，追上大轿再说吧。”彭公点头。玉面虎正往前走，忽见对面来了十数个贼寇，把去路阻住，吓的张耀宗把大人放于树林之内，自己抽刀迎上群贼。

书中交代：来的这伙人，是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二人，勾串了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恶法师马道元等，奔姜家店来刺杀大人。至半路上，正遇见了玉面虎张耀宗，身

背大人由北往南。张耀宗先把大人放下，拉刀迎上了群贼。金鞭将杜瑞把手中鞭抽出，说：“什么人？”张耀宗说：“你等不必前来，今有玉面虎张老爷等候多时了，待我全把你这伙贼人的狗命结果了吧！”杜瑞是一个性情刚暴的人，有些力气，仗着人多势众，听了张耀宗之言，气的他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抡手中鞭照定那张耀宗就是一鞭。张耀宗往旁一闪，使刀分心就刺。杜瑞用力往旁把鞭一架，张耀宗急忙将刀抽回。那花锤太保丁兴，摇锤协力相助，二人来战张耀宗一人。还有那花叉将杜茂、杨春、李吉、蔡天化四人，也各举兵器，一齐上前助战。张耀宗一人独力难支，只累得气喘吁吁，遍身是汗，想要走是万不能够了。吴太山说：“小辈，你别想逃去，我等拿住你碎尸万段，才能出气。”张耀宗见群贼来势凶猛，自料寡不敌众，又不知此时大人落在哪里？那吴太山等料张耀宗年少之人，有什么本领，杀了他然后再说。杨春抖起精神，说：“咱们把这厮乱刀分尸吧！”正在耀武扬威之际，忽然从树上跳下一人，说话唔呀唔呀的，说道：“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不要欺负人，吾把你们都结果了就是。”张耀宗一听，心中大喜，说：“是大哥，救命星君来了！”

书中交代：来的此人，乃是这部书中行侠仗义的有名人物。他的籍贯是浙江嘉兴人，双姓欧阳，单名一个德字。自幼爱练功夫，在各名山胜境之处访求高人，习学武艺。父母早丧，又无兄弟姐妹，自己并无牵挂。他游到浙江绍兴地面，听说本处张家集有一位武教习，先在镖行，大有名声，姓张名景和，别号人称神拳无敌。欧阳德亲身到张家集一问，有人指引路西的一家门首，有垂杨柳两棵。来到门外一叩门，里

边出来一位四旬光景的男子，身穿灰布夹袄，白袜青鞋，面皮微黄，二目有神，双眉带秀，四方脸，尚口胡须。他出来一瞧，见门首站着一人，年在二旬，白净面皮，长粉脸，重眉毛，大眼睛，准头端正，唇如涂朱，大耳有轮，身穿蓝宁绸夹袄，蓝中衣，白袜青云鞋，手拿小包袱。看罢，说：“这位先生找哪位？”欧阳德说：“吾是嘉兴人氏，姓欧阳名德，久仰这里有一位张镖头，吾特来拜访，还有大事相求。方才在贵庄访问，有人指说这里。不知尊驾何人？贵姓高名？恳求传禀一声！”那四十以外的男子说：“我名张福，那位神拳教习是我家主人。你今来得甚巧，我主人正在书房闲坐，昨日方才归来的，我给你通禀就是。”转身进入内院，去不多时，从里边出来说：“我家主人衣冠不整，在书房恭候呢！”欧阳德随那张福进了大门，过了二门，行至上房，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童，打起帘子，只见靠北墙有花梨条案，上摆朗窑果盘、水晶鱼缸、官窑瓷瓶，墙上挂着八扇屏，画的山水人物，俱是名人笔迹。案前是楠木八仙桌一张，两边全有座椅。东里门挂着幔帐，西里间亦挂幔帐，里边团屏床帐均皆干净。欧阳德看罢落座，童子送上一碗茶来。张福出去不多时，自外进来一人，年约在半百以外，四方脸，重眉阔目，鼻梁丰满，四方口，三髯须，五官端方，二目有神，身長八尺，身穿蓝洋绉夹袄，白绫袜，青云鞋。欧阳德连忙站起身来行礼，自通名姓。张教习答礼相还，落座说：“先生自嘉兴来此，有何事来找愚下！”欧阳德说：“老师！弟子愚拙之人，久仰大名，愿拜在尊前习学艺业，望求收留！”张景和看欧阳德五官不俗，面带忠厚之相，心中也甚愿意。二人言语投合，即自

今日为始，留欧阳德住在书房，择日拜了师父师母，一家人全给引见了。张教习夫妇跟前有一子一女，公子年方三岁，小女尚在怀抱，欧阳德在这里住了三年，所有张教习之艺俱皆学会了。自己想要回家祭扫坟墓，遂禀明老师，告辞起身。在路上便作了些行侠仗义，济困扶危之事。非止一日到家，买了香烛、纸马祭品，到坟前祭奠。看坟的家人收了祭物，给大爷请了安，并请用饭。他在这里住了一夜，给看坟的几十两银子，叫逢年按节祭扫，不可迟误！吩咐毕，自己又往各省去访人外之人，要学那无敌的手段。

后在千佛山真武顶，遇见了红莲长老，即拜在老和尚跟前学艺。红莲长老亦与他有缘，说：“你应该出家才是。”欧阳德说：“过五十岁归山受戒，我一定准来，若有半字虚言，必叫火把烧死就是了。”红莲和尚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传你就是。”欧阳德练会了鹰爪力重手法，一力混元气，达摩老祖易筋经，练的骨软如绵，寒暑不侵。二年工夫，练的甚好，就辞别和尚下山，在各处访查贪官恶霸，势棍土豪，绿林采花的淫贼。天下之人闻名丧胆，望影心惊，人称他小方朔。

这一年忽然想起，自从拜别张恩师，终未来看师父，便起身说：“走哉！走哉！”不一日到了张家集，正遇张教习病体沉重，一见欧阳德进来，心中甚喜，说：“贤契，你来甚好。你师母前年去世，剩你师弟耀宗、师妹耀英，他二人不知世故，你要当作亲弟妹看待。耀英今年四岁，有奶娘照应，我死之后，你千万要在这里照料他二人成人，把我传你的武艺，全都教会了他兄妹二人，使之成名。我在九泉之下，也感你

的好处。”欧阳德是一个侠心义胆之人，听他师父之言，连连答应说：“你老人家放心就是。倘百年以后，吾必在此照料他二人成人，把我所会的武艺，全教他兄妹二人。”张教习听了欧阳德之言，心中喜悦，有心再嘱咐他两句话，一时心中发闷，不能自主。众家人同耀宗、欧阳德在床前守至三更时分，张景和便呜呼哀哉，气断身亡。大家举哀。欧阳德代张耀宗办理丧事已毕，从此就在这里教他兄妹二人。

过了五载光景，张耀宗年已十二岁，欧阳德方才往别处访友去，不过三两个月，就要回来看望。张耀宗待欧阳德如同亲兄长一般。张耀宗到十九岁这年，自己独自在家，想起大哥欧阳德有半载未见回来，又无音信，甚不放心。这才往河南，遇见彭公私访五里屯。张耀宗气走李七侯，蒙大人保升了千总，跟着大人当差。自彭公被张耀联买通人情，参了一本，调进京去，张耀宗便告假在省城住了半月，随后也就回家，在一路之上，访问恩兄的下落。到家过了新年，想起彭公那样清廉的恩官被参，不知当今万岁爷怎样办法？我要入都去打探下落，至半路便遇见大人住在店内，他从姜家店将大人背出，路遇群贼，就把大人放在树林之内，与贼人交手，怎奈寡不敌众，正在为难，忽从树上跳下一人，正是他恩兄欧阳德，要与众寇动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小方朔独战群寇 玉面虎寻找清官

话说青毛狮子吴太山、李吉、杨春、杜瑞、杜茂、唐治古、唐治明等约二十余名贼人，围住了张耀宗动手。从树上跳下一人，众寇借着星月之光，往对面一看，那下来之人头戴瓜皮秋帽，身穿老羊皮袍，足登棉鞋，高腰袜子，面皮微紫四方脸，稠眉毛，单凤目，高鼻梁，微有几根胡须，上七根下八根，元宝耳朵，带着眼镜，身高五尺以外，说话唔呀唔呀的。这一伙贼人，就马道元认识是小方朔欧阳德，并知道他的厉害，其余贼人虽然闻名，并未见面，哪里放在心上？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二人，举刀照定阳德头面剁来！不想他身上练的善避刀枪，寒暑不侵，见二人刀来，自己把足下棉鞋也脱下来往上相迎，战了两个照面，欧阳德便把红眼狼打倒，黄毛吼也带了伤。花锤太保丁兴过来，抡锤就打，被欧阳德施展点穴功夫，点倒在地，立时身死。金鞭杜瑞说：“大家拿他就是！”各举兵刃动手，被欧阳德点倒了六个，余贼才不敢动手，背起带伤之人，大家往南就跑。

张耀宗也不追赶，过来给欧阳德行礼，说：“请问恩兄从哪里来？一载有余未见，现在何处？”欧阳德说：“自从别后，吾在家乡修理坟墓，又逛了一遭扬州。这半载有余到了北五省，吾听人说你在河南保了彭大人，吾这是找你去，至此处

遇见群贼，不知贤弟因何与他作对，来此何干？”张耀宗说：“去年我找寻恩兄，到河南保了彭公。后来彭公被参，调进京去，我也不能跟去，又在各处寻找恩兄，到冬月回的家。今春一则要寻恩兄，二则到京中打听清官彭公如何？至半路遇见大人复任河南，我想那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手下，来来去去的江洋大盗不少，张耀联又归了此山，怕的他等谋害大人，我要暗中保护。在半路上刺客拦轿行刺，幸亏被轿夫愣王拿住了，交了涿州。大人改扮私行，在高碑店酒楼避雨，遇见那贼人，我未敢动手。大人住了店，我怕贼人夜晚要害大人，便把大人背到这里，路遇群贼，若不是恩兄来此，我必受群贼之害。”欧阳德听完，说：“唔呀！大人在哪里？请过来，你送他至公馆，还是坐轿走好。”张耀宗说：“很好！”连忙到那坡上一瞧，大人不见了，吓了一跳，说：“兄长不好了！大人被那伙贼人背去，这可该当如何？”欧阳德说：“唔呀！贤弟不要着急，吾追那混账王八羔子去，把大人救回来就是了。你先到安肃县，在公馆内再见吧！”说着便追下去了。

张耀宗正在着急，抬头见前面黑暗暗、雾潮潮，一片树林森森，想必是一座大村庄。玉面虎张耀宗信步往前，奔那村庄而来。方到村庄北口外路西，见有勾连的搭三间铺子，挂着酒帘，卖包子、馒头、大饼、大面，里边四张桌子，桌上摆着鸡子、糖麻花、豆腐干。张耀宗身乏，四肢无力，心中又烦闷，想要歇息，进了酒铺说：“拿酒菜来！”铺内一个年过半百以外的男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过来送上酒，又摆上几碟馒头、包子。张耀宗在这里吃酒，心中想：“彭公万不能叫他等抢去，也不能去远了。”心中辗转不定。

且说彭公见张耀宗一人与群贼动手，料不能取胜，自己便站起身来，往西南就走。道路崎岖，又是黑夜光景，甚不好走，只得趁着星月之光，走了五六里路，坐在地上歇息。忽听见西南上有犬吠之声，站起身来，信步奔那村庄而来。天色微明，已到村庄北口，见路西有一片灯火之光，是勾连搭三间酒铺，里面有蒸馒头、炸麻花。四月天气，夜里还凉，彭公改扮之时，又未穿着夹衣，俱是单衣衫，身上透寒，瞧见这三间屋子是卖吃食的所在，心中甚喜，推门进去说：“众位借光，我在这里歇息。”铺内掌柜的有五十多岁，身穿月白布裤褂，黄脸膛，短眉毛，圆眼睛，沿口胡须。那个小伙计有十五六岁。就是这两个人，在那里炸麻花，见进来一人，年有六旬，衣服平常，五官端方。小伙计过去说：“要喝粥有小米粥，热的有馒头、麻花、煮茶鸡蛋，还有烧酒。”彭公觉着天寒，想要吃两杯酒，说：“拿一壶酒来。”小伙计答应，不多时把酒与各样菜摆上来。彭公吃了几杯酒，那天也就大亮，红日东升，身上也不冷了。自己又要了一碗粥吃了，歇了片时，伸手一摸，锦囊之中就是那万岁爷赐的金牌，并无别的物件。这才说：“掌柜的，你这铺中可赊帐？先给我记上一笔，过三五天，我必定给你送了来。不知怎么，今天我出来的慌忙，忘了带钱啦！”那个掌柜的一听这话，把眼一瞪说：“你这个人，大清早起，我们尚未开张，你是头号买卖，吃了四十八文钱，我也不认识你，要写帐不成，趁早给钱！彭公心中自知无理，又没有钱，正在为难之际，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人，年约二十余岁，俊品人物，身穿品蓝缎子裤褂，漂白袜子，青云鞋，身披青绸子小夹袄，手托水烟袋。一见彭公

在那里坐着，他两个眼不住的望着大人瞧。铺中掌柜的与小伙计一见那人，连忙带笑说：“朱二爷来了，起来的早呀！吃的什么点心哪？”那少年人说：“我倒不吃什么，这位先生何时来的，昨天住在这里面吗？”酒铺掌柜的姓吴，连忙说：“朱二爷，你别提啦！我这买卖甚不吉利，今天清早，他进来喝了一壶酒，吃了点菜，共该银四十八文，却告诉我没钱，三五天再来给我，我认的他是谁呀？”那位少年之人，走至大人面前说：“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贵处哪里？”彭公说：“在下乃京都人氏，姓十名豆三。”那人听了大人说话的声音，说：“老吴，这位十先生吃的四十八文钱，我给了。”过去就拉大人说：“先生，你跟我来，眼下有一个人正想你！”那彭公一怔，也不认识这少年之人，便说：“有人想我？我这里并无至近之人。”却不由己地被那人拉着往外就走。

此时红日东升，快到吃早饭之时。彭公跟定那人，出了酒铺，往南走了不远，往东一看，见一片树林森森，有十数棵龙爪槐树，幌绳上拴着膘满肉肥的五十余匹马，路北大门前的两块大石，是上马所用。那少年拉着彭公进了大门，东边是门房三间。进了门房，大人瞧这屋里倒也干净，并无浮尘，必是常坐的屋子。他在北边椅子上坐下，当中就是八仙桌子。那少年人说：“大人胆量太大！这里无数的贼人等着拿你，你老人家还偏往这里私访。这里找你老人家，如同钻冰取火，轧沙取油，幸亏遇见我，要遇别人，大人性命休矣！大人把我忘了吧？”彭公一时间想不起来，遂说：“你是谁？在哪里见过？怎么说我是彭大人呢？”那少年说：“我说了实话，恩官就肯说了。我姓朱名桂芳，在绍兴府作了一起买卖，折

了些资本，因为坐船与同船之人不和，他是一个江洋大盗，被人拿住，他就把我拉住，说我是他合伙之人。多蒙恩官清正廉明，把我当堂释放，我才不敢往外作买卖去了。在家中托人找了这连洼庄，庄主是赛展熊武连。我在这里当一个门公，亦有四年。这个庄主，他是绿林中人，坐地分赃的大贼，与各处有名的贼头全有来往。前几天来了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的手下人，说是要劫杀大人。我总想到大人对我的恩义，今天清早起来，往老吴那里要个麻花吃，正好遇见大人。若叫那伙贼人瞧见，大人性命休矣！这武连要知道，大事就不好了！”大人听完，说：“朱桂芳，既然这样，你替我想一个主意，救我才好！你我在这里，也是不好的！”朱桂芳说：“理应预备早饭，无奈大人在龙潭虎穴之中，怕坏了事。我有一个舅舅，住在连洼庄东头，赶车为生，这两天正在家中歇工。我去找他，叫他套上车，送大人至安肃县公馆内，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大人说：“很好！就是这样办法，事不宜迟，你就此前往为是。”朱桂芳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走之后，要有别人进来，问你老人家哪里住？姓什么？来此何干？你老人家就说在新城县住，说我是你的外孙儿，到这里来看我。别说是北京城的人，千万记住了。”大人点头答应。朱桂芳出离门首，往外就走。

焉想朱桂芳在屋中与大人说话，外边暗中有人听见了。此人乃是朱桂芳的同事，姓潘名得川，今年十九岁，是赛展熊武连的心腹之人。他在暗中听了这话，心内说：“朱桂芳这小子，素日倚仗着嘴巧舌能，在庄主跟前说我的过错，今天可犯在我的手内。”转身入内，来至大客厅，见庄主正同山东

路上的响马蝎虎子鲁廷、小金刚苗顺在那里说话。潘得川连忙进来说：“庄主了不得啦，咱们全家的性命难保！朱桂芳勾串彭公，要调官兵来围困连洼庄，捉拿咱们。”武连说：“这话从何处说起呢？”潘得川说：“赃官私访，现在门房，朱桂芳套车去了！”武连听罢这话，怒气冲于霄汉，拉刀带从人直奔外面门房而来，要杀忠良彭大人。不知怎样杀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彭抚台误入连洼庄 胡黑狗认识讨金牌

话说恶奴潘得川在内厅房把朱桂芳所作之事，全都对他主人说了。赛展熊武连听罢，很是生气，叫了五六个家人说：“跟我到外面见机而作，若果是真，把他千刀万剐！”蝎虎子鲁廷、小金刚苗顺二人说：“我们也跟去看看。”大家一齐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来至门房里边，只见南边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迈之人，年约花甲以外，五官端正，四方脸膛，双眉带秀，俊目有神，白净面皮，花白胡须，身穿半旧细灰布褂，蓝中衣，灰套裤，白袜青云鞋。武连看罢，说：“你是何人，在我门房？”彭公说：“我是来此探亲的。”武连说：“彭朋，你好大胆量！我们这里正在找你，如同钻冰取火一般，你还敢到这里来私访！好哇，孩子们拿绳子先把他捆上，我细细的问他。”彭公听罢，连忙说：“且慢！”抬头一看这说话之人，身高八尺以外，膀阔腰圆，黑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沿口黑胡须，年约四旬，二目贼光灼灼，瞪着眼睛，身穿蓝绸短汗衫，青缎子中衣，足登青缎抓地虎快靴。彭公看罢，带笑说：“庄主，我是新城县人，来在这里找我外孙儿朱桂芳。我姓十，并未得罪哪位，为何说我是彭朋，还要捆我，这是哪里话呢！”恶奴潘得川说：“庄主爷别听他的话，这是朱桂芳叫他这样说的。如朱桂芳听见这话，他还敢进来吗？”

他若一跑，必奔那前边公馆，追上跟赃官之人送信，调那官兵前来。咱们可就苦啦！先把彭朋捆上，等朱桂芳回来，把他二人的性命结果了，人不知鬼不觉，凡事总要严密才是！”小金刚苗顺听罢，说道：“庄主爷，潘二爷这话甚是，依着他说的就是了！”众恶奴过来将彭公捆上，大家坐在屋内，等朱桂芳车辆一到，好再拿他。家人之内有一个王福，是朱桂芳的表弟，听见这个话，便假作出去出恭，往正东走去，见朱桂芳坐着车正往前走。王福说：“你坐车逃命去吧！你的事坏了，彭公被他们捆上了。”朱桂芳一听，大吃一惊！自己连忙叫拨回车子，把车一转，往正东一直的跑去了。王福回去，还装不知道。

等了有一个多时辰，不见朱桂芳回来，派人打听，回来却说并无踪迹。武连说：“来！先把狗官抬到里边来。”鲁廷、苗顺二人跟至大厅，他三人落座，忽然家人来报，说：“火眼狻猊杨治明回来了。”原来这伙贼人是昨夜从这里走的，也未能杀了彭公，那几个不知事务的在路上被欧阳德点了穴，众人便狼狈逃走。杨治明未能走开，听后边有人追他，便藏在一边，候至天亮才回来，至连洼庄正赶上武连在厅上坐定，要审问那彭公。杨治明进了大厅，落座说：“庄主，我昨日好晦气，遇见了蛮子欧阳德，在大树林子打坏好几个人，我今逃到这里。”武连说：“杨贤弟请坐！我这里审问一个人。”吩咐家人：“把他抬进来！”左右答应：“是。”即将彭公抬进大厅，放在就地。

武连说：“下面你是什么人？给我快说实说。”彭公说：“我是新城县人，来看我外孙儿朱桂芳的。我会算卦相面，哪

里都去，常在京都前门外大街，今天庄主是错认了。”武连一阵冷笑，说：“狗官！”你今天自己走入地狱门，你还敢撒谎。”一伸手把墙上挂的宝剑摘来说：“你要不说，一剑结果你的性命。”恶狠狠地便把宝剑举向彭公。彭公说：“庄主！我算是算卦相面之人，不可错杀了人！”小金刚苗顺说：“武大哥，这个人不是彭朋。”武连说：“何以见得？”苗顺说：“杨二哥方才说，昨夜晚已遇见欧阳德救了彭公，他焉能来在这里呢？把他放了吧，叫他给咱们相相面，如相对了，给他几两银子，叫他去吧，他这大年岁，料也不是。”武连说：“把他放开。”众恶奴把大人扶起来。

武连吩咐在旁边看个坐儿，说：“十先生你坐下，我一时莽撞了。我那家人朱桂芳是一个好人，必是害怕不敢回来了。现请你先生先给我相相面，然后再给他们三位相相就是。”彭公本来多读广览，一看武连脸上凶煞之气，说：“庄主凡事忍耐，少贪外事。今年交运，过了今年便事事如意，万事亨通。子孙最少，多积些阴功德行事，自有益于子孙。”蝎虎子鲁廷说：“老先生，你也给我们看看！彭公瞧了瞧鲁廷，凶恶气象，五官不正，连说：“这位的相主于多受劳碌，在家闲不住，骨肉不和，少运平常。今年贵甲子？”鲁廷说：“今年三十二岁，姓鲁，山东人氏，你说的真对。”彭公说：“尊驾这相貌，宜在外，少在家。一生财如流水，来的广，去的多。”鲁廷不等说完，连说带笑：“相的对，不错，我们绿林中人物，这手来那手去，哪里存得住呢？”小金刚苗顺连忙拦他，说：“大哥，嘴太不严啦！”武连哈哈大笑说：“苗贤弟，你也太小心了，我这一带的村庄，哪一个不知我是一个坐地分赃的英雄！何必

坐在家里小心呢？先生，你给我苗顺贤弟相相看，他相貌如何？”大人恨不能立时逃出龙潭虎穴才好，只得说：“这位的相貌与众不同了，他为人机巧，伶俐聪明，一见就识。少运好，此时在中年正走好运，诸事平明，交了今春，你的事多多顺利。”苗顺点头。正要给杨治明看相，杨治明说：“不必给我看，咱们绿林中人，还有什么凭定？所作的都是犯王法的事，事到如今，我倒是骑虎不能下了。给这位先生一点路费，叫他去吧！”武连说：“王福，你从帐房内要二两纹银，给他去吧！”王福取银两去了。

外边家人进来禀报，说：“京东胎里坏胡铁钉求见。”武连说：“请进来。”不多时，只见外面进来一人，身高约有五尺，光着头，身穿青绸大衫，足登青缎快靴，尖脑顶儿，黄脸膛，两道斗鸡眉，一对圆眼睛滴溜溜烁烁放光，小蒜头鼻子，一对小耳朵，薄片嘴，微有几根胡须，上头七根下头八根。一进大厅说：“庄主久违了，一向可好？”武连站起身来说：“胡寨主从何处而来？”胡铁钉说：“自京都而来，要到河南访个朋友。这位不是为眼狻猊杨治明贤弟吗？为何发愣？”杨治明说：“哎呀，原来是胎里坏胡铁钉大哥呀！十数年未见，你真好眼力。”武连又给鲁廷、苗顺二人引见。

胡铁钉抬头看见彭公，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武连说：“胡贤弟，你看什么？”

胡铁钉说：“这位是作什么的？”武连又把方才之事说了一遍。胡铁钉道：“彭大人久违了，可还认识我？我是京东三河县人，姓胡名铁钉，绰号人称胎里坏，乳名黑狗。你做三河县之时，我就认识你。你拿过左青龙，为何今天又在这个

地方啊？听说你升了河南巡抚，到任后就把白马李七侯辞了，你是得意忘友之人，不懂交情。”武连听了这话，说：“胡寨主，你当真认识他？可别错认了！”胡铁钉说：“我认得真，一点不错。”正说着，家人王福从帐房取了二两银子来，说：“先生给你吧！”武连说：“别给他。”彭公听胡黑狗之言，说：“庄主不要信他，世上同样的人多少呢？我姓十名豆三，号双月，新城县人，相面为生，他是错认了。我与他无冤无仇，这是为何呢？”火眼狻猊杨治明说：“胡大哥不可错认。现今青毛狮子吴太山、蔡天化、恶法师马道元、金眼骆驼唐治古、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杜瑞等，皆奉着紫金山大寨主金翅大鹏周应龙之命，在武庄主家等候。昨夜探明彭朋住在高碑店姜家店内，我等去杀那赃官彭朋，在半路上遇见一个张耀宗，又有一个厉害的小方朔欧阳德，把我等打败了。你想，既然他二人已将彭朋救去，焉能到得此处呢？”胡铁钉说：“定准他是巡抚。他不是巡抚，我将头赌上！”胡黑狗说着，站起身来至大人面前说：“你在京中起身之时，我也在京。当今皇上赐你有一面金牌，你赏给我们瞧瞧！”彭公听他此言，吓的面如土色，连忙带笑说：“这位壮士，我乃读书之人，在外边闯荡数载，未见过这金牌是何物件，这不难为死我吗？”胡黑狗听罢，一阵冷笑说：“你若好好把金牌拿出来，倒还好办，如若不然，你们拿绳子来先把他捆上。”说着，他过去照着大人就是一掌，正打在脸上，一伸手就从大人怀中，把当今万岁爷钦赐的那一面金牌掏了出来，说：“武庄主你看！”群贼接过来一观，随说：“好一个狗官，你果然是来此私访！”众贼各拉单刀，照定大人就砍。不知彭抚台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群贼定计藏金牌 清官受困连洼庄

话说胡黑狗从彭公兜囊之内，搜出那康熙老佛爷赐的金牌来，说：“武庄主你看！”武连接过来一看：金牌长有八寸，宽有二寸，一面是龙凤篆，一面是“如朕亲临”的字样。武连又叫蝎虎子鲁廷、小金刚苗顺、火眼狻猊杨治明瞧，那三个人说：“武庄主，不必看了，我们替你结果了他的性命吧！”苗顺说着就要拉刀。武连说：“不如把狗官捆上再说，来人，给我把他捆上。”苗顺说：“为何不叫我杀他，这是一个什么主意呢？”武连说：“彭朋与我无仇，他是与我的亲戚金翅大鹏周应龙有仇，我把他给送到那里去就是了。”杨治明说：“你我慢慢的商议吧！”武连便叫家人先把狗官锁在空房之内。彭公一见胡黑狗把金牌掏去，自知性命要死在他人之手，说：“你们这伙叛逆之贼，我乃国家三品职官，你等竟敢硬行侮辱！好好！”胡黑狗说：“少时有你一个乐儿，把他抬下去。”那潘得川过来说：“庄主，把他送到土牢之内锁上，派两个人看着他。”武连点头说：“就是这样办理。你等吩咐厨房备酒，给胡贤弟接风。今日实是你我大家的造化，要叫狗官走了，你我性命休矣！我的全家满门，也必被官兵锁拿。此事多亏胡贤弟，眼力真好，你如何认的他呢！”胡黑狗一笑，说：“我这两个眼睛，见过一面之人，过十年不忘。我是涇江寺的人，

在三河县左府上管点小事。他往那里私访过，我也跟左青龙上他三河县衙署之内去过。我是在案逃脱之人，我认的他不错。”武连说：“真好眼力！”又对家人来福说：“告诉厨房，叫他们预备几只鸭子，我等今天要大吃大喝一顿，再抬一坛酒来。”

来福答应下去，到了厨房说：“李老四，你快收拾菜吧。上头吩咐，要请客吃黄焖鸭子。”厨子一听，连忙起身说：“你去给我买点东西来，我好配菜。”来福说：“买什么呢？厨子说：“你到村口小酒铺老吴那里，买十个鸡子，若有鱼要二斤来。”来福答应，转身出离门首，一直的奔村口而去。天有过午之时，小酒铺正清静，见有一个人在床上倒着睡觉，老吴坐在椅子上也睡着了。只有一个小伙计说：“来福，你往哪里去呀？”来福说：“到你们这里来买鸡子，有鱼没有？”小伙计说：“有鸡子，没有鱼，今天还请客吗？”来福说：“今天有北边来的人，新来了四五位呢！家里有鸭子、猪羊肉，厨子还叫我来买这两样。”小伙计给他拿了十个鸡子。老吴听见说话，瞧是武宅的来福，说：“来福，你们门公朱二爷在家啦？我要找他借几吊钱，今天清早有一个老头儿搅乱，也忘了说啦。”来福一吐舌尖说：“你快别找朱二爷啦！连他也不知往哪里去了！那个老头儿，是在你们这里遇见的呀！”老吴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跟着问：“朱桂芳因为什么事走了呢？他为人甚好的。”那来福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因天日还早，他就把胡黑狗从大人怀里掏出金牌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吴听罢，只是叹息。

此是张耀宗倒地床上，并未睡着，全都听见了，吓得他

战战兢兢！自己心中想着：夜内倘若大人有命，我把他救了出来，杀了恶霸全家！但不知他家还窝着哪路的贼人，自己又有些孤掌难鸣。他坐起来说道：“掌柜的！方才来买东西的这位，他是这本村的吗？在哪里住呀？”老吴说：“一进这北村口，往东一拐不远，你看那路北里，门前有四棵龙爪槐的，那就是这一方的财主，姓武，那小孩子名叫来福，是他家里使唤的小童儿，常往这铺里来。今天武庄主又要惹大祸！”张耀宗说：“这武庄主惹什么大祸？他平常作何生理^①？”老吴一看外面无人，他才说：“我看尊驾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要问这武庄主惹什么大祸，他家来福方才说，有一位什么巡抚大人，现在他家呢！他说要杀那位大人。他胆大如天，平日窝聚江洋大盗，在路上抢劫过往客商。他坐地分赃，也有一身好功夫，家中那些个家人，全都跟他练过武艺，我们这一方无人敢惹他。”张耀宗听罢，说：“你们这里的地方官为何不拿他？”掌柜的说：“官员皆同他有交情，不肯拿他。”张耀宗明知是巡抚彭公在他家内。他在小酒铺里喝了点酒，吃了一顿饭，取出一块银子来，说：“掌柜的，我多歇歇，这一块银子有七钱重，大约除去正帐，余钱就送给你。”老吴看见银子，乐的眼花都开了，说：“大爷不要赏钱，歇歇无妨。”说着便接过去放在柜子内。

此时天色将晚，张耀宗恨不能一时黑了才好。又喝了有一壶酒的工夫，天已黑了。他即站起身来告辞，往北走不远，向东找了一个无人之处，收拾好了，把长大的衣服，包在小

① 生理——生意。

包袱内，系在腰中，带着单刀，顺小路往东到了村口，再往西拐，进村走了不远，听有犬吠之声，天已黄昏。他飞身上房，抬头一望，见一所宅院就在眼前，知是赛展熊武连的住宅，跳在院内，听西配房内打更的说：“今日我们庄主喝了不少的酒，越喝越高兴。厨子刘四也在厨房喝了起来，大概是醉啦！我方才去看他之时，他给了我两碗酒，叫我与他喝酒。你去交了一更吧，咱们再喝。”又听一人说：“陶三，你太懈怠啦。昨天都是我，今日你又派我来啦！我姜二也不是不交朋友之人，今天再替你打一夜，我看你明天还去不去。”陶三说：“二哥，你去吧！我等你喝酒。”外边张耀宗听完了，看见西房内出来一人，手拿梆子，正打定更，便闪在北边夹道墙脚下。姜二刚打着梆子从那里过，张耀宗就一个老鹰拿食，把他按在那里，梆子也给扔了。张耀宗说：“你要死就嚷！我问你，你告诉我实话，我就饶了你。”姜二说：“好汉爷问我什么，只要我知道，我就说了。我们庄主也是绿林中人，你老人家要借路费，见庄主一说，他就送给你。”张耀宗说：“我问你，白天抓的河南巡抚彭大人，你们害了没有？快说实话。”姜二说：“没害，我主人将他放在后花园土牢之内，有两个人看守，还有两个打更的，后园在我们院的西北，过三层院就是了，好汉爷饶了我吧！张耀宗听完了，说：“我要放了你，你就会给你庄主送信，坏了我的事。我先把你捆上，等我完了事，再来放你。”随解下姜二的裤腰带，将他捆上了，又把嘴塞上，把他扛至西院更房，扔在南边墙底下。

张耀宗这才往西院去，他窜过两重房，看见这所花园甚大，楼台亭阁俱全，花果树木，四时开放，月牙河内，鱼虾

跳跃。此时皓月当空，约有二更时候。张耀宗往正北走去，这正北楼五间，东边是眺望阁，西边是碧霞轩，各种果树不少，但不知土牢在哪里？忽听有更锣之声，急忙蹲在黑暗之处，候打更的过去再找土牢。只见南边来了两个更夫，一个打锣的在头里，打梆的跟着说话儿。头走的说：“宋命兄弟，瞧今天月色多好，这花园之内真好逛。”后边那个更夫说：“王二哥，这花园好是好，就是一样，不大干净。我往碧霞轩去就害怕，那年打死那个丫头，我是亲眼见的，真是远怕水，近怕鬼。”正说着，王二抬头往西一看，说：“大哥，这碧霞轩北边墙脚下，那里黑暗暗的，像是蹲着一个人！”宋命说：“大哥，你的胆量太小，又爱胡说吓人，我用砖头一块，照定那影儿扔去，要是人他必躲，要是鬼也必动作的。我有名的宋大胆，最不怕鬼。”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着张耀宗就是一下。张耀宗一纵身窜了过去，把那更夫踢倒。王二回身就跑。宋命说：“好汉爷饶命吧！”张耀宗说：“那土牢在哪里？你带了我，我就饶你，还须找着我们大人。”宋命说：“你老人家放我，我带着你去就是了。”张耀宗放了他，跟他到了后边，便来到那有门无窗的土牢，只见门首点着一个灯笼，有两个人正在那里吃酒。张耀宗手提单刀，把那个更夫宋命杀死，自己方要拉刀过去砍那两个人，忽然脚底下一软，扑通一声，竟落在陷坑之内。那两个看守之人说：“好了，拿住一个贼啦，咱们去讨赏吧！”两个看土牢之人，一名甄进忠，一名管世宽，乃是武连的心腹。原来武家这土牢，是专为藏人之用。土牢

前全是滚板翻板，作成消息^①。他怕有人前来办案拿他，故此先作成埋伏好拿人。今日张耀宗一时慌忙，落在陷坑之内，被看土牢之人捆住，抬到前边大厅。赛展熊武连与蝎虎子鲁廷、小金刚苗顺、火眼狻猊杨治明正在客厅吃茶，忽见家人来报说：“后边花园之内有贼！花园更夫甄进忠、管世宽拿住一个，更夫特来送信。”正说着，家人又报说：“拿住一个，抬了来啦！”少时，自外面抬了进来，放在地下，武连等这时全都醉了，便说：“不必问他，大概是新上跳板之人，咱们醉了，正要喝一碗醒酒汤，抬到西边马圈院内，把他杀了，取出心来，咱们作两碗醒酒汤吃。”家人抬下去，来至西院，就绑在柱子上。一个家人名叫范不着，手执牛耳尖刀一把，照着张耀宗方要动手。一个家人说：“且慢！还须用些凉水，等我取来再杀他。”张耀宗破口大骂不绝，自想今天性命难保。只见那个家人，手执钢刀，照定张耀宗前心往下就刺。不知玉面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消息——古代用于埋伏的机构。

第四十九回

铁霸王夜探连洼庄 勇金刚戏耍玉面虎

话说张耀宗被擒，抬到西院，绑在石柱子上，家人手执钢刀，方要去刺杀他时，忽有人从后面一刀把那家人杀死，随解开张耀宗说：“朋友，你跟我来吧！”张耀宗说：“二位英雄贵姓大名，所居何处？”那黑面之人说：“我姓杜名清，绰号人称铁霸王。”又用手一指他后面的那人，年约二旬，身高七尺，膀大腰圆，五官俊秀，白净面皮，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准头端正，唇若涂脂，身穿夜行衣，说：“张壮士，这是我二弟勇金刚杜明。我兄弟二人在绿林几载，立志除霸安良。今夜来访这赛展熊武连的为人如何，正遇吾兄，也是你我前世有缘。彭大人已被小弟二人救出，现在村外呢，你急速至东村口外，前去保护大人为要，我兄弟二人要失陪了。”张耀宗说：“二位，我蒙救命之恩，必当后报。”那杜清说：“你我后会有期，我二人走啦！”

张耀宗到了东村口，见彭公正坐在那里发愁，说：“大人不必愁闷，门生张耀宗来了。”彭公抬头观看，就问：“你从哪里来的？”张耀宗说：“我蒙杜清、杜明二位英雄相救，说叫我来此找寻大人。”张耀宗又把方才之事，说了一遍。二人站起身来，往前面而行。天色微明，见前面有一村庄，来至村口，路东有一座客店，字号是仁和老店。张耀宗同彭公进

去，往北上房内落座。小伙计说：“二位来的早哇！”彭公说：“我们歇息一下，吃了早饭再走。先要一壶茶，洗脸水打一盆来。”小二答应，去不多时，全皆送进上房。二人先洗完了脸，然后喝茶。彭公说：“也不知禄儿那个孩子，落在哪里了？”张耀宗说：“不必惦念他，他要知道大人到任，必然会去找寻。”二人要了些吃食，正在用饭之时，忽然听得东后院内有妇人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彭公说：“张耀宗，你听这是为何哭呀？”张耀宗说：“我问问店内伙计就知道了。”小二端上菜来，张耀宗说：“伙计，这是哪里哭呀？”小二说：“是我们这店后刘寡妇家，她有一个女儿，生得有几分姿色，今年才十八岁，就是母女娘儿两个，并无有别人。我们这固城东庄有一位贾太爷，绰号人称花脸狼贾虎，也是一个财主，又是监生。他结交官宦，走动衙门，包揽词讼，无公敢惹。因看见刘寡妇之女生的好，他派人来要去作侍妾，刘寡妇不愿意，他硬行给了十两纹银定礼，不准旁人聘娶，定于今日来轿子抬人。”彭公听罢，怒气冲冲，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有这样无王法之人！”张耀宗说：“你老人家不必生气，今天我在这里，多管这件闲事吧！”

张耀宗吃完了饭，自己出离了店门，由南边的一个胡同过去，见店后路北有一所院落，里面是北房三间，周围土墙，随墙的板子门关闭着，里面有妇人悲泣之声。张耀宗手敲门环，从里边出来两个人把门开了。张耀宗一看：头前那个人身高八尺以外，膀阔三停，身穿蓝绸子大褂，足登青缎窄腰快靴，面皮微白，顶平项短，玉面朱唇，双眉带煞，二目有神，年约三旬。后边那位，身高七尺，细腰阔背，年约三旬

以内，身穿紫花布裤褂，足登青布抓地虎快靴，面皮微黑，四方脸，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方口，三山得配，甚透精神。张耀宗看那头前走的，原来是大名府内黄县刘家堡的人，姓刘名芳字德太，绰号人称多臂膀。他父亲名叫刘世昌，绰号人称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在南方镖行甚有威名。后边那位，是黄河套高家庄鱼眼高恒之子，名源字通海，绰号人称水底蛟龙。他二人身在绿林之中，行侠仗义，专杀贪官恶霸。今在这固城店内，听见刘寡妇母女痛哭，二人来至此处说：“老太太，你老人家不要害怕，我二人替你杀那狗奸贼就是了。”刘寡妇问：“二位太爷是哪里的人氏，因何来此？”多臂膀刘德太说：“我二人乃是镖行中生理，住在前边店内，听见店小二所说，我等替你除此一害。”刘寡妇说：“二位太爷贵姓高名？”刘芳、高源二人通了名姓，刘寡妇母女这才放心。正在叙话之际，张耀宗外面叩门。刘芳、高源二人出来，一见认识，说：“张大哥，你从哪里来？张耀宗随即说了自己的来历。

三人说话未了，就见从那边来了一辆车，后面跟着二十余名打手，头前走的那个，名叫耗子马九。来至门首，车马停住了。车上下来一人，身高七尺，细条身材，穿宝蓝绸大褂，蓝绸套裤，白袜青鞋，手拿着芝麻雕扇，象牙柄儿，二纽上有沉香十八子儿香串，面皮微白，顶平项短，双眉带煞，二目有神，准头丰满，唇若涂脂，一脸的杀气，站在刘寡妇门首说：“孩子们，你们快到里边把那美人抢来！”刘德太、高通海、张耀宗三人一听，说：“朋友，你姓什么，叫什么？”花脸狼贾虎说：“我姓贾名虎，绰号人称花脸狼，买了一个女孩儿，今天来接。你三人在此作什么的？趁此闪开，不必管闲

事。”张耀宗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倚着势力，带领土棍，来此抢夺民间妇女！你要知世务，急速回去，免我三位太爷动手。”贾虎说：“你这三个无名的小辈，也敢在此大肆横行！来人，给我打他，拿住他们送衙门治罪。”那些打手各举大棍、铁尺，扑奔玉面虎张耀宗等三人而来。为首一人，名叫铁头刘七，手执铁尺，照定刘芳就是一下，刘芳用刀相迎，两个人在门前动手。刘芳使出暗器，正打在刘七的身上，哎呀一声便躺于地下。刘芳绰号人称多臂膀，他会打墨羽飞簪。这宗暗器，乃是他的家传之艺，非铜非铁，是在铁沙子内掺黄土泥块豆子，其大如鸭子，百发百中。今天打了刘七。

高源、张耀宗把那贾虎拿住说：“你要知好歹，从此不准乱行。若要不知好歹，就结果了你的性命，断不饶你。”贾虎见三人来势凶猛，说：“你三位请放开就是，我再不敢来了。”张耀宗说：“你去吧！我也不与你一般见识。”随即放开贾虎，然后进了大门。高源等三人见贾虎的人走了，这才与刘寡妇说：“你母女二人不可在此久居，可有投奔之处没有？”刘寡妇说：“我有一个外甥，在北京顺天府前门外作买卖，我有心把我女儿给他为妻。”高通海说：“我有纹银四十两，送给你母女作路费，你这房子可有人照应否？”刘寡妇说：“我有一个族侄，叫他照管就是了。”三人正在说话之时，忽听外边一片声喧，正是那花脸狼贾虎，领着无数的打手前来打架。不知是怎样打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刘德太怒打花脸狼 铁幡杆保府双卖艺

话说高源、刘芳与张耀宗周济了刘寡妇母女，雇了一辆车，收拾细软之物，上车走了不远，只见从正东上来了三十多人，都是紫花布裤褂，薄底靴子，手执木棍、铁尺，后跟一辆车，正是花脸狼贾虎。刘德太看罢，急把单刀一摆说：“哪个不怕死的，只管前来！”高通海也一挥单刀，把那抢人之人全都镇住了。贾虎见事不好，就坐车逃走去了。张耀宗说：“二位请将刘寡妇母女带上京都走一遭。”张耀宗当即与二人分手，回归店内，见了彭公，把在刘寡妇家中所办之事，细说一遍。

彭公算还饭帐，雇了一辆车上那保定府。到保定府进的北门，住在唐家胡同顺和店内，开发了车钱。这座店是在路西，大人住的是西上房。方才坐下，只见帘子一起，杨香武从外面进来，给大人请安。

原来杨香武自从三盗九龙玉杯，众英雄各自回家之后，便与凤凰张七即张茂隆，带着两个徒弟，在前门外西河沿宏升店内住着，要听几天戏散散心。八臂哪吒万君兆爱上那杨香武的熏香，安心要学，杨香武却不愿告知。凤凰张七说：“徒弟，你要跟杨大爷学鸡鸣五更返魂香，就给他磕个头，认为师父，他才会教你。”那万君兆说：“师父之言是也。”就把杨

香武请在上座，磕了头认为老师。杨香武说：“你好好跟我三年，我全都教会了你。”住了几天，张七带朱光祖上宣化府探亲去了。杨香武便带万君兆回了一次家。这一天在保定府店内住着，打算要到九曲黄河鱼眼高恒那里去庆八十整寿。今日忽见彭公带着一位少年人下车，住了西上房，自己即过来给大人请了安。

彭公说：“老义士从哪里来？”杨香武说：“自拜别之后，只在家中乐守田园，大人从哪里来？”彭公唉了一声，说：“一言难尽！”就把在连洼庄失去金牌，打算去见直隶总督，求他发官兵前去剿灭的事说了出来。杨香武说：“此事不可声张，叫人知晓，多有不便。草民愿施展当年之勇，可以前去盗他的金牌。我把我的徒弟带来见见大人。”出去少时，把万君兆带进来，给大人请安，又问明了张耀宗的姓名，全给引见了。杨香武说：“大人在此等候我师徒二人，明日必来回信。”

杨香武叫店家把门锁上，师徒二人施展陆地飞腾之法，到了连洼庄，飞身上房，在各处哨探，见并无一人，连里带外毫无动静。杨香武再往各处寻找，也无下落。找到后边，才听到屋内有人说话。他飞身下来，进屋一看，但见里边灯光闪烁，有两个人正收拾箱柜内的物件，包了两个包裹，好像要走。杨香武师徒将他们堵在屋内，说：“你二人往哪里走，武连在那里？快说实话！”吓的二人战战兢兢，一个说：“大爷饶命！我二人是亲兄弟，就在这东首居住。我二弟叫李禄，他给这里庄主看守花园，不知闹了什么乱子，庄主昨日一早起来，便收拾细软，坐了套车驮轿，连家眷一并上河南探亲去了。我兄弟给他看房，叫我来将庄主剩下的破旧衣服取去，

不想遇见二位，不知你二位从哪里来的？”杨香武说：“武连往哪里去了？”那二人说：“往河南，但不知哪一处。”杨香武与万君兆听了，也无可耐何。放了那人，师徒二人便回归保定府店内，见了大人，细说连洼庄之事。

彭公说：“这金牌乃圣上所赐，追回来才好。”杨香武说：“大人不必忧愁，咱们到街上散散闷去，只要遇见朋友，我自的道理。”彭公带张耀宗和杨香武师徒出离顺和店，到了街上，只见府衙马号前，围着一大堆人。张耀宗分开众人一瞧：当中有一个卖艺之人，年过半百，面如晚霞，扫帚眉，大环眼，准头端正，一缕花白胡须，身穿月白布汗衫，青中衣，薄底快靴，手拿一对虎头钩。在他肩下站一妇人，年约五旬、黄脸膛，身穿细蓝毛布褂，青中衣，头上绾一个发髻，短眉毛，三角眼，薄片嘴，两只大脚。在那妇人身旁，站定一个女子，生的十分俊俏，年有十八岁。怎见得，有诗为证：

裙拖六幅湘江水，髻耸巫山一段云；

貌态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

胸前瑞雪灯前照，眼底桃花酒半醺；

不是相如能赋客，肯教容易见文君。

张耀宗看罢，暗为称奇。心中说：“这一个卖艺的人，会有这样好女子！”只听那老头儿说：“众位，我先练一趟，回头再叫我那女儿练。在下是河南人，来此访友，以武会友。如有子弟老师前来帮个场子，也算是打个帮架。我初到此处，不知子弟老师在哪里？只好自己先练一趟拳，献丑一下。”只见他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钻，手眼身法步，走开了一团神。怎见得，有诗为证：

跨虎登山不要忙，倚身逸步逞刚强。

上打葵花式，下打跑马桩。

喜鹊登枝挨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

霸王举鼎千斤重，童子翻身一炷香。

众人看罢，无不喝彩。练完了，人给的钱不少。忽见西首众人一闪，大家说：“来了，来了！”张耀宗与彭大人一看，只见从西首进来一位老英雄，亦有五旬以外，身高八尺，面如紫玉，雄眉阔目，花白胡须飘于胸前，身穿青洋绉大衫，足登青缎快靴。后跟一位女子，年在十八九岁，梳了大髻，身穿雨过天晴绸褂，葱绿色中衣，三寸金莲又瘦又小，红花鞋，拿着一条手帕，真有倾国倾城之貌，令人可爱。怎见昨，有诗为证：

娥娜腰肢淡淡妆，六朝宫样窄衣裳。

著词暂见樱桃破，飞盏遥闻豆蔻香。

春恼情思身觉瘦，酒添颜色粉生光。

此时不敢分明道，风月应知暗断肠。

这二人来至场中，老英雄与那老者说：“大哥，我带你侄女儿来，教她姐妹二人练一回。”赛毛遂杨香武一拍张耀宗说：“张贤弟，你看那面如晚霞的，他是河南上蔡县蔡花寨铁幡杆蔡庆，那位妇人是他妻子金头蜈蚣窦氏，这女子是她女儿，叫恶魔女蔡金花。后来这位，乃是淮安一带水路的老英雄猴儿李佩，那女子是他女儿李兰香。张耀宗说：“老英雄，你既认识，我与万君兆去帮他一个场儿练两趟。”杨香武说：“这二人不是卖艺为生，其中必有别情，我问问他便知分晓。”

杨香武立时进去，高声说道：“蔡、李二位兄台，久违，

少见。”蔡应、李佩抬头观瞧，认得是赛毛遂杨香武，连忙见礼，各叙寒温。杨香武一拉蔡庆说：“老兄台，你为何在此作这事业，我有所不明？”蔡庆说：“老弟有所不知，自你我从绍兴府回家，想你侄女金花这么大年岁，我若给一个庄农人家，怕屈了你侄女儿的终身；若给官宦人家，又怕人家不要。我与你嫂嫂商议，带她到京都之内再为打算。若把她给了人家，我就完成了一桩大事。李兄的心事，与我相同。”杨香武说：“你二位这两件事，全都交给我了。我叫两个人来帮你练一趟。”张耀宗闻听就跳进场子。蔡庆瞧那人年约二旬光景，白净面皮，五官端正，双眉带秀，二目有神，身穿蓝绸长衫，足登青缎快靴，把长衫脱去，内衬蓝绸褂裤。万君兆也是十七八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精神百倍。二人就在当场练了一趟拳，然后各人又练了一趟，给钱的不少。大家合在一处，杨香武问二位在哪里居住？蔡庆说：“在顺和店后院上房，昨日到的。”杨香武说：“好，咱们都住在一个店内，我还有一个宗要紧大事相求！”说着大家回店。

杨香武叫张耀宗与万君兆先同大人到上房，他们俱至后院。杨香武说：“二位兄台，先叫侄女里间屋坐，我还有话说呢！”随说道：“你二位看见方才的那两人了，我想给二位侄女说说亲，愿意否？”蔡庆说：“很好。”李佩也说：“不知他二人作何生理？”杨香武说：“张耀宗乃神拳无敌张景和之子，现在保着河南巡抚彭大人，保升六品衔，记名千总，实缺把总，跟大人充当巡捕。那万君兆是我徒弟。”蔡庆说：“贤弟，你既如此说，我就把你侄女给了张耀宗吧，你要定礼去来。”李佩说：“你我作亲家，就把我女儿给你徒弟万君兆吧。”杨

香武来到前院，把这话和张耀宗说了。张耀宗说：“大人失了金牌，还无下落，我如何先办这件事呢？”彭公说：“张耀宗，你不必推辞，这件事是人间的大事，就给定礼才好。”杨香武带二人认了亲，拜了丈人。接着就把丢金牌之事，与蔡、李二位说了一遍。李佩说：“我明日带你侄女回淮安，给你探访金牌的下落。你再带着徒弟来择日完婚。我倘若访着下落，速到汴梁城巡抚衙门送信就是了。”蔡庆说：“我先把你侄女儿打发回家，我跟你去探访探访。据我想，这件事须落在北邱山，不然就在紫金山。”杨香武说：“我带万君兆暗探下落，明日起身，咱们在汴梁城巡抚衙相见。”杨香武到前院把此事和大人说明，彭公点头说：“此事全仗老义士之力了。”次日，蔡金花和窦氏母女先回家。不知此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义士奋勇要金牌 山寇安排使巧计

话说李佩带着女儿去探访金牌的下落，杨香武带领万君兆也去访查此事。张耀宗与蔡庆心中甚为着急。天有正午，彭公要打算起身，忽见从外进来一人，说：“这店内住着姓张的，在哪屋里？”张耀宗一听，知是师兄小方朔欧阳德。欧阳德与张耀宗分手之后，各处找寻大人，并无踪迹。这日正遇见杨香武，提起张耀宗来，说在顺和店住，他才来至店内问张耀宗。张耀宗闻听，随即出来说：“大哥，这里来吧。”欧阳德进了西上房说：“徒弟，大人现在哪里？”蔡庆站起来道：“欧阳义士是从哪里来的？”欧阳德说：“老前辈、老英雄，久违了。”张耀宗说：“大人在北里间。”欧阳德进了北里间，给大人行礼。彭公甚为喜悦，说：“义士从哪里来？”张耀宗说：“这是我师兄欧阳德。”彭公说：“老义士不必行礼。”

欧阳德便请问大人，由大树林是往哪里去的？彭公把在连洼庄被恶太岁赛展熊武连所困，多亏赛霸王杜清、勇金刚杜明兄弟二人，救我出得虎穴之内，金牌却被武连的余党、胎里坏胡铁钉抢去。来到保定府店内，遇见赛毛遂杨香武与蔡庆老义士，大家商议，往各处访查金牌的下落等情形说了一遍。接着又说：“如今我等要走，义士前来，不知有何高明主意？”欧阳德说：“唔呀！这混账王八羔子，闹的也太厉害，吾

自有道理。武连携眷逃走，必然是奔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那里去了，我到那里和他要去。”彭公说：“这周应龙莫非就是在避侠庄盗九龙玉杯的那个人吗？”欧阳德说：“正是他。请大人先到开封府接任，我设法在十日内送金牌到巡抚衙门。”彭公说：“义士须要小心在意。”欧阳德说：“大人不必挂心。”即站起身来说：“师弟，你同蔡老英雄先送大人至汴梁城接任，我到紫金山找周应龙要金牌去。”张耀宗说：“兄长不可大意。我听人言，说周应龙乃当世英雄，先在淮安，后聚紫金山，远近颇有威名。手下绿林人物甚多，招聚喽兵有三千之众。紫金山地面宽大，方圆有一百三十余里，前有通天峰、灵牙峰、过云峰三峰之险，咽喉有一线通天路，一人把守，万夫莫过。东有峭壁之雄，西有涧沟之险，北有荷花滩，其深无底，东北有寒泉亭、冷泉穴、逆水潭，道路崎岖。况且周应龙诡计多端，兄长不如先随小弟到汴梁，候大人接了任，咱们一同前往，方为妥当。如到山上，周应龙也有耳风，他要得了金牌，必然收藏严密，你我见他先讲情理，他也是交友之人，也许将金牌献出。他如未见金牌，再托他寻找。他若隐匿不献，我等访真回来，见了抚台大人，回明他啸聚之所，再发官兵剿拿他的余党。但不知兄长意下如何？”欧阳德说：“贤弟你也太详细了，你保着大人上任去吧，我要去也！十天之后，你定然知道。”蔡庆说：“欧阳义士，你要上紫金山，在西山口外有一个集贤镇，南头路西有一家天和客店，那一座店是我的，你到那里找管事的于祥，就说我叫你到那里等我。”欧阳德站起身来说：“我要去也！”出离店门，用陆地飞腾之法，直奔紫金山而去。

一日到了紫金山西山口外，找了一个茶馆，喝了几碗茶，问明了进山的道路，给了茶钱，便信步入山。他往东走了有五六里路，见前面是一座密松林，有一条穿林的大路。欧阳德方要进树林，忽听对面有人说：“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须留买路财。若不留下买路财，一刀一个土内埋！”呼哨一声！跳出有十数个喽兵来。今日是玉美人韩山搜寻西南两路山道，带着三十名手下人，从早至午，并未见有往来之人。小头目宋明，瞧见从西边来了一人，年有三十余岁，四月天气，还头戴皮秋帽，身穿老羊皮袄，高腰棉袜子直搭护膝，足登棉毛窝，面似姜黄，细眉虎目，准头端正，唇薄齿白，微有几根胡须，带着两个眼镜圈，说话唔呀唔呀的，摇摇摆摆地走进树林。宋明说：“憋包来了！等我耍笑耍笑他。”那几个喽兵也都不是好人。欧阳德闻听喽兵之言，抬头一看，说：“唔呀！今天遇见山贼了，快些报与你家头目，叫他前来见我，献上走路金银来。”宋明听欧阳德说要走路金银，不由一阵冷笑，回头说：“合字耳目着了，溜丁团刚晒流口，我摘了他的瓢！”后边有人说：“并肩字，训训他的万。”书中交代，这是江湖黑话：“合字耳目着了”，是他们一伙听见了；“溜丁团刚晒流口”，说的是那个人说话，竟闹笑要走路金银；“摘了瓢”，是杀了他的脑袋；“并肩字，训训万”，是自己哥们，问问他姓什么？欧阳德在江湖多年，岂有不懂这些话的，听罢，说：“贼根子，你错翻眼皮了，吾乃当时绿林的总大万，吾是你们活爷爷。”宋明知道这蛮子懂得江湖的黑话，“总大万”就是众人的爷爷，他如何不气！抡刀扑奔欧阳德而来，照定头顶之上就是一刀。欧阳德并不躲闪，用

脑袋往上一迎，喀嚓一下，并未砍动。欧阳德说：“唔呀！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我是剋你一个少屁股没毛的。”一反手照定宋明天灵盖一掌，宋明“哎哟”一声倒于地上，几乎送了命。那几个鸡毛蒜皮的毛嘎嘎各摆兵刃，一齐拥上，却被欧阳德玩玩笑笑，招一把，拧一把，剋一把，打得东倒西歪。有一个喽兵，飞跑上山报信去了。

不多时，只听得铜锣响亮，从山上下来了六七十名喽兵，都是青布手巾包头，身穿青布裤褂，白袜，打绑腿，执四尺八寸长、二寸八分宽的斩马刀。为首的一人，年有二十以外，宝蓝绉手绢包着头，蓝绸子窄袖小汗褂，青洋绉中衣，青缎薄底窄腰快靴，手执单刀，面如团粉，白中透红，红中透白，双目斜飞入鬓，二目宛如秋水，神光满足，准头端正，齿白唇红，俊俏无比。欧阳德看见，认得此人乃是寿张县人，姓韩名山，人称玉美人，乃江湖采花的淫贼，前在河南锦平地面采花，被欧阳德捉住，把他治服，说永不敢采花了。他今日在头一座寨门巡捕厅内正坐着吃茶，喽兵来报说：“山下来了一个蛮子，把我们头目打倒，众人抵挡不住，一定要走路的金银。”玉美人韩山听罢，即吩咐响号，聚集六七十名手下人，出离巡捕厅，扑奔山下而来。他抬头一看，见是小方朔欧阳德，连忙叱退手下的人说：“老前辈，为何与他等生气，都看我的份上。”欧阳德瞧见是玉美人韩山，说话甚是和气，不能动手，便说：“寨主你不知道，我是来访一位朋友周应龙的。被他们所阻，我倒不肯伤他。今遇寨主，这里果有一个绿林英雄叫金翅大鹏周应龙的在这里占山吗？我特意来拜访！”韩山说：“有一位，老前辈你跟我来。”欧阳德说：“我

就跟你去。”韩山在前，欧阳德随后，到了头道寨门，见是虎皮石砌墙，上插两杆大旗，写的是：“替天行道，聚众招贤”。寨门大开，两边站立有几十名喽兵。

先有人报进后寨说：“小方朔欧阳德来拜。”周应龙知道，立刻升了聚义厅，点起鼓来聚集寨主，吩咐都头目毛荣前去请欧阳义士进寨。都头目领命，来至前山大寨门说：“我家大寨主知道义士前来，特派我请你老人家至聚义厅坐。”欧阳德说：“你前头引路。”韩山后边跟随。欧阳德见这里面楼台殿阁盖的齐整，又想金翅大鹏周应龙是闻名并未见面，他也知道江湖一带有我这个人。要是讲义气，慨然把金牌拿出来交给我。如若不然，我要使我平生所学的功夫，和他分个胜败，方能罢休。正在想着，已至聚义厅。抬头一看，那正北上的九间聚义厅，前出廊后出厦，外面装修甚是华彩，里面当中三张八仙桌，后边都有太师椅，东西各有六张桌椅。大厅上有泥金匾一块，上有四个金字，写的是：“志气凌云”。东西有两条对联，上写：

侠义镇山冈，披肝沥胆；

威名著海内，除暴安良。

字迹写的端正。东配厅十二间，是管粮饷的军装库；西配厅十二间，是文书房巡捕所，各有所司。欧阳德正看着，只听那边说：“义士请坐，久仰大名，今得相会，真是三生之幸地！”欧阳德抬头见大厅门首，站立一人，年约四旬以外，身高八尺，面如紫玉，雄眉阔目，大耳双垂，准头丰满，四方口，满部黑胡须飘于胸前。身穿一件齐袖绸子长衫，足登官靴，手拿金棕折扇，精神百倍，二目透神，光华满足。欧阳德知道

是本山为首之人，连忙抱拳拱手说：“吾久仰寨主名扬四海，今日特来拜访。”二人说着话，在大厅分位落座。韩山、毛荣二人在西下首落坐，有数十名手下亲随人伺候。不知欧阳德如何要金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吴太山暗献机谋 欧阳德山寨被困

话说欧阳德在聚义厅与金翅大鹏周应龙吃茶。欧阳德见寨主谦恭和蔼，不是狐狼之辈，又见并无一个采花淫贼在左右，因不知金牌在不在这里，不免先探问探问。想罢，说：“寨主，吾听人说，你得了一个金牌，不知是真是假？”周应龙说：“我久不下山，这个金牌有几两重，哪一位朋友丢的？我给他几两金子就完了。”欧阳德说：“要是几两金子，吾亦不来。此乃康熙老佛爷赐给河南巡抚彭大人的，他在半路连洼庄失去了。”周应龙说：“是那个金牌，我并不知。等我问问我各路头目，如得来之时，拿出来给义士送去就是。”回头吩咐手下人，请四路头目都前来见见。手下人答应去了。

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喽兵，说：“请大寨主至集贤院聚英堂，有远客来访。”周应龙说：“欧阳义士暂坐片时，我去去就来。”站起来即奔西跨院，至集贤院北大厅内，见有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①武峰、蔡天化。这些人见周应龙进来，立刻站起身来说：

^① 獬豸（xièzhì，音谢至）——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

“大寨主请坐，我等听手下人说，小方朔欧阳德前来拜访寨主，他是为金牌而来的么？”周应龙说：“不错，你等有何高明主意，此事怎样办理？”吴太山说：“寨主乃高明之人，前者张耀联被彭朋所害，走动人情，才把他调往京都，你我才能把马道元救出来。彭朋这一回任，你我山寨恐不能久占，才派我等去到半路之上劫杀赃官。我等在高碑店大树林中，已经把彭朋劫住，不想却被欧阳德把我们杀败，还有玉面虎张耀宗与他一党。要问金牌，请武大爷来一问便知。”周应龙把武连叫至聚英堂说：“贤弟，你把金牌取来，我送给一个朋友。”武连答应说：“早应送给兄长，我去取来。”便出离集贤院去了。

吴太山在旁听的明白，说：“大寨主意欲把金牌送给欧阳德吗？”周应龙说：“送彼为是。你想，欧阳德乃当世英雄，今慕名前来，我也知道他所作所为之事，心实佩服。这样朋友不交，还交什么人呢？”吴太山说：“是了！我与寨主数十年的交情，不能不说。我等在高碑店与他交手被伤，那是小事。寨主之恨彭朋，也不是为张耀联一人。只因他纵黄三太、杨香武二人盘算寨主，害的寨主无立足之地，有家难住，有亲难投，这才聚了我这紫金山，打算养足了锐气，再找黄三太、杨香武去报仇。听说彭朋做了这里的巡抚，想要害他，刺杀他，均不能下手。张耀联进京买通线路，参了赃官，甚合寨主之心；不想今日他仍复河南巡抚之任，并有皇上赐的金牌，上有“如朕亲临”字样，先斩后奏之权，全在这金牌之上。寨主既要害彭朋，以报当日之仇，为何将金牌复送与他？金牌不到彭朋之手，他既不敢回奏，也不过暗暗寻找。这事要传

到京官耳中，若递一个本章，参彭朋失落金牌，就有慢君之罪，他必撤任。再派一个心腹之人，买通门路，递一道条陈，说盗金牌之人是黄三太、杨香武的党羽，请旨先斩黄三太、杨香武以绝后患，然后再拿盗金牌之人。这一件事不但寨主冤仇可报，也教三山五岳的英雄知道咱们不是好惹之人，此乃百年不遇之机会，寨主不为，还要将金牌送给他，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请寨主三思。”

周应龙听吴太山这一番话甚是有理，回想前仇，不禁咬牙忿恨。正在犹豫之际，武连已把金牌取来交给周应龙，并不追问送给何人，便在旁边落座。周应龙沉吟多时，说：“吴兄所言，甚是有理，欧阳德该当如何呢？”吴太山说：“要论武艺，咱们在座的全不是他的敌手。我有妙计一条，兵书有云：‘逢强智取，遇弱生擒’，我问寨主，是要他活要他死？说出一句话来，就有主意。”周应龙说：“要活的怎样办呢？”吴太山说：“要活的，寨主回到聚义厅，就说手下之人并未见这金牌，现已派人各处寻找，他必告辞而去。他若再来，即不见他，也就完了。要死的，只得如此如此，可以成功。”周应龙说：“依我说不如叫他去的为妙，咱尽朋友之情。”吴太山说：“也好。”

周应龙便站起身来，到聚义厅内说：“欧阳义士久等了！我问遍各寨头目，并未得着金牌。我已派人各处去访问，如有下落，必与兄送信。”欧阳德见周应龙一片诚心相待，心内暗想，或者金牌未到这里也未可知，便说：“金牌既不在这里，我还要去寻找下落，失陪了。”周应龙说：“吃两杯酒再走吧！”欧阳德说：“事在紧急，不便吃酒。”站起身来就告辞下山去

了。

周应龙送走欧阳德，回到聚义厅对众寇说：“众位！从今日为始，各处早晚留神小心！怕有彭朋的党羽前来盗取金牌。”吴太山说：“寨主只要收藏严密，无人能盗的。”周应龙说：“你如何知道？想前次的九龙玉杯，我费尽心机，尚被他人盗去！我自有道理。”大家说：“寨主好好收藏，我等留神防备，大概不致失掉。”正在商议之间，外边跑进一名喽兵说：“禀寨主，今有大名府内黄县的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前来拜访。”周应龙闻听，勃然变色，说：“我与刘世昌、戴奎章三人结为昆仲，他不该前番帮助杨香武盗我的九龙玉杯，今日还有什么脸面见我！不免请上山来，看他说什么？你出去就说有请。”喽兵答应，至寨外山坡上说：“刘大爷，我家寨主有请。”

这刘世昌走在半路，正遇见铁幡杆蔡庆、张耀宗保着彭大人往河南上任去。刘世昌问：“蔡大哥！你也弃了绿林啦？”蔡庆便把如何结亲，大人丢金牌，欧阳德上紫金山找金牌之故说了一遍。刘世昌说：“周应龙是我的一个拜弟，我去帮助欧阳德，把大人的金牌要回来就算完啦！”蔡庆说：“也不知准在那里无有？”刘世昌说：“我顺便探访探访。”张耀宗听了，过去请了一个安说：“老前辈费心。”刘世昌说：“我去就是了，那里没有，我再往各绿林英雄处探访真实下落。只要找着武连，这金牌就算有啦！我就此失陪，如有了下落，自必到巡抚衙门送信。”张耀宗与蔡庆齐说：“不送了！”

刘世昌顺路就往紫金山来，这日到了前山，叫巡路的报上山去。不多时，出来说有请，却不见人出来迎接。刘世昌

进了寨门，见聚义厅上有无数绿林，周应龙端坐上面，并不站起来相迎。刘世昌直上大厅，众寇站起来说：“刘寨主请坐。”刘世昌说：“众位请坐。”在东边摆了一个座位，让刘世昌落座。周应龙说：“兄长前次带人来盗九龙玉杯，我也未给兄长道谢，多有苦心。”这两句话，说的刘世昌面红耳赤，半晌说：“贤弟休听过耳之言，那日我去追盗杯之人，并未追上。在半路遇见了一个知己的朋友，我二人久未见面，故此谈了几天心。今日特来看望贤弟，顺便探访一个慕名的朋友，叫赛展熊武连，不知在这里无有？”西边过来武连说：“刘寨主，在下就叫武连，不知找我何事？”刘世昌说：“我先到贵庄找尊驾，宅上一个人没有，不知因何移迁此处？”武连也久闻刘世昌之名，又知是寨主的拜兄，就把彭公误走连洼庄，被他识破拿住，从身上搜出了金牌，把彭公放在土牢，又被人救去，我怕官后剿拿，才携眷来这紫金山暂住几日，躲避躲避之事说了一遍。刘世昌说：“武兄所作之事，乃骑虎之势。你不如把金牌交给我，我保你无事，回家耕种田园，自己房屋又不少，何必在这山上受人之制。”周应龙在旁听他这话，勃然大怒。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赛李广智盗金牌 周应龙割袍断义

话说花刀无羽箭刘世昌在聚义厅上，说的武连一语不发，进退两难。周应龙听了这话，就知有人使他来要金牌，心中好生不悦，说：“刘大哥的话，我听明白了，你原是为金牌而来。也好，金牌在我这里，你叫能人来盗吧！你我从今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再别说你我金兰之好。你若犯在我手内，绝不能饶你，你去吧！”刘世昌见周应龙拉佩刀把自己衣服割下一块来，便站起身说：“好，我也去！”

刘世昌一怒出离了大寨，越想越有气，心中说：“当年杨香武盗九龙玉杯，何等威风，名扬四海，我刘世昌一生心肠最热，曾得罪了无数的朋友，我也施展施展我生平所学，非盗出金牌来誓不为人！”正想道，已至山下。只见前面有一条大汉，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面似乌金纸，浓眉大眼，身穿绸子裤褂，足登青缎快靴，手拿一条铁棍，有茶碗粗。刘世昌看罢，暗为称奇。忽听那黑汉说：“朋友，紫金山在哪里？求你指引一条道路！”刘世昌问：“你贵姓？哪里人？要往紫金山找何人？”那黑汉说：“我叫常兴，外号人称镇铁塔，去找金翅大鹏周应龙。”刘世昌说：“你跟我到集贤镇，我也要找周应龙要金牌去，我叫花刀无羽箭刘世昌。”二人同至山口外集贤镇饭店。刘世昌说：“你又不会飞檐走壁，依我之见，

你在这里等我，我明日必定把金牌带来，同你去见大人。”常兴说：“也好！我就在此等你，你明日午后不来，我再找他去。”

二人要了酒饭，吃喝已毕。刘世昌留常兴在这里住下，自己收拾好了，背插单刀，施展陆地飞腾之法，进了山口。听山上方交初鼓，寨门之上灯光隐隐，梆锣之声不绝。他从东边上墙，窜至里边，在房上寻找周应龙的卧房，好盗金牌。哪知今日张耀联买粮回山，派小金刚苗顺、蝎虎子鲁廷二人查山，带二十名亲随正在巡查，忽见东房上一条黑影，小金刚苗顺翻身追上房去，刘世昌看见，用墨羽飞簪，正打中苗顺面上，滚于就地。鲁廷飞身追去，也被刘世昌一紧背低头锤，打于房下。下边这些手下人一阵铜锣之声，各处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吴太山等四下里围上来，蔡天化一毒镖，正中刘世昌肩背之上，群寇上前抡刀乱剁。可怜这位老英雄，今日竟命丧在紫金山！周应龙说：“慢剁！”用灯光一照，只见被剁之人，乃是刘世昌。周应龙一见，一阵伤惨说：“我二人自幼在一处，至今数十余年，不想今天误死于此地。”吩咐人抬至山下掩埋。

天明起来，升了聚义厅，众寇参见周应龙已毕，忽听从外跑上一个回事的喽兵说：“山下有一个黑大汉大骂！请寨主示下。”周应龙说：“反了！哪里来的野种，这等胆大！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四位贤弟，下山把他给我拿上来详细审问，是被哪里人所使？”美髯公薛虎、小温侯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枪太保高俊这四个人，乃是周应龙心腹之心，立刻点了一百名飞虎喽兵，一棒锣响，闯下山冈。只见那黑大汉手执铁棍，足有七八十斤重，正是镇铁塔常兴。他在集

贤镇因不见刘世昌回来，疑是已经被害，自己性如烈火，即给了店钱，问明道路，来至山下，往上一瞧，正看见小头目毛荣带十数名喽兵查山。毛荣一见常兴这般雄壮，也不敢发话，离着老远的说：“找谁呀？你偷看什么？”常兴说：“我来找刘世昌的，在你这山寨未回去，快些叫他下来。”毛荣说：“刘世昌早已死了，他来盗金牌，被寻山头目拿住，乱刀剁死。”常兴一听此言，抡起棍来就打。毛荣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去报我家寨主知道。”立时跑上山去。

不多时一片锣声，从山上下来一伙喽兵，为首四个头目。头前那个，年约四旬以外，面如紫玉，青绸子包头，小青绸子裤褂，青布快靴，浓眉大眼，满面黑胡须，手执青龙偃月刀，锋利无比。二人各通姓名，薛虎抡刀直奔常兴。常兴用怀中抱月架势往外一磕，薛虎急撤回来，把刀头向对方心前一刺。常兴磕开，举棍盖头就打，薛虎双手顺刀，接住棍顺水推舟，直奔常兴脖项。常兴用棍往外一磕，压的薛虎两膀发麻，往后就跑。小温侯鲁豹拧画杆方天戟，照定常兴分心就刺，常兴两膀按勒，往外一磕，把鲁豹虎口震开，鲜血直流，败回本队。罗英又抡折铁刀跳过来就砍，战了几个照面，也败了回去。高俊摆虎头凿金枪杀上来，仍未取胜。

手下人报上聚义厅，金翅大鹏周应龙说：“哪位给我把他拿来？”青毛狮子吴太山、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蔡天化这六个人说：“我等去拿这小辈，把他乱刀砍死。”六个人各带兵刃，手下喽兵一百名，出离大寨，下了山岭。蔡天化拉镔铁加钢铜，跳至常兴跟前，摆铜盖顶就打，常兴用棍相迎。红眼狼杨春见常兴棍法精通，怕

蔡天化不能取胜，叫黄毛吼李吉拿练子抓照定常兴就抓，又派喽兵用绊腿绳绊。常兴倒于就地，被他等上前捆住，抬上聚义厅来。周应龙说：“黑汉，你是哪里人氏？来此叫骂，被何人所使？”常兴说：“我叫常兴，在卫辉府住家。因你使人盗了彭巡抚的金牌，我特来找你要金牌的。我是抚标把总，今日被你拿住，该杀该剐，任凭于你。”周应龙暗想：“这金牌怕要惹出大祸来！”便说：“来人，把他给我暂押东院土牢之内，候我行兵之日，用他祭旗。”五军都头目毛荣，立刻押常兴奔东院去了。

这里周应龙说：“目下山寨粮草备足，人都齐全。自今日为始，巡察西南两座山口，派小金刚苗顺、蝎虎子鲁廷；巡察前山大寨门，派恶太岁张耀联；巡察各处查拿奸细，派赛展熊武连；总理巡捕，兼管出入腰牌，派恶法师马道远。喽兵各处值宿，轮流替换巡察。各处该值之头目：派蔡天化在聚义厅日夜值宿，派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这十二位轮流替换。”分派已毕，吩咐厨下备办酒席，请众位吃酒。喽兵调开桌椅，摆上各样干鲜果品，冷荤热炒，山珍海味。金翅大鹏周应龙亲自斟酒，尽欢而散。

天有正午之时，有巡山喽兵前来禀报说：“有欧阳德要见寨主。”周应龙听报一愣！暗说：“不好！这厮前来，有些难惹，我不免接他进来，见机而作。”青毛狮子吴太山见周应龙发愣，过来说：“大寨主不必为难，他来之时，如此如此，可

以成功。”周应龙说：“好！你等不要见他，都在两厢暗中观看动静。”众寇闻说，各自安排去了。周应龙这才吩咐喽兵鸣锣，聚集了三百名亲军护卫、飞虎喽兵，各穿号衣，怀报四尺二寸长的斩马刀，亲自往外迎接。不知二人见面欧阳德该如何要金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欧阳德二上紫金山 周应龙智赚小方朔

话说欧阳德到了紫金山下，叫巡山喽兵报上山去。不多时，寨门大开，周应龙亲身迎接出来。欧阳德说：“寨主好哇？久违久违！”周应龙说：“义士别来无恙，里边请坐。”二人携手进寨，至聚义厅落座。手下人上来献茶。有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枪太保高俊这四个人，在两旁伺候。厅外有都头目毛荣，领着三百名喽兵。欧阳德说：“寨主，这几日金牌可有下落无有？那武连来到这里，住了几时？”周应龙听罢，带笑说：“金牌却有下落，我已派人往北邱山去取了，义士在此等候几日。”吩咐毛荣去到厨房备酒，给欧阳义士接风。家人摆上各样菜蔬，周应龙让欧阳德上座，自己主位相陪。欧阳德听见金牌有了下落，心中甚为喜悦，不觉开怀畅饮。头几杯是家酿美酒，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四个人前来执壶敬酒，酒过三巡，想把欧阳德灌醉。周应龙知欧阳德是侠义英雄，要害他不容易，非得带了酒不能用计，便也执壶敬酒。欧阳德在江湖多年，真假虚实总看得出来，见周应龙这番光景，竟也以为真。他想，那金牌也许落在北邱山座山雕周应虎那里了，自己倒也放心。他既知金牌当真有了下落，喝得已有八分醉了。周应龙叫毛荣换热酒来，亲自给欧阳德斟上。欧阳德喝

了几杯，不知不觉头眩眼黑，天地旋转，脚底下发轻，心慌意乱，他情知不好，把酒杯一掷，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用些什么药酒，快些说来！”一伸手要抓周应龙，未能抓住，即跌于地下，不能动转。金翅大鹏周应龙用五灵返魂药酒把欧阳德灌入迷魂乡，不省人事，便吩咐手下人拿黄绒绳把他捆好，送到西花园逍遥阁上东里间屋内。手下人答应，抬欧阳德下去了。吴太山说：“寨主，此时把欧阳德收在花园逍遥阁之内，必须派一个人看守。”周应龙说：“寨内头目，就是胡铁钉无事，派他看守西花园。”苗顺说：“寨主，我这里有一粒丸药，塞在欧阳德鼻孔之内，管保他醒不过来。”家人立刻拿去办理，大家昼夜留神。

且说彭大人、蔡庆、张耀宗三个人，顺大路走至夹道，见前面有两辆车停住，正自打架。张耀宗瞧见都是自己人，连说不可打架。

书中交代：头前这辆车，乃是金头蜈蚣窦氏，带着女儿恶魔女蔡金花，赶车的是家人蔡顺，因为走到夹道沟北口，约摸有一里多远的路，只可走一辆车；却见从南来了一辆二套太平车，两个铁青骡子，车内坐着两个仆妇，中间坐着一个女子，年有十七八岁，生的芙蓉粉面，眉黛青山，目横秋波，真有仙女之姿。怎见得，有诗为证：

才向瑶台觅旧纵，曙鸦啼断景阳钟。

薄施脂粉妆偏媚，倒插花枝态更浓。

立尽晚风迷蛱蝶，坐临秋水乱芙蓉。

多情莫恨蓬山远，只隔珠帘抵万重。

蔡顺高声说：“南边车别来，要往后转开。”那边赶车的说：

“你少走一箭之路，我就过去啦！你好好退回去，免得费事。”蔡顺说：“你算的不算，你退回去，让我过去。”那个赶车的人把脸一沉，说：“你算的不算，连你的车主也不行。”金头蜈蚣窦氏一听，说道：小子你别说啦！老太太这辆车是不能退的，你们快些让太太过去。”车内蔡金花说：“你要不退回去，别说我打你。”那车里坐的女子一听，只气得面目改色，说：“你等别欺负人，我不与你一般见识。”蔡金花说：“别不要脸，我撕你去。”那车上的女子，听蔡金花的言语亢壮，便把奶娘、仆妇一分，她自己用宝蓝绉手绢把头包好，跳下车来。她身体灵便，身穿着桃红色女袄，葱心绿中衣，腰系西湖色汗巾，足下红缎花鞋又瘦又小，粉面生嗔，蛾眉倒竖，杏眼圆睁。蔡金花性如烈火，一生不服人，见那女子这般景况，也跳下车来，把银红色女袄掖好，伸手就抓那个女子。那个女子用拳相迎。两个人上下翻飞，蹿纵跳越，闪展腾挪，门路精通，手眼身法步各按门路。把两个赶车的吓得也忘了开车啦！尽瞧两个女子打架。

正在争斗之际，忽闻正北马蹄之声，正是张耀宗、蔡庆保着彭公走到这里。蔡庆说：“别动手，这是为什么？”张耀宗说：“别打，我来啦！”那边那个女子一瞧，说：“哥哥来了。”连忙住手。蔡金花见她父亲来了，也闪在一旁。

书中交代，那边来的女子名张耀英，人送绰号侠良姑。她因哥哥玉面虎张耀宗从家中走后，至今并无音信，师兄欧阳德也未见回来，甚不放心，便把家中之事托老家人管理，内宅有张耀宗的乳母甄氏照应，自己仗着一身本领艺业，带了奶娘刘氏、仆妇洪氏，赶车的家人张忠，离家到河南各处寻

找，却并无下落。打算要往京都去找兄长张耀宗，今日正走到夹道沟，遇见蔡金花，乃是未过门的嫂子。张耀英对兄长说明了方才打架之故。蔡庆也过来给大家引见了。众人各回车去。

过了黄河一站，就是汴梁城。彭公接了印，拜了同寅藩臬道府，祭了圣庙、忠贤祠等处。因知前次捉拿的恶法师马道元，已被知府贪赃受贿，放纵大盗逃去。彭兴即递了一个折了，把知府武奎参了。接任五天，彭兴来禀说：“把总常兴告假走了。”张耀宗也跟大人告了十天假，要去找金牌。窦氏和蔡金花住在庆和店，作为公馆。蔡庆同张耀宗住店内北上房东屋，蔡金花母女住西屋里，张耀英住外间屋。靠北墙八仙桌一张，两边各有一把椅子。蔡庆与张耀宗落座，说：“姑老爷今日告假，要给大人找金牌去，倘欧阳义士回来，岂不两误？据我想来，不如等候几日。”张耀宗说：“你老人家说的话虽然有理，怎奈欧阳师兄一去未回，我心惊肉跳，恐他中了周应龙的诡计，我去探访探访。”蔡庆说：“我有一个主意，少时我办一份寿礼，同你到高家庄去，那里有一位老隐士，名唤鱼眼高恒，明日是他八十寿辰，天下各处老少英雄去的不少。我们一则暗访金牌下落，二则欧阳义士想必有人遇见他在哪里？如欧阳义士当真在紫金山未回，你我到集贤镇，住在自己店内暗中探访。不知姑老爷意下如何？”张耀宗听罢，说：“很好！你老人家便请置办寿礼四样。”又吩咐家人要好好伺候主母与二位姑娘。

次日，雇了一辆车，翁婿二人坐着，竟奔高家庄而来。日色西斜之时，已到高家庄，只见庄外树木森森，进了村口，东

头路北是一片瓦房，门首张灯结彩，大门外有家人伺候。车到门首，蔡庆、张耀宗二人下车，将礼单交给家人拿进去。不多时，鱼眼高恒、水底蛟龙高通海父子亲身迎接出来。蔡庆、张耀宗翁婿二人过去见了礼。张耀宗自通名姓，给高恒行礼。高通海过来拉住张耀宗说：“大哥从哪里来？自从那日一别，时常想念。”刘德太也出来与张耀宗见礼，问：“蔡伯父好？”蔡庆说：“刘老大你好哇？到这里来拜寿啦！你老亲好。”说着话，五个人往里走至客厅内，见绿林英雄有滚了马石宾、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快斧子黑雄、满天飞江立等三十余人，大家叙礼已毕，不知怎样打听金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高家庄群雄聚会 玉面虎二盗金牌

话说铁幡杆蔡庆翁婿二人到了客厅之内，与众人见礼。高恒让坐，又给诸位引见，拜了寿。外面家人进来禀报：“今有绍兴府南霸天飞镖黄三太的大少爷黄天霸前来给庄主拜寿。”高恒叫高通海出去迎接进来。大众看那天霸：年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头戴新纬帽，身穿蓝宁绸单袍，腰系凉带，外罩红青外褂，足登青缎官靴，面若团粉，唇若涂脂。大家皆赞美让座。黄天霸说：“高叔父请上，小侄拜寿。”高恒说：“人到礼全，贤侄暂请歇息吧！”黄天霸说：“侄儿奉父亲之命，特来给叔父拜寿，你老人家请上来，先为拜寿。”高恒带天霸到寿堂，正中挂着福禄寿三星图。天霸拜了寿，来至客厅坐下。外面又来了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天位，还有那红旗李煜、凤凰张七、铁掌方飞、蓬头鬼黄顺、落马川刘珍。这几位英雄来到，与众人见礼。外面又来了赛毛遂杨香武、铁背熊褚彪、花驴贾亮、小霸王杜清、勇金刚杜明等。大家彼此见礼，同到寿堂拜寿。大厅上摆了十二桌酒席，共有六七十位绿林英雄，叙齿让座，均是水旱两路的大响马。水底蛟龙高通海与多臂膀刘德太二人让酒。蔡庆见众人来找自己谈心，他就暗探各人的口气，问那同桌坐的杜氏兄弟说：“闻二位前在连洼庄救我亲戚张耀宗，多承费心，不知武连逃于何处，二位

知道否？”杜清说：“武连自己惧罪，携眷逃在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那里，还带去一个金牌，乃是康熙佛爷赐与河南巡抚彭大人的。又听说为此已在山上死了三位有名的人物，都是为盗金牌，死的甚惨。头一位就是赛李广花刀无羽箭刘世昌，第二位是抚标把总常兴，第三位是小方朔欧阳德，这三位都是中了他的诡计。我也想要去盗那金牌，只因道路不熟，恐遭不测之险，故此我兄弟二人先来祝寿，再为打算。”

蔡庆听罢这话，大吃一惊！幸而张耀宗不在跟前，他正和刘德太、高通海在那里说知，坐在一桌，离得甚远，未曾听见。刘德太也不知他父亲被害。蔡庆说：“二位千万别和众人说，那周应龙作此欺天之事，我和他誓不两立。”哪知旁边早有听贼话的人，一桌四位，乃是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他们因方才见面，分外亲近，情同手足，正饮酒叙谈别后的事，忽听杜清与蔡庆提说彭巡抚如何丢金牌，紫金山周应龙如何凶恶等情，黄天霸乃是用心的，在家听他父亲说过二盗九龙玉杯，大闹避侠庄，与周应龙两下结仇的事，又知他父亲与彭公相好，自己便想当着众人显显他的生平所学，要把金牌盗来，奉上巡抚衙门，我既扬了名，且又得报三位之仇。主意拿定，便把贺天保拉到外面，将这件事告诉他。贺天保听了说：“也好，我叫二弟三弟也一同前去，咱四个人吃完了饭就走，明日一早在寿堂把金牌拿出来，叫这些英雄也知咱兄弟四人的本领。二人商议好了，入内落座，又把此事说与濮天鹏、武天虬二人。吃饭已毕，见那铁幡杆蔡庆愁眉不展，坐在一旁。

这小四霸天不带跟人，只把所用的兵刃带好，暗暗出了

大门，到了庄口，顺着小路进山。只见山路崎岖，树木森森，四个人全不认得紫金山的路径，逢人便问。正往南走了约有二十里光景，见前面有一座树林，从里面出来一人，望着他们四人上下直瞧。贺天保年方十七岁，在家常听他父亲说外面绿林水旱盗贼的规矩。今日瞧见这个人探头探脑地往外瞧，他就知道是蹈盘子的伙计，自己便把弹弓子扣好，照定那人就是一下，正中面门之上。濮天鹏过去，把他按倒，问：“你是哪里的贼人？快说实话！”那个人说：“小太爷饶命！我就是前面这座山上的喽兵，奉巡山头目之令，前来侦探事情，遇见你们四位爷爷。”贺天保说：“你家寨主姓什么？”喽兵说：“姓周，淮安避侠庄人氏。”贺天保拉刀把杀他了，把尸首掷于山涧之内。四个人进了树林，见对面有十数个喽兵，各执兵刃，大喊一声说：“哪里来的小辈，杀了我们同伴的人，我等特来替他报仇！”大家往上把四位小英雄围住。贺天保抽出折铁刀来抢刀就砍，濮天鹏拉豹尾单鞭就刺，武天虬摆双铜就打，黄天霸拉出刀来就剁。这几个喽兵，抛枪掷刀，逃奔上山送信去了。

原来这座山不是紫金山，乃是北邱山，又名璿球山。此处寨主名叫座山雕周应虎，押寨夫人戴赛花，乃是戴胜其的妹子，也是一身好功夫。先有她胞兄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已在这里闯立，现时戴胜其已在罗家店北头金龙宝善寺出了家。这山就是他夫妻二人占了，后来又新来了荒草山的漏网之贼并力蟒韩寿和他妻子母夜叉赛无盐金氏，雪中驼关保，这三个人就在此帮助。今日正在分金厅上闲坐，忽见外面巡山头目姚燮前来报道：“山下来了四个小孩，把巡山喽兵打败，请

众位寨主令下！”周应虎性如烈火，大嚷道：“哪里的小孩童来此撒野？我去结果他的性命。”旁有雪中驼关保说：“我去拿这几个小辈来，请寨主发落。”周应虎说：“很好！母夜叉赛无盐说：“我帮助你去。”二人带了一百名砍刀手下了山寨，见那四个小英雄各执兵器，破口大骂：“山贼快拿出金牌来，饶你不死。”

正骂的高兴，黄天霸说：“三位兄长，我们作事不可鲁莽，依我之见，咱们是来盗金牌，替彭公办事的，为了叫高家庄所来的绿林之人，看看我们四人之能。我们将他的人打败了，他那寨主定然下来，我们不可久战，得胜即问他要金牌。给了咱们金牌，咱们就走。他的人太多，若久战必败。贺天保说：“老兄弟你说的甚是，与我意见相同。”四人正在议论，忽见从山上来了一个男一女，率领一群喽兵，喊声如雷。那男子年约三旬，青绢包头，蓝绸子裤褂，足登快靴，面似桃花，二目有神，手使铜棍。后面跟有一个丑妇，年亦三旬光景，头发黄发，一脸横肉。吊角眉，小眼圆睁，秤砣鼻子，厚嘴唇，露出一口黄牙根，身穿蓝女中衫，水红中衣，两只大脚长有尺余，手拿铁棍，一副凶恶之相。武天虬摆双铜，大喊一声道：“你等山贼休要撒野，通上名来。”关保说：“我乃雪中驼关保，乃本山之主，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前来送死！”武天虬哈哈大笑说：“山贼！你家小太爷乃是江苏人氏，姓武名天虬，自幼闯江湖，听说你这里山势甚好，我兄弟四人前来，先杀你为首之人，我们要占据此山。”关保见这个小孩子说此大话，长的虽也英武，如何能惧怕于他，便抡铁棍往头上打来。武天虬双铜一分，往旁一闪，把双铜施展门路，上下翻飞。那

关保的棍也使得精通，分为三十六手天门棍，四十八招右门棍。武天虬少年英雄，身体灵便，血气方刚，与关保杀的难解难分。濮天鹏瞧那武天虬虽说是少年英雄，恐败下风，落人耻笑，他也拉单鞭照定关保面门就打。关保用棍相迎。这边母夜叉举棍也来相打，和濮天鹏杀在一处。

贺天保见山下还站着些喽兵，甚是骁勇，恐怕寡不敌众，难以取胜。便与黄天霸向对面喽兵说：“你们这座山的寨主是金翅大鹏周应龙吗？我等是有要紧的事来找他，你们可说实话！”那些喽兵说：“我们寨主是坐山雕周应虎，这山叫做北邱山，又名璿球山。你等是哪里来的？快快实话！我看你一个个小孩子，有什么有为？竟敢前来送死。”黄天霸对贺天保说：“你帮助三哥去，我来杀这个匹妇。”摆单刀跳过来，照定母夜叉赛无盐就剁。金氏瞧黄天霸年幼之人，生的标致，便用棍一指说：“孩童休要讨死，你趁早去吧，老娘不与你一般见识。”黄天霸听了，一阵冷笑说：“丑妇休要逞强，小太爷来结果你的性命。”抡刀就砍，金氏用棍相迎，两个人杀了两刻工夫。黄天霸假说道：“我要去也！丑妇你别追我。”回身就走，金氏一摆棍就追。黄天霸知道有人追赶，便把镖掏出三只来，照定金氏腮的一镖，正中左眼。金氏痛得哇呀呀说：“不好了！你这小厮好厉害，伤了我的左目。”黄天霸又一抬手，说声“着！”又中在右眼上。金氏只疼的用双手遮着说：“好厉害呀！”黄天霸再把第三只镖照定金氏后阴门之上放去，正中在屁股上。金氏“哎哟”一声，倒于就地。黄天霸镖打母夜叉赛无盐金氏的三眼，只气得关保目瞪口呆，大喊一声说：“孩子们，你等大家齐上！”众喽兵各抡兵刃往来杀来，不知小四霸天如何盗金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四霸天头探北邱山 侠良姑单身盗金牌

话说黄天霸把母夜叉打了三镖，贺天保暗暗称奇，说道：“老兄弟真好本事。”那边喽兵要往上围，贺天保把弹弓照着那为首的喽兵打了几下，吓的那些喽兵再也不也上前。贺天保又猛然一弹，正中在关保脑门之上，打的他脑浆直流，死于山下。四个小英雄说：“我等赦过你们这些喽兵，咱们回去了。”四人连夜回高家庄而来。

再说蔡庆听了杜氏昆仲之言，心中忿忿不平，又怕欧阳德死在紫金山上，又不敢向张耀宗说知。天至黄昏，他才把盗金牌和拿周应龙之事，向鱼眼高恒、多臂膀刘德太、水底蛟龙高通海说了。刘德太听说他父亲被擒，便求高家父子帮助，并求再约请几位协助。蔡庆说：“我们翁婿先上集贤镇天和店内等候，大众不见不散，约定明午在店内恭候。”蔡庆同张耀宗二人在日暮之时，离开高家庄前往集贤镇。

天已初鼓之时，来到店门首叫门。小伙计开门，见是东家蔡庆来了，说：“上房是老内东带着二位姑娘住了，你老人家住西房吧！”蔡庆说：“她们作什么来了！”那上房屋里金头蜈蚣窦氏听见是她男人来了，即叫两个姑娘住西屋中去。她说：“你们进来，屋内没人。”蔡庆同张耀宗进来，张耀宗给他岳母请了安。蔡庆说：“你来做什么呢？”窦氏说：“你同姑

爷走后，两位姑娘要上紫金山盗金牌去，我想她二人是女孩儿家，如何去得呢？我不放心，故此同两位姑娘来集贤镇自己店中住着，好打听消息。我又想这里是紫金山的西山口，你们若从高家来，必须从这里过。我方才到店问了伙计，他说你们尚未来啦！”蔡庆说：“为这金牌费了大事。头一件，此山地势险峻，周应龙足智多谋，他的爪牙甚多，河南抚标把总常兴，已被他擒上山去；内黄县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何等英雄，也被他害了性命；小方朔欧阳德盖世英雄，还中了他的诡计，被困山寨。你千万别放两位姑娘去，等待明日高家父子到来，再为计议去盗金牌，或者派人和他硬要，他若给了，两罢干戈。这紫金山并非容易可破的。”张耀宗说：“也好！想我师兄欧阳德精明强干，智谋过人，又有一身软硬功夫，不知为何被他所算？我怕他性命不保，故此我要急去才好。”蔡庆说：“明日去吧！谅他也不敢谋害，等候众人到齐，也作一个准备。前者我助南霸天黄三太盗九龙玉杯，在避侠庄与他结仇，今日不可轻敌。”张耀宗说“甚是有理。”

窦氏说：“你爷两个在这里安歇吧！明日好应酬众人，我往西屋和两位姑娘睡去。”蔡庆点头。窦氏来到西屋，见蔡金花独自闷坐，闭目打盹，却不见侠良姑张耀英，连忙问女儿：“你张家妹妹呢？”蔡金花说：“方才见她收拾好了罩头，我问她哪里去？她说同她哥哥往紫金山去盗金牌。我劝她几句，她说要去外间屋偷听我父亲与他哥哥说些什么？故此我没跟她去。”窦氏听说，吓了一跳！急忙在院中找了一遍，并无下落，心中甚是急躁。到了东屋，见他翁婿尚未睡下，便说：“不好了，张姑娘独自上紫金山啦！”张耀宗一闻此言，急忙拉刀要

追。蔡庆说：“不要忙！我同你前往。”二人上房，跳下街心，顺小路直奔紫金山而来。蔡庆在后面说：“姑爷，今日如遇见山贼，不可恋战，只要找着姑娘就为上策，先把姑娘劝回来，然后再办别事。”张耀宗答应说：“是。”

二人走至赤松岭，往东拐进了紫金山山口，道路崎岖，坑堑不平，借着星月之光望东一瞧，都是高山峻岭，树木森森。走了多时，往北是一条大路，见北面这山比别的山高出一头，上边灯光闪闪，更鼓齐鸣。二人顺着山道，往上直走，到了头道寨门，见里面寂静无声，二人不敢从这条路上走，又往东走了一箭之地，见上面无人，二人施展飞檐走壁之法，蹿上墙去，掏出问路石往下一掷，听是实地，二人跳下墙去，在各处寻找，听那天已有二更三点。二人走在分金聚义厅左右，找那周应龙的住处，却不见侠良姑张耀英的下落。二人正在着急，忽见对面灯笼引路，有数十名喽兵跟随，为首一人，身高七尺，面如青粉，浓眉大眼，二目有神，身穿蓝绸子裤褂，青绸中衣，青缎快靴，手提一对双铜，此人乃是周应龙的大徒弟蔡天化，带着喽兵来查前山。他把灯光一闪，见前面有两条黑影一现，再看不见了。蔡天化一见，知道有盗金牌之人前来，便站住脚步，立刻吩咐手下人不准动，他飞身上房，往各处一瞧，见东南有两个人伏在天沟之内。他把金星毒药弩按上，照定那两个人就是一下。蔡庆用虎头钩拨开，跳下院中，说：“周应龙你快出来，我今既来，要会会你的。”蔡天化如何肯听，举双铜跳于就地，说：“来！我看你有多大本领，我来结果你的性命。”直扑蔡庆而来。张耀宗说：“你老人家闪开，我自有拿他之策。”使单刀往上迎来。蔡天化双铜

使动如飞，张耀宗闪展腾挪，施展刀法与他争斗。蔡庆恐其有失，使虎头钩协力相帮。那边跟蔡天化之人拿起号锣来，打了一阵。

青毛狮子吴太山、大斧将赛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红眼狼杨春、黄毛吼李吉、金鞭将杜瑞、花叉将杜茂这一干人，在集贤院中听见锣声响亮，各持兵刃来至前院聚义厅，只见蔡天化正与蔡庆、张耀宗二人动手。群贼各往前相助。恶法师马道元、小金刚苗顺与蝎虎子鲁廷三人，带手下人等各执灯笼火把照来。群贼把二位英雄围住，各举兵刃，与蔡庆、张耀宗二人相杀。吴太山认得蔡庆是绿林中人，说：“好蔡庆，你勾串官兵来此紫金山盗金牌，今日把你拿住，剥皮摘心，活活处死你。”蔡庆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等不知自爱，真正讨死！少时大队官兵一到，你等全该万剐凌迟，祸灭九族，坟平三代。”口中虽然这样说，心内却是害怕，知道贼人势大，又不见姑娘侠良姑张耀英在哪里？自己还不肯走。张耀宗遮前顾后，见贼人越杀越多，已觉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小金刚苗顺把折铁刀一抡，照定张耀宗后颈就砍，张耀宗只顾在前面招架，不提防背后那刀离颈项只有一尺多远了，忽从西房上飞来一枝袖箭，正中在苗顺手腕，刀掷于地，又一袖箭，正中苗顺左目，疼的他哎哟哎哟，直喊厉害。那房上又一袖箭，正中在苗顺的咽喉。

此时跳下一位女子，手帕包头，身穿桃红色裤褂，汗巾系腰，金莲三寸，手执单刀跳下房来，手起刀落，便把苗顺

的头砍于就地。吴铎一看，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他心中甚喜，说：“美人，我家寨主正想一位二夫人，你来得也巧。”这姑娘一听，气得蛾眉直立，二目圆睁，说：“小贼种！你姑奶奶结果你性命就是了。”提刀就砍吴铎。蔡庆一看女儿来到，心中着急！这未出闺门的女子，又有未过门的姑爷在此，若被人撕上一把就不好看。只见自己妻子窦氏，手摆双钩跳下来，说：“哟！好猴儿崽子，老太太来也！”

此时周应龙方才睡醒一觉，听到前边喊杀之声，急忙穿好衣服，把金装铜一抱，叫亲随喽兵点起灯笼火把，在外边把守内寨。美髯公神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玉麒麟神枪太保高俊这四个人，带四十名飞虎喽兵，跟周应龙从外面杀奔大厅而来。他一看，认得是上蔡县蔡花寨的铁幡杆蔡庆与金头蜈蚣窦氏，说：“好一个蔡庆，敢来紫金山讨死！众家兄弟把他等拿住，碎尸万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张耀宗大战紫金山 水底龙聚众捉群寇

话说金翅大鹏周应龙带领喽兵，围住蔡庆等四人，吩咐手下群寇，务要生擒蔡庆，以报当日盗九龙玉杯之仇。蔡庆寡不敌众，知道久战必败，又无接应，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得前边墙上有人说：“小辈，你休要以多为胜，我多臂膀刘德太来也！”跳在院中，直扑周应龙，要替父亲报仇雪恨。

刘德太因蔡庆走后，他问杜清说：“张耀宗是在哪里丢的金牌呢？”杜清把方才对蔡庆所说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通。刘德太一听，说：“好周应龙，我和你誓不两立！我在各处寻访我父亲，不想竟被贼人所害。他和我父亲还是结义兄弟，我若不替父亲报仇，怎能立在上世为人？”杜清不知刘德太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一听方知此事，连忙过去劝解。刘德太他父子连心，焉能耐得住，一纵身跳在院中，拉刀竟奔紫金山来替父报仇。他不管道路崎岖，借着星月之光，施展陆地飞腾之法，天有三更之时到了紫金山，正听得上面一阵锣声响亮。刘德太到了头道大寨门，听得里面杀声不止，又是夜静更深，空谷传声，听的更远。那寨墙上点着号灯，喽兵来回的巡视，有恶太岁张耀联率领着。刘德太由西边飞身上墙，进了大寨门，又进了二道寨门，瞧见聚义厅前有七十名喽兵围在四面，各执灯笼火把，怀抱朴刀。那周应龙在正

北抱着金装铜，左有薛虎、鲁豹，右有罗英、高俊四个心腹之人护助，当中有吴太山等，把张耀宗、蔡庆、金头蜈蚣窦氏、恶魔女蔡金花四个人困住。刘德太本是来此报仇，他跳下来，便提刀直扑周应龙说：“小辈！刘太爷来杀你。”蝎虎子鲁廷用刀相迎，刘德太本来是急啦，见他来迎，抽回刀来分心就刺，鲁廷用刀往上一磕，刘德太提刀又砍，鲁廷往旁一闪，刘德太便摸出墨羽飞簦来，照定鲁廷就是一下，正中面门，翻身栽倒，被刘德太一刀刺死。

周应龙说：“娃娃你好大胆，敢杀我山寨头目！薛贤弟，你给我拿这该死的小辈。”刘德太说：“周应龙，你伤天害理，不知人事，我父亲同你，还有戴奎章叔父，是结义的兄弟。你不该倚强欺弱，把我父一刀杀死，我特来取你人头，给我父上祭。”周应龙看见，认得是刘芳字德太，他也知自己作事太狠了，便羞恼成怒地说：“刘芳，你父亲已与我割袍断义，划地绝交，他来盗我的金牌，被我手下人所杀，你今又来找死！薛贤弟，把他结果了性命。”美髯公薛虎拉刀就剁，刘德太急架相迎，两下在院中动手。鲁豹也拉银戟分心就刺，刘德太独战二人，并无惧色。周应龙吩咐调兵，手下人一阵鸣锣，外边那些喽兵各带兵刃来至二道寨门，在四面围绕蔡庆等又杀了有一个多时辰。

刘德太正和薛虎、鲁豹二人动手，见贼人越杀越多，恐怕寡不敌众，正自为难之时，从西房上跳下来水底蛟龙高通海和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五个人。只因刘德太走后，高通海往下追赶，半路上正遇见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四人从北邱山回来。高通海说：“你哥们四个往

哪里去的？快跟我追多臂膀刘芳去，他往紫金山去了。”四人听罢，又跟随着到了紫金山来，听见里面喊杀之声，知道必是刘芳和贼人动了手啦！他五个人蹿上房来，往下一看，见张耀宗、蔡庆被众人困在当中。高通海大叫一声，说：“张兄长不必害怕，今有巡抚大人派三千官兵前来把山围了！如有掷兵刃者无罪，与官兵对敌者，拿住万剐凌迟。我今带着四霸天和天下英雄，来拿周应龙等党羽，如自投者免死。”那些贼人一听，吓的战战兢兢！老贼青毛狮子吴太山正自动手，听了高源之言，心中也是害怕！知道彭大人必要发兵来剿紫金山，又见高通海带着四个年幼之人，各抡兵刃和群寇杀在一处，越杀越勇。

这时，鱼眼高恒、铁背熊褚彪、凤凰张七、花驴贾亮、赛霸王杜清、勇金刚杜明六位英雄，也因刘芳上了紫金山，他等不放心，特意追赶前来，跳在院中，敌住群贼。蔡庆一见，倍增精神说：“众位！咱们今天替小方朔欧阳德报仇，拿住周应龙与在案之人，不可放走一个，好找金牌。”金翅大鹏周应龙见众位英雄来了不少，又听高源说官兵围了山啦！他便派玉美人韩山和毛荣二人，收拾细软之物，用小轿抬头压寨夫人先投奈北邱山，自己再催督喽兵与众寇捉拿这伙人。

少时，赛毛遂杨香武带着八臂哪吒万君兆、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快斧子黑雄、滚了马石宾等三十余人，也都来到紫金山。他们将把守大寨门的恶太岁张耀宗拿住，又把胎里坏胡铁钉拿住捆上。到了二道寨门，赛展熊武连抡刀跳在迎面，后有三十名喽兵各执长枪。快斧子黑雄抡加钢斧劈头就砍。武连乃久闯江湖的大盗，又在连洼庄窝聚贼匪，足智多

谋，今见黑雄抡斧砍来，他把身儿一闪，摆刀就刺。黑雄乃是胡乱的招数，哪是武连的对手。武连刀法施展开了，把黑雄杀了一个手忙脚乱，斧子也忘了招数啦！几个照面，被武连一刀刺于胸前，翻身跌于就地，登时身死。滚了马石宾，摆加钢蛾眉刺照定武连刺来，朴刀李俊也纵身跳过去抡刀就剁，两位英雄并力才把赛展熊武连拿住。众人把黑雄死尸放在东耳房之内，又把武连和张耀联捆了放在一处，连胡铁钉也送到这里来，派贾信同李俊二人看守。

杨香武进了寨门，说：“周应龙，你今日可走不了啦！我杨五爷特来拿你上巡抚衙门去请功！”周应龙一听是杨香武就吓了一跳！知道这必是黄三太勾串绿林英雄前来拿我。正自思想，忽见石宾等大众又进了寨门。他一见杨香武，想起当时盗九龙玉杯，倾家败产，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摆双铜竟奔杨香武而来，说：“小辈，今日你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摆双铜往下就打。杨香武说：“众位协力帮我拿他，我是要他的金牌。”众人答应，各抡兵刃，把周应龙和罗英、高俊围住。蔡庆见众人都来了，就不见侠良姑张耀英在哪里，心中甚是着急！张耀宗也不知妹妹在哪里！越想越着急！见山寨有七八百名喽兵，二十余个头目，各执刀枪兵器，杀在一处，自己又怕寡不敌众。忽听房上有人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走！吾欧阳德乃是朋友，误中了你的诡计，吾是要拿你这混账王八羔子的。”周应龙吓了一跳，就知道这座山要保守不住。

前者，周应龙用药酒将欧阳德治住，用黄绒绳捆好，收在后面空房之内，又在鼻中涂了一粒迷魂丹，让他不省人事，

打算饿他十天，再用药解过来，他便不死也不能有为了。这个主意虽好，却不想天无绝人之路，今日才三天的工夫，为何就出来了呢？只因侠良姑张耀英自天和店一怒，收拾好了，要替师兄报仇雪恨，带了匣装弩袖箭，锦背低头锤，拿了单刀，施展陆地飞腾之法，一路奔紫金山而来。进了山寨，她身体灵便，窜入后寨在各处探听。到了东跨院之内，只听得东配房里面有人说话。一个说：“伙计，今夜是咱们四个人的班，他们两人去赌钱，全交给你我了，少时你多绕一个弯儿，别懒惰，多辛苦两趟，赏下来你我二人分。他们两人不要啦，你知道啦！”又有一人说：“我知道。”张耀英听了，立刻闯进屋中，先杀了一名更夫，剩下一人，她过去问道：“你们这山上拿住一个欧阳德，害了没有？快说实话，便好饶你，若有半字虚假，我定杀你不饶！”那更夫吓得战战兢兢地说：“姑娘别生气，我叫胡光，看守这北上房。空房之内，是收着一位小方朔欧阳德，他与我们寨主有交情，只因他要金牌，我们大寨主先用迷魂酒把他迷住，又在鼻孔之内涂了一粒迷魂丹，派我等四人看守。范桐、蔡虎二人赌钱去啦，钱秀被你老人家杀了！我说的实话，求你饶我性命就是。”张耀英说：“还收着何人在里面？”胡光说：“还有一个姓常的，叫镇铁塔常继祖，也是河南巡抚彭大人那里的，现在西厢房之内，只求你老人家饶我。”张耀英听她哥哥说到有一位姓常的，力大过人，这必是那位。张耀英把更夫捆上，把口塞住，自己去到北上房，把门推开，见屋中并无灯光，又到东房，把灯取来一照，见欧阳德在东里间床上倚卧不动，急忙先从鼻孔将那粒药取出来，后把绳扣解开，正在解救师兄，忽听得门首有人说话，张耀英大吃一惊！要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彭都司带兵剿山 玉面虎勘问金牌

话说侠良姑张耀英听得背后有人，急回头一看，见是一个男子，年约三旬以外，生的面皮透紫，一脸怪肉横生，身穿青小裤褂，足登青布抓地虎快靴，手拿着一柄单刀。这个头目叫周成、是周应龙的家人，一生最爱饮酒。今日是来找胡光借钱，走进这个院内，见北屋内有灯光，他看是一位大姑娘，生得十分俊俏，便想过来找便宜。他把门一拉，侠良姑回身一看，顺手一袖箭，正中在周成面门上，赶过去一刀就结果了性命。张耀英到东屋里找了凉水，先将欧阳德灌过来。欧阳德看见说：“不好了！贤妹你从哪里来的？”侠良姑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小方朔说：“你快些回去吧，我去拿周应龙报仇。”张耀英说：“西屋内还有一位姓常的呢！”欧阳德说：“都交给我啦，你回天和店去吧！我办完了事，送你回家去。”张耀英回去了。

小方朔到西屋内把常兴放开，立刻将他扶到东房，把灯取过来在各处找看，见有馒头、炖羊肉，二人吃了些，又喝了点水。欧阳德派常兴急速回巡抚衙门，请大人派兵剿山。他即到前院来，听得锣声震耳，便蹿上房去，到了前院，见各路英雄不少，有蔡庆同张耀宗等正和群寇杀在一处，喽兵在四面呐喊助威。欧阳德跳下房，先奔周应龙而来。周应龙一

见，情知不好，便摆金装铜躡身飞入后院，进了东房。那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四个人，也跳出圈外逃走。欧阳德便去追那周应龙，滚了马石宾带领众人去追薛虎等四寇。

天已大亮，山下有都司彭云龙奉巡抚之谕，带了二百名马队来剿紫金山，半路上遇见常兴，便引他到这山寨上来。此时群寇早已四散，吴太山等也避乱逃走了。计生擒党羽四十三人，盘查巢穴之内，尚有存米一千五百七十余石、黄金六百两、白银四万零三十余两、绸缎布匹无算。彭云龙会合张耀宗、刘芳、高源及常兴等英雄升了聚义厅。李俊、贾信把武连、张耀联、胡铁钉三个人带至大厅。杨香武找了本山一口棺材，将黑雄装殓已毕，打上驮轿，带石宾、李俊等三十余人，回归北路京东，安葬黑雄。蔡庆带妻女和众朋友说：“先在天和店等候，如遇周应龙，只管叫人给我送信，我必前来。我先送回家眷，在此观之不雅。”这里就只有花驴贾亮、凤凰张七、铁背熊褚彪、鱼眼高恒等几位英雄，同小四霸天还未走。张耀宗说：“武连，你把彭巡抚的金牌送到哪里去了？快说实话，免得用刑拷问。”武连知道也是一死，何必反受刑，就说：“众位！我既被获，只求速死。我把金牌交给了周应龙，不知他安放哪里，这是实话。”又问张耀联，也说是在周应龙之手。动刑拷问，还是这几句话。又拷问胡铁钉，也是不知金牌的下落。把所擒之人全都问到了，都说不知。高源说：“你等可知周应龙往哪里去了？实说免死。”有一个喽兵说：“小人知道，他逃往北邱山去了，离此有二十里之遥，他二弟周应虎在那里占山。”张耀宗和彭云龙商议，派常兴带五十名马队守这山寨，他邀请众位英雄协力帮助去剿北邱山，那高

源、刘芳也跟随前去。

正说着，外边欧阳德回来了。他说：“唔呀！周应龙逃走了，便宜这个王八羔子！吾要拿住他，必要报仇雪恨的。”张耀宗说：“师兄，你先跟我等到北山去拿周应龙，一个也不能放走。”高恒也说要去，众人都要替刘世昌报仇。彭云龙带一百五十名官兵，下了紫金山，有贺天保引路，来到了北邱山北山口外。官兵进山，群雄跟随，到了那寨前，砍死了几个看守之人，便闯进寨门。

此时，周应龙正和他兄弟说话。先是薛虎等四个人逃至此处，后面又有喽兵赶到，都说武连被擒，马道元逃生，寨主须紧守大寨，怕彭巡抚派官兵进来。周应龙说：“好险哪！我要不是逃走出来，也被欧阳德所拿了。”他越想越惨，竟落下几点英雄泪来，周应虎和韩寿劝解说道：“昨夜好怪，这山下也来了四个童子，伤了我两个人，方才埋葬了。兄长不必为难，我这山上还有几百名喽兵，你我带下山去报仇！”这几句话方才说完，只见外面跑进一个手下人来说：“不好了！外面官兵把寨门打开，有小方朔欧阳德带人来到，请寨主你老人家早作准备。”周应龙连忙把双铜一抱，周应虎、韩寿等鸣锣调他手下的喽兵。此时韩山早已逃走，喽兵们都知道紫金山已破，这座山也站立不住，又没见过大敌，早已四散，只剩那几个无知之徒，还各执兵刃，帮助寨主作反。

这时众英雄已杀了进来，贾亮说：“周应龙，我不是在官之兵，不是应役之人，我也是绿林中之人，论理我不该在这山上拿你，无奈你作事太狠，你和刘世昌是结义兄弟，竟然翻脸无情。我今同两个朋友先把你拿住，去见彭公，给刘世

昌报仇。”美髯公薛虎说：“寨主不必生气，我来拿这老匹夫。”周应龙说：“很好！”薛虎抡刀直奔贾亮，贾亮把纯钢蛾眉刺往上一迎，两下里一磕，贾亮急抽回刺来，分心又刺，薛虎的刀往外一磕，贾亮使一个夜叉探海之式，刺在薛虎肋下，登时栽倒在地，被官兵拿住。鲁豹拧银戟跳过来说：“好奴才！你伤我兄长，我要拿你。”贾亮乃久闯江湖之人，他见鲁豹上来，并不惧怕，忽听身后褚彪说：“贾大哥，你老人家让我立这一功吧！”褚彪提金背刀跳至当中，举刀就砍鲁豹，鲁豹用戟往外一推，抡戟杆就打，褚彪用刀往上相迎，两人战了几个照面，褚彪一刀将鲁豹砍倒，官兵过来把他捆上。罗英、高俊也被刘芳、高源所擒。凤凰张七领着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五个人，围住了周应虎和韩寿。欧阳德把周应龙困住，只见周应龙的双铜使动如飞，张耀宗也拉刀相助。

此时那后寨早已知道，压寨夫人及戴赛花也收拾好了。戴赛花说：“嫂嫂不必害怕，都有我一面承担。”李氏已吓得面目失色。戴氏举双刀直奔前寨而来。她见贺天保生得标致，说：“小娃娃，你跟我来，我看你有多大能为。”贺天保一瞧，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生得姿容俊秀，蓝绸手帕包头，身穿蓝绸子女褂，葱心绿的中衣，足下金莲三寸，柳眉杏眼。她举双刀直砍贺天保，贺天保往上相迎，两个人只杀得难分难解。彭云龙吩咐官兵帮助动手，用挠钩、长枪齐奔戴氏。此时韩寿被擒，周应虎也被人所拿。金翅大鹏周应龙见大势已去，跳出圈外想要逃走，被欧阳德和众英雄把他围住。张耀宗刀法精通，周应龙双拳难敌四手，终被欧阳德所擒。搜拿贼党时，见戴赛花已死于乱军之中。随即查抄金银，分赏兵

丁，众人在山寨歇息了一夜。

次日，贾亮、褚彪、凤凰张七与小四霸天要告辞回家，张耀宗苦留不住，只得送些路费与他七位，各人从山上骑马一匹，告辞去了。大众又到了紫金山，和常兴会合一处，这才回汴梁城。到了巡抚大人衙门，即把所擒之贼带上来见彭公。先叫带张耀联上来，跪在阶下，两旁有堂官齐喊堂威！彭公说：“张耀联，你强娶民女，私抢少妇，勾串地方官倚势欺人，又抗差不遵，勾串响马，拒捕欧役，李家女子妇人现在哪里？从实招来！”张耀联往上叩头说：“大人高升，我也知道活不了啦！只求大人格外施恩，李家女子妇人从不从，已被我打死掩埋了，这是实情。”彭公亦不深问，吩咐差人把他押下去，又带周应龙上来。两旁一喊堂威！周应龙走进来跪于阶下。彭公一见，怒气冲冲，要审问金牌的下落。不知有无，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高恒头探寒泉穴 刘芳扶灵回故乡

话说彭公吩咐带周应龙上来，周应龙戴着镣铐，跪于阶下。彭公问道：“你是周应龙吗？”周应龙答应：“是。”彭公又问：“你在紫金山招聚贼匪，拒敌官兵，把我的金牌安放在哪里？从实说来！”周应龙说：“我自淮安出来，即在这座山上啸聚，金牌我已掷在山寨后的寒泉穴里，这是实话。”彭公急问：“寒泉穴水有多深？”周应龙说：“不知。”又带武连来问，也是这样口供。

彭公退了堂，立刻到书房，叫张耀宗进来，问道：“拿周应龙是何人出力？”张耀宗回说：“为盗金牌，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死于紫金山，高家父子邀请各镖行英雄相助，我师兄拿的周应龙，出力劳绩让于赛毛遂杨香武。在紫金山大战，死了一个快斧子黑雄。帮助之人，还有黄三太之子黄天霸等结义兄弟四人。”彭公说：“先请欧阳德、高家父子和刘芳进来。”家人出去，把四位请进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四位义士请坐，在紫金山多亏出力。谁知金牌已被贼人掷于寒泉穴里，此事要传到京官耳中，恐我被参，貽笑于人，多有不便，众义士还要设法寻找此物。”高恒说：“大人施恩提拔我的儿子，我舍命去探寒泉穴，给大人捞上金牌来就是。”彭公说：“只要金牌找到，我必专折奏请，保荐你众人。”高

恒说：“大人恩典，我同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去，五日后必有回音。”彭公先传谕把周应龙等暂押狱中，又传五里屯李荣和完案。即派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同高家父子起身。

众人跟随着来至集贤镇天和店内，张耀宗等见了蔡庆，细说在省里彭公所说之事，这才备酒接风，住宿一夜。次日早饭后，蔡庆从这里置办了应用物件，立刻同众人进山。到了后山，只见峭壁直立，树木森森，山花野草，遇时而新。在西北山后，阴风阵阵生凉，野兽窜避无踪。众人顺着幽僻小路，由山岭上往下走去。原来这座寒泉穴，就在西北半山坡中，上盖景亭，阴风冽冽，冷气凄凄。有诗为证：

远辞岩下写潺湲，静拂云根别故山。

可惜寒声留不住，旋添波浪向人间。

此泉自山阴流出，其水墨绿之色。向东有一窟窿在泉之下，如冰盘大，一股水直向东流，归入逆水潭中，由山之东涧沟流入河内。从紫金山的背后，有小路一条，可至寒泉的上面。站在寒泉之台阶上，东望逆水潭，如在目前。蔡庆、高恒先派人搭好架子，拴好绳儿，把荆条筐也拴好了，安上铃铛。高恒立时坐在筐内，吩咐众人，听到铃响便急往上拉！自己换了水衣水裤，带了钩镰拐，放下了绳子。鱼眼高恒看那水是碧绿的，凉风透骨，冷气侵人。高恒年已八十，血气衰败，一见这冷气就喘息不止。他跳下水去，往下一沉，身入水内，只觉冷气如刀，强长精神直至水底，约有五六丈深，在下面方要寻找金牌，手已麻木，不知用力，坐在筐内一摇铃铛，上面张耀宗连忙叫人快往上拉，到了泉口，高恒早已不省人事，急忙搭下筐来，用火烤了半个时辰，并未缓过这口气来。高

通海放声大哭道：“不想你老人家今日死于此处！”张耀宗、欧阳德、蔡庆、刘芳看着，惨不可言。

此时天已正午，蔡庆说：“此事如何办理呢？”高通海一想，为人尽忠不能尽孝，我父为金牌死于寒泉之内，我必要继父之志。他把父亲尸身移在一旁，即刻换了衣服，坐在筐内，叫人放下去。他自己打算，如不行即速上来，别死在这里。及至从水面跳下去，沉身坠至水底，在各处一找，并不见有金牌，觉着冷气入骨，不能缓气，再有一刻工夫找不着金牌，高通海也要冻死啦！他心中祷告说：故去的父亲阴魂保佑，叫孩儿快找着金牌，我也好光宗耀祖，显达门庭。正自祷告，觉有一物撞着手心，也不知是何物件，拿在手中，急忙坐在筐内，摇响铃铛。上面拉上来一看，正是金牌在口袋里盛着。大家焚香谢了山神。刘芳已派人买两口棺材，把他父亲之尸装好，高源也把他父亲之尸入了棺木。二人雇了驮轿，即由此处起身，送灵柩回籍。高源把金牌交给了张耀宗。张耀宗先派人禀明大人，将这紫金山改为善化寺，招僧人看守。由蔡庆监工修盖，把两山所得之财，抽出十分之一修庙，作为僧人的养赡。又给高源、刘芳二人路费各纹银五百两整。余下都交彭公作赈济局公项，赈济本省贫民。

他同欧阳德回省，交好金牌，给大人请安。彭公赏了张耀宗、常兴各银一百两，赐欧阳德酒筵。他亲自起稿，办好奏章，奏明皇上业已拿获逆首周应龙等，请予褒赏剿灭紫金山之出力人员。张耀宗告假完姻，在本城租赁了房屋，即给蔡庆家送信，择日娶过亲来，洞房花烛，不必细表。夫妻郎才女貌，甚相合意。蔡庆夫妇不时常来女儿家中。侠良姑张

耀英也和她兄长在一起住。张耀宗销了假，打算给他亲戚徐家送信，定日期送他妹妹完婚，张耀英亦是自幼许配人家的。过了几日，旨意下来。

上谕：河南巡抚彭朋奏拿盗寇周应龙等。在事出力人员，张耀宗赏给四品衔，以都司补用，交部带领引见。常兴赏给守备，留省后补。刘芳、高源赏给千总，归本省标下委用。彭云龙赏给三品衔，有游击缺出即补。盗寇周应龙等，在本处凌迟处决。钦此钦遵。

康熙四十七年六月 日

彭公谢了恩。张耀宗办完文书即入都引见。

过了几日，刘芳、高源在家中接着喜报，办完丧事，便会合到巡抚衙门，给大人磕头。彭公叫二人进来，二人先给大人叩了头，谢了大人。彭公问道：“你二人愿在标下当差、愿给我当差呢？”高、刘二人说：“我二人的功名是大人提拔的，还求大人施恩，赏个差事。”彭公说：“我这里两个巡捕官都升了。张耀宗入都引见，常兴已补了抚标守备，你二人充当我这里的巡捕如何？”刘芳、高源谢了彭公，就把行李移进巡捕房，拜了客。

又过了几日，把五里屯李荣和传到，与恶太岁张耀联对了词。即派了护法监斩官，把周应龙、武连、张耀联、胡铁钉凌迟正法示众！河南省军民人等，皆感谢巡抚大人的好处。是年河南一带，自四月至六月间，天旱不雨，人民惶惶不安。彭公斋戒沐浴三日，亲诣城隍庙、土地祠各处焚香祷告，两日不食，河南人民皆知。至第三日，天降甘霖，各处均告平安。自剿灭紫金山之后，彭公设立义学，办理赈济，访查各

府州县官的贤愚，能者必保荐，贪劣者必参革调降，兴学校，讲道德，创立捕盗之营，河南大治，人民感德。又逢皇上有道，各处物阜年丰。

那欧阳德乃侠义之人，不愿做官。自斩周应龙等之后，那些漏网的党羽，各处皆有文书访拿，那些从贼，均已逃窜无踪。他无事即在各处私访，哪里还有贪官恶霸，势棍土豪？他乃是彭抚台的耳目，禀明大人必办，彭公倒也信服他。欧阳德一日走至上蔡县的地面，听人传言：宋家堡有一个活财神，名叫赛沈万三宋仕奎，家财巨万，富甲一省。他家有招贤馆，招聚些有能之人，明则看家护院，暗里谋反起兵，声势甚大，家中操练庄兵五百名，有神拳教习赛姚期尤四虎。他听见了这消息，连夜奔宋家堡而来。那日走至明化镇，乃是一坐乡埠，也有铺面和茶楼酒馆。欧阳德见十字街路北有一座茶楼，坐北向南，字号是通和楼，挂着茶牌子，有雨前、毛尖、六安、武夷、香片等，并写随意家常便饭。欧阳德连忙打帘子进去，看见这座楼是在正北，进门东边是柜，西边是灶，走至后堂，见下面人太多，不清静，便顺东边楼梯上楼，楼上是正北六个座位，南边六张桌儿，有几个喝茶喝酒之人。他自己在东边第二座坐下，叫跑堂的拿茶来，堂倌送上一壶茶，他喝了几口，忽听得楼梯一响，从下面上来两个人。头前那位，年约二十以外，生得方面大耳，齿白唇红，眉清目秀，头戴新纬帽，身穿驼色亮纱罩袍儿，外罩红青八团龙透纱的褂子，腰系凉带，露着全份的活计，足登青缎官靴，神清气爽，手拿团扇，后跟一个仆人，手执马鞭。欧阳德一见此人，心中暗想：“要破这宋家堡，全在此人身上。”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粉金刚大闹茶楼 欧阳德恩收弟子

话说小方朔欧阳德见进来这个人，眼光满足，气宇不凡，就知是一位武士英雄。这人坐在西边那个桌上，跑堂的送过茶来，问要什么吃的？那人说：“我要两壶荷叶青，两壶莲花白酒，要点菜藕，一碗拌鸡丝，一碟亮肉肚，再配两样可吃的。我的家人，叫他在南边桌上吃去！”欧阳德一听，说：“吾也要吃的，堂倌这里来，吾也要两壶荷叶青，两壶莲花白酒，要点菜藕，一碗拌鸡丝，一碟亮肉肚，再给吾配两样可吃的。”跑堂的一听，这个蛮子和人家学着要菜吃，也是一个不开眼的，这夏天这么热，他还穿着件老羊皮袄，戴着皮秋帽，套着两只毛窝，可又是穿的单裤，那袜子够二尺多高，直到护膝。跑堂的也不敢得罪他，照样把小菜摆上。那个武秀才说：“来！给我要一个卤牲口。”欧阳德说：“来！也给吾要一个卤牲口。”那少年瞧了欧阳德一眼，也不在意。二人正在要菜吃酒，忽听得下面一片声音，有一人说话也是江苏口音：“唔呀，救人呀！那王八羔子害了我啦！吾是不能活啦！”喊着便跑上楼来。吃酒的瞧那上楼之人，年约十四五岁，面黄肌瘦，身穿旧灰布大褂，蓝布中衣，白袜青鞋，站在楼上，口中连呼：“救人！救人！”欧阳德听了，问道：“你是哪里的人？说实话，有我救你。”那蛮子说：“我是徐州沛县人，家有寡

母，我去岁被人拐骗出来，卖在戏班之内，受人打骂不少，我才逃至外边，后面有人追赶，班主是宋家堡的神拳教习，名叫尤四虎，绰号赛姚期，他要活活的打死我。”

正说着，忽听楼下有人说：“瞧见上来啦！必是在楼上，我瞧瞧哪里去啦！”这一伙有七八个人，都是二旬年岁，身穿紫花布裤褂，青布抓地虎快靴，手执单刀、铁尺、木棍，赶上楼来。吓得那少年人钻入桌儿底下，靠在那武士身后，口中直喊：“救命啦！救命啦！他们要带我回去，必定活活打死！”那二十余名打手说：“你躲到哪里去？我们是不能饶你的，把你带回去交给尤大太爷办理。”那武生员站起来说：“你等是哪里来的？这个人多少身价？我给你们身价银子。”那几名打手说：“你少管闲事，我们是宋家堡的教习尤大太爷那里的。这孩子是我们教习用三千两银子买的，你留下不成！你是外乡人，趁早别多管闲事。”武生员说：“我是不能不管，你趁早回去，叫你家主人来见我。”那些打手说：“你姓甚，叫甚名呢？”武生员说：“你也不必告诉你等我姓什么，见了姓尤的再说，如要带人，你几个是带不去的。”那二十余名打手倚仗着人多，说：“你这个人好不要脸。”摆兵刃往前要打。那武生员一阵冷笑，把外褂子一摔，举起椅子，照定那些打手打去，那几个打手也举木棍相迎，打了几个照面，把那些打手打的头破血流，各自逃走。跑堂的说：“大爷你快些走吧！这些人回去，必请他们的头目来报仇雪恨，倘被他等拿住，你命休矣！我是金石之言。这里离宋家堡五里地，少时就能来，此处明化镇无人敢惹他。”武生员说：“我也不是怕事的人，你也不必多管。”跑堂的也就闭口不言了。

欧阳德很佩服这个人。武生员问道：“你是哪里人？快些出来，不必害怕。”那少年人即从桌子下爬出来，跪于就地说：“小人姓武名杰，乃徐州沛县武家庄人氏，先父早故，母亲在堂守寡，我在学堂读书，被本庄的拐子把我拐骗出来，卖在戏班之内。班主是赛姚期尤四虎，把我打了几次，我实在受刑不过，才跑了出来，只求老爷大发慈悲，救我出此火坑，得脱活命，你老人家就是我重生父母。请问恩人贵姓大名？以后报答。”武生员说：“我姓徐名胜，表字广治，绰号人称粉面金刚。我原籍徐州沛县，今移浙江会稽县居住，一向随父宦游浙江地面，此事你不可惊怕，都有我哪！”当时小方朔欧阳德在旁边细听，才知道是未过门的师妹的女婿，素有英名，受过高人的传授，乃有名人焉。连忙站起身来说：“唔呀，原来是徐爷，我久仰大名，今幸相会。”徐胜说：“朋友你贵姓啊？”欧阳德说：“我姓欧阳名德，绰号人称小方朔。”徐胜说：“原为是镇南方小方朔欧阳兄长，我失敬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会，乃三生有幸。兄长从哪里来的？”欧阳德说：“由河南省城来的，仁兄今欲何往？”徐胜说：“我投奔河南巡抚彭大人那里去，我有一个朋友，在他衙门作幕，当折奏先生，姓冯名全奎。”欧阳德说：“这里有这么一件美差，也算奇功。但有一件，你附耳过来！”徐胜走至近前，欧阳德说：“宋家堡赛沈万三宋仕奎家中，有招贤馆，私立教场，有庄丁数百名，欲图谋不轨，肆意反叛。你到招贤馆投贤，作为内应，我再叫几个人来帮助你。待起手之时，你先给官兵送信，大约可剿灭叛党，一个不留。”徐胜说：“这个孩子你收他作个徒弟，不知尊意如何？”欧阳德说：“好！你把他交给我，我

将他送回家中，还要回来助你一臂之力，十日后再见，我带他去也！”徐胜说：“饭钱我都给了。”欧阳德说：“知己不谢，吾带他走了。”徐胜说：“你二人走吧！”欧阳德带他出门去了。

徐胜把酒饭钱先给了，把家人徐富叫过来，吩咐道：“你把马匹行李全带往开封府城内，在奎元店等候。”自己换了一身便服，暗把短链铜锤带在身上，把刀放在桌上，把长大衣服包好了。忽听外面有人喊道：“把那该死的小辈拉下楼来，将他碎尸万段！”徐广治一听，手拉单刀跑下楼来，见正西来了有三十余人，各执木棍铁尺。为首一人，身高八尺以外，头大项短，浓眉大眼，身穿青洋绉中衣，蓝绸短汗衫，足登青缎抓地虎快靴，面皮微黑，手拿折铁朴刀，正是赛姚期尤四虎。后跟的人都是打手。内有方才跑回去的人说：“教师爷，头前那个人就是留下咱们孩子的，千万别放他走了。”尤四虎抡刀直刺徐胜，徐胜急架相迎。二人斗了有两刻工夫，徐胜一刀把尤四虎的刀磕飞，又一腿踢在尤四虎左腿之上，翻身栽倒。尤四虎说：“好小子，焉能与你甘休，你叫什么名字？”徐胜说：“小子！你爷爷叫粉面金刚徐胜，字广治，你只管邀人去。”尤四虎立刻爬将起来就跑。那三十多名打手见教师不是对手，他们也就不敢动手，各自逃生去了。那些瞧热闹之人，无不喝彩说好。

徐胜立刻手拿单刀，出了明化镇，竟奔宋家堡而来。五六里之遥，片刻已到宋家堡的庄门。见这座堡子城方圆四里地，有四面的庄门，这东门外算是一条买卖街。这座堡子生人不叫进去，无人引见也不许进去。徐胜原打算进招贤馆，到了东庄门，举步往里就走。只听门房里该值的人说：“往哪里去，你姓什么？”徐胜一看，路北五间门外，站有七八个庄丁

在拦阻他，问他找谁？徐胜说：“你不认识我吗？我常来找你们教习的，我姓余名双人。”那些庄丁瞧徐胜是个练武艺的样子，也不知他来过没来过，听他说与教习有往来便不敢得罪他，说：“你老人家请进去吧！”

徐胜混进宋家堡，看那街道平坦，往西有一里之遥，南北也有铺户不少，作买卖的皆是宋仕奎的人。到十字街西边，路北大门里面，房屋甚多，都是楼台亭阁，门外有上马石两块，大门横挂一块匾，上写泥金大字，是“策名天府”。路南一座大门，是演武厅和招贤馆。十字街东，路北有一座茶园，字号是“绿野山庄”，坐北向南，门外高搭天棚，内里是五间楼。楼上有对联一副，写的是：

平生肝胆凭茶叙，不是英豪仗酒雄。

下面门首，亦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三山半落青天外，千里相思明月楼。

那天棚下有几张桌儿，甚是清淡。徐胜又不知招贤馆在哪里，自己便坐下来要了一壶茶。跑堂的上下看了徐胜两眼，心中说：“这个人不是我们的人，好眼生！”徐胜细瞧这堡子城内，修的十分整齐，房屋也盖的齐整，栽种着各样树木，柳树荫浓，芙蓉开放，真另有一番气象。茶楼上面，楼窗满开，周围安置各式花盆，内有各种时样鲜花。天棚外东西两棵大垂杨柳，凉风阵阵，虽是暑热之时，一进天棚却目爽神清。徐胜看着各处景致，忽见正面来了有一百多人，尤四虎率领着，各穿蓝号衣，上有“白月光”，写的是“宋家堡庄兵，守望相助”。徐胜知道是找他打架的，不慌不忙，立刻把长衣服脱下来，包在包袱内，系在腰中，手提单刀，要和这一百多名庄兵分个高低。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徐广治拳赢尤四虎 宋仕奎大开礼贤门

话说粉面金刚徐广治，见尤四虎领了有一百多名庄兵，带着竹弩箭，各抱一个箭匣，他气狠狠地走在前头，说：“你们跟我把那人围上，一阵乱箭把他射死，方出我胸中之气，你等快走！”后边众打手说：“我们跟教师爷去。”徐胜看见尤四虎等，忙跳出去，说：“你们这伙人往哪里去？今有你家大太爷在此等候。”尤四虎气得两眼通红，说：“好撒野的囚徒，竟敢来至此地，我叫你来时有路，去时无门！徒弟们，你们把他围上放箭。”那众庄兵往前面一围，徐胜施陆地飞腾之法，飞身上房。尤四虎忙叫放弩箭！只见从正西来了五骑马，头前马上那个人，年约五旬以外，正在中年，头戴新纬帽，身穿蓝纱里的单袍儿，腰系凉带，足登官靴，面皮白中透青，两道剑眉，一双三角眼，二目光华乱转，准头端正，唇若涂脂，头平项长，身后跟着家人，来到这里说：“别放箭！为什么？”尤四虎说：“这厮是个奸细，来哨探这里的事情。我买的那个童子，被他抢去，不料他反来找我，甚是可恨，我要用箭射死他！”

来者这位，正是活财神赛沈万三宋仕奎。他方才瞧完了庄兵操演技艺，遇见这些人在这里围上徐胜，便催马过来问尤四虎。尤四虎见庄主问他，就细说了一番。宋仕奎看徐胜

品貌不俗，便说：“别放箭，朋友下来，请教贵姓大名？哪里人氏？来此何干？”徐胜说：“在下乃浙江人氏，至此访友。听人说宋家堡有一位庄主，仗义疏财，好结交天下英雄，我特来拜访。方才在明化镇酒楼上，遇见他追下一个童子，打的要死，我把那童子放走了，问他多少身价，我都给他，他还不允，一定要和我比试武艺，被我一脚踢倒，我也不和他打架，他站起身来急速走了。我不知他是哪里的人，我来此访问宋家堡的庄主，又遇见他邀了些人，倚多为胜，幸遇尊驾来此相助，未领教尊姓高名？”宋仕奎说：“我姓宋名仕奎，就在此居住。你贵姓高名，来此何干呢？”徐胜未敢通报真实名姓，只说：“我姓余名双人。”宋仕奎说：“尤教习，你倚多为胜，不是英雄所为之事。请余贤士跟我来招贤馆，有话相商。”徐胜细看此人，品貌不俗，说：“这就是宋庄主吗？我这厢有礼了。久仰大名，特来拜访，今得相遇，真三生有幸也。”说罢，跟随着众人，来至正西，到路南见一座大门，上有对联云：

兴贤与能，于斯为友；及时作事，自古有年。

横有一块泥金匾，上有四个大字是：“西伯遗风”。徐胜随众人进了大门，到了里面空场之地。东边是演武厅一座，西边一所宅院是招贤馆，系众贤士所居之处。宋仕奎说：“余壮士，你敢和我家教习比试比试么？倘若胜了他，你就升为大教习之位。”徐胜说：“请尤教习过来，就在厅前比试，使哪样兵刃，我陪你练两趟。”赛姚期尤四虎知道徐胜的武艺，听徐胜之言，只得说：“好！我就同你比一路拳脚，分个上下。”二人各把平生所学艺业施展开了，走了几趟，徐胜把身体一摇，

施展出太祖拳来，直把尤四虎闹得浑身是汗。打了几个照面，徐胜一腿正踢在他后胯之上，往前一栽，倒于就地。宋仕奎在座上说：“好武艺，真是人间少有！”徐胜把尤四虎扶起来说：“得罪得罪！”尤四虎脸一发赤说：“愧死人也！”宋仕奎说：“尤贤弟，你我知己之交，不必生气，把大教习之位让与余壮士，你我是自己人，不必挂在心头。我备酒席，给你二人和解了吧！”

散了庄兵，宋仕奎带亲随人等，同尤四虎、余双人下了演武厅，来至西边招贤馆门首。徐胜一看，上写对联云：

古人作会，有山与日；

贤者乐群，若竹遇兰。

进了屏门，细看内院是北上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南房有五间。上房之西有一角门，往西还有一所院落。宋仕奎带二人进了北房，里面摆设围屏床帐，正北靠墙是花木条案，案上有郎窑磁瓶两个，官窑果盘一对，当中放水晶鱼缸，摆有四样盆景。案前八仙桌一张，两边各有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挂印封侯”，下款是仇十洲。两边各有对联，写的是：

圣贤为骨，英雄为胆；

肝肠如雪，义气如云。

徐胜看罢，见东西皆有两间屋。宋仕奎在东面椅子上落座，让他二人在西边落坐，吩咐家人去西院请众位贤士来。少时从西院中来了十数人，有赛叔宝余华、金刀太岁吕胜、永躲轮回孟不明、轧油灯李四、飞腿彭二虎、一本帐何苦来、铁算盘贾和、闷棍手方回、黑心狼戚顺、平天转杜成、狼狈金永

太，这些人都是在案脱逃的江洋大盗，也有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身遭大案，在此躲避。今天听说新来一位大教习，叫余双人，要去见见，就一齐来到会英堂，见宋仕奎和二位教习正在吃茶。大家一齐说：“参见庄主，我们这里请安。”又给尤四虎请安。宋仕奎说：“众位英雄，请坐在两边。这位余双人是新来的大教习，尤四虎为二教习，每日训练五百名庄兵，教他等先练技艺。每逢初一十五，我亲自验看，自有赏罚。今日先给你众位引见引见，从此各处受余教习约束。尤贤弟是我知己之人，也知道我的事，现今暂屈为二教习之位，你等见过！”众寇均给徐胜请安说：“余教师新到，我等多求指点武艺。”徐胜说：“我余双人蒙庄主台爱，一见如故，又蒙众位相亲相敬，你我乃是一家人了。”宋仕奎立刻吩咐家人摆酒，要他们从此各无忌恨。尤四虎见徐胜这样慷慨，也就没有气了。

家人拉开桌凳，立刻摆上新鲜果品，冷荤热炒，山珍海味，鸡鱼鸭鹅，真是富人之家，非常人可比。活财神赛沈万三宋仕奎坐在当中，左右是二位练习，他今得了余双人，不胜之喜。他如要安分守己，不思忘为，真真是富胜王侯。他家有相面先生，绰号叫小张良李珍，乃是江湖相士，曾给宋仕奎相面，说他是大贵之相，有帝王之份。又给批八字说：“隐隐君王相，堂堂帝王容。祥云白雾起，处处献青龙。至三十六岁，大运亨通，必有高人扶助。”又给他移了坟茔。宋仕奎敬他如神仙一般，留在家中，说：“我要得了位，必封你为护国军师。”这日酒饭已毕，就留徐胜住这院中，西院是群寇所居，派四个书童，三名长随服侍，又叫厨房每日给余教习

一桌饭菜。吩咐已毕，即乘轿回家去。

粉面金刚徐胜等送出招贤馆，立刻回来，众人又谈了些闲话。这时早有人送来藤席、凉枕、香牛皮夹被、蚊帐、围屏，到晚安歇。次日天明起来，书童伺候着洗面、用茶、吃饭，每日皆是如此。无事便把五百名庄兵点了名，要请众贤士看技艺。那些庄兵，先各练了一趟拳脚，又叫众寇各人施展能为，他要瞧瞧。黑心狼戚顺说：“我练一路短拳。”平天转杜成上去说：“我踢一趟弹腿。”狼狽金永太练一路单刀，一本帐何苦来耍了一路锤。徐胜看这些人都是饭桶，没有多大能为。内中就是金刀太岁吕胜可以，赛叔宝余华的武艺精通，余者不足论也。

徐胜散了操，回到自己屋中，问伺候他的人哪里有热闹可逛？书童琴绿说：“明化镇六月二十八日大会，是天仙娘娘庙，可以去看热闹。”徐胜一想：也好散散心去，明日是二十七日，头天可以逛庙，就吩咐伺候他的人，明日要五匹马，四个人跟我去，留两个人看屋子。

次日天明，徐胜吃完早饭，即叫长随宋兴、宋旺都换上新衣服，把马备好。徐胜到外面上了马，带着两个家人，两名书童，五匹马出了东庄门。一加鞭，五里之地，很快就到了明代镇。徐胜自入宋家堡，有七八天未曾出门。今日一出来，看见那绿柳垂杨，青苗满地，道路上人烟不少，男男女女，都是逛庙之人。正瞧着热闹，忽听前面一片呐喊之声，直喊救人！徐胜急到跟前一看，又是一件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粉金刚逛庙救难女 于秋香舍死骂贼人

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带了四个家人，往天仙娘娘庙瞧热闹，忽见对面一伙人围着，里面直喊救人！徐胜立刻叫家人拉马，自己下了马，分开众人说：“为什么事呢？”只见人群之中，有二套太平车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位女子，车外有两个仆妇和一个赶车的。旁有一少年人，头戴马连坡草帽，身穿青串绸大衫，蓝绸中衣，五丝罗单套裤，白袜、蓝缎子镶嵌的云鞋，二纽上十八子香串，真正伽南香的，面皮微青，青中透白，细眉毛，圆眼睛，带着十六七个打手，都是横眉竖目，身穿紫花布裤褂，青布抓地虎靴子，手持木棍、铁尺。那少年约二旬上下的年纪，是宋家堡活财神宋仕奎之子宋起龙，最是贪淫好色，常倚势抢人家的少妇长女，手下养着三四十名打手，每逢庙会集场，他必要到的，这明代镇无人敢惹他。今带领手下人，坐车来逛庙，因他去年抢过一个人，良善人家少妇长女，都不敢来逛庙烧香。今日也是活该有事，正到村口，见正南来了一辆二套车，车内坐着一个女子，长的十分美貌。仍乃色中饿鬼，花里魔王，立刻目不转睛的瞧那女子，遂吩咐家人把车拦住说：“你们别走啦！把车拉到我那里去。这女子是我新买的，被你们拐骗出来，今日见了，我不快快送到我家，饶你不死，不然全把你们活活打死！”那赶

车的说：“你等别惹事！这是吏部主事于得冰老爷的家眷车，这是我家小姐，带着仆妇养娘进京去的，你们趁此躲开！”宋起龙冷笑说：“娃娃你好大胆量，休要说这大话吓人，你家大爷是不怕事的。”吩咐从人道：“你等去抢下车来，拉到我家中再说。”那仆妇见一群恶人要上车来拉，她就直喊救人！车里于秋香一瞧，知事不妙，说：“你们这些囚徒，光天化日，硬敢白昼抢人！天网恢恢，你等真不怕死，我和你誓不两立！你这贼种，我有一死挡你。”说着就要往车上撞头，那些打手也不敢拉了。瞧热闹的人，都知小太岁宋起龙的厉害，无人敢管。

正在着急之时，忽见西边人让开了，说：“教师爷来了！”宋起龙本是酒色之徒，从不练武，不知道他父亲新收了一位大教习，颇有武艺。他兄弟宋起凤，倒是常踢脚练拳。这厮他是连买的妾，带抢的人，共有十四位，夜夜欢乐。今见外面进来一位二十余岁的少年人，一脸正气，身穿宝蓝洋绸大衫，足下白袜云鞋，白净面皮，眉清目秀，另有一团精神，进来问道：“为什么？”赶车儿的把要抢人的事故，说了一番。徐胜听罢说：“岂有此理，这可不行，哪位要抢，先见见我。”宋起龙闻听，气往上冲，倚仗人多，过去一伸手，就要把徐胜抓住；却被徐胜一接他的手腕，往怀里一带，立刻栽倒在地。宋起龙的打手夏跳，认得是大教师爷，都不敢过来动手。徐胜说：“赶车的，你走你的，我在这里，管保无事。”那辆车也就赶着如飞的去。宋起龙说：“跟我的人来，快给我打这匹夫！你真敢来打我，我把你活埋了。”众手下人口中答应，却不敢过来。徐胜打了他几拳，他乃被色所迷的人，早已不

能起来，卧于就地说：“好！你们就瞧着他打我，也不动手，真是奴才。”跟徐胜的人，忙在徐胜耳旁说：“教师爷别打啦！这是咱们少庄主，你老人家不可如此！”徐胜急忙上前扶起，说：“得罪得罪！我实不知。”宋起龙亦不言语。徐胜遂逛庙去了。

宋起龙爬起来，哎哟了两声，说：“你们是安着什么心？人家打我，你等也不来帮助，只会吃我的。”内有一名打手宋才说：“大爷，方才打你老人家的，就是咱家大教习。”宋起龙说：“好好！要害他不难，他也不知我的厉害。你们跟我来，见庄主自有话说。”那些人跟他上车，回归宋家堡，到家进了内宅，知道他父亲正在西院姨娘秋鸿院中，便走入西院，到了翠花轩，见父亲带着他母亲（也是歌伎，叫禧娘）与秋鸿这两个侍妾饮酒。他进来说：“爹爹，你花钱请了一个教习，竟会打我。今日在明化镇他欺我太甚，我是要报仇的。”宋仕奎说：“起龙，你今年十九岁了，也不知世务。我收这些人，原欲创成基业，还不都是你二人的。你二弟今年十五岁，我瞧他甚好。我要你二人练些武艺，也好和招贤馆的人相近相近。你只知道抢人，作此伤天害理之事。要作几件别古绝今之事，也好留芳千古。你快往后院去吧！明日我带你二人去拜老师，跟教师练习武艺。宋起龙也无言可说，只得向后院房中去了。宋仕奎也不在意。

且说徐胜回到招贤馆，立刻叫书童去请尤四虎，二人商议，要出一张招贴，聘请文武全才之人，只说护院看家。尤四虎也甚愿意。二人吃了晚饭，各自安歇。次日天明起来，吃了早饭后，宋仕奎带着两个儿子宋起龙、宋起凤来见徐胜，说：

“教师！我这两个孩都年轻，性情太浮，求教师教他二人几路拳脚，只为防身之用。”随叫儿子过来，说：“你二人给老师磕头。”宋起龙兄弟二人叩了头。徐胜说：“庄主！我昨日多有得罪世兄。”宋仕奎说：“理当教训，感谢不尽。”徐胜说：“庄主既叫二位世兄跟我学练，须要工夫长，不可出门，每日早上来，晚上回去。现有一件要事，请庄主在各处贴一张帖儿，是请护院之人的招帖，以便招聚能人，明年共成大事。”宋仕奎说：“甚好！我家瞧风水的先生李珍说，我的大事也就在今年明年了。只要我得了天下，你等皆开疆展土之功臣，裂土分茅之虎将。”立即叫管帐先生写几个护院的招帖，派人贴于各处。宋家兄弟二人，自此跟徐胜练习拳脚。徐胜亦不肯真教，说：“我所练的拳脚，是五祖点穴拳。我是八蜡灵牙山、七宝藏真洞华阳老祖的徒弟，我师父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你二人跟我练过三年，我带你朝见师祖。”宋氏兄弟二人虽也答应，说是常来，却并不常来。

徐胜这日正要瞧操，宋仕奎也来了，便升了演武厅。只见外面家人来报，说外面来了两位投贤的，要见庄主。宋仕奎在演武厅当中坐着，左有徐胜，右有尤四虎，两旁是余华、吕胜、何苦来等十数个人，台阶下有五百名庄兵。听到家人来报，吩咐说：“有请。”只见从外进来两个人：头前一人，身穿紫花布裤褂，紫花布袜子，青缎双脸鞋，淡黄脸膛，雄眉阔目，二旬光景，正在青年。后跟的一人是白净面皮，身高七尺，身穿青洋绉大衫，青缎抓地虎快靴。二人上了演武厅说：“庄主在上，我二人有礼。”穿紫花布的自通名姓说：“我乃是高得山。”穿青洋绉的说：“我乃是刘青虎。”宋仕奎说：

“二位是哪里人，从何处来？”高得山说：“我二人是拜兄弟，闻得宋庄主请护院之人，故此前来。我二人自幼爱习长拳短棍，刀枪棍棒件件精通，无一不晓。”宋起龙在旁说：“你二人何不练一趟？”高通海把平生所学之艺，练了几趟。徐胜说：“这个人真好本领，我瞧了好，不知庄主以为如何？”宋仕奎乃是行家，也说甚好。刘青虎说：“该我练了。”刘芳走到台阶以下，用刀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他转了个弯，就不练了。

徐胜认识这二位是侠义之人，也听说剿紫金山后，归到了彭公那里，今日必是卧底来了，便故意说好刀法。尤四虎说：“这是什么拳？乃无能之辈，把他赶出去。”徐胜说：“二教习你不懂，这是八卦拳头一招，你要不服，和他比试，你不能赢他。庄主好容易得个人，你说不行，如何使得。俗语说得好，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这是真话。”尤四虎说：“我倒要与他比试比试，如不胜他，情愿把二教习之位让给了他。”遂对刘青虎说：“你敢与我比试吗？”刘芳说：“我陪你走几趟。”尤四虎跳下去，二人在厅前走了几个照面，刘芳一脚便把尤四虎踢于就地，众人无不喝彩。宋仕奎一瞧说：“尤四虎，你真有眼无珠，幸有大教习在这里，你让位吧，二教习之位是刘青虎的了。今后你就算看馆头目。”尤四虎一口气忍于心中，一语不发。散了操，宋仕奎回宅，分赏众人酒席。

徐胜带二人至西院上房，说：“二位兄长，是从汴梁来的吗？”二人见左右无人，说了来历，并说已知你在这里。三人情投意合，摆上酒席，高源又好喝，三个退去伺候之人，俱各吐肺腑，定计静候官兵到来。吃到三更，方才安歇睡觉，把

门关上，三人倒身就睡着了。天有三更三点，尤四虎越想越气，提了单刀，来至窗下听了一听，三人俱已睡着。把门推开，到西里间一看，高、刘、徐三人正自睡熟，他一抡单刀，照定徐胜就是一刀。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分回解。

第六十三回 赛姚期忿怒行刺 徐广治设计谎贼

话说尤四虎气忿不平，来至上房，把门撬开，见三人睡着，他一抡单刀，照定徐胜的脖项就剁。他方举起刀来，不防背后有人一剐他的腰眼，登时翻身倒于就地，哎哟一声，早将单刀掷下。徐胜惊醒，瞧屋内残灯犹明，见一人跌于就地，不能转动。徐胜连忙站起身来说：“二位兄长不好了，有刺客了，快起来吧！”高通海、刘德太二人起来，把灯提了提，下地细看，原来是尤四虎，便将他捆上说：“这厮气忿不平，他来杀我们三人，咱们也把他杀了。”徐胜说：“不可，是哪位把他拿住的？你我因贪杯多饮，几乎被他所害，这件事必有缘故。”尤四虎一语不发，只等死就完了。刘芳说：“咱们稟明庄主，再为办理就是了。”三人到外面各处一找，绝无踪迹。徐胜说：“二位兄台别睡，要不是暗中有人来救，你我早作刀头之鬼了。”高源说：“我问问这个刺客，你是被何人所擒？趁此说实话。你我又无冤仇，若是你为丢了二教习之位，这是宋仕奎的主意，与我等无干，你想想。”尤四虎说：“我知道是他的主意，你等不来，他能薄待我吗？”高源说：“他立招贤馆，原要招聚人的，你说我们不该来，你早对宋仕奎说，叫他别贴请帖啊！你方才是被何人拿住？说了实话，我也不肯害你，把你放了。你要不说实话，我先拿刀把你的肉慢慢割

下来，掷在外面，留着喂鹰。”尤四虎说：“我来行刺，是羞恼成怒！来到这里方欲举刀，不防身后有一人将我的腰眼点了一指，我登时跌于就地，不能动转，你三人也醒了，想是你三人命不该绝！”高源说：“是了！你二位想想，这是何人救了你我兄弟，真是奇怪。”徐胜心中明白，说：“你我久后自知，候天明去见宋仕奎再说吧！”三人也就不敢睡了。

少时天已大亮，东方发白，红日东升。徐胜的书童长随宋兴、宋旺过来说：“请教师爷净面吧，今日起来的甚早！”徐胜说：“你去请庄主出来，就说我拿住了刺客。”宋旺一瞧，见地下捆的是尤四虎在那里，连忙跑至北院中，回明了大庄主宋仕奎。宋仕奎听了，带着宋寿、宋安、宋升、宋祥四名家人，坐小轿由北院中往招贤馆而来。至招贤馆下轿，徐胜领众人见了庄主。宋仕奎升了正座，把头前的正位分开两旁，各按次序落座。宋仕奎问：“大教师！有何事请我出来？”徐胜说：“只因拿住一个刺客，乃看馆的尤四虎，这厮夤夜^①要杀我三人。”宋仕奎吩咐把他带上来，手下人立刻带了上来。宋仕奎说：“你这厮胆大包天，我施恩留你，也是好意，你却妒贤嫉能，不愿意我得教习。你好大胆，还坏我的事。”尤四虎说：“宋仕奎你得新忘旧，我要知道你是这样心肠，早把你结果了。我安心反叛，我助你到今日，你倒把我视为无用之人。宋仕奎一听大怒道：“好匹夫！我待你如此，你倒怀仇挟恨。”吩咐众人把他乱刀分尸！赛叔宝余华、金刀太岁吕胜这二位素日就不喜欢尤四虎的行为，他二人听了宋仕奎之言，拉刀

① 夤（yīn，音寅）夜——深夜。

照定他就砍，一本帐何苦来也抡锤就打，众人一阵乱刀，竟把尤四虎剁死在招贤馆了。手下人把尸身抬了出去掩埋。

宋仕奎吩咐摆酒，给两位教习压惊。众人正在饮酒，又见家人来报，说：“外面又来了四位应招之人：头名叫追魂，二名叫取命，三名叫不怕，四名叫真狠，要见庄主爷。”宋仕奎说：“命他等进来。”家人出去不多时，只听外面有人说：“我们听说这里许夺教习，昨日来的人夺了二教习，今日我们来夺大教习。”徐胜听了这话，正要生气，因听家人报这四个人的名字叫追魂、取命、不怕、真狠，却不像真名真姓，不定是哪路来的英雄哪！只见从外面进来四个人，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英雄。头前一人，身高七尺，面如桃花，顶平项圆，目似流星，两眉斜飞入鬓，准头端正，身穿蓝夏布大衫，足登青缎子快靴，手拿包袱。后跟一个，面似黑灰，灰中透紫，一脸紫斑，身穿青绸衫，足登青缎快靴。第三个是蓝中透青的脸膛，也穿的青绸衫快靴。第四位年有十四五岁，眉清目秀，气爽神清，面如白粉，白中透润，润中透白，黑浓浓两道眉毛斜飞入鬓，一双俊目透神，脑门尖，下额长约四寸，准头端正，唇若涂脂，身穿一件蓝春绸大衫，内衬白漂布的小汗褂，蓝绸中衣，金银罗单套裤，足下是三镶抓地虎快靴。虽然才十四五岁，很有神气，仪表非俗。宋仕奎等看罢说：“你四位姓什么？”头一个说：“我等无名氏，就叫真狠、不怕、追魂、取命。”宋仕奎问：“你四人是哪里人氏？只管实说。”那追魂说：“我四人是结义兄弟，乃浙江人氏，平生爱武，游历四海，因访以来至此处，路遇人说贵庄请有武艺人入招贤馆，我等故来投效。”宋仕奎说：“你等练几路拳脚我看？”追魂说：

“我练一路拳脚。”把衣服一掖，在厅前施展出了罗汉拳。众人一瞧，真是拳似流星腿似钻，腰似蛇行眼似电，练完气不上涌，面不改色。三人也各练了一路拳脚。宋仕奎说：“四位在我这里，为管军都头目。”四人谢了恩落座，又摆了几桌酒席。

刘芳认识这四人是小四霸天贺天保、濮天鹏、武天虬、黄天霸，他四人奉老英雄黄三太之命，自带路费，在河南巡抚境内查访贪官恶霸，势棍土豪，除恶安良，作些好事。他四人半路遇见小方朔欧阳德，说宋家堡有一个赛沈万三活财神宋仕奎，意欲叛反，在各处招纳英雄。这四个人便是奉他所托，来这里帮助粉面金刚徐胜、多臂膀刘德太、水底蛟龙高通海三个人破宋家堡。

宋仁奎见这四人武艺超群，本领出众，心中大喜。刘芳过来说：“你四人来了？”贺天保说：“大哥，你也在这里，还有高爷好呵？”高源一见说：“你兄弟四人也来了，咱们都是龙华镇里人。”酒饭已毕，宋仕奎说：“大教师，请你跟我到内宅里，我有机密大事相议。”徐胜答应，跟宋仕奎步行来至北院小书房西院中落座。宋仕奎说：“余贤弟，我的心意你可知道？我要起兵举事，我有家人二千，庄兵二千五百人都分散各处，我想定于中秋此处大会时趁势起兵，招聚几万之众，先取汴梁城为基业，后分支一兵取归德、夏邑、虞城等县，再派一路兵进取彰德、卫辉、怀庄等府，随入北直，长驱大进，可以成王霸之业。你为领兵大元帅，刘教习为副元帅，再挑几员战将，几位先锋，共成大事！不知尊意如何？”徐胜说：“庄主别忙，还须先立盟单。我有一个师父，是八蜡灵牙山、

七宝藏真洞的华阳老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待我斋戒三日，可以请我师父来协力相助。”宋仕奎甚为喜悦，说：“事不宜迟，就请速行办理。”

徐胜答应，回到招贤馆，便去东门外散散心，天有正午，遇见了欧阳德，遂将宋仁奎之意说了一遍，又说了假托华阳老祖之计，以便拿他。计议妥当，二人分手，徐胜随即回庄沐浴净身，至晚一人在书房安歇。一连三天，吩咐今夜在宋仕奎院中高搭法台，要二丈四尺高，上摆八仙桌椅，虚设座位，请到师父前来，必须跪香。宋仕奎带领二子起龙、起凤，也沐浴净身。至晚，法台上高烧红烛，照耀如同白昼。徐胜在台上说：“我先焚香，你等可磕头。”宋仕奎率二子跪于就地，说：“老师祖在上，信士弟子蒙余教师之恩，今日设坛，请老师祖仙驾光临。”徐胜本是诓他，哪里去请神仙？听到天已二鼓，他焚了香，说：“弟子余双人，特请吾师华阳老祖仙贺光临。”连嚷了两声，并无动静。宋仕奎说：“余教习是胡说，他说请仙师，为何一点动静全无？”徐胜又拿笔说：“我忘了画符了！我焚了符，我师父必来。”便用朱砂白芨，研好了银朱，家人送上了新笔。徐胜画了一道符，贴在宝剑之上，在灯上点头，口中说：“弟子特请吾师华阳老祖法驾光临。”这句话未说完，那符已焚化，只听得上面说：“唔呀！吾神来也！”宋仕奎一瞧，从空中下来一人，头戴九梁道冠，身穿紫缎八卦仙袍，足登云履，腰系丝绦，背后斜插一把宝剑，手执拂尘，白净面皮，微有沿口胡须。不知来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铁幡杆夜探宋家堡 欧阳德巧得珍珠衫

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在宋仕奎家中设立高台搬请华阳老祖，只见一个道人从空中下来，坐在当中说：“吾神来也。”这道人便是徐胜约来的小方朔欧阳德。前与宋仕奎议论之后，他往街上散心时，遇见欧阳德从明化镇而来，叙了离别之情，随即把欧阳德拉在一旁，叫他假扮道人，装做华阳老祖，好混进宋家堡在一处办事。欧阳德点头，说定今夜在那房上等候，只要听徐胜请神仙，他就跳下来，坐在法台上。徐胜看见是欧阳德假扮道人进来了，他也跪下叩头说：“仙师恩驾光临，弟子这里有礼了。”下面宋仕奎也跪下叩头，说：“仙长光临，保佑弟子成此大事，弟子感恩不尽。”欧阳德说：“吾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善晓天文，因夜观天象，见紫微下降于江南，吾掐指一算，就知落在这里。先遣吾弟子余双人前来，吾随后就到，要帮助你共成王霸之业。”说着跳下台来。

宋仕奎同徐胜说：“请仙师东院大厅落座。”欧阳德答应，跟二人到了东院中，坐在东面的椅子上。宋仕奎又重新叩头，说：“仙师万寿无疆，今日仙驾至此，不知吃荤吃素？”欧阳德说：“吾今下山，就开荤酒。”宋仕奎吩咐摆三桌酒席，仙师一桌，教习一桌，他父子一桌。家人把桌椅摆开，传酒送菜。吃酒之间，宋仕奎说：“请仙师卜一吉期，我们当于何日

起兵？我这宋家堡的大小买卖，都是我的庄兵所为，连各处庄兵都练武艺，共计有五千余人。我这宋家堡收来的庄丁，要先练武艺，候至三年之外，武艺学成，我才派他作别的生理。”欧阳德说：“我先给你请几位天兵天将，帮助你成功。”宋仕奎说：“全仗老师祖，不知几时请的下来？”欧阳德说：“看你造化如何了！我还要请神问问行兵日期，就是明日晚间初鼓时办理。”宋仕奎吃完酒饭，派家童四名，伺候仙师安歇。他父子去后，放好了被褥，欧阳德说：“你四人出去睡吧，吾在这里安歇，还有话要与我徒弟计议。”

家童去后，欧阳德叫徐胜到外面看看没人，他才说道：“贼人要一起手，就极难办理。事不宜迟，须先派一人到巡抚衙门去调兵，就在这七夕之日，可以一鼓而下，日子一多，恐其有变。”徐胜说：“明日你我与刘、高二位商议就是。”二人又说些闲话，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起来，宋仕奎亲来叩头，又把招贤馆里的人，全请来恭见仙师。刘芳、高源二人同小四霸天、余华等一齐来叩见仙师爷。高、刘二人也知道欧阳德是来扶助众人，作为内应，共破宋家堡，拿获叛逆的。

大众见礼已毕，宋仕奎立了众人的盟单，便封徐胜为大元帅，刘芳为行军副元帅，高通海为前部先锋，赛叔宝余华为合后粮台，金刀太岁吕胜为都救应使，轧油灯李四、一本帐何苦来、永躲轮回孟不成、飞腿彭二虎、铁算盘贾和、闷棍手方回、黑心狼戚顺、平天转杜成、狼狈金永太这些人皆为将军。他与护国军师，带追魂、取命、不怕、真狠为大军护卫，自立为扫北英武王，把两个儿子立为世子。家丁庄兵

也各按次序，排成队伍，分为十一营，交与众人带领，每日在宋家堡西教城操演阵势。

至天晚，又高搭法台，宋仕奎要看仙师请天兵天将是如何请法。他因不知欧阳德是真是假，便叫他的心腹家人宋安，带家丁四十名，暗备干柴一把，若他请不来天兵天将，以此为名，放一把火烧他，试试这神仙真不真？他要是真神仙，必能躲开，要是假充神仙，必定烧死。宋仕奎安排已定，家人都备好了应用之物，天色已晚，就把仙师从东院请过来。欧阳德坐着两人抬的轿子，徐胜、刘芳二人跟随，来到了法台之下。宋仕奎心中留神，看他怎样上去？他要是神仙，必然一抖袍袖就上去了，如若不是神仙，不是轻易上得去的，他施展飞檐走壁之术上去，我也看的出来，我必定放火烧他。欧阳德见宋仕奎率领家人迎接，他也怕人看破，这事就不好了。他说：“你们全都跪下，我要围这法台绕几个弯，念完咒语，方才上去呢！你们都要叩头的。”宋仕奎与那些家人都跪于就地。欧阳德绕了两个弯儿，一飞身从他背后上去了，说：“你们不必叩头，吾已上了法台。”

台上摆着八仙桌儿一张，太师椅子一座，桌上有五供一份，高香一封，无根水一碗，香菜一把，五谷粮食一碟，朱砂、白鸡毛、黄边纸各一份，新笔一枝。欧阳德拉出宝剑，在台上假作念动咒语，口中咕哝咕哝的有片刻工夫，把无根水研浓了朱砂，然后画了三道符，把笔放下，将符贴在剑尖上，向烛光一点，往台下一摔说：“请托塔李天王法师驾到。”忽听北方上有人嚷道：“吾神来也！”欧阳德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北房上站定一人，面如紫玉，雄眉阔目，准头端正，四

方口，微有燕尾黑胡须，头上青色绢帕包头。欧阳德看罢，知道是自己的朋友来到，可以把这神仙装正了，便向台下说：“你们还不叩头，天王来了。”宋仕奎率大众急忙叩头。欧阳德又把二道符焚了，说：“二郎神杨戩，望驾早临。”忽听东房上有人嚷道：“吾神来也。”欧阳德又看东房上这位，面如重枣、浓眉大眼，年约三旬以外，身穿青皂褂。欧阳德又焚第三道符，说：“奉请哪吒法师，前来护助。”听西房上一声道：“吾神来也！”欧阳德请下这三位神圣，宋仕奎与两个儿子信以为真，大家焚香叩头。欧阳德说：“三位神圣法驾光临，我无事不敢劳动尊神，我今保护贵人宋仕奎，要起大兵北征，求三位神圣扶助，共成大业。”房上人齐说：“谨遵法旨。”嗖的一声去了。

欧阳德跳下法台，宋仕奎即将法师送到东院屋内，徐胜、刘芳二人跟随，又摆点心酒菜，庆贺神仙光临。宋仕奎便带着二子回后院去了。忽然从外面进来了闷棍手方回、赛叔宝余华，二人参见了国师，说道：“请问我二人的终身如何？”欧阳德说：“你两个人只要处事公正，先把身家择清，免遭不测之祸，大丈夫立志于四方，自作主见，岂能受制于人！”余华听了，诺诺连声！二人去了。

徐胜说：“兄长，方才屋上是哪里来的人，我都不认识，是你请来的吗？”欧阳德说：“贤弟，少时他来了，我给你引见引见，他是河南一带有名人焉！三个人是亲兄弟，俱都武艺超群，我邀请他暗中帮助，早破这宋家堡。只是事不宜迟，还须早给大人那里送信为要，趁未起手时，调官兵来好拿他，若起了兵，就要伤害黎民，不容易办了。明日托他三个人去

到大人那里送信，但恐大人不认识他们，你我又分不开身，亦不能离却此处，没有一个妥当的人，这事如何办理呢？”徐胜、刘苏亦无主见，三人议论多时，各自安歇。

次日，宋仕奎把家藏的三件珍珠汗衫，价值数万金，奉献仙师受用。宋仕奎说：“无物为敬，这是家藏之物，请你老人家收下，聊表寸心。”欧阳德故意装作看不起的样子说：“唔呀庄主！吾乃修道之人，这些物件要他何用？既然你一片虔心，吾亦不好过却，暂且留下吧！”宋仕奎敬如神明，又摆酒相请，连高、刘、徐三人共同用过早饭，又到宋家堡西门外去看操演阵式。他们各乘骏马，带跟随人等出了西门，来到西教场，十一营的将校，各人俱挂腰刀，迎接宋王爷进了演武厅落座。随传号令，一声炮响，那马队二千人列开，排成一字长蛇阵，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密布。余华把令旗一摆，变成一个双龙摆尾阵。又操演了步卒，这才散了操，众人各自归队，前护后拥，送宋仕奎与元帅、他师到了府中，各自散去。

欧阳德到了院内，高源、刘芳、徐胜三人跟他同在一处吃了晚饭。天有初鼓以后，忽从外面房上跳下三个人来，就是在那房上装神仙的人。这三人家住河南嵩县三杰村，姓伍，兄弟三人皆受过异人的指教，手使棍棒，练出了长拳短打，软硬的功夫。大爷面如冠玉，名叫伍显，二爷面如重枣，名叫伍元，三爷面皮白净，名叫伍芳，江湖中人给他们送了个绰号，称为伍氏三雄，武技能够压倒绿林。他们是被欧阳德请了来破宋家堡的。今夜前来，见了欧阳德说：“兄长！我兄弟三人，未能得便，未知你今日却怎样破法呢？”欧阳德说：

“贼势浩大，要破宋家堡，必须调官兵前来帮助。”徐胜说：“就烦你兄弟三位到巡抚衙门去送一封信，请抚台彭大人急速调派官兵，前来剿灭叛逆才好。”这句话未曾说完，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说：“你们这一伙奸细，是到宋家堡卧底来了，你等往哪里走？”吓得欧阳德、徐胜、刘芳、高源、伍氏三雄等皆大吃一惊！众人连忙站起身来一看究竟。不知来者是谁，从哪里来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张耀宗奉谕剿贼 欧阳德生擒首逆

话说伍氏三雄与欧阳德正在议论上巡抚彭大人那里送信，调官兵来拿活财神宋仕奎，外面忽进来一个说：“你们吃着宋家堡的粮，办的彭巡抚的事，待我回禀庄主，你们这伙人一个也跑不了！”徐胜等听了，大吃一惊！那人一推帘子要进来，又抽身出去了。众人各带兵刃追出去，在各房上找寻，并不见有人。众人回来方要落座，外面房上又说道：“姓徐的，那日要不是我救你，焉能有你活命到今天？我替你拿住尤四虎，你也不谢谢我，今日我若给宋仕奎送一信去，你等全作刀头之鬼。”粉面金刚徐胜在屋内说：“朋友你进来，我等也知你是一位侠义英雄，何必这样耍笑我们，你不必害怕，我们不倚多为胜。”那房上人跳下来，落于就地，一掀帘子进来了。欧阳德看见进来的这位英雄，原来是铁幡杆蔡庆。水底蛟龙高通海见是蔡庆，说：“蔡老叔，你真会吓人！”蔡庆也笑起来了，说：“自从你等离了河南省城，我就暗中跟了下来，在明化镇店内居住，夜内就来探访这宋家堡的事。那日我到这里，正遇尤四虎行刺。我就暗中把他拿住，因此我每日必来。”欧阳德说：“我给你们引见引见吧！”指徐胜说：“他叫徐胜字广治，你与蔡老英雄见见。”又给伍氏三雄引见，彼此见礼已毕，高通海、刘德太说：“蔡老叔，你去送一信，请大

人调官兵来剿宋家堡，我二人与你书信。”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交与蔡庆。蔡庆说：“我去了，你众位候回音吧！”欧阳德等大家站起身来，齐说：“不送了！”蔡庆去了，众人又与伍氏三雄谈了一会闲话，求三位英雄帮助捉拿宋仕奎。三人点头说：“是！”站起身来说：“我等失陪了，早晚再会，如拿宋仕奎，我三人必到。”三人去后，众人安歇。

次日天明，宋仕奎升殿，聚集文官武将。文官有小张良李珍，玉面秀士刘松年；武将就是徐胜等众。宋仕奎说：“今日乃是七月初三日，天朗气清，先派人往各处打探明白，禀我知道。若是哪里有官兵驻扎，哪里有团防护守，俱各详细回报，不得有误。家人答应下去，过了一日回来禀报：各处并无防备。

欧阳德、徐胜、刘芳、高源、小四霸天等八人，至夜内三更的时候，又同在一处议论。忽从外面进来一个。正是蔡庆。大家让座说：“你老人家从巡抚衙署回来了。”蔡庆说：“回来了。明夜初鼓，常兴同张耀宗二人，带两营马步队前来剿贼，你等在里面作为内应。”徐胜大喜说：“明日来得正好！我等专候捷音。”蔡庆走后，大家安排好了。欧阳德说：“招贤馆的众将，我一人拿获。贼人的家眷，派贺天保小兄弟四人去拿获。徐贤弟你同高、刘二位去拿贼首宋仕奎，要各自留神。

次日，大家带好了兵刃，至天有初鼓之时，忽听庄外三声炮响，徐胜、刘芳、高源三人立刻拉刀，直奔内宅。到了宋仕奎所住之处，只见屋内灯光闪闪，内里并无一人，也不见有宋仕奎，又往各处寻找，亦无下落。三人至后院中，把

狗子宋起龙拿住。正在各处寻找，听得正东金鼓齐鸣，官兵已拥进宋家堡来。徐胜忽听伍氏三雄在前面房上说：“徐广治，这件功劳我送给你吧，你跟我来。”高、刘、徐三人挟着宋起龙，到了东院屋内，看见早把宋仕奎拿获了。伍氏兄弟三人又往招贤馆，帮助欧阳德拿获了赛叔宝余华、一本帐何苦来、铁算盘贾和、轧油灯李四、闷棍手方回五个人。金刀太岁吕胜、永躲轮回孟不成、飞腿彭二虎、黑心狼戚顺、平天转杜成、狼狈金永太这六个人逃走了。

且说张耀宗进京引见，回来升了河南本省都司。他奉命带一千官兵，与守备常兴二人带兵进了宋家堡，逢人就捆，见人就拿。欧阳德把三件珍珠衫送给伍氏三雄，三人告别出了西门。贼人听了这个消息，全都销声匿迹，不敢出头。宋家堡的党羽，拿获了大小二百六十七名，逃走了二狗子宋起凤，不知下落。至天交正午，大获全胜，先给彭巡抚送信。抄的家私，内有黄金三十万两，纹银二千七百十四万两，零项古玩大小四千五百零六件，绸缎匹头各式三千九百四十余匹，自鸣钟大小一百三十架，金表三百四十七个，田地租项共二十八万余顷。大小典当铺七十余座，杂货铺、银楼、缎店各铺户四十余座尚未查抄。还有总帐簿三十四本，盟单匣一个，粮米柴草无算。张耀宗在这里办事三天，才带众英雄押解众寇起身。小四霸天说：“贼人家眷，并未逃走一人，我四人要往浙江办事去了。”张耀宗说：“你兄弟四人跟我到省，我见了大人，求巡抚保荐四位贤弟，可以得一个功名，不知意下如何？”贺天保、黄天霸说：“不必！我等要侍奉双亲，尽忠不能尽孝，实不能从命。”张耀宗送了路费。这里的庄宅，知会

上蔡县的县主，派人料理。他即带领官兵人等回河南省城，走到半路，欧阳德告辞，说回去有事，张耀宗也送了路费。

回来见了彭公，张耀宗细说宋家堡剿贼的情由，内里功劳，多是徐胜之力，并有我岳父与欧阳德二人，外面是伍氏兄弟三人相助。彭公点头说：是！”即吩咐带宋仕奎上来。彭公升了公座，两旁差人站班伺候，有押解的人带上宋仕奎，跪于彭公面前。彭公说：“你抬起头来。”一看他的相貌，青白脸膛，剑眉三角眼，彭公说：“你姓什么？叫甚名字？把你所作之事只要实说，我还可开恩赦你。”宋仕奎说：“大人，我名叫宋仕奎，捐的监生，因误听相面的李珍之言，说我有帝王之份，有异人帮助，我才起意。那余双人我不知他是大人这里的人，他请的那位仙师华阳老祖，我也不知是小方朔欧阳德，我被他等所哄，事到如今，望求大人开天地之因，只求饶命，我就感恩不尽。”又带上赛叔宝余华、一本帐何苦来、铁算盘贾知、闷棍手方回、轧油灯李四这五个人，跪于阶下。彭公说：“你等都是作何生理？为何帮助宋仕奎反叛？”余华说：“我本是虞城县人，自幼练武，听说他家请护院之人，我才到宋家堡来的。他将我留住，是叫我给他照应宅院，后来他立盟单，小人知道了，就不愿意。”彭公听他这话，把惊堂木一拍，怒道：“胡说！你既不愿意助贼反叛，为何不出首告他，反敢与官兵对敌打仗？现今被我擒了，你在我这里还不说实话，给我打！”余华说：“大人别打，我一时糊涂，只求大人明鉴赐恩，小人得了活命，从此再也不敢与恶人仍在一处。”彭公说：“带下去。”又把宋起龙与贼妻朱氏等带上来，一一讯问，均皆招认，写了供词，呈与彭公。彭公请藩臬两

司议论，把宋仕奎谋为不轨之事奏明皇上。又递了一个保荐人才的折子，保举常兴以都司后补，张耀宗以参将提升，高源加守备衔，刘芳以守备用，候旨送部引见。

彭公递了折子之后，张耀宗跟大人告假，送妹妹完姻，彭公赏他一百两纹银。张耀宗带侠良姑张耀英住在都司衙门官署里，给徐胜送信，择日过门。徐胜就赁了公馆，在此地迎娶过门。过门之后，即带家眷回家祭祖。

彭公把宋仕奎凌迟，全家皆斩于市。把所抄贼人的资财入官，一半赏了随征之将士。那时四境肃清，彭公在河南大有政声。是秋八月初旬，黄河水涨，秋雨连绵。彭公带司事人员日夜防护，赖以平安。题奏，皇上赏大藏香十枝，着河南巡抚至龙王庙亲祭。八月中秋前几日，本省属员来拜节，他必亲身面见，询问地面上年景如何？地土民情之事，又必亲口嘱咐县州府道，为民父母，办事均宜详细，切勿草率。

是日，张耀宗、高源、刘芳三人前来拜节，彭公赏了酒席，问张耀宗道：“蔡义士与欧阳义士不愿做官，他两人往哪里去了？”张耀宗说：“我岳父蔡庆在我家闲住，我师兄欧阳德说要回故土修理坟茔，他回家祭了坟墓，就要出家去了。”彭公说：“早晚旨意要下来，必须候着上谕如何？”张耀宗说：“是！”三人下去。彭公回到后宅，管家彭兴伺候大人吃酒赏月。彭公见皓月当空，照耀如同白昼，真是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回想往事如在目前，又想起李七侯，不知此时他在哪里？至今不能再见他。想罢，彭公甚不乐意，饮了几杯酒，也就安歇了。

到了二十四日，上谕下来：“着张耀宗来京召见。高源、

刘芳以守备提升。常兴以游击尽先补用。河南巡抚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钦此钦遵！”张耀宗等谢了恩。至九月初旬，还不见徐胜来，张耀宗也不能等候，自己便从巡抚衙门领了文书，收拾了行李进京。至十月间回来，给大人请安说：“蒙圣恩，已升授河南开封府参将。”便接家眷前去上任。蔡庆夫妇因怕天气寒冷，不敢回去，要待来年春三月再回家中。夫妻两人主意已定，便在这里跟着女婿张耀宗、女儿蔡金花，带了从人坐车上任接印，就住在参将衙署内。

彭公在河南未到半年，所办之事，大有古大臣之风，治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雍熙之盛世。过了几月，忽然旨意下来，调彭公入都。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彭巡抚入都召见 奉圣旨查办大同

话说彭公奉旨调入京都，即把任内所办之事交待清楚，收拾行李起身。正值冬月初旬，天寒地冻，头一站住金铃口。次日过黄河，严寒天气，滴水成冰，寒风似箭，冷气如刀。怎见得，有诗为证：

萧条古木立斜日，盛沥寒云滞早梅。
愁处雪烟连夜起，静时风竹过墙来。
故人每忆心先见，新酒偷尝手自开。
景状入诗兼入画，言情不尽恨无才。

彭公过了黄河，往北按站行程，路上受了无限的寒冷，又遇阴云四起，瑞雪霏霏。这日早行，约走了三十里之程，雪越下越大。彭公信口占一绝句云：

五更驴背满鞋霜，残雪霏霏草树荒。
身在景中无句写，却教人比孟襄阳。

彭公一路上早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到了京都，就住在法源寺。次日即到内阁挂了号。

康熙老佛爷乃有道明君，知道彭朋是一个干员，过了两日，即传旨召见。彭公在养心殿行了三拜九叩之礼，圣上开言道：“彭朋，你自到河南，剿灭山寇逆匪，也算办事详细，今调你来京供职，着你去补兵部尚书。”彭公说：“奴才谢主

鸿恩。”圣上散朝回官，彭公回家。次日，有亲友来接风贺喜，彭公皆回拜了。上了任，阖署官员又来叩喜。

彭公除上衙门之日，即在家教训公子德昌读书。公子今年十六岁，已中了文举人，大挑朝考一等，掣签分吏部主事。至腊月，彭公无事，在后堂与夫人吃饭，说：“拙夫年已望六，膝下只有此子，赖祖宗盛德，今已金榜题名。我在宦途，一生并无亏德之处，今在京供职，惟知致君泽民而已。”夫人说：“德昌年幼发达，你我也算心安。”过了几日，腊尽春回，时逢春正月，开印之后，彭公上衙门办理一切公事。

到三月间，康熙佛爷在南苑海子打围后，即下旨叫彭朋入内召见。彭公随旨到了余乐亭寝宫，见康熙爷带一班内臣，正在那里坐定。彭公行了三拜九叩之礼。皇上说：“彭朋，朕昨夜失去珍珠手串一件，贼人竟敢留下字迹。”即叫内臣给彭朋看。彭公接过一看，那字帖上写的是：

民子余双人，叩见圣明君；

河南曾效力，未得沾皇恩。

彭公看罢，叩头说：“吾皇万岁！奴才在河南巡抚任内，拿获叛逆宋仕奎诸贼，此人功劳甚大，并在内里帮助张耀宗等，拿获贼党多人。此人姓徐名胜，后来他携眷回家祭祖，奴才也未及题奏保他。”康熙爷闻奏说道：“彭朋，你去找徐胜带来，朕必要召见此人。”彭公说：“遵旨！”

彭公叩头下来，出了宫门，坐轿回宅。到书房内，要彭寿出去叫高源、刘芳二人来见。家人到外院西书房内，说：“高老爷、刘老爷，大人请你二人。”高通海、刘德太二人立刻换了衣服，来到书房之内，给大人请了安，问道：“大人叫

我二人，有何吩咐？”彭公说：“圣上在南苑行宫失去珍珠手串，是徐胜盗去了，你二人去找他来见我。”

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二人答应下来，各换便衣出了南门。二人在正阳门外各处寻找，来至大栅栏各戏园中，真是万国来朝，人烟稠密，各行买卖俱皆茂盛，他二人在酒楼饭馆直找了一天，并无下落。二人也饿了，要找一个好的酒饭馆吃饭，就来在这正阳楼楼上吃酒，要了几样可吃的菜。高源说：“刘贤弟！你是精明通达之人，你想，徐胜就是无主见了，他也不该盗皇上的物件。”刘芳也说：“是不该的！”二人吃喝已完，只见跑堂的上来说：“高爷、刘爷！你二位的饭钱，有徐爷给了钱啦！”高通海就问：“姓徐的在哪里？”跑堂的说：“在下面呢。”高源、刘芳二人急忙下楼来找，并无一人，也不知徐胜哪里去了？只见柜上的人过来一位，说道：“高爷、刘爷，你二位的饭钱，姓徐的给了钱，他就走了。留下一个字儿，请你二位拿去看吧！”刘爷接过来一看，上写：

字启二位兄台得知：弟徐胜自河南分手，天南地北，人各一方，时切想念。我自河南回家，不见兄台等，也未听接旨，故今来京，惊犯天颜，盗来珍珠串一件。我也不必见大人，三日后必奉还，至嘱！

呈高、刘二位老爷时安。并请升安不一。

愚弟徐广治拜

高通海、刘德太二人看罢说：“他既如此，你我回去，把此情形回明大人便了。”高、刘二人下楼，回至宅内，把找徐胜之故回明了大人。彭公沉吟了半晌说：“你二人下去吧，我看他如何奉还。”

过了一日，皇上回都，众大臣等去朝见。彭公坐轿到了东华门下轿，只见有一位官员，身穿官服补褂靴帽，五官不俗，一口痰正吐在大人靴子上。他连忙赔笑脸，亲来给大人抹擦。彭公说：“不必！”那人还打了一个横儿，说：“大人，请！”彭公走了两步，觉着靴筒内有物件，一伸手摸出来的正是珍珠手串。暗称稀奇，说：“果然是一位出奇的英雄！”进内到了养心殿见驾。朝驾已毕，彭公献上珍珠手串说：“奴才奉旨拿获盗珍珠手串之人，奴才今已找回珍珠串，徐胜不敢面君。”康熙爷说：“徐胜赏赐千总之职，留京补用。”彭公谢了恩，出朝回至家中。

四月初旬，因大同总兵傅国恩拐印骗兵，修了一座面春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抢了火药局、军装库。康熙旨意下来，派彭朋查办大同府事务，驰驿前往，并随带司员，一路查访民情。彭公接了这道圣旨，回家对彭兴说：“你把我应带的物件，想着给我收拾收拾，我带两班轿夫，把高通海、刘德太二人请来。”家人出去不多时，高、刘二人进来参见大人，问道：“大人有何事故吩咐？”彭公说：“我奉旨查办大同府，并随带文武司员。我今只带你二人前去，你们把随行所用的行李物件，该带的带些，收拾收拾，我后日请训起程。给你二人纹银各五十两，该带的、该买的衣服，你二人自去办理。”叫家人到帐房取来，交给高源、刘芳。二人说：“多谢大人。”彭公说：“你二人去办吧！”彭公进内宅用了早饭，就有亲友来送礼贺喜。次日，彭公回拜了一天客。

四月初九日一早，彭公坐了八人轿，高通海身穿灰色布单袍，腰系凉带，青中衣，青缎靴子，外罩红青羽缎单马褂；

刘德太也是便衣，宝蓝绉绸大衫，蓝中绸裤，青缎三镶抓地虎快靴，坐骑黄骠驹，鞍旁挂着一口带鞘单刀。彭兴、彭福、彭升、彭寿等各骑骏马，出了德胜门。头一站到昌平州，天色尚早，有七八个男女前来喊冤，求老大人施恩！彭公在轿内吩咐住轿。头前引马的彭升等，方要抡马鞭子打，彭公说：“把那七八个男女带过来。”家人说：“大人叫你等众人过来。”那些喊冤之人，跪于轿前说：“大人在上，小民等冤枉！”彭公说：“你等所告何人？可有呈状在此？”头前跪的一人年有半百，说：“小人吴昆，乃昌平州北关外人氏，跟前有一个女儿，名叫桃花，今年十八岁，已许给东关吕登荣之子为妻。今年二月十六日，夜内被贼人先奸后杀，还在墙上留下一朵白如意，是拿粉漏子漏的，还有一首诗，上写的是：

背插单刀走天涯，山林古庙是吾家。

国法王章全不怕，秉性生来爱采花。

白日看见多姣女，黑夜三更来会她。

因奸不允多贞烈，倔强之时刀下哈。

小人清早起来，至昌平州衙门喊控，老爷传我至二堂问了口供，立刻验尸。把死尸验过，吩咐小人把我女儿装在棺材之内，候拿凶犯，过了几日，我们邻居黄家的女儿，也被贼人所杀，墙上留白如意一朵。一连七条命案，都是少妇长女，知州并不认真办理。小人连递了两张催呈，知州却说小人刁顽！今日听人说钦差大人查办大同府，从此经过，小人等情急了，会合被害之家来此鸣冤，冒犯大人虎威，只求大人施恩，交派知州替小人的女儿伸冤！”彭公说：“带吴昆等跟随至公馆办理。”吩咐起程。

行有七里多路，有昌平州知州刘仲元，带公差人等前来迎接钦差，在大人轿前请安。彭公说：“你前往公馆引路。”知州退后，坐轿先至公馆伺候。彭公的大轿一到，公馆放了三声大炮。文武官员都来迎接钦差大人。彭公下轿来至里面，又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跟知州来参谒^①大人。彭公看了手本，问道：“贵州到任几年？”刘仲元说：“卑职到任一年有余。”彭公问：“本境地面清静否？”答曰：“清静。”彭公说：“贵州是何出身？”知州说：“一榜举人。”彭公说：“本处有白如意采花淫贼，杀伤多命，贵州为甚不认真捕捉？”知州说：“卑职也严勘捕快即行捉拿，无奈此人远遁。”彭公说：“总因你不清查保甲，以致地面不安。下去！明日务将贼人拿获！”知州答应说：“是！”就下去了。

彭公用了晚饭，叫高源、刘芳上来。二人进了上房，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二人把吴昆等送到州内取保，不准难为他众人。”高、刘二人至外面，带吴昆等至州衙署，交明了衙署当差的人，说：“钦差大人吩咐，叫他们取保回家。”二人回来，见大人禀复明白。彭公说：“本部院明日不走，我派你二人穿着便衣，在城内外村庄镇店各处留神，寻找白如意的行踪下落。”二人答应下去。

次日天明，吃了早饭，二人换上便衣，来到上房，见了大人说道：“我两人就此去了。”彭公说：“你们见行踪可疑之人，只管跟他，访真了再为办理。”二人答应下来，出了公馆，顺路往前。刘芳说：“你我分路出访，你往西北，我往东南。”

① 参谒（yè，音叶）——拜见。

高通海答应，往西走了几步，心中想道：“不知贼人在哪一路？不免找一座酒饭馆，暗中探访探访。”便在西街路北的酒馆吃酒。刘德太出了东门，见关外买卖兴隆，人烟不少，不知该往哪里去访，也不知白如意究系何人？就在路北小酒馆内坐下说：“给我拿两壶酒来！”酒保儿送过来两壶酒。刘芳本是年幼之人，吃了两壶酒，闷闷不乐，想不出一个出奇的主意来，心中着急，不是拍桌子，就是瞪眼睛。正在为难，忽听东面当当钟声连响，走出酒馆一看，见那边围了一伙人。不知所为何因，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铁罗汉回家祭祖 白如意大闹昌平

话说多臂膀刘德太听到钟响，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出了酒馆，他方要往前走去，只听后面说：“大爷别走，还没给酒钱呢。”刘德太说：“酒钱我给。”摸出钱来给了酒钱，来到东面人群之中，只见有一个僧人，身高九尺，散披头发，打一道二指宽的金箍，面如紫酱，雄眉带煞，怪眼透神，白眼珠凸出眶外，黑眼珠滴溜溜圆，烁烁发光，大鼻子，四方口，连鬓落腮胡子，身穿白色僧衣，高腰袜子，直裰覆腰，青僧鞋，肩挑铁扁担，前头一口大钟有二百多斤重，后有一个铁如意相衬，在粮店门首，手拿木槌，连打了几下钟说：“阿弥陀佛！金钟一响，黄金万两，施主慈悲吧！”那粮店伙计给了他一文钱，他不要，又添了一文，他也不要，添至一百钱，他还嫌少，非有五两银子不走。铺内掌柜的说：“化几两就要几两，也要我们有这几两，如何行呢？”头陀说：“我这钟永不空打，打一下是银一两，方才我打了五下，你要不施舍，我就要多化了！我的钟再响，你非给银十两不可，我把话和你说明了。”那些看热闹的人，就有生气的说道：“你这穷僧恶化，太不成事体了，给你一百钱你嫌少，定要五两银子，看你去要吧！”和尚又打了五下钟说：“你要不施舍，必有后悔之时！你别怨我。”挑着钟和如意往东就走。

刘芳看这和尚定是贼人，见他二目贼光烁烁，就看出八九分来了。刘芳在后面跟着，又恐怕他看出来，就故意的东张四望，装作看热闹的人。出了街头，往北走了有三里之遥，刘芳见正北有座庙，这僧人推门进庙去了。他连忙回到公馆，遣人去把高源找来说：“大哥，小弟访了一个真正贼人，不知是不是白如意？你今晚跟我出城，到他庙内暗自探听，看是哪路贼人，也好办理。”二人用了晚饭，禀明大人，收拾干净，各带单刀出了东门。

到了正觉寺庙门首，二人只听得钟声响亮，当当的连声直打。他二人由东面蹑至墙上，跳在院中，又上了东配房，看那北上房灯光闪闪，人影摇摇。二人又来至北房，跳在后院，从后窗户用舌尖添破窗纸，望里瞧瞧。只见八仙桌上有蜡灯一盏，东面椅子上坐定一人，站起来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面如蓝靛，雄眉阔目，四方口，四旬年岁，身穿青绸子长衫，足登青缎快靴。

高源、刘芳并不认识此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的窦二墩，因为救他兄长，劫牢反狱，逃出古北口，在连环套招聚喽兵，独霸为王。他因思念父母的坟墓，在河间府又无看坟之人，甚不放心。他回到故土上了坟，回头在昌平州正觉寺，路遇昔年故友飞刀英八。他乃是镶蓝旗满州人，自幼爱练武艺，也不作好事，非偷即盗。他发配山东地方，和窦二墩有来往，二人情投意合，结为兄弟。后来他逃回京都，在这昌平州正觉寺出家，但恶习不改，任性妄为，常在外面各处探访有姿色的妇女，他夜内前去采花，花采完了，还把人家杀死，用粉漏子漏下一朵白如意来。他庙内使用一个火工道人，名叫刘宝

林。他今日因为来了自己的朋友窦胜，亲自在厨房操办菜蔬。

高、刘二人等了多时，才见白如意英八和尚托着四样菜蔬，一壶酒，两份杯箸，放在桌上说：“窦大哥，你可吃几杯酒，在这里多住几天，你我谈谈心。”窦二墩说：“贤弟，我不能久待，怕遇见绿林之人笑我无信！想当年我在德州与黄三太比武，被他打了一镖，因此怀恨在心，也无面目见直隶、山东一带的朋友了。我说过世上有他无我，我要练习武艺，找黄三太报此一镖之仇。闻他年已八旬，卧病不起了。我曾对众人说过，有黄三太在这世上，我窦某总不出世。贤弟你这一出家，也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尘不染，万虑皆空，你比愚兄强胜百倍。”英八和尚说：“兄长！我今听人传言，说钦差彭朋奉旨查办大同府，由昨日住在此处不走，接了七八张呈子，都是告我的。”窦二墩说：“我也深恨彭朋，他仗着白马李七侯等，在山东替他干事，我实恨他。我今跟贤弟去杀了彭朋，留下字柬，就说是黄三太所杀。”英八和尚说：“小弟一生好采花，杀了几个女子。”窦胜说：“你这就不是英雄所为，坏了江湖中的名气。你我吃完酒，就往公馆去刺杀彭朋。”

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二人听了这话，吓得浑身是汗！刘芳一拉高源，到了北边墙下说：“大哥你听见么？屋中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二墩，他由连环套回家祭祖回来，今日要勾串英八和尚到公馆行刺，你我怕不是他的对手，这便如何是好？”高源说：“贤弟！你我只好听天由命，先在大道之上等他。”二人商议好了，跳墙出去，来至庙前，在树林中把单刀一拉，等候贼人。

窦二墩与英八和尚吃完酒饭，收拾停当。窦胜带折铁刀，英八和尚带朴刀，二人出了禅堂，来至院中，叫火工道人看守庙门。二人出得庙外，直奔昌平州而来。走无多路，前面柳树林中忽然窜出一人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走，须留买路财。无有买路财，一刀一个土内埋。”英八和尚回头说：“兄长！这是吃生米的，他也不打听打听，你我是何等人？”说着他一拉刀向对面答话说：“合字吗？”高通海回说：“我是井字。”英八和尚说：“线上的朋友，眼喀孤饭，咱们是一个跳板上的人。”高通海说：“我是绳上的，打手子为生，我也没这船，咱们不是一个跳板上的人。”英八和尚说：“你真愣，全不懂，我也是一个贼。”高通海说：“好！贼吃贼，吃得更肥。”英八和尚听了高源这话，怒气大发，说：“愣小子，你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再三让你，你一定要找死，我就结果你的性命。”举刀直砍高源，高源一闪，摆刀分心就刺，英八和尚躲在一旁，二人行前就后，两口刀上下翻飞。刘德太也提刀过来帮助，英八和尚哪里放在心上，他越杀越勇，精神百倍。

铁罗汉窦二墩见英八和尚可以赢得他两个人，又往四面一望，不见有人，说道：“我何不去杀了彭朋，再作道理。”一转身绕过树林，到了东关。天交二鼓，他从吊桥过去，由北边坍倒的一个缺口子上去，到了城上，找着马道，顺路来至十字街，找到彭公的公馆，只见里面挂灯结彩，有巡更守夜之人。窦二墩由东边墙上跳过去，来至院内，由后窗户空处往里一看，见有四个人正在灯下吃酒。听那人说：“天有二更，大人还在饮酒啦！我可去问问要茶不要？”西边一人说：“你

说醉话了，大人早就不吃啦，在那里看书呢。我听兴儿哥哥说，高老爷与守备刘老爷二人办案去了，到这时候还不回来，我怕他二位被贼人拿住。”彭升说：“少说闲话吧！”窦胜听了，又飞身上房，窜至北房上往下观看，见屋内灯光隐隐，便跳下去在上房帘子外一望，只见屋内灯光之下，靠北墙有八仙桌一张，桌上摆着文房四宝，东边椅子上坐着彭公，身穿蓝绸长衫，足登白袜云鞋，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一部花白胡须，正在灯下看书，有书童琴明伺候。铁罗汉窦二墩手执钢刀，把帘子一掀，进来说：“彭朋！你与绿林中人作对，我的故友金翅大鹏周应龙被你所杀，我今特来报仇！”抡折铁刀照定大人头上就剁！只听得“哎哟”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不知彭钦差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窦二墩误走纪家寨 对花刀高刘双收妻

话说铁罗汉窦二墩举折铁刀，照定彭公方欲砍下，不防背后一镖，正中窦二墩左臂之上。窦二墩哎哟一声，听得外面有人说：“呔！小辈，你跟我来，我看你有多大能为，敢来行刺！”窦二墩出来一瞧，那人抡短链铜锤就打，窦二墩闪开，举刀相迎。看那使短铜链锤的人，头上青绢帕包头，身穿蓝绸子裤褂，足登青缎快靴，腰系抄包，背后斜背一小包裹，面如傅粉。这位正是粉面金刚徐广治。

他自剿灭宋家堡后，告假携眷回家祭祖，只因天气寒冷，未曾出来。至次年春天，又因修理坟墓，候至三月初旬，他才携眷动身，到了河南，把家眷安置在他内兄河南抚标参将张耀宗的衙门里住下。张耀宗治酒接风，二人吃酒谈心。徐胜问到彭大人保举的有何人？张耀宗说：“我提升参将，常兴以都司缺后补，他还是守备，高源、刘芳二人都授了守备衔，不知妹丈是何前程？可曾保举？”徐胜听了，问道：“小方朔欧阳德兄往哪里去了？”张耀宗说：“他带着徒弟武杰，往他家中教练拳脚去了。还说今春要往宣化府千佛山拜佛烧香，叩见他师父去呢。”徐胜说：“彭公升了京职，我要到京都去散逛散逛，把家眷先留在这里住几天。”张耀宗说：“我给妹丈写封信，妹丈可以投奔彭大人那里去。”徐胜说：“到京再说，

不必写信了，我后日动身。”先遣人雇了一辆套车，是日起程，张耀宗送至五里之外，二人分手。

徐胜在路上早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到了京都。随即开发车钱，住在西河沿天成店，住的是上房。次日吃了早饭，打听到彭公升了兵部尚书，却并未保举他。他气忿不平，在南苑正遇皇上打围，他才暗盗珍珠手串。后来高、刘二人找他。他在暗中请二人吃了饭，也未见面。他在东华门用计把珍珠手串还给彭公，就在店内等候信息。又病了几天，及至好了，打听得彭公已交旨保他，得了千总之职，便要去谢彭公。却听人说彭公放了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奉旨出京了。这时粉面金刚徐胜的盘费用完，想要追随彭公同往，自己除还店钱之外，只剩了铜钱几百文，想要买匹好马去追彭公，又无银钱。他急中生巧，来到德胜门马市集上，问道：“哪里有好马，不怕多出价。”经纪人等说：“我们店内有一匹浑红马，定要卖银一百两，你跟我来瞧瞧。徐胜跟经纪人到他店内瞧马，只见自头至尾足够一丈，自蹄至背足够六尺，细七寸大蹄腕，浑身并无杂毛。讲好了价钱是一百两，徐胜说：“我去家中，叫人拿鞍辔来备好了，我先试试它。”经纪人说：“请你拿去。”

徐胜到西边走了有半里之遥，见路东有座“天和永”鞍辔铺，便进去说：“掌柜的，头号鞍辔，连镫、偏疆、撒手、爵环一应俱全，共该多少银两？不可说谎。”掌柜的用算盘一算，共银十二两一钱二分。徐胜说：“叫伙计送去，拿银回来。”小伙计挑着鞍辔，跟徐胜到了马店。经纪人等都说：“老爷回来了。”徐胜说：“你过去把马备上，看这鞍辔合适否？”卖鞍

辔的小伙计把马备好了，徐胜望着鞍辔铺的人说：“你在这里，等我试试马。”那卖马的瞧徐胜不像拐骗的人，况又有一个人跟在这里，也不怕他。他是把卖鞍辔的人，认作徐胜的跟班了。徐胜上马加了一鞭，便飞也似的往北去了。卖马的人等候多时，不见回来，心中着急，问那卖鞍辔的伙计说：“你们老爷怎么还不回来，是往哪里去了？”那卖鞍辔的人说：“他不是我们老爷，他买我的鞍辔全份，共该十二两一钱二分银子，我跟他来取银子的。”经纪人等听罢，大家乱了一阵，买马的人早已踪影全无，众人只得各认晦气。

且说徐胜自正午从德胜门起身，走了有六十里，住在山庄店歇息，要了净面水，吃了晚饭，又叫店内伙计给马添了草料，他才安歇。一夜无话。次日早，因为要去赶彭公，又怕卖马的人追了下来，连忙起来叫店家快些把马备上。店主庄何是孤苦夫妇，并无儿子女孩，只用着一个小伙计胜儿，听得客人叫，连忙起来了。这时东方发白，天已大亮，一瞧院内所拴之马并无踪迹，早已被人拉去，连忙喊说：“不好了！马被人拉去了！”徐胜一听，连忙出来瞧看，毫无踪迹，只急得浑身是汗，说：“我无这马是不能走的，你们快些找去！”吓得店家夫妇在外面各处寻找，却绝无影响。他二人过来，看见徐胜着急，只得跪下哭道：“大爷，这事要了我们的命了！卖了我二人也还不起，我们实不知情。”徐胜一看老夫妻实在可怜，这事料他必不知情，只得说：“你二人起来吧！我的马找不到，不与你相干，我走了。”

徐胜出了店门，顺道来至昌平州。到了城内，在大街上一家酒馆吃了几杯酒，打听得彭公昨日到此并未起程。想夜

间再往公馆去见大人，便在各处闲游了一天。到日落之时，即在东街店内吃了晚饭安歇。候至三更夜静之时，他暗带短链铜锤，出来把门带上，飞身上房，奔到了公馆。他蹿在房上，隐身于西屋后坡，忽见一人从东房上往下一跳，直扑上房。粉面金刚徐胜蹑足潜踪，在暗中一瞧，此人并不认识。窦二墩进了上房，徐胜一掀帘栊^①，照定窦胜就是一镖。窦二墩一回身，先自拔下镖来，复又提刀直砍徐胜，二人就在院中各施所能。徐胜虽年轻，并不是他的对手，问道：“小辈，你是何人？这等大胆，敢来行刺。”窦二墩一阵冷笑，说：“娃娃！你也不知，我乃独霸山东窦二墩便是。”粉面金刚徐胜听了，暗为称奇，正在犹疑之际，忽听房上有人说：“呔！你这贼人真是胆大包天，敢来公馆行刺大人，今有造化高来也。”徐胜一听，便知是高通海来了。

他方才在树林中与英八和尚动手，刘芳打了贼人一墨羽飞簪，英八和尚施展刀法，与二人动手并无破绽。忽然正东来了一伙人，手执灯笼火把，刀枪棍棒，头前一匹马上，骑的是守备郭光第，他带着三十名官兵去剿贼，剿空了回来，正遇见三个人在树林中动手。郭老爷认识高源、刘芳是钦差大人的差官，便在马上说：“快拿这和尚！二位老爷为何与和尚动手？”刘芳说：“这是采花淫贼白如意，你快来拿他！”郭老爷说：“我知道正觉寺庙内的僧人不法，今幸遇见你二位老爷。”急速拿钩杆子花枪，把贼人围在当中，要将他拿获。英八和尚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打不过人多，战了几合，已被官兵拿住。郭爷叫跟人把马让给高、刘二位老爷骑上，把贼人

① 帘栊（lóng，音龙）——门帘。

先帶往衙門，明日至公館見大人回話。三人到了東門，手下叫開城，城上知道是城守營老爺回來了，便開城放大家進去。走到公館門首，郭老爺說：“二位老爺往我衙門住一夜，明日再走吧。”高源說：“不必！我二人還要見大人回話！”二人急忙下馬，一飛身竟上房去了。高通海方欲往下跳，見院內有人正在動手。高、劉二人定睛一看，一個是竇二墩，一個却是徐勝。他便自己通名說：“造化高來也，你等往哪里走？”劉芳也下來了，三人与竇二墩動手。徐勝說：“我粉面金剛今天連這一個賊也拿不住，還算什么英雄？”彭公在屋內早聽够多時，知是徐勝來了，歡喜之極。高通海說：“竇二墩，你今天往哪里走？那邊还有人等你。”竇勝說：“好！吾要去也。”他方要往房上跳，只听房上有人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走！今日有小方朔欧阳德来也。”竇勝聞听，吓的飞身蹿上南房。徐勝緊緊跟随，劉芳等也跟在后面。竇二墩在頭前跑的两腿生疼，恨不能肋生双翅，飛上天去，才好逃生。

徐勝苦苦追趕了有二十余里，山路崎嶇，听见前面黑黑暗暗、霧昏昏的，似有人家。竇二墩飛身蹿進庄牆，往里一看，樹木森森，房屋不少。他在房上如履平地，正走之際，忽然銅鑼响亮，有巡查庄兵早望見房上有人，一棒鑼鳴，便有无數庄兵手拿朴刀說：“呔！房上有兩個賊，拿呀！拿呀！”一阵大亂，粉面金剛徐勝与竇二墩都被庄兵圍住。這時，只見正北內院中有人说：“呔！我家中今天來了賊，好哇！打虎太爺來也。”又听內院中有一洪亮的聲音，說：“好大胆的賊人，敢來我家攪亂，拿住他碎尸万段！”一片燈光下，出來了一位老英雄，帶着二位女兒，各執單刀。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神手将目识豪杰 小方朔义释英雄

话说铁罗汉窦二墩跑至这所庄院，正遇见庄兵巡查。原来这所庄院，是昌平州所管的纪家寨。庄主是神手大将纪有德，乃本处人氏，自幼在大西洋学艺十年，练会各样削器，木牛流马木狗，自行人马，与各式绷腿绳、绊腿索，立刀、窝刀，自发弩，闷棍，扫堂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瓦坡房等各种西洋希奇秘法。聚妻刘氏，是猎户刘奇之女，人称杀虎妈妈。生了一儿一女，女儿今年十八岁，长的容貌秀美，自幼深知三从四德，读过《女儿经》，看过《烈女传》，针线活计无一不通，还练了一身好武艺，乳名云霞，刘氏爱如至宝。她娘家有个侄女，名叫刘彩霞，今年十八岁，也练了一身好武艺，常在纪家寨住。今日纪有德听见传锣声响！他立刻齐集庄兵，手拿金背刀，至外面吩咐家人拿贼！徐胜方要提刀砍窦二墩，后面纪有德却要砍他，徐胜急忙回身相迎。窦二墩一看，也回过身来，提刀要砍徐胜。杀虎妈妈刘氏看见窦二墩要砍徐胜，举铁棒锤照定窦二墩就打。此时水底蛟龙高通海、多臂膀刘德太也赶到了，与纪云霞、刘彩霞二人动手，四人杀在一处。刘彩霞与高通海两个人对上花刀，正杀得难分难解之时，欧阳德赶来了，连忙说：“唔呀！不要动手。纪大哥，都是自己人，我要捉窦二墩去呢。徐贤弟不要动手，

捉拿窦胜要紧。”正要给众人指名引见，窦二墩乘机跳至墙外逃走，徐胜便在后面紧追。

铁罗汉窦二墩见前面有一座山神庙，他想要进去躲避，不想庙内却有人一把将他抓住，按倒在地。铁罗汉窦二墩说：“是什么人？”原来欧阳德早这在里等候，说：“吾在此等你多时，你也是绿林中的人物，为什么来公馆行刺，是何道理？你乃是山东有名之贼，吾也知道你名叫铁罗汉窦胜。吾今擒住你，你若能从此改过自新，可把你放了；若再犯在吾手内，你命休矣！”铁罗汉窦胜说：“我知道了，你也不必吩咐，我从此再也不找彭大人了。”铁罗汉窦胜去后，徐胜随后赶到，说：“兄长可见贼人否？”欧阳德把放了铁罗汉窦胜之事说了一遍。徐胜听了，深为可惜，说：“天已明了，你我回见大人去吧！”

这时刘芳与纪有德也都追到了。神手大将纪有德说：“欧阳贤弟，你我一别四五年的光景，今日在此相会，也是三生有幸。方才追赶的独霸山东铁罗汉窦二墩，可曾拿住了？”欧阳德说：“被吾放走了，他也是一条好汉，我听见他的所作所为，并无奸盗邪淫之事。前者劫牢，是因贪官害他兄长，人所皆知。这样的英雄，你我拿他送官治罪，深为可惜！故此吾放了他，亦叫天下英雄知道，说我等宽宏大量。”随即又说：“兄长请过来，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位姓徐名胜，字广治，别号人称粉面金刚；这是纪有德兄长，你二人先见过礼。”徐胜过去说：“原来是纪兄，小弟有礼了。”纪有德还礼。欧阳德又给水底蛟龙高通海引见。纪有德说：“莫非你家住在黄河套高家庄吗？有位鱼眼高恒是你什么人？”高通海说：“是我父亲，已去世了。”纪有德说：“实不知道尊父去世。贤侄在家，

曾听见你父亲说否？有一个朋友，叫神手大将纪有德。我与你父亲，有口盟金兰之好。”高源说：“小侄不知，深有得罪。”纪有德问道：“这位尊姓？”刘芳说：“我姓刘名芳，字德太，别号人称多臂膀，我家住在大名府内黄县刘家集。”纪有德说：“你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的公子吗？”刘芳说：“不敢，小侄正是。”纪有德说：“皆是故人了，我听说你父亲死在紫金山周应龙的手内。你诸位请到我家一叙，欧阳贤弟一同到我家，请众位小饮一杯。”欧阳德等见已是红日东升，也该歇息了，遂同纪有德来至纪家寨。

这所宅院倚山傍水，半天产，半人工，果然好一块风水地。进了大门之内，当中是通道，东西栽桃树、石榴、芙蓉、海棠等四季名花。二道重门里，是三合瓦房，北上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东西厢房穿过去各有院落，里面是瓦房一百余间。至上房屋中，欧阳德抬头一看，正北靠墙有楠木条案，案上摆着盆景果盘等物。墙上挂的四条屏，画的是山水人物，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致，两边有对联，上写：

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案前有八仙桌，两边各有太师椅子。众人看罢落座。进来两个十四五岁、长得俊美的小童，献上茶来。欧阳德说：“纪大哥，你把我侄儿叫来。”纪有德说：“唉！贤弟，一言难尽，我也没作亏心事，却生下这样孩子来，今年十五岁了，说话不明，似傻非傻，我也无法可治。我教他练些武艺，他都学不会，就是生来有些力气，时常带些家人出去打猪，一日他使铁锤打死一只病虎，人便送他绰号，称为打虎太保。”即叫书童去把大爷叫来。书童去不多时，已把纪逢春叫来。他一进

上房，说：“哟，爷！你叫咱做什么？”欧阳德、徐胜等一瞧，这人身高六尺，面色紫黑，短眉圆眼，身穿紫花布裤褂，青缎鞋子，项短顶平，说话带吃，给众人见了礼。

少时上了酒饭，纪有德陪着。饮酒之间，提起彭公北巡，去查大同府之事。纪有德一拉欧阳德说：“贤弟，你同我来。”二人至东里间屋内，纪有德说：“贤弟，你知高源、刘芳二人，哪一个还没成家？”欧阳德说：“兄长有何事，莫非有意给侄女提亲吗？”纪有德说：“我有一女，还有一个内侄女，都是十八岁，练得一身好功夫，给一个村农人家，我不乐意，还须找门当户对之家。我瞧高、刘二人，虽说是绿林中之子弟，现已升了千总之职，久后并非池中之物，还求贤弟成全此事。”欧阳德说：“吾可替兄长分分心。”言罢，二人回至外面桌上。

欧阳德将高、刘二人叫至东屋内，说：“你二人可曾订下亲事否？”高、刘二人齐说：“尚未订亲。”欧阳德说：“这里庄主乃有名人焉！意欲把他女儿与他内侄女给你二人，你二人可愿意否？”高源说：“我二人现无定礼，有何不愿意的事。”刘芳说：“这事也不能这样草率，还须请人算算。”欧阳德说：“订婚倒也是好事。”便来见纪有德，细说二人之意。纪有德要了高、刘二人的年庚，与他女儿、内侄女儿的年庚，叫家人拿去，请管帐的马先生一合，刘芳与纪云霞相合，刘彩霞与高通海相合，徐胜、欧阳德就算男女两方的媒人。高源、刘芳二人谢了亲，重整酒筵，又饮了几杯。用过了早饭，纪有德便套了车，送他们四人回归公馆。大家告辞，走到半路之上，欧阳德说：“你三人至公馆请大人动身吧！我要去探访探

访，前面路上还有何人？我知紫金山漏网之贼，他们大众往这北边来了，我怕别出是非，三两日我必见你等。”徐胜说：“也好。”

四人分手，高源等至公馆，便打发纪家的车子回去。刘芳先进去给大人请安说：“夜内我二人在北门外拿住白如意英八和尚，有守备郭光第帮助，已交守备衙门监押。窦二墩业已逃走。多亏欧阳德与纪家寨的人帮助。昨晚在公馆救护大人，追刺客的是徐胜，现在外面，给大人请安！”彭公说：“快唤他进来。”刘芳出去不多时，与徐胜进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往哪里去的？皇上要汝见驾，汝为何不见驾呢？”徐胜说：“我在店中病了，不能起床。”彭公说：“你好好给我当差，不须他往，我还要提拔你呢。把昌平州给我叫来！”不多时，刘仲元进来参谒大人。彭公说：“我已拿住白如意，现在守备衙内，交汝申明，给我打一套稟帖，按公处治。本当参你，念汝为官不易，明日预备车辆，我要起程。”知州答应下去。

次日天明，彭公坐八人大轿起身，高、刘、徐三人骑马跟随，出了昌平州，走了六七里路，徐胜抬头看见从后面来了一个骑马之人，飞也似地往北直跑。徐胜一瞧，那正是他在店内所失之马，便说：“刘爷、高爷！你二人保护大人前行，我要追我的马去，咱们在保安州公馆见吧！”他一催马去了。彭公的大轿方到保安州南头，忽听喊叫冤枉。要知彭公私访北新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彭钦差私访北新庄 刘德太调兵剿恶贼

话说彭公轿至新保安，有二府同知法福理前来迎接大人，请了安说：“请大人至公馆歇息。”彭公一摆手，叫他起来，下去头前带路。彭公轿离保安不远，忽听那边有人喊：“冤枉哪！”彭公听了说：“把告状之人带至公馆发落，不准难为他。”家人过去说：“你别嚷了！跟着走吧，大人吩咐到公馆之内发落。”告状人便跟在轿后。彭公一进街头，听前面放了三声大炮。路北里是公馆。彭公到了大门下轿，进了公馆。本处文武官员齐来参谒大人。彭公皆一一见过，问了些地土民情之事。众人下去，叫家人摆上酒筵，高源、刘芳二人齐来给大人请安。彭公说：“你二人下去吃饭，少时带上告状的人来，我要细细审问于他。”刘芳正要下去，大人问道：“徐胜哪里去了？”刘芳说：“他在半路上遇见偷他马的人，赶下去了，随后就来。”

少时，彭公用完饭，便叫保安的三班人役伺候！不多时，法福理带着三班人役，来给大人请安。彭公吩咐带上喊冤的人来！下面当差的带上一人，跪在堂下。彭公说：“你抬起头来。”那人把头抬起，彭公一看此人，年在二十以外，面皮微白，四方脸，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身穿蓝布大褂，内衬白布褂裤，蓝布套裤，青布双梁鞋，五官端方，面带慈善之相。彭公问：“你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有何冤枉之事？细细说明。”

那人说：“小人姓刘名凤岐，今年二十六岁，在昌平州城里作粮行生理，家住在这保安东关外。家有老母，五十九岁。小人妻子周氏，与我同年。四月初二日，因我母亲会收生，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得雨的管家花珍珠，请去收生洗小孩，一日未归。次日花珍珠送我母亲回来，我母亲见家门大开，进去一瞧，我妻周氏咽喉内有钢剪一把，躺在地下，正是刺伤身死。我母喊叫邻右人等，知会地方官人，报官相验。又给我送信，叫我回家。及到当官，老爷只叫我把死尸葬埋，并不见拿获凶身。小人连到衙门催了几次，这里同知老爷并不在意。小人念妻子结发之情，被人所害，因听人说大人秦镜高悬，斗胆冒犯虎威，求大人格外施恩。”彭公说：“你可有呈状？”刘凤岐说：“有呈状，请大人过目。”说着，呈上一纸呈状，上写：

具呈人刘凤岐，年二十六岁，系保安州人。呈为无故被杀，含冤难明事。窃身远在昌平州粮行生理，家有老母与妻周氏，在家度日。身母会收生洗小儿，于四月初二日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接去收生，留我妻看家，身母住在花家一夜，花珍珠之妻并未生养，说不到日期。次日花宅送我母亲归家，至家见大门大开，下车入内，瞧见我妻周氏被钢剪刺伤咽喉身死。身母喊冤，禀官相验。我归家一见，惨不忍看。禀官催获凶犯，至今未获。我念结发之情，妻子无故被杀，因此斗胆冒犯虎威，惟有叩恳大人秦镜高悬，拿获凶犯，与小人辨此冤抑，伏乞洞鉴！

彭公看罢，说：“你下去，明日来此听审。”又叫法福理传花珍珠明日到案听审。法福理答应下去。

次日早饭后，法福理带着花珍珠来见大人。彭公问道：“刘凤岐来了没有？”家人答应说：“来了。”彭公说：“带上来！”彭升等出去，不多时带了刘凤岐上来，跪于堂下。彭公瞧那花珍珠，俊品人物，白净面皮，身穿细毛蓝布大褂，白袜青云鞋。彭公问道：“你叫花珍珠？”下面答应说：“是！”彭公说：“刘凤岐之妻无故被杀，你可知情？”花珍珠说：“奴才不知。”彭公一拍惊堂木，说：“你这厮作何诡计？与何人合谋勾串？据实说来！”花珍珠说：“我本是给人家当奴才的，家中妻子孙氏，怀中有孕，就是这几天生养。我请刘妈妈收生，一夜我并未离开她，她家媳妇被杀，小人如何知情？倘老爷不信，问刘凤岐的母亲便知。”彭公说：“刘凤岐，把你母亲叫来。”下面答应下去。不多时，已把刘妈妈带来，跪在下面。彭公问道：“你被花珍珠请去，是给谁收生的？”刘妈妈说：“是给花珍珠妻孙氏。我到他家，一夜未睡，花珍珠也伺候着闹了一夜，并未生养。次日一早送我回来，就瞧见我儿媳妇被杀。这是以往实情，求老爷作主，替我们拿获凶犯，报仇雪恨！”彭公听罢，心想：这件事倒也无处追问，便吩咐全带下去，叫刘凤岐明日听审，花珍珠释放无事。

彭公思想此事，不觉伏桌睡着。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忽见从外面进来一人，并非今时打扮，头戴巾字逍遥巾，身穿土色逍遥氅，腰系丝绦，足下白袜云鞋，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一部白胡须。见了彭公，点了点头，站在西边。接着外面又进来一位，古时官员打扮，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蟒袍，腰

围玉带，足登官鞋，四方脸，面如三秋古月，五络黑胡须飘洒胸前。他与先前进来的那位老人，向着大人说：“星君不必为难，要问刘凤岐之妻被何人杀死？我二人已把鬼魂带来，请星君一问便知。”彭公问道：“你二位是哪里来的？”戴乌纱帽的说：“吾乃本处城隍司。”老人说：“吾乃本处土谷神。”彭公说：“可将女鬼带上来。”城隍、土地用手往外一指，进来一个女鬼，面皮微白，白中透青，脖项内插着一把钢剪，身穿蓝布衫，青布裙，跪在大人面前说：“冤魂冤枉！”彭公说：“你被何人所害，只管实说，我给你报仇雪恨就是了。”女鬼说：“大人要问害我的人，现在外面，请大人一看便知。”彭公说：“我跟你去。”站起身来，跟至外面，瞧那女鬼不知哪里去了。忽然一阵怪风，大人紧闭二目，及至风定尘息，开眼一看，只见来到一个花园之内，东西栽种树木，正北是望月楼三间，楼前有一丛牡丹花，虽是绿叶，无奈枯焦要死。大人说：“可惜这一丛牡丹花要枯死了，天降点雨才好。”正想着，忽然一阵阴云，下了一阵大雨，把牡丹花全都湿透，顿时开放出几朵鲜花。彭公看了此花说：“天时人事两相合，这花等雨，我起了一点求雨的念头，天就真正降下雨来。”这时，忽然花朵上起了一缕青烟，直扑彭公而来。彭公一急，醒来却是一梦，天交正午。

彭公说：“怪哉！怪哉！”想这梦中之事，真正奇怪！叫家人要了一碗茶吃了，又想：刘凤岐的妻子被害，是因花珍珠接他母亲收生，才有这段公案。我想此事还必须亲自私访那花得雨是何如人也？这案中事与我梦中事相对，或者此事须是花得雨所为，亦未可定。想罢，说：“彭升，你去把高源、

刘芳二人叫进来。”彭升立刻到了外面南屋，说：“高、刘二位老爷，大人叫请你二位。”刘芳听见，说：“是，听见了！”立刻同高源来至上房，给大人请安说：“大人叫我二人，有何吩咐？”彭公说：“我方才心中闷闷不乐，偶得一梦，你二人给我圆圆梦。”大人就把梦中之景细说一遍。高源说：“大人梦见花要雨，忽然得雨，三个字凑成一块，不就是花得雨么？”彭公说：“我知道这花得雨乃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他也不敢胡为，我不免亲身去探访探访。刘芳你跟我去，叫高源在家守护公馆！”

大人换了便衣，扮作个相面之人，刘芳暗中跟随。出了公馆，往西走有五里，便到了北新庄。瞧这庄外，树木成林，村东是东西街道。进了村口，往西走有半箭之地，见前面路北有大门一座，门前有上马石两块，东西有龙爪槐树八株，长的秀茂。彭公打了几下竹板，心想：人群之中或柳荫之下，必有闲坐闲谈之人，如在一处因话答话，可以探听些事。这是彭公的本意，可到了这村庄之内，却并无一人。他走了几步，才见西面大柳树下，有二位着棋的老人。彭公走至跟前，说：“二位请了！”那老人说：“请了！”彭公说：“此庄何名？”老人说：“这庄名北新庄，我们这庄内姓花的多，住的一位皇粮庄头花太爷，就在东边住。”彭公说：“我听人说，他要请瞧风水的先生，可是真的吗？”那老人说：“这倒不知，只是此人的脾气太大，你进去须要小心点。”彭公说：“请了。”站起身来，往回走了几步，看见刘芳在路南小酒铺内坐着吃酒呢。

彭公打了几下竹板，只见从大门里面出来一个书童道：“算卦的先生，我们大爷请你去给他看看流年。看好了，必然

要给你几两银子的。”彭公说：“你家庄主姓什么？”书童说：“姓花，你跟我来吧。”彭公跟童儿进了大门，往东穿过去，别有院落。书童带彭公进了上房，见东面太师椅子上，坐着一人，大约就是花得雨了。年有三旬以外，面皮微青，凶眉恶目，身穿串绸长衫、蓝绸中衣，白袜云鞋，手托银水烟壶。他一见彭公进来，连忙站起，倒很谦恭地说：“先生贵姓？”彭公说：“姓十名豆三，号叫双月。”花得雨听了，微微一笑说：“你这是何苦哪？我早就知道，尊驾你是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你来私访，我与你也无仇恨，何必前来送死？我也不是怕事的人！你一到我村里，就有人瞧见你了。”彭公一语不发，面皮发红。只见那花得雨把镇宅的宝剑摘将下来，一伸手抓住彭公的衣襟，说：“你今日是自来送死的！”照定彭公就是一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